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七冊目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五）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録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五）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閣修撰荆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〻今不可以不銘熹嘗竊 惟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爲而中道以沒下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懼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此學輩流偶獨後死矧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辭顧以疾病之不閒後三年乃得考其事而叙之曰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是時天子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亦起謫籍

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
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
綜畫莫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
奏始得見上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
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
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
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
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
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

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
和議至勑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即
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
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
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
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
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
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覺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
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
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

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
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
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撫郡臨遣
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
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
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
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胷中之誠足以感格天
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
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

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
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
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
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欲得中原之心
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
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
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
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
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
年召還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

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言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主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也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

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機之日上為竦聽改容稱善至于再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

奮躍而爭先矣上為歎息襃諭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日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為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脩德愛民訓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

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操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

幕府即罷以艱去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湖
桂間寇擾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
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薦公為上極言公學行
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
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
重為請得蠲是歲半輸召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為發
運使名為均輸而實儘奪州郡財賦以獻上
雖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
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

為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
今日州郡財賦大抵刻剝無餘若取之不已而
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為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
聞之瞿然頷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
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
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
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
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為國者
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
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

猶有以休蠶織而為稱備者與亡之效於此見
矣既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
斥當時興利擾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
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
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夜草手疏
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
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
諭指公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
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
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
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讙
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
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
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
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
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
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州不能盡運
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
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為專務以訪

亦一道之利病爲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則爲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爲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爲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獻歛供饋餉者仍坐贓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三處遠邊窮荒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又乏糧賜死亡輒不復補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

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効用合親兵摧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它役視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凡戈甲之費者更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諭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鄰愛惜人命爲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

虜掠讎殺生事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境內正清方外柔服莫府無南鄉之虞矣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積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病得凡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湖江有買船之擾綱馬在道則緣道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重爲鄰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於人首奏革之其它如給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參司名次之弊皆有以究其根穴而事爲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率

常先期以辦而馬無滯留人知愛惜遂無復死道路者上聞公治行且未嘗敘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動之群盜破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爲條教諭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略大率如廣西時於是一路肅清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郡去北邊不遠雖[illegible]有

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駐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公既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公令毋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其後團教則又面加慰諭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酋領有捕盜者爲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爲

義勇者公慮惑民聽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它悉無有所與且爲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情號刀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爲便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縱弛不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公

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則疆場之事不宜伐數負吾曲命斬之以徇於竟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信陽守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一郡洶洶公爲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盜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弃城郭盡室南走數十里軍民復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戶荒田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邊民前詔占田已墾者不復追撿其未墾者二年不墾乃

收爲營田德至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謾虧國大信以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請并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它郡以去蓋方是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訃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

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
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從義
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
而口不絶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
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
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
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
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
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折開
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

亭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
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
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刻
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娶之法風土習俗之
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
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
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
陸濟之子弃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
路俾執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
之帝或奏効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

至必屏絶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而獨於
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
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
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
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
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
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
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
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
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

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
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
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其配
曰宇文氏朝散大夫師中之女事舅姑以孝聞
佐君子無違德封安人前卒子焯承奉郎亦蚤
世二女長適五峯先生之子胡大時次未行而
夭孫某某尚幼後數年胡氏女與其子亦皆夭嗚
呼欽夫已矣吾尚忍銘吾友也哉銘曰

閫尹之忠　文子之清　匪欲之徇
而仁非擴　孰的孰張　以詔後生

公秉㢡機　如衡斯懸　自時厥後
動罔弗欽　孝承考志　忠格天心
唯孝唯忠　惟一其義　惟命有嚴
豈曰爲利　羣邪肆譏　公遁而歸
兩鎮餘功　以德爲威　帝曰懷哉
汝忠而賓　姑訖外庸　來輔來拂
上天甚神　曷監而遺　彼頑弗夭
此哲而萎　往昔汪汪　來今不盡
求仁得仁　公則奚恨

直祕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阽危之辱久而未報竊策俊傑以圖事功既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公博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於是忠賢畢集讜言日進国以大競仇虜讋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国脅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間埋阨淪謝其幸及檜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遲暮奄忽而不及究其所爲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祕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縣人曾大父䕫諱大父捕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官從事郎以卒其孝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銘之以公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毋喪哀毀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意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以鄉舉類試皆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晏安之失言甚壯切張公特爲考官讀而異之第以爲選首而同列有病其言者抑寘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

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虜騎已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脩開口論議皆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除祕書省正字改宣義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虜使將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乘之公一日見趙公曰祕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

使猶不可况今日之仇虜而可使腥羶之卒趨
公亟聽即為改館既而使至悖傲所議多不可
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
之既具草而駭懼引卻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
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
不病狂柰何一旦為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
世矣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卒與史官六人
者上之未幾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為功
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
為者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

八陵瞻望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
靈下萃民志上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
使於是檜以公不先白已也益怒公亦以先墓
久寄荆門中更變亂乃謁告奉柩歸葬故鄉數
歲帶經往返數千里既定即以病告差主管台
州崇道觀前後三請祠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
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事荆南戶
口舊數十萬寇亂荒餘無復人迹朝廷為蠲口
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而議者希檜意激
謂流庸浸復可使荆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

供額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
數十萬戶部日下書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
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為戶部者又其姻黨
凶焰赫然帥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公持
不可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為也無何孫去公言
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時檜已死公所與
同時去國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記公
前議勞問久之公因進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
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
子之俗傷絶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詔

亦勿戕生聚報吴之意也上善其言時陳文恭
公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檜黨纂
起秉政者忌公前輩不肯媚事已乃以直秘閣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出之公辭行復奏言
今日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
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惰農者無
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是以
歷年久用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荆淮曠土
畫為丘井放古助法酌今之宜別為科條以令
從役則農利脩武備治而復古亦有漸矣章下

事者或笑以爲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至詢
究利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
事皆一方久遠之利薦臨川宰陳鼎有古循吏
之風聞者亦以爲當路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以病復請爲祠官以歸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
定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
剟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
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
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
以越職爲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

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決定
大計即日下詔以今上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
固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既至郡大
體盡下情擇丞史往之郡以大治獨爲縣賦課
久不能償者什三四度其力而寬與之期縣感
公誠意輸將惟謹財用以紓泉地瀕海通商民
物繁夥風俗錯雜而經用常不足人始以公不
更治民理財爲憂至是乃大服南外宗官寄治
郡中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巨
艦其人訴於州於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

兵以百數復盜鬻海之利亂產鹽法爲民病苦
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密爲浸潤以去公
遂以中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慕欲相與號
訴於朝公禁之不得乃遂邵武僦舍以居門巷
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
子疑義公亦孜孜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
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
蘇遺賢未用爲寄勉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屠
法治吾喪以紹興壬辰六月十八卒享年五十
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宮受內禪即皇帝

位父堯子舜海內入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
知公之嘗有言也然識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
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爲不可
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實得之
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集十卷
皆告疏議論之語藏于家所議屯田嘗別草具
其施行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擬師江
淮奏下公家取其書而張公尋罷亦不果行識
者恨之公累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娶葉氏
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右文殿修撰宗

諤文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卒與公合葬建陽之渭曲村公始嘗欲卜居處也子男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宜黃縣致仕念德今為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念茲早卒女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玶其壻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既葬諸孤始屬其故賓客魏君掞之狀公行將請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奉其書泣以屬熹熹愚晚出何以及此然惟先人為史官時實嘗與公連名奏事又罷而歸又與公同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既沒公所以憐熹者亦益厚至於親為講畫反復辨告蓋惟恐其迷昧沒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忘哉乃受其書考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　廣博易良　不耀其章
不劌其方　斤斤其容　坦坦其行
慇懃其言　循循其政　剛毅勁切
以特發之　賁育雖強　孰能奪之
晚彌厲猷　遂啓明聖　萬世之傳
一語而定　凡今有慶　孰匪公功
我銘斯闕　以詔無窮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録事邵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邊備蕪薦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斁況河北天下根本又可坐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德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披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遂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丞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

遂以兵威劫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縣千百數稽顙俛首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敢婀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

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攜[illegible]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纔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尚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修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累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得賜冠

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謁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幸猶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具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嘆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閥閱公諱中美字文昭其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昭武遂爲郡人焉曾大父[illegible]大父稿皆有隱行至公

父夔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卒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未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隨極邊守武將視法令僚屬蔑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濬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冤縱

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
恤也會河決敗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
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
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録事是
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燕
敖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避不與守問
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
遂去以卒爲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
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
謹旁郡有疑獄部刺史多奏以屬公往往得其

情樂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
周之在鎭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
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
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頤浩及他
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没論者惜之
公初娶宛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蘄春其繼室
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黄
公甚貧處之自若晩雖豊泰亦未嘗改其度也
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没而歸其喪敎其子務
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俾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

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不逆者家
人百口撫之一以慈愛而教告勉厲隨之未嘗
見其有疾遽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軌度鄉
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積山之源
夫人葬永城鄉黄溪保銅青山下相距蓋十里
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丱角已與薦
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
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靜
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
年保義郎朱郁修職郎趙弼通直郎杜鐸進

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郎格鉞南卿
範拯勛夏欽鉤皆未仕而格鉞欽亡矣孫女六
人其壻周敦書李寵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
珪上官揚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蒼大全大
猷大學大昌大淵大■大聲大韶大受大巖大
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婿任斗南林杞李
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霆公升公顯公回公
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黄氏之昌其於世也其
可量哉銘曰
暟暟貞公　逢時之否　踔躐衆兆

思屬眇微　亡死弟活　以全其歸
溫溫夫人　克相其夫　人詔其子
以成厥家　壽考尊榮　百歲而徂
寶隆之阿　黃溪之里　東西相望
兩闕對起　子孫盈前　曾玄滿後
尚有寵靈　不遠來又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十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
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
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

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
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
逗巡前却莫有至者[illegible]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
里赴難軍鋒銳甚每[illegible]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
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
必存宗社為己任事[illegible]不就則遂[illegible]口絕食而
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闖關陝所向降下
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憊卒嬰
其乘勝猋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
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
俱為存亡城陷之日以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
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
以聖朝痛悼褒恤優異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
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庶
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
墓為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
中既無以侈上恩厲無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
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郊有墳無廟
則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而臣不佞竊懼焉謹
已相地兩縣之境通衢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

工度為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
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
光寵定其名號業書[illegible]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
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
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
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
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
役於玉山令芮立言去豐今潘友文又以書來
請銘於熹於是兩令[illegible]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
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

而詩之俾侯廟成礱而刻焉王侯守道夫求熹
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爲壽皇聖帝極陳當世
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其其爲
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后帝　降衷下民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臣之事君　策名委質
報生以死　身豈遑恤　若魚熊掌
取舍之間　是孰使之　其性則然
林林之生　孰無此性　利害㓨之
或失其正　文武張公　投命重圍

擁孤弗遂　視死如歸　侃侃鄭公
迢遙孤壘　城亡與亡　其節亦偉
方時大變　衆潰如川　二公相望
砥柱屹然　慷慨臨危　一心如水
寳全其天　萬世不死　招魂作主
帝有閔書　吏惰不稱　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　孰咨孰歎　孰烝孰嘗
孰克用勸　守侯請命　奠此新宮
煌煌巨扁　合舊增崇　麗牲有碑
蟠螭龜負　我其銘之　過者必下

紹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熹既銘此碑明年被召造朝道出祠下將往拜焉則貌象未設而宅役亦未訖問其故則曰王侯既去而歲惡民飢兩令尋亦終更而今玉山宰溫國司馬君迈始將終之也君文正公諸孫其大父忠潔公亦以扈從北狩守節不汙沒其身宜其有感於二公之事不待州家之命而卒有以成王侯之志也十月壬子以訖事來告熹以爲是亦宜得附書因紀其事使寫刻于碑之左方

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

孝宗皇帝嗣服之初慨念陵廟之讎恥未報中原之版圖未復寤寐俊傑以圖事功而羣臣奮下曾莫有以當上意者蓋十餘年乃得金部郎官王公於奏對間意聳然異其言既退又出手札以訪焉俾悉其詞以對公自以孤遠一朝得見人主論天下事便蒙開納而詔墨下詢其勤又如此誠爲不世之遇遂極言無所隱上益嘉歎詔兼崇政講官夜直必召反復咨訪屢移晷刻大臣忌之啓以爲淮東帥上不許曰王其諫

官御史材也由是忌者愈側目則使人通慇懃
更以美官啖公公不爲屈彼計無所施而猜懼
益深會公與本曹尚書爭職事乃諧柏表裏爲
巧語以中公使出補郡蓋公自是轉徙於外幾
二十年而孝宗念公終始不替數對近臣及公
猶有臺諫語比復召還則已迫衰御不及對矣
以是公訖不得復與朝廷議以沒有識爲公歎
恨而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言面其所以言於
上者亦未嘗以一字語人雖親子弟莫得聞焉
蓋公之爲人於此可見其梗槩而君臣之際從

古所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公世爲婺州人八
世祖始自義烏之鳳林徙居金華郡城下曾祖
[redacted]祖[redacted]父[redacted]皆不仕而父以公貴贈中散大夫
母賈氏亦贈令人公諱師愈字與正一字齋賢
生七年逢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暫去其側少
長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出游見
而異之指菴前竹命賦詩公遜謝一再操筆立
成其卒章有願堅案栢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
公大嗟賞之命刻其語竹上後復以書論爲文
養氣之法於潘公時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

象和雅蔚然有成人之度潘公益奇之召致門
下教視均子姪與兒龜山先生楊公受易論語
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
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於是益自刻厲大
肆其力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手抄口誦晝夜
不息俄遭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從俗爲火
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
克襄事終喪家益窮空數學以養母而自奉甚
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
亦未嘗不依於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

僞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
而進於日新者又非他人所及知也年二十有
七乃登進士第調建州崇安尉未行遭母喪哀
毀骨立得疾幾殆服除調臨江軍軍學教授江
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
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深敬服之及開講席
則又告以學爲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
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僧杲有時名竄
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敬至臨江郡守
迎致禪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召公

爽俱公謝曰彼之說其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
講而北面於彼其徽自輕忝辱吾道何守不能
強識者韙之再調和州教授單興官省吏授提
點坑冶司幹辦公事未赴改潭州南嶽廟蓋居
間又七八年生事益落而德學益進羽舊間有
去登要路者視之漠知也尋改京官知潭州長
沙縣事其爲政一以仁恕安静爲本而綱目嚴
整守之有常人亦莫得而犯也民以事至廷中
降意循撫辨告諄悉事有難處爲之反復計慮
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健爲已能而要以民不
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爲已安人始而或笑其迂
久而後服其存心之厚愛人之周也里正之役
困於科擾故多隱避吏又操先後予奪之柄以
導其爭而又久不爲決使必破産而後已公至
罷諸無名之歛人已欣然就役至有當代則又
第其丁産之高下俘事之近遠先期下之俾自
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無以役訟至常平
使者之臺者臺吏病之反白使者下書詰公爲
斁法徇情者公不爲變楚俗尚巫鬼窮山中有
叢祠號影株神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且欲爲

亂郡議發兵討之公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密
召語一二士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禽其
魁桀以送州而散其黨與因撤其廟禁勿復祠
民間疾病婚嫁舊皆決於巫史俗以甚弊而官
利其多鬻乳香不之禁也公復下令毋以香市
於巫其爲奇衺以惑衆者必罰無赦俗爲少變
時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
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旦莫府所
下文書有不便於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
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柰何公曰吾之
來也固已慮此而先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
計耶敬夫歎加敬而事亦竟得寢師守張安
國舍人知公深既剡薦之及移荆州又奏取以
爲屬而公已有名命矣入對首論人主不可自
用其聰明以失委任之體又論災異之來當恐
懼修省以盡應天之實言甚剴切上皆嘉納公
復進言辛巳之變天實授我以中原而我無以
待之坐失機會今當亟爲修德惠民摉羅俊傑
屯據要害之計庶幾異日幾會復來有以待之
因及邊事甚悉上意良悅問卿何以知此公對

曰臣在長沙戍卒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亦
益喜曰卿爲縣乃能留意於此耶除知廣州先
是張敬夫守此邦民安樂之既召還而諸公難
其代故特以授公公至一蹈其故迹無所更改
民又益喜敬夫嘗奏請蠲丁鹽紬絹之稅得免
一年至是公又奏曰州土窮瘠唯產蠶桑乃不
取其紬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所折又
太重是以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其一
年不若但令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會
歲旱爲請於朝得移婺州米五千斛以糶且俾
糴於秋成以償公又奏曰郡無良田多水旱有
如異日復致饑饉而後奏請俟報則恐有不及
事之悔況郡素少米使糴以償亦非計也願詔
有司異時歲州饑則移婺州之粟如今歲而即
以其直歸之則於事爲兩得矣詔皆從之公爲
政大略如長沙時然於權豪則用法無所貸大
姓倚勢合黨貪賴民田公數其罪杖之而奪田
歸其主凡姦民大駔詐冒役認皆下吏案驗者
置之法賞信罰必威令肅然姦凶帖息不敢犯
而善良獲安其業郡人畏而愛之至今猶曰毋

得復如王奉議時也然嚴距行都密邇士大夫
往來無虛日公莊正自持接遇以禮不以形勢
有所低昂以故多不悅者因謂公政過嚴相與
騰口以撼公會上饒騎兵讙譟臺臣因露章請
移公守信以彈壓之蓋名以材選而實非善意
也然公威望素孚驕兵聞風畏讋不敢復爲故
態公至更爲申明紀律而壹以寬恵撫之遂以
無事歲復大旱它郡流民就食者衆公先事宿
計時方仲秋即議發廩以糶或咎其太蚤恐後
無以繼公曰此非若所知也救之早則民心安
而流移少且各愛其屋廬生業而無與爲亂矧
吾已致米二十萬斛矣不患其無以繼也即命
招諭販糴始自今日以盡來年八月而後已時
民間米價已騰踴公命官糴之直財少損之使
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
濫之姦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
室自知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糴者願有以佐
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公又益以金錢致
船粟來者舳艫相銜日糶千斛而猶不乏當平
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陽官吏皆言勿予公

老亦遮道泣訴公曉之曰彼與若曹皆國家赤
子吾食既有餘矣亦何忍視彼之莩死而不之
救乎亟具舟輸之番陽賴以濟明年流民欲歸
其郡者復予行資以遣之蜀人黃鈞仲秉知名
士也聞其事貽書贊美以為富公青社之功不
是過以是政聲日聞有旨召對除金部郎官尋
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七年也公時年已五十餘
矣數召對言事上所賜書若曰比聞奏對頗及
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尚有可裨政體而宜於今
者亟復條奏其將待之渥一時在廷之士莫得

望焉執政曾懷以財利進而前在版曹貸內府
緡錢數百万未有以償一日上以問戶部尚書
楊倓倓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
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
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
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
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倓
大不樂乃密言於上曰王某以學術自負不肯
留意金穀事而曾懷亦畏公在上左右斥其短
又諸公漏洩省中語上始怒詔罷公而龜諫有

為公辨明者上復問懷所洩何語懷不能對上
悟遂改知饒州待次兩年以例入奏所論縣令
宜以三年為任事亦施行當軸或欲留公以自
助公遜辭謝去上命更以公為京西路轉運判
官公以楊倓方帥湖北兩路事多相關不欲行
乃卒赴番陽番陽久廢不理公私凋弊公到郡
為振綱維決滯訟政始有經塞弊源華浮蠹財
用有紀郡歲輸米十二萬斛於建康僦載之資
取之民者有常數後多為總所移它處而道里
或過倍則其費無所取郡常撥它錢以續之以

故郡日益貧而綱運亦有衍期折閱之患至是
公力請於朝凡綱運皆無得改撥有不獲已即
先期告下俾得預辦其費以行朝廷從之綱運
遂得無耗失而郡歲省緡錢六七萬云郡故多
盜妖賊酋帥韓政黨衆日盛且為亂公設方略
禽捕獲之及罪受代淮甸劇賊劉五從芝少五
十餘人轉掠入境殺人縱火與官軍遇輒以九
人分三隊以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其
衆為圓陣外向潰出所殺傷官軍民兵甚衆公
不以嘗去自弛調兵定討命毋得與賊戰但躡

守津要而日驅逐之晝夜毋得休息一旦乗其懈盡獲之於是羣盜震慴其後累年猶相告戒以番陽為不可犯也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時諸郡多賢守而政事之才不能無短長有訟不決而訴於臺者公為更互委屬而陰喻以意要使訟者得伸而聽者無所貶一路稱治會歲大旱奏請出椿積米百萬斛分予諸郡使為賑糶以安民心人以為便而用事者靳之僅得其什一又奏閣畸零夏税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詔皆從之饑民賴焉改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而湖

北之旱甚於江東公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至遂得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除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始至承空乏之後入不支出公念一路之寄獨仰漕司而經費猶不給奈緩急何即為校索源流整飭程度節冗費撿吏姦要使歲用之餘常有倍積而後已行之有常不徐不疾未幾帑藏日充而民不告病後之繼者皆莫能及也閩上四州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為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少蘇而汀之為郡獨以兵寇之餘田

税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絶遠故抑配刼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為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為鈔引以救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於鬻鹽者今但盡蠲汀州宿負漕司緡錢若干而下其鹽直斤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為緡錢五萬有奇矣若

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為悠久之利而法亦不必改也然鈔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孝宗猶念公不忘屢欲召用而輔臣以宗屬為嫌竟不果垂滿乃詔公以直祕閣居故官餘年上更用宰相乃除公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促召入對會孝宗已厭萬機乃見今壽康皇帝即奏宜體付託之重勿忘未報之讎并及中外輕重大勢上亦寢歎再三始至即發平江通守姦贓累鉅萬畿甸肅然然公於是時巳決退休之志未數月

即上章丐閑詔進職一等提舉武夷山沖佑觀
公從容還家燕閒自適讀書玩理教誘後進德
望隱然為東州之重明年紹熙改元七月七日
以疾終于居第之正寢時年六十有九矣階至
中奉大夫職直煥章閣爵金華縣男邑户三百
蓋公為人沉靜篤實簡淡和粹得之天姿平居
莊默不妄言笑雖在暗室如對大賓其於接物
温恭誠信充積有餘而出之謹嚴如有劑量使
人可親而不可狎嘗念親在時貧無以養食飲
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享輒哀慕如弗

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居官
取予間法如何推達賢才不為勢屈其見於施
設者大要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
必可信雖其中所以自守者凜然有不可奪之
操至於稱人之善則又色愉神暢如己有之雖
剸繁治劇剔蠹鉏姦隨事制變各有條理然仁
厚之意惻怛之誠藹然行於其中則又有非一
時長於吏治者所能及晚年更練益精涵養益
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為諸子誦說前賢事
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其間於死生之際又如

此公於文不苟作議奏又多削藁今次其存者
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郡俞氏封令人其父持國
倜儻有遠志蚤以文試有司不合遂放意山水
間自號溪西老人令人歸公時公甚貧佐公養
親盡其力斥奩中裝以遣諸妹無少吝後公居
閑累年相與攻苦食淡處之甚安使公得以厲
志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令人之力為多也及
公官達而令人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舊治家
甚整教子甚嚴遇族姻甚厚奉祀享賓甚敬而
絜至是哭公過哀後三月亦不起疾子男四人

長瀚從事郎新武當軍節度推官次漢迪功郎
新臨安府仁和縣尉次洽未仕次潭迪功郎新
紹興府會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陳思次
適太學上舍生時溼次適進士俞袤次適進士
葉紹彭次適將仕郎潘晉孫孫男六人捐集擬
餘未名明年十月諸孤奉公及令人之柩葬于
金華縣白沙鄉石笥原之臺山後三年乃以太
府寺丞呂君祖儉之狀來請銘熹與公雖同年
進士視公為前輩自公在長沙時始獲從遊固
已敬愛其為人及公入閩而聞其議論觀其行

事又益欵義不得辭且請呂君之狀畢皆許諾焉
不誣乃删其要而系以銘銘曰

天賦之奇　又粹以温　篤行敏學
有本有文　誠意所通　上服民信
入告于廷　帝有清問　孰嫉而合
孰隙以離　斂其餘功　梟凶蒲鏃
曰首來歸　謂諧翼褒　時與事違
卒不大試　白沙之里　石筍之原
一丘之閟　熏出之安　石筍之原
白沙之里　孰詔無窮　視此哀誄

義靈廟碑

慶元元年春二月勅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祕閣滕侯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下驩喜讙呼奔走迎拜道致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揭牓金朱煒煌揭于門楣後上陽而其耆艾學上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起括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不絕以至于今者滕侯力也殁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

則廟事既備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弄兵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嘗肆爲妄説強禰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僞以控于朝而報絀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著其事以褒揚欲謝不能而後自念往使浙東嘗留台最久固已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亦只侯又因鄞縣主簿趙生師邯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記及故■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逃去它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遂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陴濬隍除器蓄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撫丗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

則皆已遁去久矣旣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肩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歟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大甚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爲烈章章明矣獨稽吏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特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圖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

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蠻棄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閹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爲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足證者民吏猶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保南劍守陳蔡以抗狂虜秉勝焱銳之鋒勳績充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裒於是書蓋嘗受詔參筆削

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發其眞僞如此不唯少塞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蘭數還從今在城西北隅水陸寺宗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爲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焉成之者無難也是歲八月癸丑朔具官朱熹撰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玶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玶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詔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幸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屯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釋所以教示開誘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竊辭比事以相

玆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玶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

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甚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拱蒲以最聞詔還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閒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

[illegible]鳴咽[illegible]累日而後[illegible]
[illegible]兄弟之間怡怡如也[illegible]郎公[illegible]
[illegible]大嘗學先生[illegible]且奇之教以文行經[illegible]
[illegible]公使務[illegible]大者與胡劉二先生[illegible]道
[illegible]交相見講學[illegible]一雜言它所與遊亦皆海
[illegible]知名[illegible]磨不[illegible]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
[illegible]人未嘗少自足[illegible]簡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
從容[illegible]而後[illegible]至族黨後生來問
學者則亦隨其[illegible]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
[illegible]著蓋十[illegible]因[illegible]崇道祠[illegible]累階右承議

郎享年四十有[illegible]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
申卒始得疾甚[illegible]家廟[illegible]別母夫人前
[illegible]以書告訣妻[illegible]與往來者召拱付以家事非
[illegible]華[illegible]中外孤遺人人為計[illegible]遂[illegible]宮舍業之
[illegible]已則日與學者[illegible]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
[illegible]言辭琴[illegible]然如平日喜賓以童子[illegible]
[illegible]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
[illegible]吾少未聞道[illegible]時以疾病始接佛老
[illegible]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
[illegible]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

[illegible]體[illegible]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
[illegible]為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
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
志然吾志吾言久矣今乃相為言之汝尚勉哉
[illegible]頓首受教[illegible]而先生沒所著書[illegible]合為
文集二十卷[illegible]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
無子[illegible]公葬[illegible]東三十有五步有先[illegible]所既
甘家世德[illegible]焉蓋先生不再娶則以侍郎公
之幼子玶為後今為右修職郎[illegible]此表[illegible]方
為[illegible]安公亦以書來曰[illegible]之

[illegible]則與[illegible]喜讀之[illegible]然曰是[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銘曰
神[illegible]而挈其綱[illegible]
[illegible]之本[illegible]而存復則不遠亦[illegible]
哉[illegible]安且[illegible]辰西[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劉[illegible]
[illegible]郎[illegible]
[illegible]四月癸酉[illegible]
[illegible]縣[illegible]

塟之原明年孟容衰絰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
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
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顏得問學
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
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
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
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讀其
狀又知公德性種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
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
也既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勉年字且老其

先從李氏朝京師而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
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開家公之曾祖
公非先生諱敞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
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
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
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户參
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
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
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
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

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
讀書作文爲事無故未嘗出齊寮鄰里或不識
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唯謹
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
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介蔕皆
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决科猶不遇即舍去
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
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
冠襪履不暫釋居閒亦必雞鳴而起灑掃室如
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懇所居之室必書

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
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
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
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
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污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
李公南壽深知公既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
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
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
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
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

境田多荒冐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訢訟蜂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擬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顔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戸等賦役不均咸以爲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于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尚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月丞相也沅㳂邊蠻人侵掠撫寧歲公佐郡時群僚大動守懼求去公

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財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鎭之蠻果怗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顔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事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戸羞也因誡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擬分守察細微數事語無非皆長者之言居一年而病

既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頷之蓋其爲人始終之槩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呂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浮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蓁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與美盍未艾也其又足以少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發脩長途方騁

歲不留志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趺圭首千秋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喻自袁州新淦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王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内弟程君也諱[illegible]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

緣詔三日表父不少懈[illegible]君子多其勤[illegible]
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爲學之要君[illegible]
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
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
氏書爲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
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喪親
從居窮山中自號韓溪[illegible]山田百畝環堵蕭然
無以卒歲而君處之[illegible]也晚益不得志因自
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illegible]書雜以國風雅頌之
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

如有節奏至於放臣孤[illegible]夫寡婦之辭又未
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illegible]也旁夫孺子從旁
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illegible]不以爲意蓋其中
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illegible]以自遣至它行事
則其不合於理者罔[illegible]道元年年五十九
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illegible]亦沒遂合葬于[illegible]
余鄉稻林谷水之原蓋新[illegible]陽信安諸程皆
出梁鎭西將軍忠壯公靈[illegible]其家婺原者又[illegible]
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illegible]江閩之先君子[illegible]
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illegible]尚在也君[illegible]

大父其始與鄉爲[illegible]父其亦[illegible]學[illegible]余嘗[illegible]
師[illegible]不幸蚤卒至君學益[illegible]而其師友淵[illegible]
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illegible]世而有子曰洵[illegible]
字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illegible]足以成吾志矣[illegible]
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illegible]受信州文學識者恨
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illegible]要意其所以成君
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illegible]祖母君之[illegible]謂
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illegible]時見君來先君
子或留與飲[illegible]必盡醉[illegible]說[illegible]衰不能自休
旣長歸鄉里又得拜君[illegible]君辱教誨之則君益

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illegible]意氣猶不衰比[illegible]
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illegible]學[illegible]李君繼之[illegible]
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illegible]於今皆不可見[illegible]
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illegible]
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
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
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illegible]
[illegible]子壽[illegible]弟子靜與劉子澄諸[illegible]來[illegible]

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
為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為人且曰立之多得君
所為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
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
為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
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
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
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
為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
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

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
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
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
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
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
夭沒今又失吾立之煞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
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
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為
儒立之幼頴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
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

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弃其所為者
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
將就學焉間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
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
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
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
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
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
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
得見後至南康　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為學始

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　平生於學無所聞而
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　有定論而不疑矣自
是窮理益精又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
必以其所得百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
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處可入也循下學之則
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
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趨之
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
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
元日知病之不可為矣猶書其牖

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illegible]
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子廷曰吾[illegible]
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如是而[illegible]
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歿嗚呼立[illegible]
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illegible]
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雖[illegible]
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
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illegible]
詘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学[illegible]
正心切也視[illegible]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

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illegible]日思菴有不識其
言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其討論
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為他文甚衆病中發取
而焚之廷兼悉既歿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
乃哀自論定次第所佚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
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
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illegible]
命立宗人之子應為後而葬立之萬春鄉[illegible]
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illegible]
郎趙君伯璉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

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　出
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　予擴
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
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
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
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
可哀　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
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

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
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
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
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
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
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
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
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
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　人心
而謂之人心耶李公　言　其

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請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躐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游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領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毋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

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為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為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

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肯為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休戚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為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帥悟撝謝公為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偕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遣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稾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

一擧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illegible]
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illegible]
德壽殿忠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illegible]
開閣閱關女適某人開於是以迪功郎爲全州
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誌
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
學者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
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
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
坐談空妙爲可以徹孝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

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子昇以
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淳熙
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illegible]朱熹述

太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鎬既葬其母夫人邵氏之柩祔于循理
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東萊呂兄適
所爲行述及別記筆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
葬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君子書之今
又以不孝罹大禍閣銘雖存惟是幽宮之
制所以垂示久遠者未有所託敢介前監丞[illegible]
請于時病卧田間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
金華縣人曾祖瓊祖徐公父才嫁其縣清江時
君汝翼時君世以儒業而家[illegible]宦況厚方臘之亂竊
據略空君一一自營置絕其前人夫人能左
右以敬無違事嘉家既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內
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鄉黨郡閭夫人又能
奉承以恪無違志時氏族良家巨子嘗獲於文
科襄上其名人皆尊夢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沒
夫人亦將老矣負呼家人與約條約親寫刻之
孚使合居有禮緘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法淳

江東南畔戶數百臨木而廬舍時漂出其上氏
往往援木自救有浮去者夫人始命舟援務爲
之歲以爲常豫蓄藥告疫死者以斂人懷其惠
嘗遭大上皇帝皇后慶壽恩特封太孺人加賜
冠帔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一三子
鎬鍔錡二女適劉昊陳璜孫潛源湛演淳溥瀚
潭津游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貽餘尚幼曾
孫男某女某葬某君所叙云其於夫人
始終之際詳矣而別記手書遺訓之詞一二曰
[illegible]禮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居喪哀[illegible]

影堂早參次會中堂敘揖三曰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爲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則予於是有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毋何晚得末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

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嗚呼是可尚已既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湝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

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脩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于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旦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既而兄弟或破其産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

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鬭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學而去歲饑疫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捕其渠帥寘于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慤詳盡不爲華藻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給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鄭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

明月葬其里之黃栢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
知君實銘其壙而從趣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
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
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
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
所聞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
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
者竊以授從趣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
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淳熙丙午
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新安朱熹述

令人羅氏墓表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劍州沙
縣人世爲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
年而歸張公事姑羅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
如己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女弟而無資令
人悉出橐中裝以奉之無吝色事公二兄且莫
率諸幼稚以次問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就學
歸沐輒具湯餅會諸娣姒男女語次從容問所
學業勞勉諸姪以勸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
苦末疾令人靜夜必露香致禱願損己壽以延
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三年令人
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
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兒先此
內助之賢也令人性儉約謙下好禮法有識度
嫁時裝中有黲色絺衣忌日輒被以奉祭稱慰
如儀常所服禮衣纈帔如民間法或告以張公
且通朝籍盍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何敢
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
葬劍浦縣吳張氏大墓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

年嗣子士佺來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
一日復奉令人之事涕泣以請曰吾母之賢孝
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佺兄弟生不及養已爲終
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
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旣受其
書而讀之因竊惟夫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
有難之者而令人至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
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以無傳也哉因
爲叙此以表其墓令人生二男士佺今爲朝奉
郎通判融州事廿男十倜嘗爲修職郎監潘葑

泗庫以卒四女進士宗夫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黃東其婿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

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原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察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為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

衆然其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放縱而賤名檢者見儕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為直能亡人之国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蓋將以其向背為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

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益就華書以竢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推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為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

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潘而它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護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俾之君子庶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

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知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

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忤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貲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

能嚴子弟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玆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繼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

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
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
[redacted]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
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焉若程氏其將與
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
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竢墓在[redacted]鄉[redacted]
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
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即端蒙也予亦已
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
書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
事於熹曰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
育成就甚艱且勤以及于茲而葬不及銘無以
發其潛懿吾心惄然不敢寧也敢拜以請熹讀
其書旣瞿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之蕪
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
及識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
其重也乃不敢辭而按其狀則僉書東川節度
判官廳事盧君瑫之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

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延
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妣
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
甫笄歸同郡范君諱滋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
中書榮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
遠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
一踐其庭禮容肅穆織悉中度雖在房闥禮敬
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爲
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盧山縣
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

君閱其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猶從旁從臾
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沒世之冤也故
范君爲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
有助焉范君旣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
落落夫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力
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爲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
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
德直道爲門閥汝曹聞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
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釜爲
也二子以是益自厲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

不汲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東游吳楚張敬夫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其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徇世君而忠君愛國悃款懇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聞者皆以爲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爲疑夫人曰禮不爲嫁母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爲洪雅配得不爲

芸毋呼即日命仲芸服喪如律聞者益以爲難歲時與祀身親蠲潔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平居教詔子孫援前言質往行又皆有本有末蓋可書而誦也卒於淳熙八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盧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人後以子贈安人仲芸今以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爲彭山令而先卒女五人一適王驌孟一適程師孌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之所以相

其夫而成其子若虞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既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嘗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者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爲吾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紹熙三年玄黓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大父

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即休官退處以大董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浚獨頻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衣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

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
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
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部見元
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
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
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
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
久而若有得焉則嚮昔所聞一言之善亦會貫
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
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

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
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
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
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
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
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
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
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籍采俊傑與
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
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

特詔召之聞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
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倈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
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旣至
會秦丞相檜已顓國柄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
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
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者不欲使見
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劄
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
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嶺南
州道出里門特往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

其去未幾卽遭謫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
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
而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
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
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
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歸家富而無子謀盡以
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
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
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

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書具陳
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詣省恩禮略
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遊相好將
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
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
以其息女歸之親舊貧窶收恤扶助亦皆曲盡
其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户
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
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
後二女子其長歸于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

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澧後之建州於今爲
建寧府先生葬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峯玉
鄉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
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
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
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日門人朝
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
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
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
獲見子先生之兄十九文府君者詞色俯仰蓋
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
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
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

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
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
之務亦皆纖繼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
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頻而歎曰吾之不
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
以爲前輩氣質淳厚悃愊無華而其謹於禮法
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姿之美抑亦昇
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
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婧反無以異於市
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

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

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會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若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游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娛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

正月[redacted]而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閏玄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叙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既佻以偎汙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掞之則字子實

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補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鼎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莫

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忌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郡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嘆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

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于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進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

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閒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

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講

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儞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喪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發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眢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横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

此嫌則爲善之路絶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巳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治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無絶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既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畀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産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渠餓之道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治而徒取衒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實以從事於易舉無用之文卑心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蓋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

也久矣不有卓然高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龔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深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

若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耒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竁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顔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

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願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狥利殞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與其徒已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猶獲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樹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

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璘亦衰絰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兌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沅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莫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致

尚高遠識者許之辰州嘗受程氏門人之學於
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
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
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
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
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
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
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
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與喜濟衆則
又懇惻憂勞如己者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

朱文公集卷九十二　十

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爲始
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郡
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
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
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
得君喜甚傾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
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
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
不均貧弱受病夙夜孜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
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頑不悅

君即詞云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起上杭也安人
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
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焉計其月十有四
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徐友高君學行多
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
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
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
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
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
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

朱文公集卷九十二　十一

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
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
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
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
次馬棣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
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碣之原予既書其最納竁
中然間嘗竊曰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
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
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死此爲重
可哀者乃復叙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

詞
清直而温夷易而方惟學不厭厥猷以光執啓
于家而屈于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閔邦乘
氣或交沴既斂厥承君則奚憾莫尊匪德莫久
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
於唐爲河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
地始家建陽入宋餘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
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合晚乃爲劒浦

令以卒夫人生愿愨不妄戲笑未笄失其母劒
浦府君治家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
偉事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晬而寡
夫人誓志秉節毅然不可奪無何劒浦及皇舅
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固前没饒氏固清貧
諸叔妹皆幼稚夫人以孀婦抱弱子扞守門户
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内外斬斬無間言其出内
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薄整整雖龠合分寸無
所漏少或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懌者累日指取
僕妾接隣姊里嫗咸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

伴視澣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長遣就學則程
其術業謹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借以顏色
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
熙二年進士第人謂夫人盛年苦節以有斯子
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爲劉氏婦早卒■
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偕選夫人爲其母之不見
每及之未嘗不悲嗟泣出涕人又以是知夫人之
薄於榮利而厚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
將行夫人得微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
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

幹卜葬夫人於其郷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
録事參軍游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嗚咽
不能言予哀其志亦雅聞夫人行實如游掾言
因刪取其大者叙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綱制婦繫夫陰統陽盛哀脩夭
初莫量有繫弗改茲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祗
若帝訓篤不忘攻飭艱棘靡欲偃卒瘁厥子後
以昌玉靈食墨此澗岡納詞詠行告幽荒山夷
淵實無壞傷

待奏・朱文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
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
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諱姶登進士第卒
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擁其宜卒樂易有
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
與任公伯雨等俱以元祐籍李白處士深隱居
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彌質銘之蓋
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
子弟見聞開廓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
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

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
游太學薦而不第會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
以累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
卒於臨安之客舍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
才五十有二歸殯家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
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師子嶺之原奉其柩而
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龕阜之陽如舊相識
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没二十七年而
後克以禮葬葬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
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

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書之狀以諸子辞謝不
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
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
少有忿爭則爲居間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
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昏嫁之責嘗
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匶以歸里人有以惡
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
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
險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方
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

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
笑而遇事輒應無所疑滯從弟西山先生嘗西
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
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
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間樂聞人善而
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
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
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今欲以聞冀爲府君得
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羣
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攝

府君盍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諷書史逌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其次某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昱從政郎何鎬保義郎上官嘗其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旣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刻寘上以竢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于邵武故縣之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坐扶起坐額中子瀚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至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巾也先考妣之藏又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與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既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人曾祖袞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大常丞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貴爲尚書右丞累

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承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既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奮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隣家有李永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其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旿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

兄客遊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毅然告
行千里還柩視其橐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
歸其丘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
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縮衣食無所愛由是二
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其科以德業風槩各有
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右宣
義郎而致其事公秉安于東西就養二子皆孝
謹篤至諸孫蒲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
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
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

葬于九盤先塋之次娶拜安游氏先卒亦以二
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真士劉紀公卒時端明
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
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
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
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
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蓍烈甚茂以顯
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即拜
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
不歸心焉沙縣屢守州郡邑有能稱然不肯媚

權家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以
又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
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
大夫夫人亦累封太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
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
君又言吕以昔公來安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
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無
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嘉
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
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

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沃于州鄉起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
之賢克篤其慶　擢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
學士尚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
考廟紆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
保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悅其對揚承命
作銘用亶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
光祿大夫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

士諱中台州天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爲建州
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
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
氏以婦德爲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
通其大義至於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
能輒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
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
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
娣姒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
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清禮無違者姑有
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爲諸婦模
楷遭舅喪大夫公與諸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
夫人曰毋廢爾世業爲也退斥奩中裝以奉其
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
公爲人誠愨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
如賓諱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學道其
衰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
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儆警亦頗信尚浮屠
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
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
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冒膝
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爲延師擇友教誨諄悉從
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爲學者
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
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
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
何以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
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
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忠言直節老而益壯
退居于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信使奉璽書就
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
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
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
二公前後凡　遂慶恩得追榮其母至令封里
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
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
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
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劉
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

似宜壺彝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
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
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
固始縣入閩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
之曾大父汝臣不仕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安郡夫人公生
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默然
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

先生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為夫人賀踰冠入太
學會京城失守偽楚僭位號公即日出居于外
既而邦昌果遣學官致偽詔槩物勞問諸生公
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建炎再造丞相潛善公族
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
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
孝弟之意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擢置
上第名次舉首授左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
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還秦丞相檜方
用事察公意不附己差通判建州事惟外艱服

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
矣轉徙外服士友嘆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
檜已死公道稍聞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為秘書
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兼普
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
司業滿歲為真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
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
獨言虜作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
迫不可不早自為計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無
復戰守之備上聞公言矍然曰非但為離宮耶

公曰臣見其發表之日宮寢悉備此豈止為離
宮者以臣度之虜勢必南虜酋居汴則壯士健
馬不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深圖
之上是公言而宰相皆不悅顧詰公曰沈監之
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獨為此殊不以為意
踰月公復往右之且曰即不以鄙言為可信請
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
以語侵公公不為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
公秘書少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為言不聽則
請補外上不許曰黃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

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兼權中書舍人
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夜日公以非經且
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而卜殯日適在
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
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
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
過期猶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服吉且喪
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
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
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實

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
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
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
守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為送伴使還又言
聞虜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
待之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
于明堂公請毋新幄帝毋設四輅以節浮費詔
從之既而虜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
宗皇帝訃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惟駭不知所
爲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

喪公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
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
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率諸同列請對論
決策用兵事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略
且曰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
一日言戰虜未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
卒我日益削虜日益彊今幸天誘其魄使先墜
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
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茲事為言至是上始入
其說然不數月而虜亮已擁衆渡淮矣遷權禮

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
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
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虜騎至江壖朝臣
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
莫請行公曰天子六官在是吾為從臣獨安適
耶比虜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皆
嘆服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
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
而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緦
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

入臨思退復議援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
主當瘞重公又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微
考大行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
之耳倬因妄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爲恭順可也
公曰責難於君乃爲恭耳虜既易主明年復遣
使來通好議者皆曰土地實也君臣名也先實
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之名既定則實
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
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
權號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爲出

爲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計
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
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爲德宗之爲哉上亦善之
然未及行也未幾今上太子受禪登極公始嘗
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以
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
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爲上數陳甚悉會詔
給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既條上且申前奏極
論内帑之弊於是有詔更以内藏激賞爲左藏
南庫明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

言闕政公曰前以筆札群臣悉已條對今行未
一二施行夫言非難行之爲難願陛下力行而
已無以多言爲也已而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
旨以聖旨爲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
王之望使虜約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
中明年天申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
事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
葬不除服春秋君弒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
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
失禮違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永祐陵

梓宮未返時事爲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
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之責耶右相張魏公
亦曰今乃爲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公曰太上
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也豈比百事之有君臣之
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
尋有旨集議而廟堂開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
奏草示之知公議正不可奪乃寢公在東臺不
半歲詔勑下者問理如何未嘗輒已御人小有
所屬内侍李綽徐紳覓以梁珂遷官不應法諫
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不

公壹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禊田以自入軍士以爲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以爲不可而侍郎錢端禮觀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禊得之非道軍家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沒也疏奏群小相與益肆媒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報而言事官尹穡希意投隙詆公爲張公黨騏後亦不能自堅

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久之上亦寤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臣曰黃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猶強否於是召公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殿問勞甚寵時用事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

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如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之然猶未敢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宮遠在沙漠爲臣子者未嘗

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虜以山陵爲請公又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不及用虜於是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罷去發運使及屯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

前以不得其言而被譖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入謝又辭上意殊眷眷內出犀帶香茗為賜既歸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敢召則上手為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再以銀綃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略曰朝政之闕天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

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察州縣則朝政有紀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身安田里老壽康寧無復它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聞語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能已聞者蓋動心焉然常冀公之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年八月[illegible]竟以疾薨于家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境土欽廟梓宮為言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言尤剴切至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大夫告其第享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實封百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瀚承務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洽通直郎吳應時宣教郎謝源明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婿也第二子及第二女皆夭孫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若笑它人視之若有所拘繫而不

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亦
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
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
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窶欿泰或不繼而處之
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
歲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牲祭祀則致豐
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風教
在朝廷守經據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
襮之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
愈信服之上雅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

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謹對曰先自治問理
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少及功
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
能忘者蓋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
梓宮之未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
也嗚呼悲夫推公此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
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也尤恬於勢利
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慍之色爲郡從事時驗
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却之罷將宗
而造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

事時見官外猶有缺員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
試事畢公即解印去其人曰所攝黨缺員盍亦
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是惡之在
王府時龍大淵爲內知已親幸它教授或與過
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眞
後它教授多蒙其力公獨不徙官爲司業時芝
草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屬
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
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所書對曰治世
何用此爲周退語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

不使爲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逹官人
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碑問公謝不能請
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又如此所居官人莫
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同拒之也蜀士有
仕于朝者同列多靳侮之獨感公遇己厚然公
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
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
用公力爲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
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絕蒙
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

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爲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誨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情容也蓋公之爲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餌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慤實尤以空言爲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饜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資淳於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翰狀公行事屬燕以銘燕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

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敘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redacted]里居第之北曰[redacted]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

天下國家孰匪當務曷爲斯本身爲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曷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發衛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敬終厚遠靡有遺貨根深末茂綱舉目隨行爾當世言爲實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用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宮維以質之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睟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

治征筭不以苛嬓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寮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礦銅以盈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轂且遣子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

覩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嘆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藏出納悉以諉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彖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之旣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其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後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

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夭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珵李綱黄造司馬蓮其壻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于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慍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埶卑不得

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胸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顓用其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唯紓人之勞寧卻已之進豈曰巳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睪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溫州瑞安縣人世隱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旣歸事舅姑盡禮晨夕敬問衣服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懌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鄰里親族間之不見其一口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衰張君家故饒財喜賓客中歲少宴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飭庖具饌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

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旣而其長揚卿遂登進士第仕州縣以幹樸詳練爲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于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爲榮而夫人已不及見以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redacted]卒享年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卿之弟曰振卿曰[redacted]卿女伯李蚤卒仲適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祔於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卿以從政

郎爲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聯事相好也一日服夫人之行以告曰揚卿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揚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奚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爲明年去郡揚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旣孝旣敬又儉以勤天昌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嚮嗇銘以詔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淦縣丞建安劉君子翔彥集之妻袁郡朱氏者先太史吏部府君之女而熹之女弟也爲人質實易良自幼不見其有妄言愠色生五年而失先君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旁側侍御委曲逢將尤有人所難者大夫公沒佐彥集理家事勤約不懈撫教諸子愛而有御其逮下有恩意閨內之治雍如也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三二月乙未以疾卒子男二人璉頲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歲十月辛丙藏其柩於崇安縣

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步謂予曰子盍銘諸予寡兄弟先君之遺女唯此妹予旣杜門山間而妹亦幸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遠別惟從其家之官時爲然然不一二歲輒歸復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爲予道其將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此耶老病且哀不能文彊書此以識其壙且爲銘曰

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李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爲大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

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補邊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

脩一路圖經於官屬中掄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旣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亟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旨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旣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七以淳熙辛丑九月己丑

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教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皆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屋數畝中隱君旣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宦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閒蒔花木蔬果栽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閒蔬飯流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稾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卓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撥書便道過我予

雅閣貢深名一見如一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
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從假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
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憾也顧未及酬而聞
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吊今極等既葬貢深中隱
君墓之側而以書來求以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
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貢深前日賦
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
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
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國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
已者皆誣以罪竄致之死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
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
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
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撫常山尉翁君蒙
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
役夫盍捕賞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
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
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
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非不但已或更屬
它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
書悉燒之無片紙存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
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
郎胡公寅實嘗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
君它罪劾之會樞公弟寧爲尚書郎具以其事
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從
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
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
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

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
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
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
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秘書少監梁師成欲
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
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于家父挍文林
郎寧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
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
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
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redacted]郎監登聞

歲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撥按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佐歲凶君佐其府咨訪勸畫用力尤多使者張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熈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群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襃之家君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

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瘁不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已莫與通家所以爲橐饘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謀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亦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游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發奠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它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

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繼與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耨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旨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即居之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中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因得登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矩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焉終身庶有回遹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志私廹懦千載高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姓郭氏諱份字仲質其先自吉水徙新淦曾祖宣祖塗皆不仕父彌約始仕有能稱至朝散郎以卒誄其行者皆當世達官名士公幼沈敏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爲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湖南自軍興治戰艦積材於場久而腐敗相承募丁卒守視不已公白之臺毀材爲新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緡數十萬議欲獻諸朝公曰此非可繼也使者爲止醴陵有豪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古陂輒伐之田以蕪廢訟數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決還陂於上流溉田如初用轉運使黃鈞等薦得通判常德軍府事賜緋衣銀魚常德在湖北爲望郡吏二太守兼善狀公至委曲扶持之靖猺干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險艱而水道經若水寨迴流百餘里尤險惡漕錢不通公命輕裝淺舟水陸俱進軍用不乏師還第功遷秩權守

興國軍至郡承前守罪去之餘帑庾空乏北軍以稟假不時至或羣譟府下公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有司凡給俸賜以下爲先衆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事闕下即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還至豐城暴得疾卒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今爲迪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爲驕奢居官歛晦不爲赫赫之名然所至爲上官所推舉平時溫溫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姦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爲有疏屬之女受聘于人公聞之遽投牒遣幣贖而嫁之鄉人有旅死者公爲棺斂歸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遠貧不能行公爲裝遣之鞋靴袍巾幞之類畢具周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今江西諸郡義役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某兒童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illegible]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

惠也嘗因賜對建言常德地當蠻獠出沒之衝比年複有茶寇之警而屯兵纔二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北一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尤非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命所繫故推吏賦祿厚而受賕輒以重法論至獄卒陰操木索管箠輕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爲姦利者得從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與獄卒而重其法焉又叙倉歲賑矜寡孤獨其厚然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請即鄉落寺

觀分置居養院以活窮民之無告者蓋公雖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其所欲爲固不止數事然即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雅士必慕與游在長沙善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爲延譽諸公間居鄉厚今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愈自力於爲善嘗以田二頃爲義莊以周貧族人以爲猶用公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潭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其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以書敢介常州以請吾子惠而許之則爲有賜於吾先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爲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既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

端而靖足以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爲胡嗇於年不卒其施惟後有人克光堂廡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本朝諸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溪縣人故朝奉大夫守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庭秀之女年十七歸于任氏任氏世爲眉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太夫人薛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嫁時裝甚厚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闕供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粥藥嘗而後進與大夫公相敬如賓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嘗通守武昌攝郡事前

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　往來皆如真太
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　宜人曰異哉貧甚宜
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汚
為哉大夫公以為然皆謝不取大夫公歷守數
郡晚歲奉祠以歸或以其精力未衰猶可以復
仕而宜人深以止足為戒大夫公乃不行宜人
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具至期齋
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強起中饋酒食之事蓋終
身不以諉人教飭子婦甚嚴未嘗假以言色而
視其飲食時其寒燠皆有條理遇下有恩意然

斂衣袴亦不妄與既病猶治家事不廢中外肅
然者十年以淳熙九年十一月三日卒享年[redacted]
[redacted]子男三人獲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
玠承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事皆先卒璋迪功
郎袁州萬載縣丞女一人適通直郎通判容州
程說之孫男七人燾夷舉進士調迪功郎建寧
府浦城縣主簿圖南　嚴州建德縣尉斗南應南
鵬南搏南女三人婿希夷將以十年七月[redacted]
奉宜人之柩葬於邵武軍邵武縣長樂之原使
其友方士繇述宜人閥閱事狀來請銘予先君

子嘗與大夫　先公游義不可辭而希夷士繇
又皆嘗來學其言宜不妄乃刪取其大者而系
以銘銘曰
奉饋高堂恭敬止宜夫子治成厥美肅如嚴君
秉周禮者終卜言歸於此土平川紆山崛起長
樂之樂詒孫子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𡼖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
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辟庚子之亂始居
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

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
端愨寡言信不群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為學晝夜
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
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
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
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
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
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會天旱民饑縣白府請
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
太守曰杖一吏細事且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

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未已違莫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即揭牓喻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户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攺宜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

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願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劒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荅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絶而田入見户者與鬻産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内之際取予爲簡易以便民而吏

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最而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脩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負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宫

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曰與比鄉爲仇敵者君爲榜以喻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

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彌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豪之私因歷引時事以實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

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

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繇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曷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為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避遜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被甿學子為寄而

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為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墳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尚女五人長適范鐘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之文明白徑切似其為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周易大學中庸解又別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於龍谷山雲溪先塋之

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卧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酬也時若可竢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會稽李安簡公之配曰榮國夫人姓管氏其先齊大夫敬仲相桓公霸諸侯有功世祀於齊中徙秣陵後避五季之亂徙處州

龍泉縣久未有顯者及夫人之曾大父諱大忠以子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子少師始為郡著姓樞密之弟師醇贈承事郎生子時可以明經飭行為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衆嘗有欲薦之朝者謝而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亦贈承事郎夫人其季女也生有淑德族姻稱其娩嫕李公聞而聘之時公方以侍御史言事謫官貧甚夫人入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為時用入參侍從出殿藩維遂登廟堂位亞丞相禄賜豐矣而夫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者不少異於前日也從公守鄞輒戒家人無得買官下一物任寬城時巨盜猝至攻圍甚急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以免乳得疾危甚公以為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宜一意捍賊無念我公壯其言厲氣循城賊為解去及公以忤秦檜謫嶺外遂浮海南居儋耳久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空夫人至斥賣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餘年而亦無甚戚戚也檜憾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廷尉誣以私史遣吏索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矣闔門恟

懼夫人獨夷然不為動曰禍福之來非可避就自視無愧斯已矣已而卒無它始夫人嫁不及事舅姑以為恨歲時祠祀齋潔嚴敬凡滌濯烹飪之事必身親之比老愈篤諸子女多出元妃黃氏夫人獨生二男二女而撫愛均一人無間言公南遷時二男者皆方數歲夫人教之學既冠皆以文行稱公及見之喜曰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待諸婦如已女遇左右寬而有節有所不及務掩覆之平居端莊靜一舉動有常度內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嘗從容語諸子曰凡人處

心宜公待物宜恕吾雖不學竊於此若有得焉
行之終身不敢一日忘也蓋李公平生以剛直
聞晚歲遭讒去国投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
之德所以配之者如此亦可以無愧矣累封縉
雲郡夫人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薨享年七十
有二十月丙申葬會稽縣太平鄉官潦之村後
以子孟珍請䝨所遷官以益封於是乎有榮國
之贈子男五人孟博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孟堅右宣義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孟
醇不仕皆先卒孟珍通直郎權發遣江陰軍事

孟傳從事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五
人長適左朝散郎曹粹次適登仕郎陳汝楫次
適進士陸權之次適承直郎沈程再適奉議郎
章騊次適朝奉大夫潘時孫男八人知常從事
郎早卒知微從事郎知言知易皆承務郎知退
知孝知和皆未仕女十一人其四已適人曾孫
男女各一人皆幼初大理卿章貢曾公逢以女
妻浙東從事深知夫人行事之實既爲之狀將
以請銘而未有所屬也曾公卒江陰使君乃以
狀授熹熹既晚出又滯窮鄉不及升堂盡敬以

觀夫人門內之治而曾公又先逹也初不敢當
顧先君子實嘗爲安簡公所知則義又有不得
辭者敬爲之銘銘曰
婦德之美維順以柔有以幹之其德乃脩人曰
夫人匪慈則孝我相其中不可屈撓貧安富節
執禮勝私逢世之紛蹈險若夷維其堅剛以一
其度俾易其艱以燕以譽惟公夫人合德殊施
此內而安彼外以危要其所終兩絕慚悔匪豪
匪辭曷詔冥昧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繽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
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
夫贈少師諱璪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
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
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
文甚高而兼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
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
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貳大政又以忠
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
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

特賦瓮池詩有疑與月相呑之句故相何㮚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為詞章其言典雅覩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為崇道祠官退處于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㬥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齏碎公雖接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消晦息絕交遊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翛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為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接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為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

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尚子平之為人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為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嬿婉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為文酒酣興發時為詩以舒懷至其得意擊節慷慨自以為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胷次蕭然無所適莫顏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翛然乘興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胷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為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為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

也公娶趙氏贈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
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
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
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
也訥今為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
壻右通直郎徐㮄文林郎劉玧進士周庭實承
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
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
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
瘞焉又集公所為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于家

熹之先君子吏部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
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
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為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
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
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
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
真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為也後三十
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
為之流涕盡不唯荒煙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
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

乃為銘曰
右史之德沖靖淵默太師之文泆為忠勳公承
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既積而盛胡不逢遇
徒于事功浩其永歸閟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
自賛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夫人虞氏墓誌銘

建陽縣崇政鄉白樂里有君子居焉曰左宣教
郎江公諱琦字全叔以學行有聞所與遊多當
世鉅人長者沒而徽猷閣直學士胡公寅實銘
之其夫人虞氏亦有賢德後公四十有一年卒

其嗣子明将以淳熙甲辰二月庚申朔旦葬于
其居里普光之原而使介子嗣奉書及承議郎
同里賈君應之狀來請銘予家建陽崇安間距
夫人之居不百里蚤得與夫人二子遊因得講
聞夫人之行事而竊高仰之獨恨未及進拜堂
下而夫人沒今乃幸得託名立石以詔後世其
何敢辭夫人諱道永字無盡本劉氏女其父兄
士業同舉有適虞君桐者自夫人之幼而愛之
携以歸鞠虞氏因冒其姓少長聰明識義理不
樂為世俗華靡事往來兩家愛敬由盡恩義兩

得兩家父母皆憐之擇其配以歸江公入門時
舅姑年皆甚高禮法峻整諸婦少得當其意者
獨夫人左右奉承禮無違者凡調膳烹飪之事
既躬服其勞而薪火之節亦必謹候視務為敏
給以稱徽指既進饋則又退屏側立歛踖以聽
唯恐小不中度至或陰備它饌以備更索雖在
亂離顛沛之絕之中亦必多方營致不使有纖
芥不滿之意皇舅朝奉公年九十餘每語人曰
是善事我其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閨門之
內肅然以莊雍然以和江公性剛直居官遇事

有可否必極力論辨人有過失至面質責之夫
人視其或過甚者輒從容諷解江公敬焉江公
沒時諸子皆幼夫人年甫四十以禮法自將持
守門戶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歲時薦享細大必
親江公從官時先疇之入悉兄弟衣食無所問
既沒夫人命諸子悉推與之且別其籍曰此前
人之志也虞君老且失子夫人歸養益謹送其
終哀戚甚蓋不沐浴不鹽酪者三年且為之選
於宗人以奉祀而歸其貲產江公女兄適人既
老且貧夫人迎以歸厚其養給禮敬飭備十五

六年不少懈既又為之室其子焉聞人之善如
出諸己見人疾病困窮閔惻調護唯恐不及性
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其大意下至練養醫藥卜
筮數術無不通曉平居處事詳練縝密與人言
必依於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族姻內
外咸高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事有難平
者衆口方譁嗷不解有告曰夫人之言如是則
往往翕然以定晚學浮圖法一日脫然若有會
於心者即屏葷羶卻酒肉布衣蔬食以終其身
遭淳熙慶壽恩當得封諸子言於有司將上其

事夫人聞之曰吾已棄人間事何以此為且命
而不謝是為欺君吾敢安乎竟留其狀不復上
九年歲在壬寅夫人年八十矣一日語諸子曰
我將行矣諸子驚遽呼醫進藥皆揮去曰毋勞
我蓋甘寢六日而沒三月十五日也子男四人
曰渙曰明曰紹曰嗣渙紹早卒明嗣皆以文行
知名嘗以選士貢京師孫男五人女四人曹君
所狀夫人之行如此大抵予所逮聞也蓋嘗竊
謂夫人資稟高明器宇峻凜然有烈丈夫之
操使其生於治古禮義隆洽之時詩閨姆師之

誦以盡夫人倫物理之精微則其所以自立於
世者詎止於此然今以其所就而論之則爲子
孝爲婦順爲妻正爲母慈嗇於奉而豐於施厚
於義而薄於財於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幾可以
無憾是則可不謂賢乎哉而世或以佛學稱之
亦淺乎其爲言矣爲之銘曰
上誦聖賢以沒其世孰不有聞鮮克身詣豈如
夫人弗學而知知之所至其行亦隨俾究而窮
曷內而外藉令不然亦寡其悔彼幽者禪此明
者天有如不信訂此豐碑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宗道趙公善應卒
于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
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
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
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
手疏使人奉其事及故荊州牧張侯栻鄂州守
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
請得銘而刻于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
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爲宋太

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寖微然猶多法象其
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
儒雅克篤于家而聞于邦卓然爲宗室儀表薦
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敬其
子移孝爲忠對策廷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
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
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
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眞可
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
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

又所不當得爲旣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
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
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
實生東頭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
忠娶濟陽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
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
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灃
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
觀卒後五年汝愚遷宗祀恩始改贈爲通直郎
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晝不解帶

遭喪不肉勺飲既殯君瘦歠粥既葬乃食菜果
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毋益兢兢致養嘗以寒
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
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
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
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
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
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
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
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

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
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但
泣吞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
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
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
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廟有欲爲禮者號泣
向之其後累年言毋及親猶未嘗不揮涕霣隕
尤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
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毋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
終身不食也幕中有不能事其母者覩公之爲

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退曠不計有無平居
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
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爲次子婦嘗
與台人蔣堯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
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即往哭之還其
子子皆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
養躬爲煮藥比瘉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於庭
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
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
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

恐失詞色至非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避以公
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
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
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
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
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
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
三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
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
壯衆君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灑掃應對

是其入處也汝愚從蜀籍冠多士圖朝故事所
未有人為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
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
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有
與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閭信宿意無所忤因稍
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為人大畧如此顧宗室
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為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
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
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
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

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
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宦宅昏姻皆勲侯貴
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
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刲股以愈其疾公罷
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橐有餘金將出以獻
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
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弊者公
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
公之志為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峯距公
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為時名卿次汝

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思未仕亦皆斤斤謹
飭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維石次
適將仕郎路希傅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
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
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為恨今乃獲叙德
美以賛誄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
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
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郎之別去本而支心踖迹泯世莫予知建士
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

惠不約施忠不遠忘以畀厥子篤行之表華林
之峯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
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
考瞻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
子安墨衰絰走謁予於建安鐔溪之上拜泣且
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
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
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

介東萊之文以爲重而以請於下執事惟吾子之
有以哀之也子以病衰入廢筆硯四方知舊文
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
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千舍踰越險阻蒙犯
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者非人所及者不忍
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
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
出其友安遠御處筆書記章洙之狀以視子曰
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
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

三十里所曰拓溪者樂其山水之勝郡諸生歲
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鐵隱
君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蕃昌遂盡有拓
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繇至之純之純生居立
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先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
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寅曰安曰憲曰宗皆教
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醻秦爲其傅
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貲竭力不計既而
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暨之多遣子弟從之遊
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得送禮部未第會天

子奉祠德壽宮學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
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
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
矣君性脩潔莊重不苟所居必拂拭正席乃坐
及將去衍徘徊周視乃行終其平謹禮此老益虔
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荅焉造族姻有喪戒門
内毋食肉以爲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
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禮
不自悔更爲歉歎如己愿其嫁姜氏二女事則
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

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既嘉其子之
能脩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終勤
劇以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
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
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事而歎息焉因輯其事
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
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芘此拓溪祀邈緜遠君教子
子能賢千里丐我銘君行至哉我友授予言是
是業業無窮年胗恩所屬冊非華軒有能力此榮

其先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𦵏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

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劵君獨不取其子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除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飢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喻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已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携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從

而君執議愈堅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喻舒氏出其穀矣視飢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飢受賞或喻君盍自言君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部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

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占新淦道廢置時民方飢莽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喻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牵者亦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旣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夫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

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飢詔吏
勑民修築陂塘以為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
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
出入阡陌推上德意喻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
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屢歲猶得半
稔君又深以獄事為己憂每籍逃田收其租為繫
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
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亹亹不倦且祠唐
故隱者侍君於學以風勵之攺宣教郎知興國
軍永興縣事君猶為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

諸臺為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催支之弊
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
五曰魚池權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
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
而逸尉恐負課督惠政使自誣為殺奴者郡君
不可欺路吏移鞫軍獄君條其可疑者十事毅
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求興田多水少君
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其後
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
民吏緣為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

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
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役者君至始為籍以
均之凡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
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
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
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為然得緡
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振救既又盡
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賞官錢代輸水浮陸
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
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十餘家

以貧茶租逮繫窘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
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燾聞之
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
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
佐鎮軍而莫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
多矣狄帥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
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
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
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為人誠
慤敦重不妄言笑慕所與合開心見誠別與異

迺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寠禍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甚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踰年日爲却酒肉以報君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已背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豪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亢相愛重還朝欲薦之道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

而風喻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它日道出其竟民老稚相攜持羅拜道周有揮涕扶輿而不去者迭之或越竟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横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球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克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流
一同溢于四鄰士飽餘功野歌懷仁才雄氣剛
一言萬鈞退省其私嗛嗛恂恂宜登天朝正色
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于中身
欲考其德訂此葬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于家予往哭之再三

其兄子學雅與諸孫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于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遊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遊最久而知之深莫加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玶建之崇安縣人屛山先生諱子翬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事名靖康建炎

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賚文閣直學士賜
少傳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
莆陽郡丞秩滿即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
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傳公㓜子
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
其避近不遺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
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即爲南嶽祠官嘗謁諸
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
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
肅公强使出爲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

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
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
祠官超然自放以歿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
自再直廢省即自知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
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
去也因以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
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于家求衆農圃漁樵之役
而隨緣闔世復善修身又屏錢古人曰損日益
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齋而刻文壁間以
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卟積卜壽

藏其旁因山田闢臺榭以達于溪上良辰勝日
往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觴客賦詩其樂雖與
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嘗世
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
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
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母夔國夫人
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
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
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
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

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
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
舉子者詢究利病鉤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
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
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
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祕
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已出事夔國
夫子孝愛尤篤者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
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大男七女學古迪
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尚㓜

而學正學其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
而夭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
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
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幔亭之南
其川淪淪岡巒崒也生樂其遊死銘其丘彌百
世而不没也

潁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潁州軍州事朝請
郎趙公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

武軍城西南椎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已貴
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
志蓋嘗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
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
所以告諸幽者既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
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
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荆州遊而晚交於
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尚久
而自其守潁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
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

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
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嚮所聞者至是訪之皆
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病吾民者猶不
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
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
不獨爲佐卿喜又爲潁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
卿之訃則又爲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
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
佈啼號老稚相扶携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
畫其象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

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
宋太宗皇帝之第[redacted]子也曾祖仲[redacted]開府儀同
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諧舉進士中第未
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
郎母蒲氏太碩人翁翰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
家子有賢行閨門雍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
闓爽好學遊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
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
授左承務郎知南劒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
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縱

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
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
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詭公介亦奇其材遂
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法愛民
以勤儉自約勑不妄費公家一錢千請無所應
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
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木勸民藝麥豁水寬諸
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
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
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

禁者舉吏必先寒畯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
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
之臺公聞亟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
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旱至此父老不以爲有
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
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
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
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
沙從張敬夫遊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
居累年尋繹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繫

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
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者人亦不
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
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
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尚幼公沒三年
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圖公數典巨藩亦以
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
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
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
子書諭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

之君子則予於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贛人恨
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喩以宅惟時
若人有聞于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
禾黍油油公胡遽歸燕嵐之丘我銘其阡用勸
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郭德誼墓銘

東陽郭君德誼之墓新安朱熹銘之其詞曰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
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

孫弟之方霍然其變豪俠之氣煥乎其闗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末彌昌

夫人許氏墓碣銘

夫人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在三代爲姜姓國於陳鄭之間其後子孫居高陽爲望族中徙丹陽又徙永嘉至唐宋有令瓌者任江左爲集賢院學士貶山陽令謫居建州關隸鎮因家所謂梧桐村者關隸今爲政和縣而梧桐之許特盛其散漫四出者無慮數百家猶以天祐保大譜牒相傳世次尚可考也夫人父名昳娶同郡立

氏立亦儒門令族故夫人生而靜淑洽絲枲鍼縷皆過人生十九年嫁邑士黃君朝佐嫁八年而卒嘗生一女夭之又生一男曰石纔二歲而夫人屬疾自度且不起指以屬其姑曰新婦即死願以是兒爲託然教之必嚴勿以其無母而厚於慈也使其幸而有立則新婦爲不亡矣既而石長遊太學有聲稱遂擢進士甲科以歸中外長老始相與傳誦夫人臨絶之言而歎其識之遠也夫人始葬臺山之東遭亂不保再遷得某鄉某里延福僧舍之左石嘗教授某州學或

教授敦宗院丞紹興之上虞年甫若干以末疾致其事自從政郎特遷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以還故里予一日過之見其病雖發而神氣不衰出故鄂州教授吳君特所狀夫人世系行實一通泣語予曰石生不幸不及識吾母無以解終身之憂猶冀行身不辱有以辛顯吾親於無窮也今病若此恐又不克其志且墓道之銘未立吾子其有以哀之語未既復感慨嗚咽泣數行下予亦悲不能仰視亟許諾受書而出不忍無以慰其心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夫人系家出高陽世祀有牒存餘唐睨化罔怛音琅琅教而弗愛後以昌賢乎孝哉遠弗忘我敢其實示斯岡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穀熟之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不幸疾病以没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間肅

無間言御下寬而有節爲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懈然不務爲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常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幸哀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牲光禄大夫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母孺人潘氏王氏歸友恭生子曰履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予昔從友恭尊君湖南公游見其施於官者治友恭兄弟皆來學見其飭於身者嚴履孫七歲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今讀友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疑也爲之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詩徐山之阜勤瘞斯丘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

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既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奥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甚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冢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簡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叙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逵之八世孫也父諱[redacted]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願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弃不顧緣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

矣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官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鐀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御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確林叔子鄭鐸李末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

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為之銘曰

倚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闕乗除有數奚又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銘

女巳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葬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

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于其里少東夏領之原前

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日莫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與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纍然服衰撫其櫃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

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士公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學教授專忠實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揚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青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即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既冠益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

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蔬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既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爲之糾

合親故還其喪而窆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諭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三隆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

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没于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
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
銘焉不懃子孫是收

轉運判官黃公墓碣銘

公諱洧字清臣姓黃氏建寧府人其先世相傳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建陽之水東後徙甌寧之濆平曾祖執矩祖伯堅贈承議郎父銑朝請郎提點江淮荊浙福建廣南坑冶公事公以遺表補官調筠州高安尉時江西羣盜充斥王師討捕相繼公以射士爲大軍前行數與賊遇已事例受賞不復以功自言論者多之郡獄治盜詞有白金若干藏其處檄公取之得金數倍從者請私其餘公不可悉以送官人服其廉秩滿

授興化軍司理參軍問事既得其情即復告以法所當得之罪且問若此寧有冤乎以反復無異詞已乃具獄上府以是凡公所鞫雖重辟皆合爪扣顙自以不冤軍院官謂公曰兩獄一也即有移鞫幸勿爲異吾亦不敢自異於公也公愀然曰事惟其是而已況司獄人命所繫吾固不敢以徇公公亦安得以徇我乎自今理院所移有不當者幸公改之勿以爲嫌也部使者私欲出一重囚公持不可乃因行部慮問釋之公白太守復致之獄而竟按其罪太守汪公待舉

以是賢公待遇有加一郡之事必咨而後行公亦益盡力境內稱治監紹興府錢清鹽場改宣教郎知福州侯官縣治以寬簡先教後刑訟者反復曉譬之或失所爭而去民爭先爲里正曰官無賦歛里無盜賊吏不敢聒號村落聞此時不可失也母夫人江氏故家福州族黨衆盛歲時往來親親之意甚厚而無一人敢以私事爲請者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郡守辛公次膺鄧公祚范公如圭皆當世賢大夫咸委重焉秩滿造朝給事中黃公祖舜薦公材堪治

劇清可律貪欲留官中都公辭母老求通判福州以歸未上而太夫人物故執喪哀毀治葬勤劇家益窮空當路有欲周之者顧非其義不取陳正獻公時在從班應詔舉公可奉使典州喪畢除知南雄州郡小用度不饒舊常法外重贖以取資且榷酒酤增稅緡民苦病矣而官用猶不足公至一切罷之人以便安而郡亦未嘗乏事也州故與建饒韶州代輸坑冶司歲貢白金各若干兩故事皆取於民以辦公請以郡大小爲差詔悉蠲之郡人頌焉改廣南東路提舉市

舶帥守市賈胡香不償直公舉法移州帥愧且
懼亟召歸之吏爲韓運判官廣學租禮名士益
勸諸生以學番禺令近在帥守諸司治所肆意
爲姦無按舉者公素聞之至是論薦之不能改
乃捕其吏屬劾之一夕而獄具奏上閱實抵罪
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隨罪大小以次
繩治於是一路肅然官吏始知有法守矣市人
困於官估丐奪之擾公爲移書一路罷官估除
市籍百貫得職物價爲平復上奏請均其法於
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逋均及

鄰伍流亡日衆公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
路所蠲凡十有五萬口流冗浸復瀕海蜑户數
萬生理至微亦有役於州縣公悉免之按行所
部雖烟瘴荒遠無所憚訪問疾苦伸理冤抑不
可勝計革外銓匿闕徇私之弊人無怨言江浙
歲飢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詣永嘉往時嘗
有此役吏並緣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有
方且并西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永嘉者
八萬斛永嘉之人焚香迎拜歩下曰此廣東運
使活我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專以括取諸道羡

錢爲己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公曰須則貧薄
安得視它路學予緡錢千數正志怒欲陷公以
罪有以公為人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首論
諸州以租米餉荆鄂襄陽諸軍地里之遠近不
同則運載之費出於民者宜有多寡今諸州不
能前知所當詣因恣以遠地為準而取其費如
潭州歲輸二十萬斛則税外當歲輸錢十萬緡
民力安得不重困請宜詔總領所前期下諸州
使知所當詣而隨其遠近以收運費庶以少蘇
民力異時郡縣預借民田租税及它非法取民

如茶租如甲札如户帖如乳香如茶引之屬者
壹禁絶之官吏或奏抵罪擾州縣勸民益廣陂
塘貸以金穀不越月而所修復以萬計詔須諸
道以為法會有訴耒陽令程資忠貪殘不法事
敗而逸者又有訴督吏挾私枉法黥配士人者
公以屬吏則其黨乃連提舉常平官胡仰皆賂
關通證驗明白公不得已具以上聞仰黨援衆
反得美遷而去公力不勝獄因久不決尋以被
旨按行諸郡入桂陽界聞郴桂飢民相聚剽劫
即日還車披山通道不一二日而至郴州問賊

所巢乘夜策入羣盜不意公來之速相顧駭愕
一夕潰去公又召其酋豪譬以禍福而慰安其
餘衆檄州運米躬視賑給遂以無事兩郡之民
德公之爲悉畫其象生祠之還臺未幾一日得
疾遂卒積官朝散郎享年六十有二乾道元年
五月十七日也久之臺臣乃有論胡仰蕺狀者
於是仰抵罪而公言始信公早孤事母孝持身
廉介謹密輕財重義貧苦之絕有人所不能堪
者而處之泰然益以暇日誦書史從當世賢人
君子遊孜孜焉問所以脩己治人之術一時先

達無不推重器許之爲人內剛外和接物謙卑
雖臺隸無所忽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至論天
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未嘗有所假借也居官
聽斷分別枉直詳審愜當雖累歲不決之訟案
牘如山一閱盡得其情平居未嘗少自暇逸雖
疾病不謁告與家人言亦必依於孝弟忠信久
官不遂益以廉直自將晚雖小試然亦未究其
用而忽焉以沒死之日家無餘財還其鄉[illegible]娶
無所託宿士大夫之賢者莫不傷之葬所居慈
善鄉豐樂里下原之陽娶李氏文定公孫朝散

大夫知建寧府佩之女封安人子男四人概今
爲文林郎監文思院門格鄉貢進士次棫次棿
女七人長適同郡張伯愈次適朝請郎知贛州
事趙善佐次尚幼而其與張趙氏女皆早卒孫
男九人孫女一人概等以公之與予善也狀其
事來請銘予自少從公游察公始終表裏殆所
謂俯仰無愧怍者又按公官第七品當立碣乃
叙其事而系以詩使刻寘公墓上以示公之子
孫與凡鄉人之從宦者使知有所景慕而興起
云其詩曰

嗟若黃公懷瑾握瑜半生下僚坦其舒舒晚使
于南志則少攄乃其清剛之死弗渝威讋權豪
澤流鰥孤而其永歸柩槥所廬故山北東有坎
其墟我最其蹟圭首方趺諮爾後人毋迷厥初
過者考德亦式其車

朝散黃公墓誌銘

始予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
黃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
欺它縣民有寃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
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案事

涉其境道傍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
束大抵皆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姦恤民隱之意
其言明白簡切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不曁焉
過門入謁則公方危坐堂上閱學官弟子程課
廷中闃然無人聲問公所以為此者公不鄙告
語甚悉恨所案事有程不得久留聽公語也泉
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自故司課江公民表為
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能繼者今黃君節
守始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予既罷
歸聞近臣有薦公者天子擢以為監察御史詔

公得以行其志矣未幾聞其以病去竟不復起
識者恨之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
學思苦業精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
一日出其兄東之書與其母之外弟今提舉廣
東市舶江君文叔之狀泣而請曰先君子幸相
與有一日之舊敢請銘以賁其幽予不得辭也
公諱瑀字德藻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下
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為閩縣人六世矣曾祖徽
祖時皆不仕父南仲七試禮部不偶以公故贈
朝奉郎而妣陳氏亦封太安人公中紹興八年

進士第初任為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
市冶工餘糧以規贏利強公高其估公不可則
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無所得乃更欲薦之公
謝不受歲旱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公請
免之什九而行它縣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
公以為疑却公所上文書俾更之公曰官可罷
此不可易且吾已聞之諸使者矣既而洪公使
視諸縣則公所行縣民獨無流徙乃復善公所
為而薦之罷官貧甚與一力徒步以歸吏調湖
北轉運司主管帳司使者向公伯奮一日謂公

曰人皆求薦君獨未嘗一言何也即袖中出奏
牘上公可親民者且以心源淵靜夷險一操目
之公於是改官而人亦以賢向公焉及來永春
承寇亂盤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瘵公至首
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
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
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
其間獨揭其姓名於市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
以至間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
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

官到罷孝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絶而鈎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所容其姦於是㢘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爲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它歲代輸一歲至數百万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歲當治營舉郡分以屬縣它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徙取竹木具陶瓦而分寓使州以往爲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産前後

相屬當役者與避百方惟恐不得脱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爲之者嘗有寡婦貧租而逃公究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傭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閔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畢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旣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宗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伏人以爲神而卒亦歸於仁恕也大治學館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祠

以厲學者語意甚悉仍延擇脩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以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爲設席聽事之旁諭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爲一變始至欸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旨毀神其極之視社稷祠壇頹敝甚即命改爲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之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險不以勞爲憚而雨立應閩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間亂倫敗俗爲良民患公按

律令盡撤之且禁[illegible]無得復居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物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爲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爲奸至是乃息云以郡守諸司薦去爲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有獻蕩公田之業者撤公視之歷詢郡書得其多寡輕重不均之弊還極言其非便且曰公田歲入若干而畜牧芻蕘攻具焉今一旦鬻之計莫獲不過數歲之入自是以往能無擅斂於民乎責將揭存中

請地以廣其營寶規爲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還白營卒若干人度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其請是壞民田廬冢墓不知其幾而獨爲存中結驩於一幸臣也不可乎卒皆罷之權秀州華亭縣事歲惡民饑公白常平使者請發廩以賑焉使者以當俟奏報難之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雖重得罪不悔退即發常平廩粟之在縣者全活萬計而使者亦不能有以罪也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御史汪公澈交章薦公材中御史除御史臺檢法官

未幾擢監察御史而公已病矣告滿請外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徙轉運副使視事旬日改知漳州旋丁内艱免喪請就閑養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八月二日卒年六十官自左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即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懷安縣靈山鄉長箕山公娶葉氏中奉大夫大任之女封安人五男子杲亦以進士選官至宣教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公十二年卒東從政郎南劒州沙縣丞晉蘇皆業進士栒亦蚤卒二女子長適承議郎江淮

湖廣路總領司幹辦公事任文載次適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余元一而余即來學請銘者也公爲人剛介自少即刻苦自厲家貧鬻麪於市而决書讀之苟非其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也閩俗多火葬公遭父喪親黨憐其貧喻使從俗公哀號不答盡賣家人衣具卒葬以禮事母兢兢唯恐少傷其意即有譴責未嘗敢自辯數也自奉簡薄而於奉親極其厚至於兄弟族姻之間周貧振乏亦無所愛其力官番陽時有邑子爲糾掾以職事不相中尋以憂去公極力調

護之其人初不敢以此望公涕泣慚謝爲舉子時書皆手寫成誦爲文不追時好爲吏一心營職其清苦之操非人所堪而聰明仁愛所以惠於民者亦非人之所能及也平生一以直道自任未嘗小降色辭以希薦寵爲御史時嘗病甚臨安守趙公子潚亦以廉節著被旨視公家事見其隨擔蕭然衣無兼副俯仰歎息者久之卒之日家亡餘財凡此皆人之所甚難而公之所甚易人固多能言之顧其中猶有大於此者不幸未試而人亦莫之知也蓋公在臺時與殿中

侍御史杜公莘老雅相好每以節義相勸勉一日扙以公疾來問訊連呼不應乃大呼曰吾今日擊去王繼先矣公矍然起坐曰君能任職吾不病矣摸枕中片紙示之乃疏繼先罪狀甚悉繼先者以醫得幸罪惡盈溢公意蓋有待也居無何杜以論官者張去爲不勀來去公就與別喟然太息曰君厚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即日上疏請去以此視公之志豈但欲爲其所已爲者而止哉是宜伐石刻辭以告後世之君子乃爲之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其仁雖僅得施於十室之聚其義則未及折乎百壬之鋒遽抱其餘以息乎此尚有以啓厥後於無窮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累贈太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

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爲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遂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官情以汲汲於一官故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遂次尚可日從容於其側它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爲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

道之意慨然感悟盡棄所學而學焉既而遭太安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髮與食飲皆以古禮爲節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下至子孫靡不該贍而尤於程氏之易爲盡心爲至它書中考訂編輯日有程課盛寒暑未嘗去手爲人端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間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翛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

不敢爲纖芥浮靡事族黨尊慕尚之而君自視欿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既而學於呂氏晚再淳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廬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庵暇日往而遊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間也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斂散自葉山以至太中公故君大墓之下各爲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爲記其事然亦未及盡知其志也君既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

尚書元吉張左司栻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郎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扣之乃獨喟然以曾鄭兩卿爲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即日列於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璟新仲紹興間爲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即自覺其次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埜次適蘇彩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問學問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彩今爲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疾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請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

索然予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予今幾過七里瀨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爲人乃爲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爲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却埽耽書娛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于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予乎孝感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左司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維字振綱一字仲欽南劍州劍浦

人毋以長者好施予聞於鄉曾祖某祖某父某
皆不仕而父以公故贈朝議大夫母羅氏亦贈
恭人公弱不喜弄自力於學朝議公知其有立
常撫而誨之曰貴仕不足言要當以清白大吾
家耳未冠而孤羅恭人躬服儉素而恐力以奉
公學中紹興八年進士第調賀州司理參軍不
行徙汀州軍事推官事有不可未嘗不力爭郡
以攻鮮敗事盜起屬邑附從蕃衆抄掠三郡之
境公護巡尉兵會大軍討平之身覆巢窟撫其
餘衆而歸第功當爲第一而賞不及公不以爲
意也秩滿更爲漳州龍溪丞改左宣教郎知福
州閩縣吉定差役條約貲倍者半其停年民以
爲便然以公政不苛多欲及公時爲之無爭承
者已而制下更定役法商與公所議合今遂定
著令云官募丁匠舟揖於民無變而不均公與
民約一歲丁匠之役不過三日所別若干爲甲
甲直旬日滿則縱之唯所過縣賦故多取具於
僧坊公爲區畫使其徒自相督僧得無吏卒之
擾而輸恭辦入亦爲倒僧歲以荔子餉州縣公
一謝卻曰豈可以口腹易吾操耶積峯錢數十

萬繦之不自取會潘游與官舍匠役或過前約悉
取以償之曰毋使吾失信於民也民服其公而
愛其廉號之曰張太清見御史家以訟奪僧田
公當受代矣趣吏具案閱之以田予僧而去御
史怒思有以中傷之求其過纖芥無所得乃已
以便親自請得主管崇道觀以歸會陳正獻公
知建康府辟公通判府事事無大小悉委又遣
攝守當塗吏戢而民安之朝廷亦知其治行擢
以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自虜再通好公
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心終不以爲非
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爲是先嘗
告執事者宜將順正採使上意於起居食息不
替坐薪嘗膽之誠修明政事使人心曉然知朝
廷未忘中原及對遂以立志開上心且引益之
所以戒舜者爲言以謂今日正當汲汲以自治
不可狃於小康便謂太平語甚切上曰朕何敢
望舜公對曰有爲者亦若是願陛下加之意而
已上嘉納之且俾察部內守令臧否以聞公到
部按行周徧郡縣南濘瘴海陳船欲渡吏卒扣
頭更諫公不顧半濟風作舟師震駭公又不爲

動所至邀遮歎呶以爲百年未始見使者旌節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還壓條上件臧否若干人即日施行且著爲令未滿歲就除直秘閣知靜江府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公爲政平易近民拊循周洽閒召長老從容與語授以教條使轉相告戒禁吏妄賦奏減經總之額滯訟或數歲不決者取故牘旨便坐暇日躬閱視予奪咸得其情民以便安而治軍甚嚴有暴横若亡匿者立命誅斬亡所貸使者得盜百數檻致之府欲盡殺之公爲區別誅其渠率數人餘悉遣

去郡學庳下諸生議徙它處歲以故始安郡治爲宜而久爲浮屠氏之室矣至是適火燔燒略盡公取其地以爲學使者惑異教陰沮止之不得至再以禍福公又不聽乃卒就功而益之田以繼廩食學者用勸禱祠不於釋老旁祀始至按故典新社稷風雨雷師壇壝月遣官致潔除爲圖以著其兆域陳備登降之位謹飭水旱輒齋宿致禱無不立應南丹州莫氏以賂結求樂王氏籍兵以逐其兄而自立既立而背其約王氏以兵攻之莫氏困急請輸並塞田及鍛冶鈆場以乞師帥守皆以爲受之便公曰莫王連兵正坐貪此爾又將以啗我耶剝國家爲夷夏宗主爲國不奉條約正當以義詰之顧反以利而動彼且有以窺我矣於是遣一小校持檄喻之二酋頓顙受命即日釋兵去莫氏前此數爲邊患至是帖服自請穿羅殿馬以報國恩又遣子弟效名馬爲公壽公受而歸之郡既且厚遣之或告昭州牧盜甘文誠者謀叛去郡紿而縛之欲致之死公察其非辜攄而遣之未幾象郡猺反使者欲調兵逐捕公曰以官兵入菁壁險與

猿猱角勝負非計也遣裨校戍山口且文告之猺曰前年殺凌鐵往年殺王宜今年又殺甘文誠是非從若招若邪誰敢聽令公遣文誠示之則皆大喜亟遣子入謝罪江湖游民並海樁溧鹽所過或掠爲盜急之則嘯聚合朝廷以爲憂至遣荆州軍屯守之公奏創効用軍五百人悉募傳輩爲之除鉛盜本且賴其用悉上還荆州兵帥司舊以回易備邊法久浸弊公至始爲經理均節初年錢不過四千萬季年乃以累萬萬計其後數年再平劇賊皆以効用取勝而軍擁

之興皆公力也朝廷知公可用將擬除代而難
其人乃進直徽猷閣留鎮五年上方謀北略移
軍建康使者謀作屯營累如指士卒暴露乃召
公為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延入面對與公
治績且屬以營屯事公更營高爽以避浸潦屋
凡二萬三千間屯為一間於治舍用是計徒庸
廬材用令役賦功僂指而定前使者首於就爭
幹楯脆撓衣以織甚費二萬萬公易以充深廣
堅緻於前而費半之府司分作屯營以情屬軍
中充以辦聞屬吏欲効之公曰一掾未集是亦

欺君吾不能也會軍帥亦與公議不相中密白
公措緩遣近璫持詔詰責公以狀對上大喜曰
朕固料張某必辦此遣使獎諭就加秘閣修撰
以寵其勞江東歲和糴以備儲積先是嘗糴三
十萬或以予直太高而損其半公力爭不能止
至是復以命公而詔問所以經畫狀且曰毋蹈前
失毋傷民公即條奏曰前事之失民以陛下為
不知故獨歸其怨於有司今既知之乃曰姑以
為鑒而不能償則天下將有以空言疑明詔者
矣且江上糴貴於吳中而其直反下陛下一視

[illegible]而獨使江上之民獻其羨
[illegible]餉道有[illegible]不可却者別儲之積一二
[illegible]萬會[illegible]糴[illegible]未償之直而失於上聞者
[illegible]之弊[illegible]奏事因訪軍務得失時頻年調
[illegible]公言南方兵宜安靜不當數
[illegible]以搖人[illegible]江東團教五閱月費緡錢且二
萬諸道計不減此宜擇將分兵戍諸州俾就
閱習以息大費新黃頭使廟堂之議得以專意以
圖北方又言兵無奇不足以取勝今士卒未
必人人皆勇宜詔諸將精擇驍銳別為一[illegible]養

之以備緩急之用上深然之留為尚書左司郎
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堂白或甚曰
非朝官體公曰都司助調鼎實錢穀所關若
占籤擬即涕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吿月
餘[illegible]內艱初對因及西南徼外夷落道路廣家
[illegible]令尚以進至是圖成未上而去服除召見
[illegible]表之[illegible]言周公戒成王立政勿以憸人惟吉
[illegible]可以詰戎兵陟禹蹟服海表言並有
[illegible]不迫識者知其忠蓋[illegible]年除司農
[illegible]

商船者不[illegible]內人自愛其舟故不爲[illegible]
率[illegible]所顧藉歲[illegible]四斛
細民[illegible]而一歲之間輸[illegible]三
[illegible]不[illegible]豈且還歸與租同輸
官[illegible]運歲之利[illegible]私之侵漁之失大寂
任[illegible]情運[illegible]乂饒商船之爲便乎復爲左
司[illegible]豐有[illegible]斧法獨不及南方公守[illegible]嘗
[illegible]請不[illegible]歲適薦饑朝廷方[illegible]荒政公
[illegible]以爲言[illegible]請兼領贍軍酒[illegible]不盡其利而
許入大[illegible]萬[illegible]百餘萬會課[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命方請[illegible]其屬會勳政有罷去者議者意
公其與[illegible]知公[illegible]權幸忤因[illegible]它事論去
[illegible]時公[illegible]平溪南山水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號曰盤澗[illegible]其間縱觀古書以自娛
尤玩意於[illegible]有[illegible]而無褒傳者未盡得
聖人意方[illegible]而未竟也既而有知公
[illegible]國之所以然[illegible]請祠官之祿得主管武夷
山中佑觀公不[illegible]逡巡數月乃拜命[illegible]
年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十致仕[illegible]卒[illegible]
[illegible]年六月[illegible]也始[illegible]桂人[illegible]

聞歿相與哭於其下後有賢牧守如李公浩張
公栻多視公時行事以爲法而刑獄使者鄭公
丙閱其決事故牘歎曰此判不可移端如南山
矣其爲名流所推伏蓋如此云累階朝請大夫
娶羅氏再娶宗氏皆封恭人子士侁今爲朝奉
郎通判融州事次士僴嘗以修職郎監潘酒
庫而卒又次士佀修職郎常德府司户參軍士
儼承信郎女適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耆
慶文林郎書東所爲文有盤澗集若干卷奏議
若干卷士佁等葬公太平鄉天竺里大貧營墦

龍山之原而以故右司郎中何侯萬之狀來請
銘予嘗一見公於閩縣後不復相值然公之行
事則皆接於耳目知狀爲不誣矣何侯又謂公
姿稟端裕不見喜慍家無姬媵祿稍以班族里
平居接物甚夷簡劘之節遇事乃見意謂當然
怨怒不避也中不自快顯寵不願也揚歷中外
聲績藹然爲朝廷所嘉重獎寵者固以此然天
子知之士論與之卒不能與世合不大見於設
施者抑亦以此數在江東時嘶命獎諭者皆寵
服信臣力足以進退人者公無所私媚再還朝

也瞪近知上意向公遣所親道上所稱賞語且致願見之意或勸一見即近用公義不往計臣幹利以羨餘獻者往往見謂材被進用執政數語公以酒羨課獻內帑公笑而不答退曰一錢盡公家物朝廷欲用當自取之吾寧以獻自媒邪天官虛席上閱班簿謂執政曰張某資歷高宣勞久且將用公公於內外既兩無所諂附竟莫有為助者遡公所守與世相違如是則夫難合而不盡用者公已逆處懸斷於胷中久矣不足為公憾此又為知公之深者子以是益恨前

日之不獲蚤自附於交遊也而士徙從子士友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乃悉序次其語而銘之銘曰

張公廉正蚤發聞聰明仁愛又敏文中歲仗鉞西南奔百蠻震讋民懷恩入掾守府賛經綸因臺紛諷忠且勤一朝翻然謝垢氛演仙仙去孰與羣賢當之皐水清淪佳城欝欝芘仍第我銘不泯公長存

運判宋公墓誌銘

公諱若水字子淵成都府雙流縣人其先唐相文貞公裔孫且以給事中從僖宗入蜀遂家眉之彭山生五子散居成都邛蜀之間號五房宋氏雙流其一也公之曾大父右言大父傑父維皆不仕其父以公故累贈奉議郎母蹇氏亦贈安人公自幼即知刻苦為學邑之賢者如任公淵李公燾皆愛其文行折輩行與交及將就舉有欲移公試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卒從州舉試外省得奏名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考官不說猶以冠乙科授左廸功郎嘉州龍遊縣主簿未上丁外艱更調龍州仁壽縣主簿

監永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稅兼合同場先時茶禁甚急而私販益多商筭甚重而歲額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舊弊頓革課入大增或勸獻其羨以規賞公曰獨不為後人計耶歲旱民爭水泉之利羣聚相毆擊且欲為亂公單馬喻之皆釋仗聽命公又為禱於靈湫一夕不雨而水溢灌澮皆滿焦槁以蘇物情乃安明年春饑民又相聚剽掠以求食有期以某日掠鎮民某民者公召諸豪語曰饑民求食此易與耳私販之徒負勇玩法一與之合非小變也今能出力以致

其黨使爲一境之衛不唯足以銷其姦心戢民
知吾有備亦憚不敢進比一舉而兩得也諸豪
皆應曰諾悉出金幣椎牛釃酒召致其徒雜於
居民保伍之間日以兵徇于市公亦帶劍躍馬
其間衆皆畏服而饑民遂不敢犯且曰是嘗爲
我禱湫出泉者吾當謹避之耳鎮故無學公爲
作孔子廟考古制器率諸生行釋奠禮延師儒
躬講說士子競勸制帥汪公暨諸使者聞其賢
爭薦之移知神泉縣始至承廢弛之餘首罷追
胥之擾但以幅紙書負租與民爲期無敢後者

不數日盡償前令宿逋爲言州家使得善去邑
産黄雀歲供諸司至以百萬計公請罷之民用
不擾而物生亦遂至今爲法諸司知其治行徙
知嘉州犍爲縣神泉民相率留之不能奪也公
於二邑皆治其學校如昧江所爲民有訟者躬
以義理恩意辨告諄悉皆大感悅無復犯者其
尤無良不聽令敢以武斷病齊民者乃捕劾之
上獄于州罪至流徙於是閭里正清善良皆得
其所改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擢太常寺主
簿務循必變灌溉必來不同列愧歎以爲非所及

新繁故有藝祖神御蜀帥請改築宮于成都事
下太常公鬪其且將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使民
不得安爲疏駁議事乃得寢遷國子監丞再入
太常爲博士轉而爲丞兼吏部考功郎官改兵
部除祕書丞復兼吏部三館將以故事爲暴書
會而上方閔雨避殿降食公爲官長言君父焦
勞如此而臣子相與燕樂誠有不自安者官長
是其言白罷之以旱故詔館職條上闕政公爲
書數萬言歷數當時刑賞之繆以爲是所以干
陰陽之和者宰相聞之怒出公提舉江東常平

等事上饒公誠實俾移福建閩俗故多不舉子
公與帥司合議按律令嚴保伍爲所以禁防誨
諭之具甚悉全活者衆汀州遠且多盜又名寧
鄉常時使者按行多避不往至是羣盜甫平死
傷橫道疫癘大作又非常歲之比公獨慨然引
車深入齎藥自隨親問病者飲之民爲盜所攻
劫與能捍禦奮擊以助官軍有勞効者皆馳其
租汀民大喜人人知戴公德建陽招賢里故常
别貯常平米數千斛以凶歲發以賑民本隱士魏
君挺之所爲而歲久陳腐出納不時反以病民

有以廒曹所下社倉法告者公喜立爲移書吏
蜀鄉人士君子歲斂散之一方元賴其利除湖
南提點刑獄公事建人老稚邀遮戀慕至竟日
不得發湖南元多盜皆豪民家抵夜輒出
以故發不時得公至申明保伍之令使相收司
盜無所容至有扣頭軍下請得召保復歸農業
者公皆撫而遣之又檄諸郡精閱禁旅按行所
過察視激搞如法月調諸縣弓兵校其藝而誅
賞之由是皆樂爲用盜發輒得奏獄官毋得兼
攝它職又條上事以申儆之於議法尤兢兢焉

每論死刑必齋戒露香要質于天然後敢決決
日輒罷燕設所以致其欽恤之意者無不盡也
蜀郡大札遣吏挾醫載藥馳以救之衡山浮户
有與士人不相中者論關言衡山國之壽嶽祠
城東故有溪並城南出後或鑿城北址導水使
西不能無斷地脈請築山決水使復故道下公
平奏公言水西出歲久故道皆爲民居今欲東
之則是敗百家者不無蕩析離居之苦且壽嶽
之云無所經見就如其言則國家中興慈皇壽
考皆在西流之後尤不宜妄有改作事乃得已

衡州故有石鼓書院墟廢亦久前使者潘侯時
始復營之公成其終爲增置弟子員以永嘉戴
溪爲之師劉田買書教養如法又知處士劉某
之賢與郡守劉清之交章論薦詔特補官於是
學者乃知公好賢尚德之意不獨爲科舉計也
被旨攝帥事飛虎軍素驕悍白晝掠人吏不敢
問公一以軍律繩之賞信罰必士民以是得安
其居而軍吏亦皆悅服會久不雨請禱過勤遂
得疾改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而江西是歲亦
大旱下車首問荒政所宜發廩勸分蠲租乞米

以次施行其奏請者亦多報可又行帥事事益
叢委公自力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皆麾而却
之遂以大病然夙興猶視事如常時夜過中遂
不起淳熙十五年二月甲子也年五十有八方
病革時民相率爲公祿禱無不至者夕走府門
偵起居及卒皆縞素弔哭行路號泣挽車哀
送數十里不絕湖南吏民聞之者千里來赴義
者蓋公資稟醇厚隆於孝友處內外族姻長少
存沒之間不見其少有遺憾爲學勤恪不懈既
脫場屋益玩意於聖賢義理之學近自周程張

馬之言以達于經吟諷辯說未嘗虛口推以及人一以仁愛惠利爲心聞善即行如恐不及故所臨涖士民愛戴見於風謠非一時諛說空言也其在朝廷据經守正不爲苟合雅爲虞雍公所知其爲之言不過用人材嚴守備以俟敵人之釁而已嘗因輪對請戒羣下懷私立異迎合紛更之弊損宗戚歲時賜予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祿之費及減鐵甸房緡以惠貧弱上皆稱善公因極論恢復大計反覆數百言上益嘉勵曰即當相與赴功名之會耳事下有司不得盡

施行而房緡之惠遂及於天下它議貢舉銓注之屬又皆廣恩優老黃薄從厚之意而其應詔言事則直指宰相挾私罔上之失無所避雖以是不得久於朝廷不悔也壽皇知公深嘗語近臣斯人乃朕於奏對間得之其在湖南益嘗有召用意宰相猶以前忿尼之識者恨焉爲文汪洋融液務極事情晚歲乃更造約尤好讀易嘗夢有問易之一經孰爲門戶者應曰陰陽兩書非易門戶也耶其精詣純熟蓋如此所著書有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史論十卷古今詩百卷

雜著三十卷奏議卌五卷前安人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綱之後孫千餘年而譜諜可考不忝安人性賢孝讀書史善筆札通古今識義理而不肯爲詞章父歧嘗宰永康頗以嚴治安人每陳古誼以諫既歸公事舅謹敬奉祀莊肅和叔妹有禮遇族黨有恩舅喪悉力佐公辦治如法人以爲難公居閒久上官有欲使攝局者安人不懌曰吾之貲尚足以支伏臘徇祿從人得無驟素志乎公善其言爲謝不往其方直之操士夫或有愧焉不但爲婦人之賢而已先公十九年

卒後安人守文氏宣教郎隲之女子男三人之淵之潤之汪皆有學而有文女一人適熊應早卒皆張出也之源等以十六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公及張安人於成都縣揚侯鄉癸山先塋之次遣人來建安請銘踰年乃達而予適有臨漳之役使者以書還明年復來則值予哭子悲甚言不能文顧與公相得晚而相知深其爲社倉書院皆嘗爲記述又重之源兄弟之請越數千里連歲再至而不倦也勉爲之銘以致吾意銘曰貲之厚兮學之博退循循兮進諤諤三方一節

思無斁九原歸卧不可作我銘其居詔冥漠欷
知斯人視斯石

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陳氏建陽縣三桂里人父安世强學博
聞嘗立義齋縣南從而學者甚衆娶何氏生太
孺人年十有七歸同里周君周君為人寛和樂
易不以家人生産為事太孺人佐以勤敏持家
儉而有法訓督諸子甚嚴至待姻黨鄉鄰曲則
又咸有恩意少時喪其親哀慕不懈及嫁亦不
逮舅姑而歲時烝享執事必親説事常嗚咽流

涕晚好浮屠法得其大指遂不復問家事惡衣
菲食逾二十年而憂人之憂賑其厄窮病苦雖
極力不倦中子舉進士登王官再逢慶恩周君
得以承奉郎致仕太孺人後以宗祀需澤亦錫
今號鄉人榮之而太孺人所以自處者不少異
於平日也紹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卒
時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八周君名誼字少賈
前五年卒加贈至通直郎三男子明佐明仲明
作明仲嘗以承議郎差知邵武軍光澤縣事讀
書處事精敏絕人所至未可量也女五人其壻

陳鑄謝思濟程必顯陳渢而李未行孫男二人
巽亨震亨女三八尚幼明年某月某日諸子葬
太孺人縣西新領天湖之陽東望周君廣平山
之墓才數百步明仲以銘來請予雅知之不得
辭也銘曰
母之賢足以成其子子之賢足以顯其親西領
之阡百世而新我其銘之以相後人

宜人丁氏墓誌銘

湊州使君劉侯仲光以書來曰惟吾考妣皆有
賢行而禄壽不配其德仲光既不幸蚤孤又不

能勉進德業以求無負於明訓徒賴遺澤得階
末第從官積勞至叨郡寄禄賜豐厚足以飽妻
孥飫童僕而慈顔永隔不及少伸區區烏鳥之
養每一痛念不如無生獨幸累年以來數逢國
家大慶累贈皇考至朝散大夫皇妣至宜人尚
有以少慰人子罔極之思者而先宜人之銘久
未克立自念老矣或遂泯没而無聞則後生小
子將不復知前人立家本末重此不孝且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惟吾子幸哀而與之銘則仲光
知免矣敢泣血拜以請余讀其書不能終篇

爲涕下不自禁特方卧病田間氣息奄奄輟研
廢棄久矣然感其意不忍辭也乃考其事狀而
次第之宜人姓丁氏世爲永嘉大姓以積善好
施聞於鄉父諱瑜尤長者元弟皆以進士官州
縣練達有能名宜人早歸同郡劉君諱某字元
默而劉君之爲人亦誠實無表襮樂善愛士起
居有常雖甚暑不袒裼家無諸傳之具喜賙人
急遇下有恩然其居家猶未明而起內外井井
教子弟尤有法而宜人配之無違德爲始入門
時舅姑皆亡恙晨昏無違禮內睦娣姒諧嫁諸

姑外接親戚撫鄰里恩義俱稱重輕有則於是
翕然稱爲賢婦久之舅病癱宜人侍養尤勤藥
非手調不進舅亦非宜人所進不嘗也姑爲比
丘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共卧起扶掖飲
食終歲忘勞姑母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汝
如母臨沒又謂曰即死當報汝地下幸復爲人
願爲汝子孫以事汝姻舊間有過失輒爲曉譬
誨復甚或垂涕泣而道之聞者感悟遷善乃已
劉氏與同里胡氏有舊好宜人遇之恩意尤篤
胡氏長老至今以爲言里人有子好讀書欲爲

儒而父難之其母以告宜人既好喻之又資以
金錢使與其子俱試太學以遂其志其人後嘗
以語人且歎息曰今人不復有此風矣大夫公
既嚴於教子宜人又能彌縫其間教諸女以身
爲法自未笄時已令夙興備盥櫛奉藥餌夜嘗
躬視扃鐍灑炊爨輒令持燭行前既笄則教之
酒漿烹飪蓋藏之事祭祀賓客之奉且戒之曰
爾曹毋厭吾言異日當蒙其力耳以故諸子皆
以文行稱而女適人者亦能持其家某年某月
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葬于某縣某鄉某里子

男三人長曰昭入太學被薦未第而卒次曰某
亦早世其季即仲光今以朝散大夫權發遣濠州
軍州事女五人嫁周氏葉氏潘氏餘未行而卒
孫三人曰邇曰適曰澤曾孫七人曰仁實仁近
仁守仁及仁任仁恕仁發也濠州行篤學早以
文學吏治著美稱仕於朝且通顯一旦求遠郡
去有挽而留之者弗顧也士大夫莫不高其廉
靜而服其明識不知其母之賢所以資之者如
此其遠也然則宜人之行其可以不銘銘曰
順尊章睦姻黨登多惠能質勤夙宵謹微細

男敏學女恭儐貴幽壤壘閟書李之賢孝有餘
銜深悲考潛德授我銘詔無斁

宜人黃氏墓誌銘

宜人黃氏今宣義郎致仕陳君衡之配也世爲福州候官人曾祖紹祖遷父仲文皆不仕宜人性淳質不解世俗機事數見欺不自悔既嫁事舅姑夙夜唯謹相其夫理家事甚飭躬勤儉以衣食撫教諸子甚恩故諸子皆得以自力於學而仲氏遂以進士中第補婺州户掾宜人見其閱貝獄必戒曰人命至重毋使有寃聞當晳人

必戒曰輕之毋使重傷見其披繳考貢士必戒曰詳之毋忘汝爲舉子時也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旦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無愧心足矣以慶壽恩三錫至今號紹熙二年七月乙卯卒年[illegible]　子男六人孔夙嘗貢于鄉孔碩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孔易亦嘗預貢籍孔時先八年沒女五人長壻潘子修登世次適修職郎泉州司户參軍趙彥夔季尚幼而二男二女皆夭孫男四人女一人而女亦夭諸子以宣義君之命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某縣某鄉某里某處而孔夙孔碩皆嘗從予遊狀其行[illegible]如此來請銘不得辭也其銘曰

有婦之德爲母之則無愧其心反此眞宅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　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阼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韋絃之戒

君佩服唯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對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寖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壽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倜及其弟舟學二君沒又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illegible]

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
不倦旣絕意進取漸屛家務即所居爲亭藝花
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闇及
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
也淳熙十一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
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
疾終年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
不爲操稜含胡然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
出廼已然已過則爽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
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

愛之其不肖者傾畏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
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旣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
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
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
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辨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
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頡頏一世可量哉娶周氏
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鍋銖錫鐵女三人嫁余
梓程徹王中皆周出也而鍋鐵及程氏女亦前
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
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

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
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即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
君之行事爲詳其可銘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
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鍋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
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臧能不試老其
鄉嗚呼悲哉此其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銘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公諱時字德鄜姓潘氏婺州金華縣人曾大父諱宗閔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公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公生頴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中書公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已公以親没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爲登仕郎爲婺李莊簡公女李公亦器許焉初調袁州分宜主

簿躬校簿書晝夜寒暑不少懈田里賴以安監臨安府造船場部使者以爲能多舉以事皆迎刃立解且不以上官喜怒爲向背御史杜莘老聞而賢之欲引以爲屬會去不果公亦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宰相欲留官中都公固求奉祠以去已而差提轄雜買務雜賣場嚴禁防謹次第大官要人無敢干以私皇城邏卒挾恃干紀公按致其罪不少貸人爲公危之然公以廉白自將其黨雖怨之卒無以報也終更宰相又欲留之不可遂出知興化軍莆俗險

徒多訟公至究其利病施置之方爲科條以屬吏簡易疏密無所偏倚郡以大治時即學官召諸生而教飭之遂無敢以事至廷中者女官道士託妖妄求勑賜以表其居挾貴權張説書爲公上其事公不可説復喻意部使者以撼公公卒不爲動歲旱禱雨不應公慮獄有冤亟往訊焉果得二人破械遣之而歸其獄於吏車未及旋大雨立至郡故有洋城陳顯二斗門及木蘭陂溉田數萬頃歲久廢壞公爲與築壯固牢實民至今詠歌之適歲者饑募客舟予錢博糴而

寬其期人始笑喻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久已自平而民不饑矣人始服公爲有謀也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之未報輒移屬縣緩其輸漕司不悦督愈峻公訴於朝竟得罷乃已召還賜對公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州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欲留以爲郎而公有所不樂力請外乃除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至則罷中都饋餉

之不如法者豪貲巳多不悅而平江庫錢失[illegible]守因是誣冨室以取償一郡大擾有死者公檄罷之守以是怨陰以禁兵給白直而訹它司上其事公坐削一官移江西未行又移江東入境發贓吏一人故相有爲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悚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使縣別爲輩以次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飾供張鈐鍵吏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爲未始有也池守趙粹中恣横不法覈卒廩給不時有盜發邊奏竄匿名書以詆者詒以爲郡粹中

恐怨捕繫卒汪清訊治强服亟奏誅之刑獄使者丁時發過郡聞其冤取其獄閱之將發其事粹中遣其屬突入傳舍即几間奪去嫚罵陵折一郡大駭公時出按旁縣馳歸與時發共劾之會時發改使湖北事久不報而公繩之愈急章三上遂與俱罷後得其竄書者朝廷始罪粹中而恤清家尋復起公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事入奏爲上言比年户部誅度不繼督賦苛急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百姓爲心下失人和上干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悉蠲[illegible]

民間舊逋而出禁錢以補上供之缺其招徠卒除戎器皆許留經總制錢以充費不則且止以俟它年更詔大臣選官置局考校紹興以來出內之會參互省齊繼續補助爲經久計常使户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紓和氣應矣上聞公言歎息稱善且曰朕於户部應副多矣民間逋租內藏積久亦已蠲放御言州縣擾民之事朕亦聞之蓋所謂黄紙放白紙催者若巳蠲之而又責於户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還耳因諭所以寄任之意甚悉宰相猶欲留公

典選公力辭之部承水旱之餘教喻徵戢安集賑捄曲盡其力民又病疫則遣醫視療家至而日課之以其死生多寡爲殿最由是全活者衆俗喜焚尸公敎諸縣各治叢冢焚者有禁民莫敢犯湖北多陂澤官不障故使貧民得漁其間賴以食者甚衆既而或以輸租自占而顓其利則民困巳病之至是疏言請復增租而吏緣爲姦盡斥貧民所漁以給富家失業很狽者不可計公爲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未幾改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將行猶爲條奏本道荒政數十事詔

悉施行行之日士民自言諸司乞留公者以千數出境猶遮道攀戀涕泣不肯去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梁晚四爲渠首論當殊死前後七推具伏錄問輒不承最後至公親鞫則方盜殺人之時晚四實在他所參驗行由印曆晷刻不差乃得其冤狀即理出之而劾官吏失入者上大喜可公奏下諸路以爲法又奏新法獄經再鞫詞或少異必取初鞫官吏承伏而并按之追逮往返或淹旬歲再鞫官憚於留滯雖或有冤亦弗敢白以此獄少平反枉濫者疑請得復用舊

法上亦可之除直秘閣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將行猶奏郴州用度不足多橫賦以供軍衄致巨寇前後非一請下漕司通融補助以息後患廣東地接郴桂汀贛之境四州之民歲一踰嶺貿易折閱即相聚爲盜大羣至數千人公入境適捕得渠率八人即斬以徇曰三日而去者吏不得格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是皆散有梁氏兄弟者招納亡命前後殺人無數而掠其貲以致富交通州縣吏不敢詰民患苦之號爲四虎公禽捕誅殺汙瀦其居宅

盜望風破膽大奚山斗入海中寇攘所聚雖良民亦以魚鹽爲命急之則散入賊中不可禁所從來久至是新置都監使者銳欲禁之檄水軍逐捕公曰水軍專受帥府節度非它司可得而調也且爭小利起大盜將誰使任其責郤卒拒法不爲發良民既得少安乃陰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効由是盜發輒得有功者爲奏補官鬭死即官其子而重責其坐視不赴救者官爲不幸死者厚賻遣歸存歿老稚無一人流落如是者三十餘家士族女失身非類贖而歸之上聞

公究心獄事詔特轉朝議大夫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復值凶歲精榮猜獷皆詢蠲稅租弛逋負民得小康饑不爲害飛虎軍驕橫不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案軍法誅之於是帖伏無敢犯明年召還以疾辭進直顯謨閣知太平州未上又明年除尚書左司郎中竟辭不就乃申太平之命未行而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累官中大夫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配李氏諱孟琰字文靚孝友聰明識趣高遠莊簡公南遷時年未及笄已能刻苦自厲甘忍貧

薄周恤親黨雖凶事無所俾既歸公諸妹多未行奩具所須推予不少靳奉祭祀必誠敬事公以義衣必親製食必親嘗藥必親煮從公居官未嘗問外事買市物而門內之治雖細必親條理精密如嚴官府每罷官治裝皆一日辦整敕絕人而不爲苛察治家嚴整而御下有恩縫紉必精澣濯必潔而不爲組繡華靡與公言未嘗以爵秩進退爲欣戚其教諸子亦然有識高之累封令人後公三年卒子男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友端嘗以進士高選今俱爲從事郎女

淩松嫁太常寺主簿史彌遠孫男務孫將仕郎女二人皆幼友端等葬公紹興府上虞縣永豐鄉張溪之原以令人祔公少從中書公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公爲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自爲小官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出納纖細無所遺興利除害皆有成績爲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達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大體不細苛精擇丞史隨才授任汀民剽兵禁姦

除累無一不可法者蓋嘗自謂吾之爲治主於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唯其綱維總攝而脉絡通流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無爲也有所弛張必先究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恥爲姑息小惠以掠虛譽每言欲寬民力先恤州縣州縣足則科斂自息而田里安矣謂榷酤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於犴獄尤兢兢然亦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必問人材與學校潭州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薦士准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受請囑有所薦

輒閉閤草奏劾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伯恭聞而嘆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部水旱盜賊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童僕接寮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爭爲盡力所至稱治近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術指而寬猛適宜大小中度者無出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有常度其仕進不如以人而人即之然有小嫌輒避不處曾覿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

貴絶不與通使人來致慇懃輒不報以書請事
亦不從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以自
適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晚歲召還蓋將
有以處之而公病矣亦會有譖傾窄相者陰厄
之遂竟不獲究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
超然少喜學書得歐顏楷法勁挺嚴密如其為
人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説嘗著石橋録以斥其
妄喪祭不拘流俗平居無所耆好既病神明不
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簀時語
而絶是則世之所以知公者猶未足以議其方

也熹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為最深友端等又
亦學故於其葬來請銘不得辭也銘曰士患不
學學患不行口榮心悴物重身輕傳歟潘公夙
有奇尚蹈履密微老益堅壯湖清海謐百辟儀
之歸歟僊矣道固委蛇唯其樸學知者蓋鮮我
銘其幽以告悠遠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椿字壽翁洺州永年縣人曾祖安祖泰皆
不仕父升進士起家為吏以廉正稱累官朝奉
郎贈太中大夫母楊氏趙氏張氏皆贈碩人靖
康之難汴都不守太中公以衛父見傷父子偕
卒公年尚少藁殯佛屋深窖而詳識之奉母南走
湖嶺間備嘗艱窘而竭力以養母子相慈孝人
不知其越出也用遺澤補官調潭州衡山尉適
姦盜伏人不能欺決事問理如何不為勢奪再
調桂陽監司理參軍盜發臨武將尉縛六十餘
人以獻公辨理之才六人抵死它所活亦甚衆
以數爭獄事失守意求去不獲守悟乃更相知
延後臨武盜以不作者二十年從衡州軍事
判官守與部使者交惡公諫止之不聽後閩郡

坐劾去公獨免郡民有告兩人為盜者郡得其
一將寘之法而因家訴寃公被檄鞫之使召告
者則無其人問其同徒則已斃於路矣閱故牘
則斃者是夕乃在他州有左驗因乃得釋從寧
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券取陳氏田陳父子
斃于獄妻又將斃矣公辨其偽奪田歸陳氏虞
寇將逾平亟白守將修城壁葺軍械料民兵甚
整人恃以安張忠獻公節制兩淮軍馬辟準備
差遣及拜宣撫都督皆以自隨蓋公始見胡文
定公退與其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願天下之人

無不唯是之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富川大事亦謂有經濟才張公知之故取以爲屬請以經畫淮甸事公爲奔走兩路綏集流民布置屯兵察覈諸軍情相視山水寨險要凡四五反詳審精密所助爲多它如謂督府當鎮無爲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尚衆至於事有不可則固未嘗爲苟同也宣司訖事議請第賞官屬公曰今未有功而遽求賞已非所宜且先將佐則無以勸士卒溥及之則無以待有功皆不便張公然之爲止不上後

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將從之公在外亟奏記張公曰復讎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爲興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乏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則又言曰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筭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既而果無功張公悔之一日喟然歎賢材之難得公徐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可厚誣誠欲致之唯不

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乎其肯來矣張公復拜右相公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又出視師公曰小人之黨已勝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危復申前議甚苦張公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計也未幾果罷公出莫府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首請復廣西州縣運鹽而罷折税和糴招糴之擾二請無汰去軍中百戰之士以壯軍勢寬郡縣三請以墾田爲課最而更賦法改祿令多以穀帛少以錢皆當上意除知鄂

州再對請令墾荒田者三分其租三年乃增其一三增而畢輸請罷經總制錢悉爲上供一其帳目以省吏姦上可其墾田說至鄂行之復户數千幕士大辟鄂地重而守權輕賦薄而用廣公交際以誠調度從約未幾遽振而贏嚴火備禁蒸鹽皆有方略軍民之爭一決以法主將悅服移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廣西舊遊習其民情之欲惡有所更革不戒而孚官吏有罪免之而已無所窮治未竟之獄一以輕平所縱釋數十百人盛夏按行慮問詳悉退閱文書一夕

千紙奏罷發運司所復信州金坑請禁往海南
者無得市土物事皆施行移荊湖南路轉運判
官俾入奏事行及近甸時宰忌之促使道之部
適歲大侵官配民備賑糶民爭糶米踊貴復抑
米價商船不來公至損配數除米估人用不飢
奏請獨歲糴代發二分米以緡錢權樁幣和糴
米宜用市直毋使大畧傷民人以爲便自爲少
吏時已病監司行部從吏卒擾州縣至是當出
輒前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目以行而罷諸常
從者所至州取吏卒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

自是人多效其所爲言事者亦請下諸道以爲
法召爲吏部員外郎復論廣西鹽法上是其說
俾條施行之日以上遂改法焉其後二十年間
法雖屢變而折苗和糴招糴之擾竟罷民賴以
安除樞密院驗詳諸房文字小吏持南丹莫氏
表來請於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公語說
曰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其前日故遷其塗豈無意
哉況今莫氏方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
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又
議諸郡招軍宜立法以課殿最公語之曰贛吉

建劍等州民衆俗悍雖多募不難致淮漢荊湖
凋弊未復若限以額恐有抑捽之擾積二事忤
說說怒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公聞之求去上
問知之亟令慰諭安職未幾說免乃遷公左司
員外郎密禆國論深抑吏姦號爲稱職嘗言三
衙循前之兵有用當益諸州廂禁兵無用當銷
銷之之術死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
兵矣它時等壹以御則兵分屯諸州可也始公
在督府嘗建軍民雜耕之策既而詳其利病乃
欲盡捐以予諸軍使減分半卒以耕而益其食

至是亦爲上言甚悉尋復請外除直龍圖知隆
興江南西路安撫避祖諱改荊湖南路轉運副
使至未一月移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故
官既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樁
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税折銀之直民刻石紀
之免户部配賣乳香諸路併得免訖今不復配
衡獄廟火公言廟瀕火一夕寔厭其非制請毋復
壓而築增以望用遵禮典省財力不報茶寇作
帥以失律免公攝其事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
謀復南走公堅收散亡分守要害寇不能越故

江西得變而禽之姦民有規聚徒爲賊者公募
土豪捕其魁幷誅之餘悉散走事平請於朝拔
分卒戍産茶處盜以益衰又言茶商買劵於官
而復市茶於園户與鹽商買劵而即受鹽於官
者殊科今一其賈是以茶商獨困而私販多歲
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闘毆攻刼爲羣盜前日
之事亦可驗矣請損其直以便事而有司吝出
納乃析小劵以一爲六實無所損而重以煩費
人益病焉召見上首論軍政之弊曰向者鄂
渚大軍三千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

如大敵何臣嘗求其故矣大抵將不得人馭衆
無術稟食既薄又苦侵漁老成習戰之士一以
疲老被汰則挈其強壯子弟以去軍中唯有抑
勒寄招之人又皆不習戰陳而不可用至於特
遇復不均虛使吾老習之卒自傷其不及歸正
之人而歸正者又自以爲待之不如俘虜之厚
也誠亟圖之反此數者則軍聲振而國勢張矣
因復力陳茶法之弊乃得頗增鹽數而公意未
已也政府白擬司農少卿上自用公爲正卿京
師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

遡兩月公請給出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洪
吉潭衡軍食之餘及鄂商舡并取江西湖南諸
寄積米自三總領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及二
百萬石爲一歲備久之不行公以不得其職求
去不獲又以白宰相曰今豐儲倉南上庫皆移
東就西以眩主聽而使朝廷户部自分彼此告
借索還有同市道願革而正之凡百政事各付
攸司委任而責其成則名正而實舉矣臨安擇
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於人無委曲上曰正
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事守此非其人日

走權門奉約束耳民事悉付吏手吏得徇勢爲
姦公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予決要人請囑一
無所聽府故以宦者爲承受公事守至例謁之
公不往怒因諭旨故遷延以相沮傷公白政府
無所用承受請罷之市有火近巨璫所居舍怒
不專救護遣兩卒喧譟公所公奏其狀下兩卒
大理獄大理觀望覆還府吏卒公即家居自劾
詔杖兩卒釋府吏卒勿問僧倚豪貴立私宇至
百數會有以姦穢事聞究抵罪者因悉以令沒入
之而逐僧還所隸事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

亟解去而民至今稱之公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詞求剛中之臣遜柔佞之士以應經義起治功由是執政滋不悅沮公奉議使不得行公

益論事自若久之去復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陛辭上曰卿未可遠去改知婺州進秘閣修撰上意徒欲留公而公亟言軍政敝武備弱以誤事不合旨乃之郡居數月郡以大治會詔市牛筋五千斤公奏一牛之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且思公前言召以爲吏部侍郎公又爲上言民貧多盜非國之福願詔中外有司各條所部冗費可省者以聞上善之而亦不果行也在吏部與吏史約手奪命士所陳有司當悉疏著令堅定其可否乃

行既行而有遺若未允者重坐吏以此不能肆其姦秀邸館客特注州掾公言其人未試且衝待次人請更受貧外置不發書公事執政建議欲有所私而託以吏部所啓公言是事雖小所關則大請究治上嘉納焉上親處因命公與知閤門事張掄次比其事以聞掄自以官承宣使欲列名公右公不可白之丞相亦右掄公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故所被旨臣實先掄唯陛下財幸上不直掄罷之公以上當獨攬機務而羣臣偷安苟

免乃按易象爲上言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爲元首臣爲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於上而政亂於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游近習之門者嚴禁絕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一時弊事如衛兵壞僧廬掠都市而朝廷不深治言事官彈劾不勝去職而取從風聞者坐黜隸軍中結邏卒開鋪

以揺主將皆極言之又建白凡選監司若大郡
守宜使侍從集都堂公舉所知而宰相拔其尤
者以聞皆切治體又請凡應輸義米者皆置倉
鄉社以藏而凶歲還以予之亦便於事然皆不
得行獨衞州監牧諸軍回易竟罷如公言又嘗
抗言往者閹寺之盛卒階靖康明受之變今復
盛矣請抑制之不使浸長官罷蓄室限其進子
之數官高者使補外而門禁宮掖之外它毋得
有所預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則上
下俱安而禍變潛弭矣上聞靖康明受語嚬蹙

久之曰朕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
邊備不可以不豫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
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
保江則高郵六合尾界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
也其形勢之緩急兵力之多寡計策之利鈍皆
歷陳之如指諸掌又論應城四達之衝宜屯一
軍以爲襄陽近援荊南兵戍襄陽宜從其家屬
營江南毋使爲虜所襲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
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數日改太平州
賜尚方珍劑以遣爲當塗重地請以一面爲寄

公因自請以時行視圩埒有機事得以密疏直
達上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募横江
水軍千人以爲濡須東關采石聲援采石水軍
舟多卒少宜以步卒之半爲水戰之用使可舟
可陸往來巢湖爲必保濡須之計而凡沿江津
渡宜使皆隸南岸比來和州利商算輒穿支港
以內舟首尾皆屬之江此爲自撤天險邊民盜
虜馬或爲它盜來歸者有司不問甚或賞以勸
之皆不便上納其言亟命塞港它亦頗施行居
年餘年六十九即上章請老上初惜其去三請

乃許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以湖南兵
役之餘公私困敝上下恫疑思有以鎮安之謂
公重厚可倚復起公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荊
湖南路安撫使私禮免繫帥銜以避家諱公雅
無復出意再辭不獲乃勉起至無幾何悴者穌
疑者釋氣象一切如盛時復税酒法人以爲便
前此官市民物不予直者悉爲償之斗酒千錢
不妄用故人賓客薄少周助率以私錢州宅火
徐葺之不調一夫而復其舊諸縣有羨賦州竭
取之縣以不可爲公歸其羨曰歲饑用不足必

須之嘗爲歸矣歲旱賑廪勸分蠲租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難又數萬民以不流死飛虎軍新立或以爲非便公曰長沙一都會控阨湖嶺鎮撫蠻猺而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旦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民財力不可計何可發耶亦在馭之而已異論乃息郴民輸租吏所加縣幾再倍力請裁之三去其一民以小寬前在兩州再言配法之弊請使凡應配者松坐加役流法見謝君作三年而免毋或黥涅使得自新免軍逸免遞送廣至恩召和氣至是計長沙

一歲所逃配卒千二百五十餘人復申其説朝廷爲下其事而議者狃常或笑以爲迂不能革也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衡陽故居野塘之上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薨享年七十有三公生十有五年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兩鞫郡獄須應問者累旬不至因得晝夜研考乃若有得遂樂玩而沒身焉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無適而不於是也尤惡佛老邪説在臨安被詔擇靈隱寺主因復于上曰天地變

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他他時僧或宣對後苑復疏其失請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漸汰游惰歸復農桑其在當塗申法禁戢誑誘出教喻民語極詳悉至是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人以是益知公之於易非徒誦説而已也公莊重簡淡嶷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絶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倖然非

有意以矯厲爲高也在六院時渊覲寵方盛同舍日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晚登從列覲已位使相竟不往謁它一二貴戚事所及輒與忤又嘗爲上指言甘昪某某徒相媒取而詆公有言太尉獨不柰李某何若其人復之曰誠無柰某不顧官職何耳賴上知公深屢歎其樸直故小人無以行其計公於中外鉅細知無不言其尤致意焉者邊備軍制賦法祿令茶鹽屯田經總制錢稱汰歸正配法也蓋自少日親罹兵難復歷邊事盡悴州縣乃登使守乃踐省寺於大小之

務皆身親而心喻焉非如它人剽聞掠說而誦
口嘗試者也其從違忤合雖不可常然持其見
終身不易言之懇懇至於四三其才通其識遠
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無書生之輕俗吏之陋其
所蘊蓄使得宣究斯世其庶乎公娶龐氏早沒
繼室以韓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皆贈令人
男二人毅夫承務郎後公三年卒正夫宣義郎
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二人長適
朝散郎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臨川吳
鎰次適邵郢劉全孫男八人大有大象皆假職

郎大謙迪功郎大用大臨大鼎大觀大彝未仕
女二人尚幼公居家有常度不惰替亦不嚴厲
約不戚豐不泰終身一致在官儉而法官燭不
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張初臨有新春茶必
撤而藏之存以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焉家至
今無有敝帷蓋凡例所饋餉私不應法之入率
積之公帑以供公不應法之用餘則委置而去
門內化之落然清素奏薦風誼嘗條章貢李燮
死于安陸有女棄民間公贖而育之葬令人愛
之如己子以歸士族初仕亦嘗從衆投上官書

里狀心怵然不寧自是不干請嘗獲盜委曲司
以被賞璽之弗問既給資則曰吾老於職官耳
年五十有二乃改京秩自是出為時用然未嘗
忘歸志未嘗携家入中都亦不至鐵郡仕五十
年上為人主敬信下為士大夫尊慕無纖謗譏
累出入中外數四其入也皆以特召其出也皆
以力請年至亟歸不得已而勉起起又竟歸以
終素志而沒出處之義特為全盡以是年閏十
一月十一日葬于衡州花光寺之山後二里與
韓令人同穴以葬日迫不及識而吳鎰狀公行

大略如此後十年正夫乃以其銘見屬熹不足
以銘公然熟公聞望蓋久中間一再通書尚公
見予甚厚今又得吳狀及公平生議奏讀之亂
其行身如履繩蹈矩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
如絲麻穀粟無一言之不適於用而其忠厚純
篤之氣又有藹然溢於行事言語之外者未嘗
不廢書三歎而悚然心服也乃最其事而系以
銘銘曰
大易之縕微妙不窮孰窺其表而測其衷懿彼
李公心潛躬詣逮其渙然隱顯一致進矣于廷

退諭子私迎知失得不假蓍龜閔天越民忠君
及國在古有評曰歷常吉胡不百年以究其施
長言哉年奄㝵其瘞衡山之陽非其故土寔舍而
邦銘爲詔終古

滕君希尹墓誌銘

君姓滕氏諱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蓋莫詳
其始所自來中間有晃故翰林學士達道者扣
之乃知與東陽之族同原而亦不能言其遷徙
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爲父楠皆不仕而
叔父愷蚤以文學論議有聞於時起進士官信
之弋陽以卒士友惜之君幼聞家學緒餘長從
鄉先生俞君宋祐及一二知名士遊益務記覽
其著甚富爲舉子文亦精緻有程度而數以不
偶即棄去不復爲獨教諸子爲學而不專爲場
屋計平居稱以篤志力行之訓甚悉及二子登
科從仕則又時時爲道平日閭里間所聞見情
僞失得之變以開曉風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
自將立有聲州縣間晚得末疾猶手抄孔孟言
仁梗槩一編日夕玩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之語於壁以自警其好學撿身雖老不
倦如此病革却醫巫字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兩言以示諸子而卒紹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也年六十有五夫人胡氏有賢行前君一年卒
五男子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授珙迪功郎寧
國府旌德縣主簿瓘理甘業進士琇前卒二女
子嫁進士程萬頃程頩之孫男七女四君爲人
恭儉質實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
世所謂少年豪習飲樂放縱事未嘗一接於身
自奉甚薄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居家
事親誠心孝愛委巷之禮薄俗之態雖於強之
不忍爲也兩逢慶壽恩或勸增年以應格君不
可或問之則曰欺君而受爵亦何榮之有哉有
士族女未閲落倡家君謀贖之倡儈知君貧立
僞券高其直以難之君未有以爲策也會璘預
薦書郡致金錢若干爲勸駕禮盡以予倡得女
嫁之不復詰其僞縣宰張安中賢之爲書其牒
以表焉君之爲人大抵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
人君子矣然其志與材既不得少自見於當世
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獨諸子既能順承其
志而又將有以顯揚之則人或以是爲天之報

施果不繆也璘等將以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合葬君夫人於萬安鄉龍陂四牡之原使珙奉吉州録事參軍程君昫之狀以來請銘余以疾病久衰謝不能而珙請益堅余竊哀之乃爲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行之躬學之力積之豐施之嗇謂天夢夢請視斯刻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説知漢州事余時言其以州人李君之行義

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憂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穡勸分有司之爲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于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借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没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爲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貤以及君於是又有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若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以故未得文君父子間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已而惟閬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昭宗皇帝避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邑順政後徙長爲尔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

少倜儻不羈讀書有大志慨然睥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廱補內舍又之未第丘者深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賓以得官或以是林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録歸養于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奉己以崇養賓書閣館迎儒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爲科舉干禄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没亡子遺腹生一女

婦服未竟輒謀私去專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
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為屈吏又偏主其詞
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己生且
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
未裕之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財讓産恤孤憐
幼賙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于疎遠之無告
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
弃責不勝計里人有鬬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
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生者給
薪米亦又不償歲旱秋烈日徒步數十里為鄉

人致禱雨為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為食
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飢
甚官為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
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已罷民愈困弊數百
里閭扶老攜幼挈釜束薪而以君為歸者甚衆
又倍於前蓋君之為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
十餘年歲以為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
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續食恐弗以
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賜賞焉君初
不欲而不能止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以名其所

居為義榮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
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
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
右問今日所飯已幾人既沒所活餓人過其門
者無不流涕也熹子埜既葬君其鄉古毗之原
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
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為必問礼律如何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者惟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
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
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為

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大誼然諾不爽
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
亦不復留胸中也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而畏
憚之或者至以俠名稱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
禁者正君所深非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
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
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
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
移書為陳量力虞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為人
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

立宜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
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嘗霑被
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
泰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
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護以累舉得官者
作陞朝籍累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墟中進
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
夫知嘉州王种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寶仲次
康早世次憲仲次賓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
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

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
獨以行述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
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
系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
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人天茂寶既膺
帝偉其績命服命書予以往錫既寵于堂又賁
于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
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椷字公權曾祖確祖■父■皆不
仕世爲福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甚實直嚴重謹
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
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于家而與鄉人處
則斂退卑易唯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
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逋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
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
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延闔門以教子爲
事奉養斷斷而責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解衣
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

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
子孔碩登科從官所治多有能人意其繩約少
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
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以出於守道循
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軍方以聰明慈
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于寺舍市里聞之
無不失聲嘆吒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
寅也平生不喜僊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
悉擯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
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壽恩

授其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當贈官者
則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于
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
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
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闔焉是使
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
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復近
筆硯爲辭辛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慨焉因竊叙
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閾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

人憂載此餘驩以適其丘吾淺之爲丈夫者又
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范直閣墓記

宋故左朝散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公
諱如圭字伯達曾大父獲諫妣阮氏大父補之
妣李氏童氏父舜舉從事郎累贈左朝議大夫
妣胡氏繼葉氏俱贈恭人大父以上世家建州
建陽縣之由原先大夫始居漳濱遂爲荆門軍
當陽縣人以崇寧元年玄默敦牂九月己丑巳
時生於舅氏胡文定公荆南學官廨中既孤自
奮從文定公受春秋學舉進士建炎二年對策
廷中語切直張和公時爲考官第爲首選同列
不可於是以乙科賜及第授從事郎武安軍節
度推官以母喪解職服除從外舅葉公辟爲江
南東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除祕
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如故紹興十年春謁告
如荆門遷奉先大夫恭人之柩歸葬建陽始公
在館數陳論時政與宰相意不合至是遂請奉
祠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輒復請由是歷十
載三爲祠官十九年添差通判邵州秩滿差通

判荆南府賜緋二十七年召赴行在上殿直祕
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歲餘除利州
路提點刑獄公未行在道上書論宗社大計有人
所難言者會有以蜚辭得罪不行差主管崇道觀
二十九年秋起知泉州十月到郡革弊抑強人
方受其賜而貴勢不以爲便俄有旨與宮觀理
作自陳越明年正月始被命即日罷歸四月受
敕復爲主管崇道觀而公已病矣六月乙丑卒
于邵武軍寓居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而是歲
紹興三十年上章執徐也公娶葉氏右文殿修

撰宗諤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長念祖右迪功郎次念德次念慈念兹後公十八日而亡年十有七矣女二人長適右承務郎折知常次適登仕郎劉玶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尚幼其年九月甲申諸孤奉公喪歸葬建陽縣渭曲山謹次公姓系爵里始終梗槩納諸壙中以識若經術行誼出處之詳則將請于先生君子深知公者刻辭墓左以明示後世云從表姪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記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絢妣皆汪氏考諱森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爲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鎭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内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官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閒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爲左

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埜在女巽兑皆幼初府君將没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于里之白水鵝子峯下熹攀慕號殞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没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閥志業梗槩刻而并諸幽且將請之作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壙誌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爲州大姓父諱確始業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從中祕書賜令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俾知所向不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蹙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夭熹其季也嘗爲左迪功

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一女適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埜在女巽兌皆幼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隕絕敢竊記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知縣何公壙誌

君姓何氏諱鎬字叔京邵武軍邵武縣人父諱兌左朝奉郎母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以朝奉公致事恩補將仕郎更授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辟江南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調汀州上杭縣丞陞從政郎潭州善化縣令未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丁丑捐卒于家年四十有八娶同郡李氏子男三人琰某某女三人長壻吳大同次馮棟季未行也君天姿夷曠廉靜寡欲有過人者始朝奉公學於故殿院東平馬公伸受河南程氏中庸之說篤信力行沒身不怠而君又得其傳培殖從容克篤前烈佐邑有惠愛著書數萬言琰等將以四年三月某日葬君臺溪東砌之原其友新安

朱熹爲識壙中如此且將敘次其詳以表于墓上云

劉樞密墓記代劉平父

公諱珙字共父姓劉氏世爲建寧府崇安縣人曾祖諱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人祖諱韐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父諱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公生於宣和四年二月十日卯

時建炎三年以忠顯公致仕恩補承務郎紹興十二年中進士第調紹興府在城都稅務未赴改監潭州南嶽廟十五年差主管西外敦宗院十六年磨勘轉承事郎十月丁少傅公憂服未除而韓國夫人薨公以嫡孫承重二十一年服除差諸三宮大小學教授二十四年四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又權禮部郎官六月權中書舍人十二月磨勘轉宣教郎二十五年五月罷二十六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八年召赴行在除大宗正丞未赴二十九年磨勘轉奉議

郎改秘書丞三十年五月兼權吏部郎官四月除吏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十月復爲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正月兼權秘書少監六月除起居舍人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從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三月除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五月正兼直學士院八月以扈從恩轉承議郎今上登極覃恩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禮部尚書奉使大金上以公辭置官屬公當特賜御札獎諭時始議與金人爲敵國之禮未決以故未出疆而復隆興元年二月磨勘轉朝散

郎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赴二年二月改衢州乾道元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獎諭又除敷文閣直學士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八月到闕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郊祀恩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一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七月兼參知政事八月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五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安撫使六月被旨措置荊襄邊面

六年九月丁慶國夫人憂七年三月起復同知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公再辭不允又除荊襄宣撫使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差內侍省內侍押班徐備賜以御札宣押奏事公又四辭乃得終喪八年十二月服除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進爵加食邑實封如前九年三月赴闕奏事進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正月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未幾復以恩徙封彭城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七月以修城功轉一官公辭不受

十月又以津發禁軍教閱轉一官許回授子孫
三月以慶壽恩加食邑三百户實封一百户六
月又轉太中大夫七月以賑濟事畢賜詔獎諭
十一月又賜御札鞍馬器物四年三月以居守
績効顯著除觀文殿學士四月以三年郊祀恩
加食邑三百户五年閏六月以疾再請奉祠不
允遂乞致仕詔遣内侍省西頭供奉官陸彦禮
宣押翰林醫痊診御脉周昭䀆治公疾未至七
月三日薨享年五十有七轉通議大夫致仕贈
光禄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應副人夫津

發又詔建寧府應辦葬事身後恩數令有司具
條取旨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追封新定
郡夫人繼室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元孫追封新
興夫人又娶其女弟追封淑人子男二人曰學
雅承務郎曰學褒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
欽公所任也次在室卜以六年二月乙巳葬於
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顯揚妙湛禪寺之齋從
公志也玶惟公平生大節顯於朝廷傳於海内
固已不待夫記述而傳矣然其謀猷行治曲折
精微之際則又有不可不詳載以俟後世者故

將討論撰次而請銘於作者顧又未及就篇而
葬日已迫謹略叙公始終閥閲如右刻而納諸
壙中它所欲論著者尚見於隧道之碑云從弟
從事郎玶涕泣叙次

丁復之墓記

復之名堯姓丁氏建寧府崇安縣上梅里人父
名愛母某氏復之爲人篤厚慈良深有志於爲
已之學從予遊數年不幸早死朋友莫不哀之
有子二人曰某某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日卒　月　日其父葬之某處友人蔡君季

通實相其事新安朱熹記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
興史官也父熹今爲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
之之女塾於紹興癸酉七月丁酉生紹熙辛亥
正月癸酉卒娶潘氏生二男長曰鎮次恩老四
女歸昭接蒲鎮蒲皆夭明年十有一月甲申葬
大同北麓上實天湖其父爲之志嗚呼痛哉

陳君康夫壙誌

陳康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

太保魏國正獻公之孫今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寔師是之子辱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正獻公奇愛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轉承事郎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未赴丁母憂再調監泉州南安縣塩稅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二十有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師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日祔廉夫龍汲山正獻公大墳之右以其嘗學於余也使來謁銘余以老病久廢筆札亦悲廉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記其實請刻石納壙中十月巳卯既望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上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曽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氏

祖紘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皐之後自九皐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鐔鐔生紀紀生璘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爲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鞠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即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爲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

等近臣魚公周詢以公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秘
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公謂公曰天子以西
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
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
戡以公慶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
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邊鄙
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之甲兵
無親信之士卒兵以數合將以位充行陣部伍
都無倫理何異敺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時
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點科不息生盜賊心從患

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爲靖民威敵
久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
一路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置文臣
通曉者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于壯
之日財賦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
小人分其權而通置采訪使二員分部入路提
其綱領糾其姦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
罷去庶幾事權歸一戎寡可過而人民可蘇也
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
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寶二

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器重公及帥涇原辟
公掌機宜事移渭陽復辟焉改秩知雷州時黎
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百浮海道
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旋息
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歸致
其事自號希白先生榮希白堂一時賢公卿皆
爲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豐二
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
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
奇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
閣試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
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
政事之弊排斥異議遏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
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既不得對無路上達乃
祠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
略謂今民和時雍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
以忽況大憂未艾深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
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患差役之說也所謂博
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其憂有三有損勢耗

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滋敵玩兵之憂差
役之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之患有州縣勞
擾之患有簿書侵撓之患而二者之本則在朝
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可否一本於
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間於新之與舊識之可
用無間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變
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為樂所謂深患者可轉
而為安所謂博禍者可轉而為福今日之治斯
可維持於永世矣汲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
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

辭條出實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為
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
日公往謝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
筆鋒真可畏因授宣德郎簽書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廳公事人為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
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
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
己而聽得士為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
議己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
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為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

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詞科之文如表
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為俳諛者以俳辭易直
諫盡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
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
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
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年二十有五父母欲
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
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
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親
族鄉黨見者皆稱為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

不間晝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
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
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
入上庠太夫人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門戶寒甚
賴爾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為念凡數十
條書之策以授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
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
同舍皆出公獨在齋所老儒有嚴實者時亦遊
大學見公之為咨嗟愛重屢嘗學易有得遂以
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

院鄧洵仁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謂公來見當
趣以編修官公竟不荅調山南府士曹參軍以
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帥重公才識悉
以委焉公爲區處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審務
盡其情至徙犴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涖之寒
暑不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
曹治其受輸盡去舊弊使民得自槩權槩人又
便之公事罷歸即對太夫人讀書至夜分乃寢
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亦往往革
面憚公不敢爲非蒲中孫傅奇父名士也時過

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
曰此爲何時而欲發鑰取酒酬飲卒郡人其謂
何某不敢也復命帥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
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名志之即登車
而去又兼權成固縣事秩滿郡人遮道送者以
千計晝公像持以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
爲小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於時又當如何
耶調襄城令辟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
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戍守將公
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

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踈遠一旦
當樞筦之任悉通知边事本末蓋自此也有旨
以夏人爭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分畫
公以十數騎直抵界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張
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見公開誠遂歛
語而定改秩至京師調恭州司錄以歸會靖康
改元尚書右丞何㮚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
㮚以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
念㮚亦蜀人粗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阽危
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爲淺露㮚心重公及

執政首薦焉公到闕聞㮚益輕儇浸失人望初
見即以劄子規之辭切厲㮚不悅不復使對止
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
與開封府判官趙鼎虞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
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
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
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
用力辭拄明不出公往候見至再三定開關延
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
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公以

職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偽爲要官往
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虜人呼貴人爲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
城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
庶可免公笑謂之曰公宜爲大人輩言京師之
人若盡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
色他日復値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說諸大人
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
乘時竊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脩官改

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
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
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
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
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
大夫宋齊愈書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
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
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綱罷之駕幸東
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劫掠
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叢

雜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隊
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變乞正其罰有
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爲變者上爲
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
即勸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
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
勞泛及爲治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事自人主
之身以及近習内侍戚里以爲正天下之本在
此乃奏崇觀以來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
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職駙馬潘正夫

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内侍李致道誤
國爲深不當引赦叙復尚書董耘獨以潘邸恩
舊緣通籍宜即退間嘗蒙采納時以藩邸舊宮
錫號升揚至維揚内侍占官寺爲之公奏方時
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爲此以重失人心此必從
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之號爲奉
已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賜五品
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
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觖望公奏
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爲說者蓋

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惟人之竊議頗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住紹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詔旨歸東京留

守司略葺大內及開陝襄鄧等處常切准備車駕巡幸乃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寖不悅又論御營使司獨擬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咈黄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受册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虜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彦笑且不信公嘗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珏楊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

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來道決水漑田爲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蒼黄見公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柰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絹有幾即曰勝非便宜出黄牓及旗

下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
入且令市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
入既得賜又市食無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
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數日不絕而公
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朱勝
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遣
告公亂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
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
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袖以示公時府中
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閉譙門宣有旨犒

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
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
覆地大義所存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
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唱率忠義舉師復
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在遠身無嗣續
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
哲至喻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從其
事夜召哲以防江為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
密治財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
張俊領萬人自中途還公遣問之乃云傅等欲

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
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
諸軍俊立詣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
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傅正彥欲危社稷語未
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曰有辛永宗者來自杭
備為俊言適徧喻將校輩且當詣張侍郎求決
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意未確復再三感
動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有它虞何所容
身公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兵問罪俊大
喜且拜曰更須侍郎濟以機權莫令驚動官家

公給俊軍衣糧并及其家皆大悅公召辛永宗
問傅正彥所與謀為誰曰歸朝官王鈞甫馬柔
吉舊閤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是
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
制建業光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齎
蠟丸從間道往公已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為傅
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東野哲各密奏
虜未退新經殘燬衆窺平江若張某朝就道恐
夕毀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讋臣不
少留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吳江而奏

俊兵在平江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備
傅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不意遣兵直擣平江
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覩三月五日睿聖
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
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
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
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
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
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
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

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
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
沖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
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
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
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
蠶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勢之地求
自治之計抑夫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
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國家大
計自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

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覩睿聖皇
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
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他虞更乞睿斷詳酌
施行并具因依申尚書省伏望朝廷率文武百
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傅劉正彥其久病
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斬賽人馬過平江平江
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
事畢即便登塗適者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
炭之故避位求和足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
多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聖謙冲退避上

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無以
厭四海之心某纂備員言官日竊見睿聖皇帝
聰明英斷意欲有為止緣小大臣僚誤國至此
某叨竊侍從蓋亦誤國之人䟽至過江事出倉
卒向使將相有人睿聖豈肯輕發今太母垂簾
皇帝嗣位而睿聖乃退避別宮若不力請俾聖
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宗
未易可圖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
祖宗二百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睿聖
皇帝況皇帝天資仁厚從諫如流願勉為之再

三懇請著聖宜無不允也又與秀吉鉤賊黨
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之命
有進士馮𨍏者(後更名源國)與公爲太學之舊來平
江相從公察𨍏慷慨氣義人也夜四鼓呼𨍏具
道所以且云已具奏及移書令若得一人往面
悉此意大善𨍏激厲請行詰朝即就道是日再
以書促顧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三日以所
奏檢報諸路復督顧浩光世速還精銳來會丹
江而張俊再被赴秦州指揮且命陳思恭總其
兵思恭知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

日公被命除禮部尚書將𨍏入馬疾速赴行在
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傳正彥遣俱重
賫詔書撫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平江
重初禁繫以秘計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請隸
領俊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
世忠來事辦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
號慟十八日見公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
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杭來詭稱睿聖西
令促諸軍公使徧諭俊世忠及至鎮江喻光世
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九日馮𨍏至自杭傳正

彥答公書皆不情語云云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
顧浩光世報軍行二十一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
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據
糧道俟大軍至酒五行公潮呼諸將校至前厲
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
公復厲聲曰若某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某頭歸
苗傅等聞傅等以觀察使及金錢萬求某得某
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按以軍法衆感
憤怛諾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
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改圖之意

矣公又恐賊急遽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
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𨍏以書行
且令𨍏居中幾乎相應會得傅等書云朝廷以
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侍郎其誰當之
公不勝忠憤度傅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兵勢
既已立遂因遞報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順謂
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
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
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常之變謂之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

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者哉
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一旦
遜位豈所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嗚呼天佑
我宋所以保衛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虜人
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
之所與誰能廢之況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昭昭
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為不義不忠
之人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傅等得書怒遣赤
心軍及王淵舊部精鋭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
軍已扼秀州矣公作蠟丸帛書云不得驚動聖

文八八九十五卷之上　第十八

駕募人賫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及知臨安
府康允之皆達又作手牓遣人間道曉諭臨安
居民曰訪聞前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
不聊生足見軍民忠義之情世忠既抵秀州稱
病日令將士造雲梯脩弓矢器械傅正彥震駭
亟除世忠俊節度使指揮略云世忠俊深曉內
禪大義不受張某詿誤二人皆不受命傅正彥
又令朝廷降指揮諭公其詞曰張某陰有邪謀
欲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仍令
平江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二十四日

順浩以兵至公逆且勉之握手嚱噓順浩亦曰
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
檄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
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
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
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綜覬必戮之
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獷
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
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閔亂登門再三慰
喻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燄彌天逼脅至尊蓍黃

朱文公九十五卷之上　十九

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
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矣人情
孰不憤怒況傅等揭榜閣市自稱曰余祖宗講
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順浩
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
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鋭辛道宗陳
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杞據險要趙哲調
集民兵劉誨李逵魏鉤翁粮楊可輔等參議軍
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
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

以順人心令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
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
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傅等偽命及專
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二
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行闕行在已有復辟之
議矣初公遣馮轓授以計策傅正彥聞平江之
師將至甚憂恐轓知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
勝非曰張侍郎之意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
治之主上盛年乃傳位襁褓之子聽斷不出簾
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內禪
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為天下兵
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稱皇太弟
依舊天下兵馬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太
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于外此最為穩
策勝非令轓與二人議轓反覆告之傅正彥有
許意遂與同議都堂轓同傅正彥鈞甫四人並
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轓遂奏曲
折議定乞賜傅正彥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
宣詔云二十五日苗傅劉正彥等四人上殿奏
事奉聖旨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

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退請睿
聖宮上御殿引見傅正彥詞色粹然問勞有加
傅等出宮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此
既而傅正彥歸軍並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
矣王世脩尤大悖三鼓詣勝非府變其事復欲
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
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轓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
較其實一也轓遂歸而勤王之師已悉至秀州
三十日公被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
公次秀州奉復辟手詔而傅等大兵屯臨平公
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次之光世又次
之逆黨立旗招喻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却世
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為官家面上帶幾箭
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敗傅正彥相繼
逃遁是夕皇帝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日公
與順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罪泣上再三慰勞
宣諭云曩在睿聖西宮幾不相通一日朕方啜
羹小黃門直趨前傳太母之命曰張浚早來不
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其迹尚存
自念卿既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蒙陛下

眷遇之厚久歷臺省不能禆助致虜騎憑凌禍
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再三稱歎獨留
公引入後殿過宮廷上宣諭隆祐皇太后知卿
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
公惶恐頓首謝上屬意欲何公爲相公辭曉進
不敢當蓋公意以關陝爲中興根本欲請行矣
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服玉帶命內侍覆去
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亟辭元樞
之命詔書曰卿以小宗伯之職贊大營之事乃
能總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姦宄不敢輒肆

威聲既振妖孽胥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
卿之功大矣宜勿復辭傅正彥既敗走與死黨
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
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逵王世脩皆伏法
建康市初公起義師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
外間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
乃傅正彥遣來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鼾
睡見其辭色不遽問爾欲何如對曰某河北人
粗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者況侍郎精忠大節
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郎耶特見備禦未至

恐後有來者故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
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
北今徑歸矣遂拂衣而去其趨捷若神公嘗曰
取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傅等刺客也後
亦無它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
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
行闕一有滋蔓爲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
欲歸公麾下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斷
賽等率兵降遂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
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始公

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皆動頤浩等遽罷
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
詔就職公辭上撫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
詩賜公有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
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仍題其後曰御看
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什也其眷待
如此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指畫首尾失當若
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或先入陝陷蜀
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充川
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賜親筆詔書曰朕剛

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艱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某往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公行有日矣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又乘勢剽略爲亂左右張邦昌爲之捍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凶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陛

對恃其衆益悖傲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傅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凶布在列郡以恃窺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它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啓行有日迺心踟躕若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諸館吏數輩作文書劉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瓊從兵溢塗表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

瓊悍貽命縛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斜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頓刃應唯遂論死其兵分隸神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反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寠婦深山窮谷裔夷絶域皆聞公名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廷根本之計未定每夜深思苟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而不言也嘗奏曰前

日餘杭二凶鼓亂彼豈有意內侍哉當此艱危人情易搖欲爲不順借此以鼓惑衆聽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願陛下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姦逆無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國事意謂事苟差失衆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度日萬一得罪而去亦不過謂庸謬落職領祠而已此風誤國有素願陛下臨朝之際不厭指與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自任其責脫或敗事誅罰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先王

之盛有司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夫僕從之微者
而亦必嚴擇蓋其朝夕在君側浸潤膚受言爲
易入苟使小人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讒
說以快其私經營窺測投隙伺間罔不正名其
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獻議謟之說或假託市井
之論寅緣附會其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則忠
賢去國億兆離心其禍有不可勝言矣臣謂欲
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不然雖有
過人之聰明而朝夕所狎近者旣皆非類漸漬
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又奏曰自古大有爲

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成其志者也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莫大於此
少康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之業復振
蓋其經營越四十年向使其間一萌退縮之意
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帝困於鴻門屏於巴
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終滅項氏
以啓漢基此二君者豈剛健不息而卒能興
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意者天將開中興之
基在陛下體乾之剛身天下而已願陛下以
至公血誠存心惻怛哀愍天下之所以困窮

生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使彼之
感耳者去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
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泯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
動吾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爲念苟言之非有
益於宗社生靈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
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堅行之以久乾乾不
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由近及遠由內
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少康漢祖之事業又
何難哉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
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不敢不思所以自效

上手書賜公曰卿自離闕曾未幾時奇畫深規
忠言讜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虛懷領覽嘉歎
不忘時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貶海外
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幵莫儔顧反得生歸
綱雖輕躁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謂何
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
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
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
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
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

鎮淮東今吕頤浩迺偶來武昌張俊劉光世[illegible]
從行與秦川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
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
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
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
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效庶幾奉承
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
陛下養威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
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
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鄜延鄜延帥

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婁宿孛堇於九月二
十九日引大軍渡渭河犯永興知軍郭琰遁去
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
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
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
而尤以搜攬豪傑爲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
爭集麾下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略求見公願
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修武郎璘尚副尉公
奬予不次擢用命玠爲統制璘領帳前親兵皆
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協息聽命會諜報虜謀

寇東南公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
已而虜果大入寇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
月公以虜勢未退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
知虜既北歸矣乃復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
於中興之功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諸臣當
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都大計又奏曰臣
竊惟國家不競患難荐臻夷虜憑凌海宇騰沸
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
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悉困於塗
炭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比必欲昊穹悔

禍眡厥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勵痛心嘗
膽修德者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小
人去逸佞屏聲色簡嗜欲崇節儉則曷以上應
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也
君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卒能
平夷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
邪枉之門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
能平難平之寇成不世之績上手書報公以虜
退劬狀且曰卿受命而西大恢遠略布朝廷之
惠意得將士之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

皆當黜陟惟公而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合眷惟
忠懇實副倚毗是月虜大酋粘罕復益二萬騎
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
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時閒兀朮
猶在淮西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
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爲牽制之舉始公陛辭
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上亦以虜欲
舉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
州鄜延以擣虜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
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
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閒
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
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
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
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合公斬
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
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
駐不動以扼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
合迺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亡將
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

餘萬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己人心悅喜迺命吳
玠聚涇原兵據高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
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
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
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備禦已定輕兵至
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曰卿使
宜收合奔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
害既以保固四州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
惟卿之賴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虜紹興改
元五月虜酋烏魯劫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
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閒連戰輒勝虜逗留山
谷人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
諸大酋謂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
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息
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
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
玠及其弟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首
領及甲兵以萬計兀朮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髯
雜狼狽遁歸得其纛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衄
未嘗如此也先是上以公奉使陝右捍禦大敵

御加公通奉大夫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師累
歷變故出身爲國違去太夫人色養於茲七年
乃奏迎太夫人自蜀漢來閬中版輿就養又思
所以悅母意遂乞以通奉恩命特封外祖父母
優詔許焉二年上謂公未至西方時虜已陸梁
蹂踐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保護衛要
連控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勞備至
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曰朕
非敢決取秦穆之効而鄉自備孟明之政是用
夙夜歎嘉今遣內侍任源往宣旨源歸公附奏

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於初末
不可救夫莫顯者微也當情謂爲微而忽之明
智以甚著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
禍憲宗任內侍而啓晚唐之禍其初二君之心
皆以爲微而不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至此
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察焉則天下幸甚是
歲公亦遣兄滉及官屬奏事行在所上喜恩意
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
虜蚤夜勤勞親加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爲遠大
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爲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

才略諸將歸心任趙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
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
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近而
西北遺民聞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
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
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
士大夫有求於官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
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適
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
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

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
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
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
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乞去
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
撒离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
嚴爲清野之計分兵據險前後撓之虜至三泉
掠無所得乏食殺損引道大軍躡之人馬死喪
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王似
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鄉里親戚之舊

順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
有斬勝非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赴行在公力
求外祠章至十數上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
御史中丞辛炳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炳發潭
兵赴湖北炳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致生
變公奏劾炳且令提刑司取勘炳懷至是遂率
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學
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
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
鑄印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

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炳謂公設詐閣
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
冢取道東蜀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
又以書來言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
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尚留宣司當爲開陳如
請公不顧也而炳反謂公不肯出蜀意有他圖
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始釋然即詔宣押
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
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福州居住公知虜既
川陝之患必將復率師東南不敢以得罪[illegible]

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
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
矣彼勢蹙即言和勢盛即復肆前後一轍請姑
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窺蜀之意
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
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
月余覩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覩之難稍
息則復大集番漢之衆徑造滁淮是時朝廷已
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饑風進退未
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

虜幹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辭婉順欲邀大
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
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出寇大兵
尋復輟行虜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
云舒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
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
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慮
我者不遺餘力矣況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
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
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怯

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　取將解體忍歸矣
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數
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勵
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為戰守者無
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精
年戍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
制斥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
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
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
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

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即日趣福州從者皆
去有與才兩人既至闕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
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
侮慢上下恟懼上思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
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建議車駕幸平江召公
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
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諭公曰卿去國累月
未嘗頃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
益衍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以副
虛佇公入告金書夜置絡繹於道公即日行

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
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以十
一月十四日入見王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復
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
一虧於己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紹賢賣國
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若
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
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每
恐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幼被家訓
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勉偶緣遭遇寖獲

使令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
攻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
智保全纖蹤至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
於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
節貽嫡親萬里之憂言之鳴咽痛憤無已今陛
下察其情偽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筦在
臣毀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劾訓詞
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
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屬
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

謂關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
乘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
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受
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
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召浚置
之府密而觀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尚慮中外
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
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牓朝堂
時太史局占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臣聞太
史推測天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臣竊

惟天之愛人君必示以災變使之恐懼修省勉
求爲治人主修德畏天則天心眷佑享國無窮
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數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
於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
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之至誠無私而
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興何患乎賢才
之不至哉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
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繪
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于中塗公問以虜事及

大酋問答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
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
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剋日過江決戰公密奏
使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
須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虜得上然之
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
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
將遂留鎭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
張樞密已在鎭江初虜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
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言聞

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
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
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
馬之貪狠損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
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二日
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
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
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
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

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甚
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
勤不近聲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
祐受福無窮決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後日月
之末光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
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
陛下特詔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
禮厚養以爲藩屛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
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
惟所以系天下之心不可不早定議上首肯久

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
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歎聖
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同志協謀以爲爲
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
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
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嘗奏
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
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
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
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强虜
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上嘉納
焉又奏臣昨奉淸光竊覩陛下於君子小人之
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夫
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
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
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
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
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
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

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自爲之計甚密而天下百
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
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
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
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
於眉目顏色之閒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
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
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
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
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棄廉恥此小人也臣嘗

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
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
已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
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
已者而稱其爲君子者必以爲邪無之也彼其
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忘身
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
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
何隱焉上還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
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詔喻上旨使舉軍前屯

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
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
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
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都會而洞
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爲
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
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
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
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
乘其怠惰夏討之彼必分散一旦合之固已疏

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不稼穡則有秋冬
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
而兵將未必諭此意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傷
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
不顧身者常遇禍而畏避崇虛譽者常獲福以
爲國之大患奏曰今夫有疾於此正在膏肓庸
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
之雖然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爲愛己也乃若良
醫進刳胃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爲狂至其
疾良已尚不免於輕試之謗自古捐美附衆者

得譽常多而冒嫌當任者得謗常重澶淵之役
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之後姦臣乃謂
其輕棄萬乘今合天下之力以誅天下之不義
雖湯武復生亦必出此而顧乃爲恐懼顧慮之
計何由而事功可集哉蓋公所以自任者始終
如此故每因事爲上言之行至醴陵獄犴數百
人盡楊么遣爲間探者帥席益傳至遠縣因之
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爾
今歸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若
早降即收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

至潭州於是賊衆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
然誠等復嘗殺招安使今猶自疑不安公遣岳
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
約日來降丁丑至五六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
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郡縣
守將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覽奏知湖寇
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
奏至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
則川陝荊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
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遣岳飛之軍屯荊襄

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從洞庭而下時重湖連
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霽父老歎息以
爲變殘賊呻吟之區爲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
世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
中變公復請去上悟優詔從公初計公既兩發
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傅喜不
自勝以爲當以擇師傅爲先遂具奏薦起居郎
朱震秘閣修撰范沖可任訓導之選公雖在外
常以内治爲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昔人
君命相與之謀論天下大計次第而施行之故

日積月累成效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以定
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實一有不合安可輕委
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而
大臣進說於陛下未知何以奉詔但見一相
之入引進親舊報讎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
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乎其二謂祖宗置臺諫
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
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
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則臺諫力爭明辨以去之
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爲反覆或伺候人主

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招撫細故以示其公人
主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郎曹之選非
累歷親民不以授自臺閣而爲守貳者十嘗七
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
任使今則不然事口記者可至言官弄文采者
皆升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京右視州
縣爲冗官故有爲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
用之盈虛軍政之始末者有爲侍從而不知州
縣所宜施行者況責以任天下大計哉上嘉納
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

至承楚僞獎寇動上念公久勞于外遣中使賜
手書俾歸御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公力辭至四
五乃許特封公母許氏大國夫人賜公兄涗常
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以十月
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
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公
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愚計
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
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
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

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
圖利祿詭詐之跡莫可游究或故爲小異以彌
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
所決擇而可識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
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
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
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
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
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

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
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
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
已盡復變爲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
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
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
道悔禍斉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
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爲公退奏曰臣竊惟二
帝皇族遠狩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
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

蓋三千晝夜矣虜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
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前日異時或一有
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爲之幾理未
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
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
歸服雖然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間
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
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嘗思
其爲陛下霊徹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
人屏去佞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

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内外安之
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
君弃珠玉絶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
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
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
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
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獷荒
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
理直則氣折志喪小大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
同則陛下何為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
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怨畀
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收也盖
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為君之
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
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
亂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
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為人上者其可不兢
畏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
以所見聞置策来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
備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

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
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
之利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
月上謂公曰朕每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
旦不寐公奏曰陛下以多難之際而宮幽處一
有差失存亡所系慮之誠是也然臣嘗聞之聽
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
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君人者脩己正
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持剛健之志
洪果毅之實為所當為曽不它䘏陛下聰明睿
知灼知古今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
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靜心氣庶
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福天下以建中興公
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
不敢皇寧處于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
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
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間
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它岐捷
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
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可論

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它道爲梟皆不議其糧
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
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
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
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
世屯合淝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
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進屯
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
公御書褒賚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中尤稱韓
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鷙可倚以大事世忠在
楚州特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
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倍上手賜書公曰
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患
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失
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爲後圖
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
時飛母死扶護歸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行飛
奉詔歸屯公身任輔相雖督軍在外朝廷有大
差除不容不預議而孟庾除知樞密院及高世
則除節度使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爲如此則臣

不當在相位上親筆喻指焉公以東南形勢莫
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
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
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
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
公又渡江遍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
人人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
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乘幾擊之六月制加公
食邑食實封時公所遣人自燕山回知徽宗皇
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貽虜酋書奏曰臣近
得此信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惟陛下處
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勤切于中固
不止坐薪嘗膽也臣願陛下至誠剛健強勉有
爲成敗利害在所不䘏彼藉姑息之論紛小忠
之說者爲一己妻孥計耳使天有志於中興陛
下奮然決爲躬冒矢石事無不濟使天無意乎
中興陛下雖過爲計慮以圖一身之安曾何補
於事乎但當盡其在我一聽天命而已況夫孝
弟可以格天仁厚可以得民推此心行之臣見
其福不見其禍也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高

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俘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江上諜報叛賊劉豫及其姪猊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既行而邊遽不一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不惕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曰賊豫

之兵以逆犯順若不盡勦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時楊沂中爲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其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入寇已渡淮南涉壽春逼合淝公調度既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日上劉光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州十百爲羣由此聞者皆言虜與有虜騎趙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咸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畫項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略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還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復遣諸將進渡江擊賊平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陛下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

手書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略當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顧非卿識慮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將人人畏怯務爲退避自全之計雖公遠業之忠始終不貳然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主上見幾之明不惑羣議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爲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楊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光世已舍廬州而南徃

西人情洶動星夜疾馳至采石遣諭光世之衆
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
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掎角相應劉猊分麟兵之
半來攻沂中是月十一日沂中大破猊於藕塘降
殺無遺猊僅以身免麟拔寨遁走虜獲甚衆得
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
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雛犯順夾淮而陣
侵壽及濠卿與宰執師定分布要害臨敵益壯仗
義直前貫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凶渠宵遁同
惡自焚觀草木以成兵委淮壑而不顧昔周瑜

赤壁之舉談笑而成謝安淝上之師指揮而定
得賢之効與古何殊嘉乃忠勤不忘寤歎公奏
曰逆雛遠遁尚稽授首之期金寇方強未見息
戈之日臣之罪大何以逃刑願陛下念十年留
滯之悲歎雙馭還歸之晩儻為民而勞已嘗有
神以相身無使自謀私利之言得感至高無私
之聽又上奏以賊臣僭者輒入邊塞今雖勝捷
而渠魁遁去殺戮雖衆亦吾赤子致彼操戈而
鬪把由臣武備之弗嚴賜顯黜以允公議上
深嘉歎焉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諸色人

等備見勤勞可令張宗等第保奏公奏馳盡
瘁職所當然賞或濫加士將解體乞上保奏戰
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硯筆
墨刀劍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
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憧懼乞
去方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
見之次日具奏曰昨日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
止一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
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虜叛相
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
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
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
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臣懼
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
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
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
幸詔書誰能深信而不疑者何哉彼知朝廷姑
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
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illegible]

旅同心將士用命拒淮而戰破敵有餘儿陛下親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効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絶彼窺伺為此論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謦使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不測夫襄漢我所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使虜叛事力有餘果然凌犯水陸偕進自上而濟陛下雖深處臨安亦能以安乎㓹惟陛下負四海之重責有為

而未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於陛下不為而坐待其盡其為禍可勝言耶要須剛大志氣恢廓度量以拯救天下為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今臣侍陛下以還歸在臣之謀無所任責臣亦得計矣而為陛下國家計則為不忠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其道不貽萬世之悔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汝愚出知紹興府尋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

所急而比年以來内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浸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内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满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扶满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佪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奉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郤敵之功制

除特進公懇辭再四先是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辭不得即求田授兄滉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有未安也公乃奉命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五卷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下

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蘚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親書付外其詞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卹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卹朕憂又以公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

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仰惟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猥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從容語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必數行臣感慨自期願殲虜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愛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志拯生民塗炭之艱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刷此至恥惟臣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賊無憚況以沙漠之墟食飲憂虞兩宮處此違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十七日發平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車駕巡幸又值國卹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

上方厲精克己務自損節戒飭宮庭內侍等無
敢少有越度者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將詔
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四方有災異公
必以聞祥瑞則皆抑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
麗信孺進嘉禾九穗並鑄秩放罷而四方皆知
朝廷好惡所在矣四月公行淮西撫喻諸屯築
廬州城治東西關且守防秋備自公來東南太
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侍太夫人安于
蜀未即出上爲降旨召公兄滉俾迎侍而來又
遣內侍胡宗回往喻意五月始達建康而公亦
自淮西歸上疊遣中使勞問太夫人賜予稠疊
公戴星而出經歲因事至暮入侍色養委曲奉
承中外觀感歆慕傳相告語以爲美談自公與
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
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人號爲
小元祐而公尤未嘗以恩澤私親戚仲兄滉上
知其賢累欲加以異恩公輒辭及賜進士第後
省官繳駮公非惟不爲忤且奏不當以臣故沮
後省公議外舅宇文時中政和中爲郎出守人
藩舊已寓直萬里召赴僅進職知湖州舅氏計

有功久在幕府得直徽猷閣公止乞就秘閣人
服其公公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爲修身致治之
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在講筵有旨趣赴闕會
旱災且自太夫人以次闔門悉卧病公力求去
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
劉光世握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卹國
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賜罷斥用警將帥上
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公命參謀兵
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自往勞之人情
協附上下帖然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
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
觀望繼有請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即軍中取酈
瓊副之公歸以爲不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
有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
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此
軍自聞王德爲帥往往懷疑而酈瓊遂陰有異
志唱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
行欲渡淮歸劉豫祉不肯渡詈瓊等碎齒折首
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不得留因問可代
者公對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

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
出檜謂公必薦已就閤子與公語良久上遣人
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鼎上召
公而張丞相遲留至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
謀類此公本以檜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
有力量可與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公
遂推引既同朝始覺其顧望包藏故臨行因上
問及之先是公遣人齎手檄入僞地云劉豫本
以書生被遇太上皇帝曾登言路主上嗣極擢
守鄉郡當山東之要衝任濟南之委寄眷禮殊

朱文公集九十五下　十五

厚責望至深俄聞率衆以請降旋乃失身而據
位諒亦迫於畏死姑務偷生如能誘致金人使
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兹誠報國之良圖
亦爾爲臣之後效更須愛惜民力勿使傷殘儻
或永懷異心自　顯戮豈惟皇天后土有所不
容抑恐義士忠臣終懷憤疾金虜用事者見此
檄已疑豫八月豫聞王師欲北向遣韓元英告
于虜謂南寇張其總鎮烏合之兵或逼宿亳或
窺陳蔡或出襄陽增修器甲趣辦軍糧其志不
小先起制人後起制於人欲乞兵同舉虜得此

報謂豫真欲困已益疑之會瓊等叛去公復多
遣間散持蠟書故遺之大抵謂瓊已相結約故
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于虜十月虜副元帥兀
朮捏領兵來廢豫惜其機會之來公已去位矣
蓋公以九月五日得請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即日
補外都官郎中趙令衿繼上疏亦罷去而御史
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正言李誼交
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
司西京永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重奮白

朱文公集九十五下　六

江上還臨安矣公出任國事每以不得從容盡
子職爲念及既去國太夫人以公退處欣然從
之八年二月抵永左右侍奉凡所以順承親意
者無不曲盡太夫人安之不知其爲遷謫也然
公自以爲上遇我厚雖流離遠屛亦未嘗一念
不在朝廷作草堂寢近以奉版輿遊燕命以三
省爲文紀之曰予作堂于寓止客館之東隅僅
庇風雨取曾子三省之目以名之其省謂何思
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已者恐或未至也士
大夫學聖人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子之

三省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之所深
省而自得者遠矣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
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公伏讀恐懼寢
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管仲連不
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
之禍遲發而大況我至讎深隙延欲脩好而幸
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
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延罷兵之議
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甚是以伏讀詔書不
覺戰汗幸公深思審以啓沃又聞故人李光自

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
又具劄子以奏曰恭覩詔書之頒再三伏讀通
夕不寐今日事之虛實姑未論借令虜中有故
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
謹守信誓將來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
旣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
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有甚於此者陛下焦心
勞慮積意兵政精誠感格將士漸孚一旦北面
事虜聽其號令遊談之士取功於一時忠勇之
臣置身於無用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且欲

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其守者
矣今從約之遽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啓猾
虜之詭袪措置失緒不勝寒心願陛下思宗社
之計圖恢復之實過之以大勢庶乎國家可得
而立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不欲論天下事
顧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陛下之知
惟陛下留意二月以大霈復宣奉大夫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
日事勢變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強
勉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爲則其權在我且順

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
不爲則其權在敵且咈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
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
不可失外徇敵國內惟賓客者所不爲也仰
惟聖慈深計審處茂圖大業求福元元又自作
謝表云敢不專精道學強勉身修求以事親方
謹晨昏之養庶幾報國致念藥石之規觀此則
公許國之忠爲如何哉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
陛下回蹕臨安再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
之所商榷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

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計虜人與我檄壘勞之
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
遂亡也臣意其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
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
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虜之策
還梓宮復母后與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甚好
以怠我師逢之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
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妃后將何
以塞請虜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繳禮失約爽
信近在朞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

北魏王顥者尚庶幾於前虜出下策怒而興師
直臨江表勢似可懼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
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
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去力辭至再
三四月公奏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子
曰竊惟陛下建炎初載嘗歷大艱天意至深益
動聖德前事不忘後事之鑑伏願亟收人心務
振士氣權勢專制操縱自我外之醜虜易發敵
愾之謀內之羣帥益堅盡節之志天下國家我
所自定宋之社稷永永無窮夫理有近利亦有

深憂有天下者當審機會度人情斷大義持柄
握權不以與敵偽儒寡能遠見事至而悔將何
及焉況夫今日事機尚可因權適變速於救藥
惟望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八月聞虜遣
使來以詔諭爲名公又具奏曰臣近者累輸聲
說仰瀆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恐天
下之事有實必有發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爲
名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
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
也劉先主曰濟大事以人心爲本此存亡之大

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萬福州之
命既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惟在近或可以
補報萬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中閩素號健
訟難治公謂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先有逆詐
億不信之心是以不能感格入境一切諭以義
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令鄉里長老知書者率勸
後生及强悍者無爲綠黨羣民皆感仰每出觀
者至升屋登木如堵牆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
問公附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
惟果惟斷見幾其微察强弱於言辭之際韓[illegible]

福於談笑之間無使噬臍爲天下笑時虜中變
盟約復取河南公奏曰臣竊念自羣下決回鑾
之議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
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
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拔人心解怠國勢
寖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
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虜懷反復士氣尚可
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
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
置一定大勳可集臣又有臆見當燕山新復朝

廷恃郭藥師爲固一旦醜虜敗盟藥師先叛何
則賣國無恥之人本無它長難與共事願陛下
每以爲鑑制御於早無忽繼聞淮上有營運以
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公之忠
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
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
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
餘間引秀士與之講論閭人化之十一年三月
劉錡大破兀朮于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関陝
奇之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德之上

諧錡才識諸將莫及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
已右百計沮遏公既平湖寇即爲知岳州已而
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自擢爲副帥
至是錡竟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
檜召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
人檜遣郎官蓋諒來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
爲樞密使公答檜書歷言和不可成虜不可縱
且面爲諒言諒歸檜怒時莫將等歸自虜朝廷
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力請祠奉親矣十
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

奉朝請去福之日軍民送者咨嗟號泣相屬於
道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
沙十二年太母鑾輅來歸制封公和國公具劄
子以賀且曰與或爲取安必慮危夫惟務農而
彊兵乃可立國而禦侮願勤聖慮終究遠圖公
恐太夫人念歸乃即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
以奉色養太夫人安焉築堂牓曰盡心親爲之
記大意欲益求所以盡心於君親者暇閒玩意
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事之機微憂時
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既外交佗離因上自肆

惡嫉正論諱言玄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
文修塗遠弄天下獨也公時中丞萬俟卨希檜
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倣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
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行所案驗且
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産
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
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
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
夫人年高言之必致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
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

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
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
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
乏徐緩之音竊惟當今事勢譬猶養成大疽於
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
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
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稽之亦其分擇要害審
思詳處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
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
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

夕安也儻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
宗之澤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事下三
省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寫尚書無逸篇
具劄子爲賀曰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
必於天膺大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
爲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
商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
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榮而有國

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天
道昭然其應如響古之聖人以一身莅天下惠
澤四海無不如意未嘗少有憂懼退怯之懷凡
以天道可必吾無愧歉于心而已臣不勝臣子
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
以奉天道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七月
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上　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樊川周勸者氣義人也自

公貶永即來相從公帥福唐辟爲屬公來長沙
勸亦從居焉檜累書招勸不得恨之乃謂公與
勸誹謗時事亦削勸官竄封州公被命即行白
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太夫人送之曰
汝無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公至貶所
月一再遣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
述之於編親教授其子栻連爲州景物甚勝暇
即策杖遊歷連人愛重公爭持肴果以迎所至
必爲留終日時檜益肆凶焰遷謫者不絕于
道四方觀望公處之恬然形氣益充實太夫人

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
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
與鑱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己巳歲嶺南瘴疫大
作日色晝昏官于連者自太守而下死凡數人
郡人無不被疾喪踵連巷鄉落至有絕爨者公
和藥拯之病者來請日至千餘人恃公家下至
僕廝無一人告病過者咨歎莫不以爲天相忠
誠也居連凡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湖湘之
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望見公所養勝前退皆
歎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永

母子相見彊健如初永舊所嘗居人情尤相愛
而公兄徽猷公逡以疾終方公官于朝及在貶
徽猷公常留太夫人左右悅適其意太夫人鍾
愛之至是悲惻殆不能爲懷雖公解釋備至太
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
遐然自脩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
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
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虜人憚公尤甚歲時使
至虜中其主必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
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懼公復用云至是秦檜

竊位既擅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
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剪除海內賢士大
夫然後肆其所爲尤憚公爲正論宗主使已不
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珉徐嚞輩有所彈劾
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始謂公國賊
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
死黨也即擢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兄女嘗告
訐胡令衿遣爲湖南提舉官俾共圖公又使張
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爲未足又捕趙
鼎子汾下大理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自

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庶務先勒檜子熺致仕盡斥羣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苦塊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邊備蕩弛幸其一旦隕斃當汲汲惟新今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且聞頑顔亮恣立勢已驕豪必將

妄舉可爲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五月具劄子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既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以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苦塊中安敢超然遂志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已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繼日月功蓋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顔逆指而不敢辭也姦臣

不然惟利是圖不復它恤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欺蔽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六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家亡旋覆出絶見於史册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視之曾犬豕之不若彼誠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踈遠不復預聞朝廷幾事而伏自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

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爲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爲自比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爲策方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和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出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爲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之閒其舍

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乃圖於此時也哉
謂虜嘗有弑立之舉夫弑立之人天地所不容
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修德立政斷然爲
吾之所當爲口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
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輕爲舉動第堅壁清
野以持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之危亡可立
而待何則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順假之五七
年而虜之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
有賢智莫知爲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
忘朝夕無使眞有噬臍之歎夫約和衰弱之時

謂不能久而彊虜之變將生於內是天贊陛下
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主之俯仰天地
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
大義不可斯須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
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爲者不過
盡忠於陛下顧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爲陛
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況親逢聖明極力保全
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已匿情慮禍之心則
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
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避鼎鑊不卹讒毀爲陛

下陳之陛下勿謂軍民之心爲可忽忠良之言
爲可棄夫治天下譬如槃水一決而潰有不可
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
日非若紛紛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
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
爲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預有安榮臣
之自謀亦豈有不審耶幸未即隕得終禮制陛
下不以臣爲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巖壑
閒優游養痾爲陛下謀盡心腹之臣以畢愚盡
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廓乾

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恥
父兄宗族之讎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
見之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
荆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念虜數年間勢決
求釁用兵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無備
沈該万俟卨據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
頓伏在苫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然
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
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塡溝壑終
無以仰報萬一思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

病世儒牽於戰和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儒爲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熒惑陛下之聽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貪懷貳以自封殖其家簧鼓幽說恐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方艱

難而可忽略不省落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之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誅以却敵詩曰乃立家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彼皆貪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偕立而以生利爲心未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

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閒歲之爭漢文仝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酋海內始安焉故豈非以和爲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敢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

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宜施設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皆于酒色厚于賦斂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之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求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illegible]

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
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
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彊其國急
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
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唯笑言君臣委靡不
振服役夷狄者必曰石晉云仰惟陛下聰明聖
智孝心純一即位以來簡用實才虜人聞風而
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且孝
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
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

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
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己之去意果安在哉夫
虜日久所顧望者欲我之忠良淪沒耳欲我之
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
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酖毒耳前日
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畢為之不幾乎與
虜為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
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
忠于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
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

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
而和乎臣謂虜有大讎大恥不可復合譬夫一
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携離人心睽異姑
為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共除後患之
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姦賊之人叅
於富貴闇於政事曾無尺寸之効以上報於國
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
津聚珍貨獨擅私室為身謀為子孫謀而不知
為陛下謀不知為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
十餘年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

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責
成受命於虜適足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
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
乎而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
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
百姓離心將士[illegible]然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
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
勾踐之謀考唐漢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
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
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

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哀忍死其亡
無日徒能爲陛下言之而已又伏思祖宗之德
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
時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姿輔以
緝熙之學何爲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充
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
是之從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其業天下幸
甚又以所著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臣往待罪
相位陛下賜臣親書周易否泰二卦蔚其後臣
謫居連山益遠天日葵傾之心不能自已遇朔

望必取再拜伏讀竊不自揆爲二卦訓釋久欲
獻之以備乙覽而負罪積畏無路上達今謹繕
寫昧死以進顧坐井之見豈足以仰裨萬一惟
臣子愛君之誠則不能自已焉竊惟易謹君子
小人之辨而二卦則其効之尤深切著明者也
其事則本諸一心惟陛下留神上付前奏三省
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爲虜
初未有釁成時通問不翅如膠漆而公所奏乃
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
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

復令永州居住俟服闋日取旨公自扶櫬西歸
抵綿竹即卜日治太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
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不少倦子姪交諫卑
年不宜致毀而公孝誠自天不能已也太夫人
既葬十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
日就道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公自
爲表謝曰念君臣雖分於異勢而利害實係於
同舟其憂國之誠拳拳不捨蓋如此云公自是
不復接賓客日紬繹易春秋論孟著爲之說夜
則閱司馬氏通鑑如是者又四年而守 太夫人

亦終焉自庚辰秋冬朝廷頗聞虜有異志公卿
大夫下至軍民無不内懷憂岌日顧公還相位
表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
居住時臨安積陰命下之日廓然清明上下欣
悅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諱號慟至不能食又
聞虜有變書不勝疾憤上奏曰孝慈皇帝計自
北來又聞逆虜狂動凡爲臣子孰不痛憤臣往
叨任使孤負眷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無所逃
罪臣又度今日虜勢決無但已九月十月之間
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定必守之心

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士
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而
淮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
來沿江百姓荷擔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
行宮留守命書疾置趣從甚遽長沙在遠俾聞
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塗曰吾君方
憂危臣子之職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
大雪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
諸屯慰接將士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
云虜焚北采石煙炎漲天南岸人不復可立公

毋虜違也公慨然曰吾被命即趨二子來正欲
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在耳
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
幾殆比岸又近虜兵往者憂懼甚公不少衄過
池陽聞亮被殺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
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
見公以為從天而下驩呼增氣虜謀報惴恐一
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
建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
治具不半月而辦風采隱然軍民恃以安上至

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
喜公復用而悲公久處瘴癘形容之瘁也車駕
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甚渥公頓首謝上更至
骨肉之賜且曰方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
無此身矣上亦為之慘然曰檜之為人既忌且
妬後六日再引對公奏國家譬如人之一身必
元氣充實然後邪不能干朝廷元氣也今邪氣
得以干犯必是元氣之弱或汙或下邪氣固暫
退然元氣不壯邪難干之恐難勝任用人才修
政事治甲兵惜財用此皆壯元氣之道上改容

開納時車駕將還臨安欲付公以江淮之事已
而中止更留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俾專措置臨
發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阽危之際毅然
請使不測之虜後復受任開元帥府以孤軍當
虜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還知有禍福生死
否上曰朕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豈知有
死生對曰是心乃天心也願陛下試反此心而
擴充之何畏乎虜哉上首肯焉且勞公曰朕待
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又在謫
籍聞甚清貧郊祀合得奏薦及封邑當盡以還

御繼遣内侍賜公黃金及家㒺筆公皇恐不敢辭奏曾二十年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辭和氣平無泡滯之歎而深乎忠愛之誠爲之感動對輔臣嘉奨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舊臣它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元以已之去就爲安危不忍舍而遂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時虜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頼公屹然增重兩淮之兵渡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衙諸軍皆留建康死

者日數十人公親爲分課醫工四出診候自帥司給藥餌及它費遣官督監示至日暮公親視督考其勤惰得失而賞罰之全活甚衆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淮繼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時虜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淮上欲前救閒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即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虜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之虜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

而庖人厮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使可爲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中稍有繆僞重寘典憲公德威素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捷總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閱疾癃飢寒苦撫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勵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念軍籍日益凋弊中原之人久困腥羶思慕我宋欲因茲時與虜事力未彊頓兵淮甸要處以

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内以壯軍勢實藩士外以斷虜情係人心奏曰虜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飲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桑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兵似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捍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亦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而知其爲弱也識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虜之圖我未肯但已一旦舍卒何以待之又況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

能戰忍苦方爲可仗緩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
外擬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
斯爲成算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
邊虜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
奏曰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
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或撥米糧或錢
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公
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
以爲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彊力而淮北義
兵尤爲忠勁困於虜毒亦已甚矣雖虜欲報之

心蓋不啻一日志也特部分未嚴器甲不備雖
有赤心不能成事自遭虜焚爲殘虐十室九空
呈果及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豪大鼓率千百
爲羣別致生事謂可因其憤嫉無聊之心而招
集之欲置御前彊弩營募民彊壯年十八以上
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
前彊弩効用爲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在任之
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
甲十甲爲一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
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下令

曰兩淮北年來被虜毒害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
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取靈璧人心所同
有願充者宜招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
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於是兩
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彊勇可用公親訓撫之
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著迹未振公擢
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
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絶衆
論始定公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禦
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治車又詔三國以後

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
蓋淮北曠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
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
屯濠壽以扼渦穎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
歸精兵可集即具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
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有旨下福建
選募張子蓋自鎮江來謁公與之語見其智識
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
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
財用俾屯淮上措置招來會今上即位公首薦

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事據今所營足備
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
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
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繁
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禮
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
今邊疆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遥度思一見公面
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繄公是望公其疾驅
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
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無二遂就道未

至國門敦促再四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禮貌
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坐
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
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
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
理故必須兢兢業業朝夕　使清明在躬惟
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
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
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
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

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讎恥之大感痛形
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
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
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
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
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日中使賜
飲食等不絕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
自北來飛長數里即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
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容有此伏願益
修欽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以警

勉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
以使惠澤實及軍民先是公謂新政以人才爲
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臚當今小大之臣有經
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於上且
乞以閒暇時數引對者向近賜以從容無幾啓
沃之閒有所廣益爲請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宣
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
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
曰直言不聞非國之福自秦檜用事二十年閒
誣以言罪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

太上之意條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
其誣之以事而身已淪沒許本家開析事因經
朝廷雪訴庶幾冤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盡
天下之公議以用天下之才時洪邁張掄使虜
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到虜中鎖之寓館不與
飲食令於表中换陪臣字公奏虜主持弱彈疲
諸國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蓄食之間無忘此
讎上慰天心下從人欲不當復遣使以重前失
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上下公
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計

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
豈不示虜削弱矣兩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有
緩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使上以公
言爲然浩已爲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
措置浩輒不以爲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
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
劄詰責又深遣海州之責公方招來山東之人
至者雲集而浩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
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
公治舟楫于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此

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
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徧勞問之絶且乞上
親喻之上賜手書撫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山
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農寺丞
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兵曰竊惟
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
人不忘本朝率以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爲御營
參賛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歸
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
遽欲絶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

以吾有棄絶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
變爲寇讎内則爲虜用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
處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
者人迹既絶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
爲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者
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脱
身而來者父母拒之棄絶之不得衣食於天理
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以棄疲
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諸將冊
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從

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州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爲本惟陛下恢廓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悟畫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持其口辯欲爲浩遊說公折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覆轍浩聞之悚然時浩已遣使俾虜報

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恢復而遽開遣使懼天下解體前日洪邁虜中供伏事狀辱聞虜酋備坐告喻嶺北諸國虜借我和議之名以迫脅諸國類如此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方責舊禮不納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齊華宿弊一新今圖鼓軍民之氣動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時已爲此謀蓋江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不爲未見其策又奏曰漢文帝初立有司請早

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爲天下國家計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出上其奏以謂近聞吳璘之兵在德順者未幾月與虜大戰不可不爲之深思也使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觀不問貽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壖用觀其變而遣舟師自海道搗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虜使有左顧右盼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牽制之勢將士當亦爭先勇自奮孚是復令俊

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爲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從璘無能爲亦因挑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頗狼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爲然上還內侍黃保奴賜公敕爲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爲重望慨風塵之未靜仗忠義以親行首因邊防徐謀開拓俾朕居燕無復軫慮緬思忠赤益用歎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有失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

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願仰稽天道俯徇
衆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時契丹酋窩斡
亦起兵攻虜爲虜所滅其衆奔潰驍將蕭鷓巴
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爲女真一國之兵
其數有限向來獨以彊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
國之人爲用是以兵雖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
撫諸國則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爲
其用虜可亡也奏乞厚撫鷓巴等上從之詔公
擬官賞施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全才
副朕倚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叛虜來歸中外

帖然今賜御貂帽等時虜以十萬衆屯河南多
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眙濠廬虜不
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爲大
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
詐不當爲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
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
軍屯駐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
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爲邊塞重鎮時虜
將萬户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
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積粮修

城道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
若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
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
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公具
以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
具奏曰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
復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
然而戰守之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用之戰則克用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今德

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捨之廟筭深
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
大布德章一新內外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
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人心既孚士氣必振于
以戰守何往不濟既至復伸前說上再三歎美
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illegible]以公華乃命李
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
令參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將行念
軍事利鈍難必恐或小跌傷上有爲之心謂諸
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盡事機乞

上賢之半右常觀覽無倦又出旗牓軍前曰自奉
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不擾專以安存百姓
爲事敢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並於聽聞朕所
不赦公渡江聞李顯忠至靈璧而蕭琦中悔以
衆來拒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
盡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顯忠會之徒穆周仁窮
蹙率其衆降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
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帥官屬前駐盱眙
幾便近得以指呼顯忠追蕭琦至宿州近城琦
與家屬以千戶頭領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

虜僞元帥者遣二萬餘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
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
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
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
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
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
以待士卒頗疲矣僞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
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虜兵引却明日復
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逆歸者軍心頗搖顯
忠等率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

日得諜者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
虜亦不能追也所喪者酉吳將降執亦道猜甲
破亡不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爲靈璧虹縣之屯
矣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
動傳虜且至僚屬中有懷檄以歸者亦有請公
亟南歸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
者勞而撫之視瘡痍拯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
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始知虜初無一騎過宿
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栻留盱眙幾月俾將
士悉歸懇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撫勞

公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爲本而罰之所行當
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罰自卿始卿
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
可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它人豈能副卿有旨
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
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
曰今日邊事尤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
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辠今日
亦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先啓欲和之言
又詔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官以下

乞以次行罰時朝廷建遣楊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守備首塗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事身死無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毋行公留真揚大飭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兵家計脩滁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州則粮道回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時師

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郡縣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夷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况安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以傷敗之故其勢未能爲竭國之舉而臣

以孤蹤致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願深惟國計精選天下忠實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爲謀出於一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内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日積月著太平可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遇自古未嘗有之彊敵若非君臣相與爲一朝夕圖回不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栻曰雖乞

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都督之號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等且云今玆治兵決在農隙以恐脅我公奏虜力彊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隙可乘有機可投雖使人接踵于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亦莫足以遏其鋒也今僞帥書蓋知江南之士欲和者

衆離間吾心腹撓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
忿毒于後惟陛下深察之臣誠過慮竊恐腐儒
之論不知大計遂爲眞和曾不知三數年之後
虜馬曰蕃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急變方是
時何以枝梧然今日内治未立人多懷私只責
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
而區區於未恐無益也時朝廷欲謝却歸正人
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遣間諜恐生邊
釁公奏曰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圖回天下初非
有夙仕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爲之用也故

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群盜或得之降虜或
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
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
剔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謬蓋亦天
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
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
衆孰不可疑而況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
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爲敵
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
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爲保身

之謀獨無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虜之於我有不
戴天之讎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
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
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
隙臣所未諭也昔宋襄公謂君子不重傷不禽
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乎時湯思退爲右
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李
栻持書報虜并借職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賢小
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
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備栻至境託故不行獨

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屈伏拱手
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公
深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
冬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
外當亟渡江公知仲賢爲虜所脅即謂之曰其
在此邊備已飭借使虜來當力破之況探報曰
至虜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得無爲虜游
說耶栻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賢辱國無
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
此議栻至上即召見首問仲賢事栻具奏其狀

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可不察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虜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懇上乞去上不悅猶鐫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其大唱和議建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與在遠爭不能得見諸軍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諭軍謂虜人妻有邀索如輒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榜皆大恐獨上以爲然公又奏曰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復實

不遑寧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養愛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陛下龍飛之始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辭今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畏怯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爲彼

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拖以不戰又何能爲而直爲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有爲之時惟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歲守備粗嚴目秋涉冬初無一事向者虜不貽我以書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愒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招紛紛緣此

內外之情各不懷安於國體所係甚大今茲使行事體尤重豈宜更復草草惟此虜若必欲侵凌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動況專幸寇讎之不我侵急急然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答虜書事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情僞而爲之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鎮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竊惟徽宗

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
姬無生而入陵久闕亦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
若何況逆亮憑陵移書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壞
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彊之計
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
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裂吾民之膏血
以奉讎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陛下以歛
之之名而為和之之實其説固曰吾將歛之而
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
將士沮氣忠義解體人心憒怨何兵政之可修

又不過曰吾將歛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
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歲幣之費虜使
之來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陛下
以歛之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
是立惟家室之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
事為心哉況兩朝鑾輿之望巳絶宗室近親流
落虜廷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
安否臣實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
相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
下朝堂之上豈容任妄不合之臣濫厠其間臣

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並立
於朝伏乞劄降指揮罷臣機政臣見力疾至前
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曰覽卿奏欲在秀
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誠為國天下共
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盡曲折卿宜速來繼遣
內侍甘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為中道
遽欲引嫌自陳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濟巳
差甘澤宣卿宜體朕意疾速前來公以上意渥
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
玆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巳者詢之士大

夫多以為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為秦檜
所擠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全覆護獲有餘生
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為陛下
敷陳不知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者
人才混殽風俗陵夷綱紀久弛上下偷安巨細
積弊內治自彊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
繩以公不卹浮議則怨謗之言投隙伺間巧為
傷中事必無成若因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為
國國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斷於中
果行於外君臣一心無間可乘以濟此疑難之

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遑處夔夔憂心有如燬日思所以爲陛下討爲社稷討須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數奇粗知學道豈敢叨竊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社稷哉臣到闕日願賜清問之燕俾盡區區度其是否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曾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

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栻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任盡言馮方皆

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沖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則舊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二十年在臨安爲燕安酖毒之計豈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圖大抵今日凡事皆當如藝祖創業時務從省約而專以治軍卹民爲務庶國有瘳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感悟遣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

不許四郡之故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栻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也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爲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退等皷執前説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聲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適

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虜無禮卿等不
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遂以劉
子進入發金字遞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虜屈
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
讎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
奏宜牓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
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
軍知曲在虜且知和議不成激昂增氣上令督
府以此旨降牓兩淮荊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
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

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
後從事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虜無禮如此
卿猶欲言和今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
秦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
公當啓督畢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藏去先是
上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
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
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語
乃陽爲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傾陷之
計蹤跡詭祕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月俄有旨命

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旦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
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
能爲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
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
道遇王之望等遂見之望力主和議因留奏之
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
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盡毀守備一無以恃
皆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虜盛彊爲
畏怯語而穡專主其議百計毀公蓋公受任江
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虜未靖憂恐計度

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
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
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爲勞諸軍感悅有不待
號令而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
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
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
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爲兩淮要塞皆願以死守
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六
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爲險處皆積水爲櫃
治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

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脅和至再至三仰
有約日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虜至成大功
而虜亦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爲防我計
及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諭軍將士無不踴躍思
奮軍聲大振虜聞公來亦撤宿州之兵歸南京
公邊清野以俟淮北歸正者日來不絶山東豪
傑悉遣人來受節度公曉之曰淮北山東之人
慕戀國恩厭苦虐政保據山險抗拒賊兵于今
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爾等忠勤爲之惻竊
已具奏皇帝記録汝等姓名將來大兵進討則

犄角爲援晝夜劫抄絶糧道如是賊兵深入
便當運踰城邑痛勦賊徒勲績儁成節鉞分茅
皆所不吝迫當觀時量力無或輕動反墮賊計
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訓習以
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
孫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
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姦
臣誤兩國皆被女真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
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存亡繼絶
之義虜人益懼遂爲間書鏤板募邱散之既上

效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答以未然議者）馮
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築治城
壘頗爲勞勩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惡之使
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斥再貶而方罷又論公
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討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
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爲修城造
舟除器招軍等用亡出公奏思退猶議在於是
始謀更造它事撼公毀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
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
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猶指公此

事爲拒命踐危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
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
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
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
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
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令人
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從臺諫使知朕
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
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
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次第
地求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摩治督府
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
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雖去國不敢
以嫌故有隱奏尹穡姦邪必誤國事又奏勸上
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勿復問時事後
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曰君臣之義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況吾荷兩朝厚恩又尸重
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一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
不言上復欲用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為

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公以連年疲
勞比得退休已覺衰薾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
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頊之居而寓止焉所居
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為之銘曰天下
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
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日讀易更定前
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
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親舊
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
無出處動靜之間如此孟秋既望公薨其祖考

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
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
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
盡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
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為饒守王十朋作
不欺室銘有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
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至二十有二日
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栻等坐于
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
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

隕于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
盡驚翌日得公書欲來寓居云訃聞上震悼輟
視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栻等不敢違公志扶
護還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
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濟時之
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
士尚友講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
之冊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
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
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縮則

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孪蹙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啚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盡道理期於聽從不爲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災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憂思終夕不寐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有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由盡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違忤則每覺意緒不佳則曰太夫人得無有疾

乎遣人候問則其日果太夫人服藥也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踧踖若無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蓋自髫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服用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聞風而興起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徽猷公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己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昏嫁亦皆取給焉歲時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涖爲烝於廟乎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于廟而後敢食器皿擇精潔者備薦享不以它用素能飲酒至斗餘及貶連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熱宜省酒即不敢飲及再昇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踰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動處飲食皆有常度雖在閨門無戲語無惰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息及在餘干未寢疾間溫恭朝夕無絲髮惰怠意絕筆二銘于今讀之

猶能使人悚然起敬則公之心雖未易以言語乃容然於此亦可以少見其幾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行尊非強勉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為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為十總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其

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又嘗論剛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故夫必欲遠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於禮臣下下賢才撫四鄰愛百姓卹孤寡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進退守職業

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犯顏敢爭捐軀盡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為不義守忠義之大訓强遠難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夷讋服其動莫非剛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成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銓求公序其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

於天子家建不差天子叙四時稱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于是與違天則亂生物之功于是息為千萬世訓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嗚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侯陪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為而作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侯雖曰強大敢違天不恭以重獲天下之心而自取誅滅邪周道既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禮奉承天心以

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爲是作以戒擾及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賊子易慮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還恥於城下之盟益勸上修德立政既不復用乃有東封西祀之謬鄭公使虜還以和議爲恥以自治爲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文正自西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與大臣條所

務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其猷爲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公所爲適有契于公心也與毋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一善爲之喜見辭色子姪輩言動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人自感動公初娶楊國夫人樂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爲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

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妾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盡禮鷄初鳴已冠帔立寢前候太夫人寤覺夜則候太夫人寢至息乃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常曰吾兒老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内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文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山與公

同兆共先生子男二人長栻右承務郎直祕閣次杓右承奉郎公奏議務坦明不爲虛辭率口誦令子姪書之皆根於心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說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隆於生稟與學妙於心通勲存王室澤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來世平生言行非編録可紀謹撰其大略以備獻于君父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乾道三年

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太師謚正獻陳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胡公里

曾祖[redacted]贈太師沂國公妣黄氏贈徐國夫人

祖[redacted]贈太師蜀國公妣李氏贈蜀國夫人

父[redacted]贈太師冀國公妣黄氏贈越國夫人卓氏贈冀國夫人

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始為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沇始斑斑見於碑碣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來皆以好施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歲自知為學冀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年以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遂得其文讀之歎曰公輔器也將寘首

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强君其次援左文林郎
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同寮
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
視之則諸掾屬方相從飲其所而公之輿卒亦
或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
摧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公慰諭且問其
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僕御
亦安得為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
於自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為不可及
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第二人再調即為館學請

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已乃以為
南外睦宗院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悸夜不得
眠公曰吾它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
翌日馳歸則冀国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
服除添差通判南劒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秘書
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府
時今天子方為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
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
端厚靜重者為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
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郎二年講說常

傅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王好鞠戲誦韓愈
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
寮狎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
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除監察御史
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居朝夕往來及倬
為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既
遷中司欲薦以為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後
數月汪徹為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
然後謝公曰恐公復辭不敢告也俄遷殿中侍
御史首為上言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本

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
反復惟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
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
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侈貪
忘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
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
者無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誰何之則將不
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虛籍太半不
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易大率以奉主
將之私而所得衣糧隨手輒盡羸瘦單薄有可

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
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察其情作士之氣而收
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
上恩而效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遂
劾奏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今檜
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劉寶總戎京口
紀律不嚴裒斂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輙拒不遣
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
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
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掎摭苛細公曰宰相

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
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暗不足以
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
復議請磨其職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
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免相恩
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
乎今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
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虜自
燕徙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
而尤以裒斂交結得幸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

正月既望大雷電已而雨雪凝沍旬日不解公
引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
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然今一日並見
其異甚矣蓋雷者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
陽不能制陰夷狄得作也而爲物害也以類推
之是爲夷狄將陵中國臣下將竊威權之象所
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虜勢驕驁
蓋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傅
擁兵殖貨財專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大足
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衆口道塗仄目中

外切齒久矣養之不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
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望別能否正
紀綱信號令廣恩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
不可緩者惟陛下幷留聖意因遂劾奏存中罪
狀語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
無雲而雷今春已雷而雪閉者日闇無光而淫
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之異變不虛生實應人
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當歟備禦有未
脩而賦斂有未節歟近習有撓權而大臣無任
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讜之論不聞歟伺

嘉氣之不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
求言之詔以留政事之闕而深詔大臣念咎引
慝以答天戒又言部使者多不舉職請令自今
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核舉議罪
以聞又言近世例以小廉曲謹文采醖藉取人
而於識量深沈智略慷慨之士未有以為意者
所以名士盈庭而臨事常有乏才之歎謂宜廣
收博采舍短錄長用之繩墨之外責以事業之
成勿拘小節勿課近効庶其有得以濟時用會
語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討策公言廣

朱文公全集　卷九六　六

人窺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藩籬未固荊襄之
聲援不接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荊襄諸將
之兵而假以它用除遣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
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議使諸大臣從
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定其
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
犒賜以作士氣擇吏蠲賦以輯鄉兵脩城築壘
以嚴保障亦事之不可緩者而總其大要則在
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
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摹無以廢疑自為

退沮而已又言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
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有節財用而冗官妄
費實為今日財用之大蠹且如添差總管鈐轄
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
五六十萬公使人從費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為
數任而不替者有身歷數州而不已者宗戚生
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
給有旨罷勑局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員而
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抵浮費以巨億計槃
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

朱文公全集　卷九六　十一

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器兩監
文思軍器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
日五六百者不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為
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為無問大小稍有關
涉行遣文書一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
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
限裁損而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
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患於
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
急不堪倚仗故今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

上供以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即令將兵通其
教閱無大軍處即令旁近大軍分遣將吏就州
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
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虜人侵軼之
勢已形而江淮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
發言公又力言宜亟置統帥使擇間探遠斥堠
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北變而當是時莫有堪其
選者守禦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於
讒口謫居湖湘中外物情翕然歸之上心益以
爲疑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可

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
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
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聞其爲人意廣才
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散
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
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
事殆非復前日浚矣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
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鉤斬袪之仇猶
當置而不問況浚嘗爲陛下腹心之臣初未嘗
有此隙乎竊聞讒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棄

之久疑沮益深若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
明其不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其
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人將去之誰復
與爲變乎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略加辨白且與
除一近郡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
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
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
遂抗言去爲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
算請按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愕然曰卿可謂
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

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既而邊報益急王師始北
渡江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
守禦略備士氣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得
虜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原塗炭之民與
其種類怨叛之衆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
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
道以擣其虛則虜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獨恐
其知吾有備僞爲甘言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
或出此而吾能益嚴備禦之計修築城壘大開
屯田以爲久駐之基俟其退歸巢穴然後姑與

之和此則猶為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為非是而遂斂兵增幣墮其計中則為無策而大事去矣虜兵尋果渡淮公受詔措置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指授方略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虜軍自亂殺其王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田公行所過勞來安集流通稍復舊業虜中更立新酋遣使來由舊好朝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謂得故疆者實利也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著多

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前日和戎之計蓋非得已今此使來正當審機正名分之日也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即復中原遠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頹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虜人挫衄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求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彊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為哉當此機會臣以為非獨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摸有以俟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為難

也公又以為和好果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幷圖上兩淮戍守屯田事宜所以為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略者以為諸將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儲將材又言淮北流民自相剽略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撫其柔良而收其暴桀者畜之軍中束以紀律至於虜中形勢彼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為可喜之言以冀投合不可輕信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為之防大抵但當益

增山兵多遣間諜以俟得其情狀之實然後乘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為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為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

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得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大寧宮使闢重門而直視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以幸天下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之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而沈靜有謀

故有是命公力辭建康不允乃辟材吏通判府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并力大飭邊備是時蜀漢之兵北征秦隴雖頗略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爲張公言請襲虜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而虜人悉衆拒戰兩軍殺傷雖略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雖且當固守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爲牽制之舉臣竊以爲莫若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擣山東中原豪傑宜有應者則彼必還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中我又及其

未至長驅深入潰其腹心不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其有備回颿轉掩信宿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不唯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之一奇不可失也奏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遂不行識者恨之公又極論軍中虛籍冗占擁錮營田差借之弊且請戒諸將毋得以回易資饋餉結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既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條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

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説曰比年以來左右近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士夫奔走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傳道路以目願深察而痛懲之無使或爲聖德之累也隆興改元都督府建改參贊軍事力辭建康得免別除禮部侍郎領職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張公從之會諜報虜多聚糧邊邑諸將以爲如此則其勢秋高必來下可當不若先其未動舉兵擊之以破散其業

張公又以爲然乃請於朝而出師焉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縣靈壁遂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不然師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公然之亟以檄召顯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虜大發河南之兵以來矣顯忠身出鏖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軍不相聞知各驚潰去而道路流言以爲官軍失亡數萬賊且乘勝南來素主和議者又倡其說以搖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且勸上勿爲浮議所搖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常事願勿以小衄而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也張公抗章待罪公亦奏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兩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建議罷張公都督使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朝廷果以浚爲不可用則罷之而更屬賢將可也若猶欲責其後效則貶官示罰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又從而沮

之如此則人情觀望無不解體浚方爲賊餌之不暇尚何後功之圖哉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助以家行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爲宗社計此陛下所宜自憂也願下詔書戒勑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效贖其往愆如度其終不可用則請先治臣阿黨之罪而後改圖無使浚它日復誤使令而臣亦得不言之罪也疏上未報公又奏言陛下必以浚爲不可復用則請速詔中外別求智勇可代浚者而授用之不然則幸且勿加沮撓使得支吾畢此殘歲詞益懇切上覽奏感悟即詔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爲思退穡等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罪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復以自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敗死上乃思公言而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詔復命知泉州未至召赴闕以乾道元年正月入對上撫勞

再三公引歐陽脩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
以爲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寔基靖康之亂
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
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也願詔大臣一
以大公至正爲心並用恩仇兼忘物我唯才是
任毋恤其它則植壞羣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
又奏虜騎既退兩淮屯田似不可緩前此行之
而不見效其失在於任人不久而責效太速耳
爲今之計莫若擇二大將使以建康鎮江之軍
分屯兩淮而就兼一路之帥使擇軍中裨將各

以所領分屯沿邊諸州而就兼一州之守竟內
財賦得自用以爲屋廬耕牧之費或募新軍或
取舊人之不入隊者授田使耕不盡其利則人
爭趨之遲以數年而成效可睹矣又勸上容羣
受諫其所可戒審眞僞辨忠邪從諫任賢以格
天心以作士氣庶幾戎狄畏威不敢侵侮除吏
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
仁宗爲最盛願陛下治心修身之道專以仁宗
爲法而立政任人之際必稽成憲而行則慶曆

嘉祐之治不難致也又言今日積弊千條萬端朝
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蓋大臣受任不專用事
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而風俗頹弊人各有心
上所建立有不便於己者則興訛造訕百計傾搖
必罷之而後已願詔大臣力任此責合羣議而討
論之力行堅守必冀有成則風俗變而綱紀立矣
又言人才者國家之命脉也而論人才者又當以
氣節爲主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傑立角
出爭以氣節相高頃自蔡京秦檜用事以來摧喪
既略盡矣太上更化之初力抹其弊而士狃見聞

未能盡革臣願陛下深以爲念氣節之士雖有小
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
有以作新人才興起頹弊於是上顧公甚厚蓋有
意於大用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
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爲端禮所逐工部侍郎
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公抗疏
力詆其非且爲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爲宰相者今
若此懼不可爲子孫法上以爲然端禮聞之密遣
門下士語公曰聞兩宮皆許相已即相當引公共政
公不答退而終日不樂謂所親曰此言奚爲至於哉

哉蓋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無使天下後世有以此議聖德者上首肯久之端禮之客亟馳報之端禮由是深忌公諷使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寧府中書舍人閻安中封還詞頭力請留公命復下安中不能力爭然亦竟得罪以去而端禮卒不相時右正言龔茂良方以排擊近習黜守建而未上公言茂良前以言事補郡且臣故交今往奪之於義有不安者不得請乃之官在郡期年治以寬簡自節廚傳官無浮費然人服其清亦莫之毀也三年執政請從公帥江東上稱公鯁亮俾召赴闕既至入對上諭公曰卿前去國蓋有譖卿者卿今日無一語自辨朕益服卿厚德也乃授吏部尚書入謝之日奏曰銓綜事有成法臣固當謹守第愚淺之見或有不及願陛下時警敕之蓋君臣之分雖嚴而情不可以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當盡言公曰唐太宗惟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今陛下導臣使諫臣敢不奉詔上曰朕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

觀德宗之忌刻不樂受言亦未嘗不鄙之也公對曰聖言及此天下幸甚遂從容為上言今日人材衰少士氣不振若必求全責備而後用之則遺賢多矣要當君臣一意公聽並觀略人細過而取其大節去已私意而徇天至公則人材彬彬出為時用矣又言為政而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此先儒之格言也然臣竊以為一時之敝政可更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就所當更亦必討之審議之熟然後可更既已更之則當守之不變而不可以屢更也又言州縣之間號為能吏者往往務為急刻專以趣辦財賦為功而視撫字聽斷為不急其間又有聚斂以為羨餘之獻者增市征則害商賈督逋賦則病農民甚或侵移常賦貽患後人朝廷不察反謂有才願有以深戒敕之則天下之幸也時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成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公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為忠臣矣十二月受詔館北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首薦陳良翰林栗劉珙等五人恬退
有守可爲侍從臺諫之儲特龍大淵曾覿以舊
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論或及之往
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爲副公見外未嘗與交
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至是中書舍人
洪邁求見語公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其當除
其官信乎公曰不知也公獨何自得之邁以淵
覿告公明日至漏舍語諸公曰外議久指此兩
人漏洩省中語而未嘗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
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以不聞諸公皆

以爲然入奏事畢公乃獨進具以邁語質於上
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
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
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
言甚忠當爲卿逐之公再拜謝退未及門已有
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至或舉酒相賀云
一日出省還第有飲馬道周而不避者公問爲
誰曰戚里某官也公遣直省吏白二相此輕侮
朝廷不可不治即使詰之且具以聞上怒曰朕
在藩邸時出逢相車未嘗不避此輩乃敢爾耶

明日以白高宗下臨安府捕繫其從者重坐之
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
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非如它人
面從而退有後言也公以兩淮藩籬未固言於
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
訓卒練兵以爲不可犯之基而已然今日任人
之弊大抵太拘而邊郡爲尤病謂宜廣求人才
勿問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
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爲
守饒之以財使自爲用仍詔臺諫略其細過使

倜儻之人得以行其志而自效諸使唯鹽司爲
不可廢自餘皆可且罷而間遣使循行諸郡按
閱稽考以行賞罰數年之後守備必固敵人知
之自不敢犯萬一有之亦可責諸將以必守而
無與時望風奔潰之虞矣荆襄諸郡亦宜放此
大率不過得十數材力任事之人便可集事唯
陛下留意圖之虜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
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公使却之掌儀懼白
公恐生事公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
事耶使者詘服乃問公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

以道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爲例云虜又移書邊吏取前所俘虜人上顧輔臣議所以應之者公曰此不可以力爭而可以理勝虜方逞侈安有遠講設欲用兵亦不必假此爲詞今當且如常時泛然報云已下諸處根刷俟至三四然後報以諸處所申皆無其人或是軍前一時殺戮或是後來節次死亡且誓書之文俘虜叛亡自是兩事俘虜發過已多叛亡自不應遣且如本朝兩淮之民昨來上國兩次俘略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者誠恐破壞和議使兩國邊

境之民皆不得安也知其不聽或至交兵則曲直之勢勝負有所在矣從臣有怯懦爭言不可不予者議久未決公復上奏曰虜知此輩皆在軍中故遣官臨境揭牓招諭欲以搖我人心冀或有變而以兵乘其隙此計深矣今留不遣彼必藉此以起兵端然臣竊料彼無信義專恃暴彊盡發亦來不發亦來初不以吾之從違爲作輟也但發之則吾國中先自紛紛而彼乘其弊其禍甚速不發則其侵軼尚在一二年後吾但堅壁勿戰絕其糧道彼亦安能持久況兵之勝

負亦有天理今我直彼曲安能逆知其必不能勝而遽爲此忽忽乎沈介守上饒以上供負課罷郡鐫秩公爭以爲不可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并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贓狀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幾新帥之來不至循習公奏曰今但遴選主將

則宿弊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公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而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況軍中積弊不在乎它特患交結之風未革所以有裒尅自營之事今陛下既赫然罪其尤者而又并及譽阿之人中外之情莫不震慴何事於此而後可以除宿弊乎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切聽之今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

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先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敝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防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體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上納公言罷幷不遣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彼自當悅服矣上可公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前說公爭愈力上顧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徒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

笑我以敵國之臣而簡事天之禮它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上以當郊有雷震之異內出手詔戒飭大臣宰相葉顒魏杞坐免公亦俟罪不獲命越數日遂除參知政事公辭謝不得已就職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者自此當日有以省之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公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公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上可其奏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公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至於如此天下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况彼懼其言之不酬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又不可以不慮乎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顧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

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從臣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公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蓋近列中有以騰口交鬬致二人之不安者於是遂與同列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遂獨持政柄尋兼知樞密院事即言於上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

藏不亦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用人之際隨才任使未嘗求備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無以別其能否公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減福建鈔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且蠲諸道累歲逋負金穀錢帛以巨億計當是時上於公言多所聽用大抵政事頗歸中書矣既而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拜誦

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得先罷去上納公言遂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公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公退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公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曰若爾即琪爲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廬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草奏

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號令也人主攬機務公察天下情僞百出豈人力所能一一防閑所恃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考其姦贓及所置對前後牴牾姦僞明審此而可許則亦何所不可爲也哉臣等不勝大懼謹按律文詐爲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禁官張方者以其事發覺公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

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珙事復以爲言上乃恍然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公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闕諜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爲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必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年以來漸至隳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陳及此踰月又因王珙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

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今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今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爲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爲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

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溫顧謂公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旣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將更一兩字即以投進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申前說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

臣皆以阿諛順指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公又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公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爲江西帥公退又自劾草奏牴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因以四明爲請上乃許之公退即家居俟命而翌日上更遣中使召公入奏事迎謂之

曰朕昨思之卿一不可去且諫官陳良祐亦奏留
卿是非獨朕所不可公議亦不以爲可也卿其
勉爲朕留公請益堅上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也公退復上䟽上親書其後曰卿之忠實朕素
簡知而辭位無名屢留愈懇公論所協且勿再
陳公遂不敢復請越數日上諭且相公公懇避
再三上竟不許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爲相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奬
廉退或才可用而資歷尚淺即冝薦於上退未

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改秩除用而不知所自
者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
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
得每事盡善主上從諫如流公等意有未安勿
憚舉職朝廷唯是之從初不以爲忤也又以兩
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
不及事奏於楊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
仍籍民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
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

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之患其兩淮諸郡
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稍以財
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
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可決戰使民兵各守其
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
兵其費甚募兵甚難惟有二者可保邊而可壯軍
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天下
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
體國不憚勞苦善加拊循訓教習有方自不至
大擾矣上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

所持公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邊民特旺雖
衆來歸北虜移文取索公以爲但可說諭令其
北歸不可捕遣以快彼意上意猶欲粗遣百十
以塞其意公曰粗遣一二已失其心使懷憤怨
而虜知其然求索必不已竊料兵端必起於
此是始欲兩全而終不免兩失之也此事本
末曲雖在我然彼亦豈得何爲直若且悠悠勿遣
彼必疑我有備未敢遽動萬一不免用兵却可
全山東歸正之心士氣自倍矣於是卒從公計
一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公言此

職自景德以來罕復不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添置徒爲煩員無益也乃止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至是拜公左相遂以允文爲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既相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公既面陳以爲未可復手疏曰陵寢幽隔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若更爲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未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

且天下之人亦以爲陛下舍其大而圖其細也若欲必遣則俟彼事定或因遣使賀正令王抃備行先與彼之館伴者議之或令因見虜主面陳此意彼若肯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則願陛下深謀遠慮舍其小而圖其大它時恢復故疆陵寢固在度內今日爲之則苟慕虛名而受實害臣竊爲陛下危之上感公言事得少緩既而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公以不能先事陳戒深自克責密疏言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藉藉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

驚動聖躬虧損盛德非細事也前日已嘗面奏俟罪聖體未寧未敢復請然區區之愚不敢不先言之冀或有以感寤宸衷則臣歸死司敗無復憾矣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也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以激士氣耳然誠如此臣

亦竊以爲過矣夫弧矢之利雖聖人所以威天下然本非帝王所當親御也一劍之任吳起且羞爲之而況萬乘之主乎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弋而莊辛說以王霸之弋陛下既有志於武功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卒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矣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太祖皇帝深鄙手搏之獻蓋可見於此矣又況陛下承祖宗積累之

休膺太上皇付託之重一身之動靜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自重以爲天下無窮之計乎今者之事尚賴天地祖宗密垂覆佑即獲痊愈使其萬一有甚於此則貽太上之憂念駭四方之觀聽雖誅左右執射之人亦何益乎故臣願陛下常以今日之事永爲後來之戒不惟志之聖心而又書之盤杅銘之几杖不使須臾忘之則天下幸甚且古之命大臣者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而不使著見於外也唐太宗臂鷹將從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此其效也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雖然懲羹者必吹於虀傷桃者或戒於李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叡射之虞銜橛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乎聞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乃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誠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誠以弦斷之

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踶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厲行一以太祖爲法罷毬鞠之會弃騎射之習謹威儀之節玩經典之訓則盛德輝光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既而曾覿官滿當代公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覿意似不欲爲此官公曰前此陛下去此兩人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往往竊議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且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之已而又以墨詔進覿官公復持不可曰必爾亦當有名會當賀金國正旦乃請以覿爲副還奏因以例遷其官而竟申浙東之命覿猶遲徊不去公戒閤門趣覿即日朝辭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欲爲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在告請於右相得之公聞劾已出詰吏留之說皇恐詣公謝右相亦愧甚然猶爲之請公卒不與說以是亦深怨公永陽郡王居廣欲爲其客求樹祠先使人

伺公意公曰宅官則不可擬祠無傷也然居廣
僤公嚴正辛不敢啓口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
垕應制科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詞
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
謝悰亦獨試機益爲人所使耳上喻公詰之乃
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
不以實公因極論其姦遂詔暴二人朋比交通
之狀而罷之出外稱快然應辰竟以與右相議
事不合求去公奏應辰剛毅正直士望所屬當
有以留其行右相因遂數薦應辰可以執政上初

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
文而公亦數求去矣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一日
上以手札諭公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
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公
奏曰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
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
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
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
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
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

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
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
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
免罪尤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
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許遂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陛辭猶勸
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宜輕遣
然公既去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而曾覿
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
莫有敢言者矣公至福州政尚寬厚而嚴於治

盜明年定海水賊況郎侵軼閩廣海道騷然公
召統領官鄭廣授以方略廣頗追留以屈爲解
公植旗於庭視其所嚮廣知公不可欺晝夜窮
追遂悉禽捕海道以清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
祿大夫力辭不許始公任政建言選人擬廟無
事得祿又理考任陞改此太僥倖且非祖宗舊
法奏請革之人以爲當而權貴多不悅扇爲浮
論游說萬方公持之不變衆亦自定略計一歲
可省冒濫改官者三十員至是不悅者幸公去
卒奏改之公猶抗疏辨理然事已行不及止也

簽書節度判官事尚大仲以事忤提點刑獄鄭
興裔興裔廉得其罪以語公公即以屬吏驗問
未竟憲屬張位擅呼獄吏喻以意旨公劾奏位
并大仲罷黜之興裔勢大沮且恐託它事出按
旁郡以避公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
公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
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
衆販之者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
下四州瀕海已爲出鹽之鄉惟汀邵劒建四州
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它路比也

且四州每歲舊額當運鹽千三百萬斤而實運
僅及九百餘萬蓋食鹽之民有限其勢不可以
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萬緡而四州
二十餘縣供給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十年
以來州縣稍無科擾百姓亦各安便此則官自
鬻鹽亦不爲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於它路
且於額外更責以增鬻取贏而又陰奪州縣歲
計以充其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鹽不
行由私販之不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者福建民貧上四州尤甚其俗

強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多利私販百十爲羣
操持兵仗官不能禁託名魚鱐量收稅錢而已
貧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於爲非官
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法已
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
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爲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
斂農民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
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
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
無策必至抑配民户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

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議
或令建議之人一以身任責必有以見其決然
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悞也當時諸公
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又明年力請閑遂以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歸第敝屋數楹湫隘特甚怡
然不以屑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辭不得請
乃行民習其政不勞而治始至帑藏空竭公節
省浮費用亦不乏會有旨盡發本路海船及揀
中禁軍土軍公奏曰陛下厲精爲治約已利民
於軍須之用亦無取之民者獨於海舟尚藉民

力蓋不獲已然自頃邊事既息率三分調一以備守禦非有緩急不盡發也此意亦已厚矣今乃但以教閱之故而使三番併發彼不當番者既已遠出豈能遽歸則必徒使其家有追逮係累之擾至於拖師水手其技素習初不待教但其平日類皆轉移執事今固不容拘以名籍則又安知今日所教以為異時所用之人哉何補於事而煩擾如此且去歲朝廷疑州郡有所隱漏遣黃飛英點集拘留年半始得放散商賈固已失業今而併發寧不重困略計本路所發五

百七十艘用拖師水手萬四千人留屯五月犒設借請朝廷費緡錢六十餘萬緡米六七萬餘碩衣裝器甲與夫州縣之費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觀兩浙則其費又當倍之矣又況民力不可不惜大衆不可輕動無事而發玩習為常一旦有急或反誤事曷若盡以教閱付之州縣或令且發一番當亦未至闕事而船戶既蒙優恤異時或有緩急雖赴湯蹈火亦不避矣其揀中禁軍已行起發但本路帶山瀕海民俗獷悍私販寇盜所在有之全賴土軍控制之力向

來廢弛冊明衙命揀選但欲數多未嘗精擇福州十三寨合千九百人而揀中者已千七百餘人所餘逐寨不過十人今若將揀中人盡行起發則州縣表裏空虛姦民得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乞許留其半以備緩急詔皆施行如章公又嘗奏本路上四州軍及江西湖北諸郡豪猾之民多由衣食不充相結為盜盤據險阻官軍多不能制近者茶寇雖平其類尚多有之與其縱使為盜不若籠以為兵謂宜專委逐路帥憲選閒居官員有方略者及土豪有信義者毋拘

以文使風喻此曹令各以其技自獻官為格試收而籍之或刺其手置寨教閱厚其衣糧拔其尤異補轉資級因事立功更加優賞或有小寇責之收捕決可討平異時或欲起發亦必感奮為用此銷盜賊嚴武備固根本之一策也既而州境大旱失火延燒且有星隕地震之異公丞以其事上聞且曰一夕之間變異兩見臣愚不學莫原休咎之端惟劇震恐竊計陛下必欲聞之不敢不奏上感其言適州校有部綱至在所者上忽召入問公治行甚悉即降親札撫勞賜

以帶芴香藥甚厚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加
慶宇内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禄大夫四
年復累章告歸上欲許之而難其代爲淂四界
目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
府未視事改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
宮留守且詔赴闕奏事既至都人聚觀無不咨
嗟善公之將復用也入對垂拱殿上爲改容加
敬命坐賜茶宣問致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
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賂交結而得之如此
大壞軍政上曰大將交結恐或因仍如統領官

以下皆朕親選前日鄭鑑亦有是説朕再三諭
以無是事矣鑑公壻也故上語及之公即奏曰
臣在遠亦聞鑑以小臣輙論朝廷事陛下和顔
聽納中外莫不仰服聖明從諫之美然諸將交
結之弊則陛下不可以不察蓋主兵者得之不
以材能而以貨賂則其下不服必致誤事上曰
誠然公又奏曰陛下選用人材當辨邪正然又
必由朝廷乃合公論如聞曾覿王抃招權納賂
薦進人才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間口語籍籍恩
盡歸於此輩謗獨萃於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

上曰小小差遣或徇伺之至於近上差除此輩
豈敢干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
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大抵禁中
事外間無不聞皆此曹所爲大非美事願嚴加
戒約上亦然之公又奏曰比來出令多不審簡
即變更祖宗故事固不能守而陛下初政力去
弊事可以爲後世法者今亦不能守矣上問何
事公曰如未銓試不得注官未歷任不許堂除
之類今皆以内降放行矣上曰此誠一時不思
之過公又奏曰贓吏最可惡比亦有已經勘結

而直降内批改正者如此天下何所懲勸上曰
恐無此事公曰臣知其人但事已往不欲斥其
姓名耳此皆左右害政之大者陛下不可不每
事加察防其微漸上曰卿言甚當朕若知之决
不容也既退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香茶明日
朝辭上曰卿遠來得相見氣貌不減往時今年
幾何矣公對曰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上曰極
清健可喜也公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脩門
見都下穀賤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風俗
大變上曰何也公曰向來士夫奔覿抃之門十

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有顧忌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於則不敢覬雖時或有請朕亦多抑之目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喧傳某人由某人之薦某人出某人之門此曹聲勢既長臺諫侍從往往多出其門順指如意朝廷亦惟命是聽無敢為陛下言者天下靡靡風俗日趨敗壞柰何臣昨所奏將帥賄賂交結又為特甚不惟士大夫言之雖軍伍使臣朝廷胥史下至走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臣恐小人姦計百端巧為彌縫使陛下獨不悟此不可不深察而嚴禁也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常留聖慮則天下幸甚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有如此者一一奏來公又奏浙路監司亦望精擇須稍諳練有風采之人乃可用若膏粱子弟未更民政權要子姪親故率皆負勢妄作為一路之害上因語及人材問公識其人否公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

謂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為沈思久之上初欲為公設宴會小疾不果乃命二府餞于浙江亭公去建康至是蓋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如見親戚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者當取旨以軍法從事諸軍肅然行宮留鑰別以宦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之禮時節按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自坐東偏而留守頗為容甚或邀夫就飲其家公悉罷之宦者浸不樂而不能害也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聞邊面利害無不言嘗奏北界群盜百餘焚掠淮陰殺人纂因執縛官吏此由跳河盜馬之徒有以啓之請加嚴禁而於沿淮諸縣量增戍兵以防之其自北方來歸者則慰諭而勿受也又奏密院昨下諸郡造甲自有程限而諸郡爭先希賞不無追集之擾乞行戒喻以安農業且自頃罷兵至今十五六年諸軍造甲當已足用而御前軍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為一具則以歲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具矣行營之

甲見管四萬今諸郡所造計亦不下三萬欲望
試加撿括苟可足用即遂州常年合納甲葉鐵
炭之類或可間年量與裁減亦寬民力之一事
也又奏曰者陛下深念諸軍有口衆而廩假不
足以自贍者特降緡錢三總領司各付以二十
萬俾之回易歲取息錢五分以為優給甚大恵
也然商賈之利不過什一今以總所之權奉朝
命用禁令而責五分之息其勢必至於盡籠商
賈之利陰奪場務之課使道塗嗟怨公私困竭
而淮西總司歲以十萬緡者散之兩軍多者不

過兩千少或僅得千錢以朝廷黃牓措置使此
曹終歲仰望而所得不過如此得者既未足為
恵而不得者又有怨言甚無謂也請亟罷之而
歲捐交子三十萬於一司以其半給諸軍之口
衆者以其半大閲而激犒之不惟名正恵周亦
可少振士氣而數路細民商旅受賜又不貲矣
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賫送而
迎送饋遺體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
親以白劄來吏白故事公悉罷之因上奏曰號
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

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
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
劇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則臣不知其可矣其
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用白
劄雖無甚害然白劄既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
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千國家大
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
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
之人即便施行則真偽不分豈不悞事況祗稟
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

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為非便惟陛下察
而改之上為手札獎諭愧謝其意公尋上章請
致其事荅詔不允上又出手札付三省除公少
保加恩判建康府如故宣制之日亦上所自定
蓋異禮也公力辭以為曾公亮嘗言司空非賞
勞之官卒不受拜今之少保即昔之司空也況
又興勞其敢受乎上手札敦諭至于再三公乃
受命時江東諸郡皆旱而南康廣德為尤甚上
詔公預講荒政公奏曰薄征緩刑已責勸分之
屬不敢不勉亦已揭牓招誘米商嚴戒場務毋

得征稅但恐未到之間民已流散不可復收欲
乞於本路諸州朝廷樁積數内借米三十萬碩
穀二十萬碩分給州縣賑糶而又繼以常平之
粟仍先揭牓諭之使細民不至流移富家不敢
閉糴商旅不敢邀價又奏乞除放淳熙四年夏
秋逋賦權罷淮東和糴倚閣畸零夏稅申明納
粟賞格上多從之惟所借樁積米穀前後三奏
詞甚懇激而廟堂有不樂公者才得三萬斛人
皆爲公憂而公處畫有方船粟四集境内帖然
民無流徙咸仰公德爲八年正月復上告老之

章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
封申國公將歸薦本道守令耿秉等五人皆以
次擢用九年正月公之年已七十矣元日即謝
醴泉之俸復上疏申前請凡表五上上又手批其
奏卻之是歲親祠召公陪位公力辭又三表懇
請告休不獲即爲手劄以請上不得已詔以少
傅致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
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歸之上一
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予詔金器香
藥十二年又詔公陪祀南郊且以增太上尊號

原缺

司給葬事後數月有旨賜謚遂以靖共其位文
賢有成二法謚公曰正獻而以劄可告于第公
孝友忠敬得於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
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少
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恂恂言
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別邪正排
斥權要無所顧避論事上前指切時病如請罷
張忠獻公之斬張去爲斥逐龍曾議復奏審及
極論近習弄權納賂鬻賣將帥之弊皆卓犖奇
偉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一時上意雖未即

開納公必懇請再三然心平理順色溫氣和無
激訐近名之意上多悅而從之處國家顧大體
務持重不爲幸勝苟得之計在中書尤以愛惜
名器裁抑僥倖爲事故小人多不樂而聖主獨
深知之其以居外積年眷禮彌厚歲時錫賚存
問不絕年六十七即告老于朝上所以留之甚
至且屢稱其忠誠不欺爲當今賢相公子守嘗
以宗正寺簿奏事殿中上顧問公甚厚陪祠之
召蓋將有所咨訪而公病不能行天下有志之
士至今恨之然非爲公私恨也公性寬洪簡儉

原缺

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嘗有詩曰吾方蹈丘軻暇師粲可此足以見其志矣有遺文二十卷議二十卷娶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寅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宏承奉郎有志於學而蚤卒熹嘗銘其墓以哀之宓宿皆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事張僅幼未行孫男四人堅承務郎址坦皆承奉郎壁未官孫女六人長許嫁修職郎泉州司户趙善紳餘幼初公歸自金陵即預爲棺衾嘗遊鄉縣之保豐里龍汲山妙寂僧舍愛其山水相羊久之命作壽藏既甓諸孤悉遵遺戒惟百日而窆懼於不懷則以十五年七月二日奉公之柩葬焉謂熹辱公知晩歲尤篤授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熹不得辭直書其事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朱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行狀

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營田使兼行宫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光禄大夫劉公行狀 代平父作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

妣黄氏彭城郡夫人

祖韐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謚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吕氏韓國夫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

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爲建人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眞定有功京城失守虜人得之欲以爲將相義

不屈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障梁益爲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竒質英晤絶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爲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爲不可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書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外艱既禫而韓國夫人𦵏特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　二

官中書舍人時秦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爲其父作謚以公不亟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即眞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校抉吏姦故因其引嫌復遷以選事兼權祕書少

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虜渝盟天子震怒將蒞飭師北向以雪讎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爲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詔乃以楊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　三

專爲浚地耳宰相召公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未幾眞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草制立建王爲皇太子今上皇帝既即位記公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虜意不可測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母夫人戒家人悉裹葛藁副以行曰籍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其若以選置官屬未公抵罪上容公辟召無所私手札褒諭之尋以識

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諍
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
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爲
對甚悉會有太白經天旱暵飛蝗之變詔復問
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蝥氛也
今仇虜窺覦吵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
無罰諸將專事刻剝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
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興土未復地狹民貧而費
用日滋征求日廣爲監司者不卹郡爲郡者不
卹縣爲縣者不卹民至或重爲貪虐以肆其心

則百姓之苦於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
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
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
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鉏
贓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
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攬恭儉曰
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
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
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
銷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圉

有不易之策今曰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謀
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
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虛文
專責實効使政事脩舉國勢日彊然後三者之
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自紛紛於
末流而於其本未有言者臣竊爲陛下憂之上
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
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無尺寸
功貪饕刻剝爲國家斂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
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稽程被詰

亟奏俟罪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迪功
郎李珂者以關通近習得補官而自奏求爲督
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繇召見
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杜邪
枉之門也且今邊陲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
尤當審擇如珂小人非唯不堪此選政恐或能
妄作以沮撓其事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
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然亦竟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興元年冬
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黍學

倅爲一縣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懦於事或不屑爲者既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歛手不能有所爲人始大服先是吏負攤衆公視負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饑官吏不之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怒奮起爲亂衆餘萬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慶肇慶封梧賀州之境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歛民間金帛賂之以

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實聞賊遂犯宜章臨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候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實奏請下荊襄發卒奔命又度此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勢愈盛而湘陰縣橋

口鎭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彦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梁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彦等擒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首於市餘益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遊奕軍統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

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知其暑行疲怠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飫過望諸軍益喜盡死力欽故羣盜楊么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境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寛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拒宜

章大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
宜章八月鏖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
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為兩其前
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進至莽山賊徒曹彥黃
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
入盡誅其酋豪而其支黨脅從者尚衆皆竄入
山谷間公喻欽等卻兵而使人賫牓聽其自詣
則皆相率聽命歲餘師還李金黃谷等數十人
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
蓋以千數曹彥黃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既乃

第錄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豪有
所私上嘉歎再三詔以為敷文閣直學士且賜
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
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
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
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內正清公乃喟
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可以不
肅而今而後庶有以寬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
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為請於朝曰今欲懲
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若擇守宰寬賦斂以

安吾民而已不比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
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
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
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為重鎮方地數
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有嶽麓書
院員廨特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無廢公一
新之養士數十人延禮脩士彪君居正使為之
長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栻敬夫時往遊焉與論
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
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

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
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
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
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
者矣又論稅縮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論州郡
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宜遴選武臣之奮行
伍習戎事者使為將副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
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
其可脩矣上然其言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侍讀聞侯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

悦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
所不悦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
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
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
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務於耳目動於意氣而
私欲萌焉則其綱以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
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以
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
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
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絶道喪未有以

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
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荒政所宜不者亦使
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
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
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
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
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最幸破
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
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
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

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
待選用一日上頒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
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脩政事有十年之
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
之來間不容髮柰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
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
謂十年脩政之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
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
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
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

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
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
已其終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
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卒然僥
倖之所爲也上以公言爲然四年七月詔兼參
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
所以叙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
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
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獨罷年逋負金
錢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

抑僥倖奬廉退為已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
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
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及日而流俗亦多不悅
公者先是潜邸使臣龍大淵曾覿眷遇特厚
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一日發語遂去
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頗憐覿欲還之公力陳其
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令
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機事進
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盛德之光華飭治朝
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為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

琪謁告至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
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
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
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
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
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懼不能置辭
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無何楊守來言
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者一丈諸公
請之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
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

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
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
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則或須
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邪公即以藝祖熏籠事
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
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
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舉行舊典以正
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竊恐小人有因疑
似微以簸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
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

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
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
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
用虛己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爲獻上
竦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
及行召卿矣隆興承前帥刻剝之後場務皆增
新額而輸租更用方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
罷之舊邑率新有復出稅錢三十五萬有奇租
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有稅正稅且什四
歲久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蕪所攤固不

可得而矣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
零租米脚耗免役寬錢之弊人或爲公憂不足
公量入爲出用度不嘗乏也暇日咨訪賓僚講
求利病率常一二之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
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
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
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二
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飲食如法至暮白所予
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
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明年除

資政殿學士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
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諉公措置公因行視
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圖回役
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
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
歸父子至不相識公奏爲半年番休之法春夏
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
民兵皆農家子敢樸豪勇又有土著常產自愛
惜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鬬比稍廢公更爲
開闔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

以七十五人爲隊隊有長四隊爲部部有將縣
置總首都副各一人當教則郡爲選官訓練已
事而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爲處畫各有條理
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
民也明年遭内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
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宣押奏事
其書曰朕以荆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
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民國有常典况吾大
臣義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
不肯起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

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
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
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
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垂幸無犬吠之警臣
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
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
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可
知矣况陛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驩而以衰絰
不祥之人遷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
治之美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爲中國乏材乃

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
覆慮思而卒不敢起也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
義當體國者矣臣其敢禁無一言以塞明詔哉
乃手疏別奏以聞其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
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
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使朱加偕賢不得用賦
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
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
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
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

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
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
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
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
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
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
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爲寢前詔入
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
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
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

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
豪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
其意以傅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資
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公舊鎮威惠之在人者
久而愈深及是再至蓋有不待教令而孚者而
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
愈畏服而敬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
縣至二千人除道路毀屋廬數路騷動公奏曰
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
公之與且使吾中國之疲民罔於遠夷之野獸

豈仁聖之所忍爲也哉啓上公亟遣官吏行視
蠲放田租闕挑運桂陽民饑則檄轉運常平司
移粟賑之且慮山谷飢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
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鹽數千人入境騷
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
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揭榜喻以自新聲言
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
獨餘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來毋迎戰去毋
窮追毋過其坐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
者無幾進兵擊之盡擒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

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頗又攻劫復入境後帥曰此
前日養寇非也吾必盡誅之盜聞其言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
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爲費以數萬
計於是人乃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
安撫使行宮留守始至孔目吏有爲姦利於緣數十年者杖而
黥之一郡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
戶夏稅爲錢六千萬紬絹二千疋綿二千兩分遣官吏行田蠲
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其章
移夏布租稱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饒州視其所蠲租頗未盡
者悉以與民又奏禁止流稅米過糶違者劾治如法即在他路

亦願得以名聞請其罪詔從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糴常平又
總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
州縣毋得督趣逋以重困飢民借常平米付村戶提塞欽漏錯
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
下六斗客戶當賑濟者若干戶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
又運米村落從本價賑糶合十餘萬斛而貸者率亦不敢償爲
置局府中以通判府事趙善珏觀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
授李宗思新婺州教授劉煒領之而分遣寮屬循行境中窮
山僻壤無所不到公又憂心焚灼博訪夙夜不少懈凡
官吏奉行之不謹民間冤苦之無告幽隱纖悉無不畢聞

縣給印曆親書所聞告諭獎許絡繹於道無不
切中事宜者蓋本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
人人爭效其力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
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
其績賜書褒喻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二
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勞其齎費者甚悉自累
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
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
民者至於蠲租振廩其費又數十巨萬而軍吏
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時者故皆按堵而文以

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役不
及民又償前政所負內庫錢二萬上積公勞效
賜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
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明道程公先生嘗主上
元簿即學祠之且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
以示學者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窟迹其籍中
吏不能禁公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盜
皆相戒遁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
文殿學士五年閏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
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

知疾不可爲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伾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飢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罷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衆賢彙進而羣小黜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坪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

雪爲言然後以家事屬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訃聞上爲震悼始從公請博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裘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歷之原公所命也公爲人機鑒精

明識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聯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諸縣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棄捐公哀慕無以自致出疆得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喻以恩意責以義理反覆詳盡至或深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往往失其

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啻如己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游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小失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鄱豐曾撙於湖南莫府厚遇之公去撙爲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爲辨理得伸而要路有忌公者奏劾之蓋其意不在撙也公不悔遇撙益厚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雖乎其得上語每及恢復

大計必以脩政事固根本爲先辭退復手疏盡
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誤國之姦大臣
盡不悅而上獨深察其忠某在方鎮愛民擇吏
平訟獄理財用治兵旅除盜賊皆有科指而尤
以敦教化厲風俗爲急務蓋其生質雖高聞學
雖晚而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
益深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
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豫附其不能無私意
異説者晚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
不慘然相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憂國

之臣也所臨數鎮民愛之如父母聞訃有能市
巷哭者至於諸軍將吏外暨夷狄則於公家咸
名義烈服習蓋久莫不想聞其風采軍士固敬
愛之而虜諜者至荆襄亦每訶今劉公於廷康
爲何屬也廷康盡忠顯公舊官云公自少即以
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潤色當
世尤稱其得體而平居未嘗輒爲無用之文間
有應酬之作隨輒弃去後省駁議又多削藁故
今存於家者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内外制二十
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

空言也謹按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謚行易名
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故
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
太常考功并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
重者猶邦敢盡著尋第録引上謹狀淳熙九年
四月日從弟從事郎玶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
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聳父淳皆不仕
先生生而沈静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

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説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
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
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
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
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
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
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
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
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
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

臣折公彥質范公沖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旣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矼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旣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脩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

郡人程君元以劇行稱龔君何以驤節著守延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從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懲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先生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人

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卽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卽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誠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卽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

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愉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男覯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棁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

論諱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與它文
草藁藏于家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既與
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沖先生而與之遊更相
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
既病且没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
皆嘗得供洒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爲最久先生
葬時親仁尚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行册
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
采擇謹狀淳熙五年七月日門人宣教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朱熹狀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
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
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
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
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紹
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
丁内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祕書省校書
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與脩哲宗實
録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
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蒲秩再請命下
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
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
爲舉子文即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
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

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
傳誦至闇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
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
如川之方至而奔騰庬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
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而自
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
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
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
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
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

者既又得蒲城蕭公顗子莊劒浦羅公從彥仲
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
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
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
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
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繇是向之
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
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
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
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常以謂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
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
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
意豈特爲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
之干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
朝蕩覆公在尤溪方與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
之問來諗者公聞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絕旣
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寇賊縱橫道
路梗塞固不暇於博求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

用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困
於塵埃卑辱鋒鏑擾攘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
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筭商之役於嶺海魚鰕
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詔出御史
胡公世將撫諭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說之曰古
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
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曾不爲終歲
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
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
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

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關中
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
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
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溫劉裕雖能
以江漢舟艫西入河渭然旣得之而不能守則
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
已今淮甸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
以趍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嚮以圖恢復
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
固守之計而但僻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

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爲安未知漂漂
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壯其策歸即以聞於
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
公學行之懿不宜滯覺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
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即對言
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
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
蹙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
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
圖之反覆馳騁辯說縱横出入古今證驗精博
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
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陝
荊襄軍事欲奏取公爲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
既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
對時上已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
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國勢亦小振矣公始進
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即奏言曰陛下以
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茲而
民困兵弱虜偽侵陵戡定之勳久而未集意者
陛下殆嘗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

之學垂精延訪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
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爲
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虜僞之不足憂
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
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
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
戒反覆切至而猶慮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審無
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人主操大權
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理然
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
機之務決於蚤朝行在遂延之頃未有以博盡
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略放
唐朝延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
延訪群臣博求至計然後總攬參訂以次施行
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
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
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
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
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失
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

體泚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淩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論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僅保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志爲誚乃詔改公京秩仍與校中祕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恟疑異議鋒起張公至爲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還建康以自衛公深以爲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泗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之卻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累歲安集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即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

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虜衝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虜以乘吾隙議者方以爲憂而虜反忌豫強將不可制一旦執而廢之遂不暇以我爲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觀望中原坐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即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既以行險妄動而及於敗爲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其弊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釁則是二者通爲一說而無所偏廢蓋能夙夜孜務寧厲衆志則未嘗不待時而不至於媮審知彼己以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求逞於讎敵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

矣謂宜斷自聖志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惡政無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婾俗撫循凋瘵之民淬勵士大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釁投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天地之殛則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而寇至輒謀引避既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

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不能詰公於是又言　陛下有爲之志未嘗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効臣竊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以爲　陛下誠能並進忠賢修明紀律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邮匹夫徇私之怨則威令必振國勢安強雖桀驁之虜亦將斂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郎兼昇史筆而常公猶以爲此

非所爲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而宣仁附傳實公所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爲尤重而公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爲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既而虜人亟遣使來請和趙公以議小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檜始顓政事遂決屈己和戎之議矣虜使名稱既不遜而所責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於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洶洶欲爲變夜或揭通衢指檜爲

虜諜都人洶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虜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紐於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鋭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蓋虜人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

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為吾為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為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尚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

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檜雖持其議不少變然虜人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逞者論者莫不壯之然自是之後邊備遂弛士氣益衰而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為諱正獻公等所憂耗我之計檜顧自以為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公因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因留不許及虜使再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運十年于茲雖有大有為之志而於天下國家所以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

今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以歸于我此雖異時之變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閒於憂虞而大有為之志將有所使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病於難立者正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鋭而用計有未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陛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後總攬羣策而裁處其中折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為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講和之議猶欲三致

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久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

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而虜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大入如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檜亦不知所爲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東拔寬練之餘以故關陝順昌舉皐

之師連戰大捷虜乃引退復議講解而梓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論楚漢強弱之勢然檜遂掩已失而冒以爲功公奪主權肆然無復有所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爲之屈遂自請爲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處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瀟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爲平緩而詩律亦益謹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

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擅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棄置閒散迄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誨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鬼瑣儈賈附勢之流與己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

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領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評也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翬彥沖竊以其子屬熹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侍郎徐公度欲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之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稿

而今存則直壯閑偉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為
公詩高深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
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為得其趣者公
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
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
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親下逮妾
媵僮使由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
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乙嫁故劉陽縣丞劉
子翔蚤卒孫男三長塾亦蚤卒次埜將仕郎次
在承務郎女三其婿修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

榦進士范元裕曾孫男五鉅鈞鑑鐸銓女九長
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
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
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
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
慶元某年某月　日奉而遷于武夷鄉上梅
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詩嘗有鄉關
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
其識耶不肖子熹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
銘幽堂具著聲烈以告萬世蓋自近古以來未

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議大夫正第四品準格又
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
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實之大者如右
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
謹狀慶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
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
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
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

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
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
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
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
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
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
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
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屛居山田結茅水竹

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𢝫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庠觀察推官謝公儆

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兼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旣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

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万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

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

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
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
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
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
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
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
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
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
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

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
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
哉必也体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
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
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
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
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
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
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
荅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

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
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
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
為玩物喪志者幾希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
其辨析精微毫釐畢見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
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
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
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先生姿稟勁特氣節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
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

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
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
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蓋從遊道即棄場屋超然
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
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
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
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
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
釋之邪正分矣袁先生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
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

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
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
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
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
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
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
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
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
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觀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
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
斯文而先生殁矣熹也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
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
方謀竁窆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
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
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為
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詳然未
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
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
耳謹狀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

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琢故不
仕祖彥嗣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
安人公諱汝揖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
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居官不行調南劍州
順昌主簿扶護丞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
代為漳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監從政郎為汀
州司法參軍不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
寧化縣丞追榮其考妣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

加至今官封邵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
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
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
使其弟為奏上請得致仕狀未報疾革召親戚
常所往來者告諸屬其子而逝既尚書下公請
事知章而公不起矣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勅所
至有能聲為大府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
能辨者皆以諉公公為辨治日以謹力在長泰
直歲不收公力為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
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寧黨

擬敘為姦公秀禽取實之法民乃[redacted]安朝廷嘉
録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通守南劍翰林
綦公宗礼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
治複屋聚經子史氏羣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
武為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
杜門里閈非歲時慶問未嘗出入閭巷諸公府
鄉人欽慕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越
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為
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
郎致仕[redacted]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忱以公恩

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
公同年進士也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
忱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熹序次將
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
辭乃取忱所論次具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
次乙亥人日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主管
學事朱熹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

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畤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張氏
宜人陳氏
父彥温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
右承議郎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
氏

羅氏世為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沙縣尉以卒
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
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
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

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
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晬盤公一無
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
文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
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為章句之習也十餘
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
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
功郎福州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
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為嶺徼
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當時幕府已不勝事至

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財處從容
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
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梧意竄斥係踵南來道
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
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贑州瑞金縣事轉
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餓則先事爲備多
所儲積及餓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
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
計惜而曆置纖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
也邑人既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

縣故多盜公飭巡徼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寘諸
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
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公事
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
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糴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
其事未幾得穀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
出莫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王山汪
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
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
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

公之助爲多也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
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
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
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
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
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
公訪得之爲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
東方士大夫遊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幸死不
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
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
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忽語人曰吾
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也遂就寢酣鼾
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
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
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橐中獨
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嘆
以爲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
沙縣嚴地祖塋之旁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
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

七人皆幼公姿禀和粹沉静寡欲其處己待人
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
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
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
營周捄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
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一言
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
名山勝槩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
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
知公之所志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

忠獻公問行己之大方張公爲手書所爲敬說
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
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
是喟然而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
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
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爲
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
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
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游劉公名家子及見
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

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
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爲於世而充養
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
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爲
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熹而言
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
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
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
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
再至所以勸勵從史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

得復相與講且書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既痛公
之不幸不及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
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
弟顧所叙官閥梗槩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
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既趣以就事矣惟是
從遊之晚於公之行治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
失將無以備采擇爲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
財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
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爲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爲文必傳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喻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遵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暇況奮其武怒以懾服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爲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列耳罷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脩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轉承議郎用敎中侍御史吳公芾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虜敗盟旣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

以處之者公上疏曰雖負之民皆吾赤子夫豈樂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當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家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意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備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或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却也奪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脩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讐場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

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
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爲爾
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
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
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栻持
書幣賜虜帥大臣主兵者公爲上言仲賢輕儇
無恥栻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
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
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
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

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
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
爲御營使惣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
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
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
授以兵柄陰疑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
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
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
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
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

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
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鉗伏羣盜此皆虜
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
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
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
然開納既而李栻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
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
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
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脩上不得已復遣
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

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
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卻衆謀
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屯兵
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
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
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
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
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
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
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

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伎議
陵寢拚宮僻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
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輊脱者皆墨識之以示
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
除左司諫曾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
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它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
軍詔諸以長秋為官者損其七人它亦頗有所
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
大為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穡
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

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
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
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謹敏冀
可責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
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
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諭之公
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
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椎鈍朴實之人
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懸誤陛下
國計且譽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

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
以王之望為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
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
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
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穡姦邪面斥
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穡
大愧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
外之力先排公夫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
四郡戍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
而翼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為宗社計也虜於是

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大學諸生數
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
朋等而斬思退之望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
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
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一以寬愛撫其民如
為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
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乎庭法也吾
何容心哉既亦卒無稱冤者未幾就除福建路
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遺幽隱畢達欲行部輒
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張諸州以例致

餽一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
朝散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
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大常少卿侍立
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
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力爲宰相言虜未嘗
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點集恐徒擾而無益
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
災秋稼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
臣按視蠲租賦賑流冗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
尋郎公同脩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
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淙多創摑局以
私親故秀守徐蒇遣吏賫錢買燈都下聞之恐
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
脩政曰官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
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寘之列位自然
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効因可卜
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
雪公求對極陳祗畏天戒飭正庶事之說將東
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
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爲恢復之

漸而小人乘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
左右陳聚斂擊刺之術皆狂妄爭刺上末之察
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
之上始開霈逐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
當師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
以已爲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
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
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
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
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
縣侵牟商賈以自爲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
者不復寬法之未密者口加密臣恐數年之間
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
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
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喻公者曰都俞
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爲高耶公復求
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爲公
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黜而發運官
屬皆罷矣公嘗爲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關
陜荆襄之衆可以趍韓鄭江淮之師可以擣青

徐三者之勢相為掎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
大臣開府節制而荊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
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
計也上曰武臣為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
但必得其才循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
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
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為一卒優其廩犒
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
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
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為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

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
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僭王牒成書轉頒
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
將成閔冒請其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
置閔不問閤門王抃招納妄人謝顯矯稱密旨
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
駁議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
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
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

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之意公亦
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
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
夫苟且敗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
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
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
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効也
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
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
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

以對臣竊聞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
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
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
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
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遂從外補正直之氣
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
小人而正志方遂張其繼之張其適龍韓玉又
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
內外諸軍被削士卒專事交結不備軍政欲卹
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

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為無累臣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為難而忘為治之本無以功利為易而速為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撥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為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屏醫却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計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偽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菲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為毫髮計留自罷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隆興中協贊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嘗為人言先儒有論為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為哉公敘遐誠懇非欲以大言夸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師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官獨歎曰潘公戇矣曷若退而疏之之為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輔閱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為奏議及它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

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幼賜進士出身女二
人適布迪功郎郭戡進士吳洎孫男一人女三
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甲葬公于義
城鄉疊石山之原以熹辱公知待薦寵之厚俾
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謚于太常且備
異時史氏採錄熹不得辭謹第錄如右謹狀乾
道八年八月日前左迪功郎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為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
曾祖惻祖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踰冠遊學

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問其所論學問之方一
以明理修身為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為
吾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從子
伯逢門人張敬夫遊既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
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攬前世儒先之論下
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
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
為宗也其為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
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輝暢心所不安告語切
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

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人樂
公賢君爲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
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是爲脩士鄉
鄰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亦無不往來
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
時郡人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
廢而山長罷五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
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珙始復立焉猶虛
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
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吾先

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
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強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
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
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間
講道讀書間出詩篇以咏歌其所志蓋脩然有
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
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傳
纔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
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
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梅橋之原於是君之

外弟澥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于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熹於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備采擇然敬夫與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遊久於熹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考異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上以公奏示宰相　下一本仍有宰相二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蓋始築室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歿京城

恩慕若成人事大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然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為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間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它人為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禽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遽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

諸縣分鞫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軍中盡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刘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趣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閒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有為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為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擊

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為郡所逮繫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為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為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為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從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曰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

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
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
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
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
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
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榷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
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産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
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
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干使者事竟寢有賈
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

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舉訴于部使
者請以爲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
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
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
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户鄭氏探其懷出金十兩
以獻公曰其爲金户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
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
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
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
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

流徙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常陰
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郡人士大夫之
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
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
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
爲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
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
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
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
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

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
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使祠歸養秦丞相以
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觖望持兩
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
軍壘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
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
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
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
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
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

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
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
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黄公
祖舜而問焉黄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怨
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
會廷尉獄成令拾已坐謾奏上不過追納所受
金而已方事作時户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
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
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劾公朝
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

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
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
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
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
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閉命即
卻酒肉屏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
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
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
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
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

會黄公給事泉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
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
内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
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復用公乃先除主管崇
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
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
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
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尚書雅知公之
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
廉悍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

其罪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
無一字不實也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
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
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
皐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
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
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
時朝廷方議重强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
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
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髫戴白争迎車下歡呼之

聲赫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避公脩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後大治民李氏甞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吏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懟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誅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然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汚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犇走闕下

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千百人中書爲書于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來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廼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

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即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贓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

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司爲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料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排籍戶定數使民必糴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詆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鐲增鹽錢數

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撙節用度
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役
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
燾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
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它郡錢俾之和糴
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
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
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以奏廢
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
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

將帑廩空乏且歲頻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
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
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
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
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
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
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村嘯聚欲爲寇者條爲請
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
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它縣獲
一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

有姦命鞫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
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罪亦止於流因并論
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
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卑知所
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罪公曰是
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
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挹其背則有涅文
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
箴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
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屢欲治

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
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
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
公將去郡猶請于朝糴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
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
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
每以語人蓋公平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
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部
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賢
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

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
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
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覿
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
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
往報之及爲郎後嘗遇於客次覿詑數從官曰
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
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閤門官子弟有使本道
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
覿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

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
赧色覿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
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
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
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
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
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
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
所至決遣囚徒壹無留事至於糾剔悉遵繩治

姦害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
不輕寮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
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即論公前
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
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歸建寧
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
今佛思之然公尋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
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
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
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

泉守爲罪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
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
無它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
未嘗以一事槪州縣太守之賢者如朱公之才
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
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閒
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
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
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
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

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黄
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内與訣既
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時比旦遂不起時淳熙
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
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
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
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
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
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
李讜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

適進士黄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育良尚幼
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
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中年讀詩至鴛鴦之
二章因悟比興之體聞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
本意故太常丞吴公棫求官泉州公聞其博通
古學善書甚富日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
吴公悦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
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
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
成誦也識慮高遠幾微絶人少時聞朝廷奉劍

光世軍吏胥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
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寵馬燧郭
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
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
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
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
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
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
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爲不亡矣虜寇淮
甸公以書抵樞密黄公論備禦方略因策虜有

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
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黄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
何其策之明也曾覿自福州召還公移書丞相
陳福公爲言覿入必留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
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
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
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
鍵謹嚴波瀾浩蕩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
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
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

公濂中書舍人張公嵲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後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某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

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睚眥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白公無罪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此年來殊無它端乃復重以前事横遭口語卒斥以沒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示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戍婺原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季真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

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内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聞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其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

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通問副
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匹國用魏絳以和戎爾
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
者王公倫張禮誓報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
申正月也行遇虜相粘罕于白水濼邀說甚切
粘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餼餉如禮而質以兵守
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
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
釋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
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

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
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
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
日蒙還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
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詣焉曰古之使者有節
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
無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虞
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
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僭據京
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

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
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
之虜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辭
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
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
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因之
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
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
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
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

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
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
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
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
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
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縁睫不能
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
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
未報憂憤得目疾其壹鬱愁歎無憀不平之氣
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中名王貴

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賫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䟽其事及虜中虛實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稱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漠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旌盡落

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諭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揀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揀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輶軒集序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

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

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卹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書爲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寶眞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

用意詔曰朱某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
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為功惡
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
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按公考十有七年應遷
數官檜又忌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
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
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
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
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林仕至宣教
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

補承信郎孫勲早卒熙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
之為者其氣質雄渾援据精博明白疏暢曲盡
事幾識者以為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
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恠奇澁之弊聘
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
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
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為三從兄弟先子初
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皆甚
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巳在北方比南歸則

先子不幸是歲巳棄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
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
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為謀葬故
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袤臨安帥守張
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
張君體仁又為得吉卜於■縣積善峰之下
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
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
者不為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
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

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
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靦然相視乃無
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
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
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
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偽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
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
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節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
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遽以目前苟

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昭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遷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塋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

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

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家塾記）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illegible]）[illegible]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

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
見哲宗徽宗實錄奏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抱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起陳博[illegible][illegible]高風素[illegible]聞於天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必能遇之[illegible]之道則有[illegible][illegible]所不[illegible][illegible]之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illegible]問其至王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illegible]狀其見蒙伏以[illegible]名賢於精陛下[illegible][illegible]明而開之暇當名以來待[illegible]闕下四方[illegible]又美不慮肖[illegible]風以觀朝廷下[illegible]持之者如何長之者詔否亦將[illegible]高則陛下[illegible]舉[illegible]天下之心臣庶陛下亦所以待之之[illegible][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畫[illegible]用則所得不[illegible]一入而已四海蒼生[illegible]恕之士皆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朝廷此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以[illegible]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尙有以為陛下言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閒之[illegible]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因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

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書責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校教人以經三舍升補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

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檻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禮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嘗曰所以不往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是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

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

當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湖氏論語詳說 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 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 然入

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云呂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表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

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門

端中所援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
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
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
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
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
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
結怨之端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
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
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
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
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
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蔬饌然以
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
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
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
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
遂立敵矣是後蘇程[illegible]又語錄云時呂申
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
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

某官蘇去不且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
未可如此頤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被劉諫
議盡言集亦有異論
與蘇公素不相知耳 劉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
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
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
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
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
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
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
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

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
事皆用軾意又[illegible]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
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切
上之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
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
血而死[illegible]此頤不為無[illegible]
皆刪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
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
[illegible]
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
[illegible]
[illegible]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臺諫官王巖叟[illegible]
行故不知者指以為[illegible]陛下與擇經筵之官
如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者可備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先
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
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
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
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
院[illegible]不辭今又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職[illegible]門者甚盛而蘇
[illegible]
[illegible]名先生再辭

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觀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

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制云依舊致仕按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

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

有五（見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逾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之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學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以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

没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踈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厚之言甚是也謝子曰陝右淺以識舊交有言更以謂者已而會於鑄子不喻毋謂親刺也從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將歸公上非臣家之大利又有議當節者之直者伊川曰貨中則當易決人人得良無損而不信者識入必信矣嘗貨則反是已而果如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薄當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又嘗公大實深豈復啟之舊伊川曰沒法當計前未可輕改也公不詳然之既啟數年綠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粳安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為議婚逃避累日家人驚求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冬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蔚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瀕河皆親往致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為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

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擧已貲以遣之共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舉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闚其門公每清旦輒持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為常其它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識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公

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婿韋權貴者挾墨敕從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從穴下深廣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恐爽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崎嶇逃逝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遷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爲悔也比其

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婦行生二男一女伯舅韋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持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劒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

而康國毋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

慨悽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爲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爲茶官國史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爲

爲閩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爲紀墨莊者也至子和之父其官猶不遂然亦好學脩飭能守其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倖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生子和子和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户掾邵武尉皆能其官吏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及至官觀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

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莫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古人爲已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

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讎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録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内窒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侵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

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覔錢叫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鄰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既去改官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游

清之以文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開口讀書不甚與人接然名士亦不強附而搢紳先生多樂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成都劉焞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户一再世揭落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棱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旦得韓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脩於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得其年究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卷太息因刻其大者著于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公移

知南康牓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兹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寛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喻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寛卹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源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寛卹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户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詞少諍訟獄少係囚
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
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贍皆
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
以累世義居旌表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
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爵旌表門閭蠲
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
及又況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旣有今
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
弊日隋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

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
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
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
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
意

一本軍背負匡廬前據彭蠡地勢雄秀甲於
東南禹迹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
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
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
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
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
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
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
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
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艮由長民之吏未
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
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
學者遣來入學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
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

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
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
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井市曹曉諭管下士
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
愛民敦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
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
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
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
行

又牒
所同南康務文但改寬卹民力并勸
厲風俗合行詢訪勸諭為合行詢究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𥘉及有廟見在本軍城内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輔優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曾與不

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近治三十里内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縣令熊仁贍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委本處日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妟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委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熙寧中嘗知本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

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祕丞公亦以傳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黄門蘇文定公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菴又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作劉公墓碣猶冰玉

堂無所發藏未審其墓是與不是的實去處
堂基碣尚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曾居本軍
未委日前有何遺跡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圖經文字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
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
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户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
廣行詢究取見詣實逐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

稽考別行措置仍牓客位遍呈寄居過往賢士
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詳細切幸特賜
開諭及牓示市曹仰居民知委如有知得上件
事迹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
申說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
日牒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
圖經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
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
元中因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
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
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
徒常數千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
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
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七年始置南康軍
遂爲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爲歸老
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
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
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皇祐末郭祥

正實為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
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即嘗
詢訪未見處所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
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
真羣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
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
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
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
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
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亦不著於此邦

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云云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耨田土）謹身節用（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　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庸鄉早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蕩乃為孝悌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沒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效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琉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闗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琉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比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喻者

進律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人户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產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闗約赴官陳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居共

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
約束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罪
云云淳熙六年八月日牓

勸農文

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兹忝郡寄職在勸農
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
耘耔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
疎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
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上固邦本仰寬
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
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
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把然後布種
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
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
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
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曬曝
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内然後撒
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
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
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
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
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
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
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
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飢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
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
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
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
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
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
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
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餵蠶有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詔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

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戸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収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犂種蒔既不及時耘耔培擁又不盡力陂塘灌漑之利廢而不修桑拓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

嘗印榜勸諭管内人戸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勸諭築埂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趁此未耕種之際遞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開濬陂塘修築埂岸毋至後時追悔毋及二月日榜

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愆實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撿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日近出糶仍兌

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糴準備賑濟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損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為主一向狼藉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

方救恤之意仰侯朝建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分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

升斗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為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借借出救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為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戶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糴或乞

賒借生穀糶米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至
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
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
遣
一旱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旱田
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户

檢會趙知軍任内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
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
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

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户帖或拋
請因而冒耕者或討會鄉司作逃移多年而
免科例者或有户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
限滿而詭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人不可誰
何者所有都分之内遞相容蔽遂致租稅皆
無稽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及上户強
占百般沮難淹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棄之
而去深可矜卹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
切慮又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户具狀赴使軍陳訴切
待追人根究施行各令知委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户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
行均減今準提點鑄錢衙委官考究科敷輕
重及水程近遠特行裁減自淳熙七年爲始
數内建昌縣每料元科錢貳伯陸拾文省今
裁減錢肆拾文省實納錢貳伯貳拾文省除
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户知委外竊恐鄉村人
户未能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户知委据户

下合納木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如本
縣鄉司人吏輒敢過數催科即仰人户徑赴本
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斷勸各令知委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户逐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
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
有人户在納東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
下户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
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户置立牌
由分明開說某鄉某都人户合納夏稅折帛和

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省限內
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賫牌由
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
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
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
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水脚耗船起綱頭子
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有所費深爲
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戶應合納秋苗每正

米一石收耗船水脚起綱頭子并專斗市例
錢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
鈔收納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文竊慮合
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覔錢
米已散榜曾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
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
十貫文出榜縣管下要鬧處張掛曉示人戶知
委自今後應輸納戶下米斛每正米壹碩除前
項立定耗船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𬃊

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覔民戶一文
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
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官陳告將犯人
根究依條斷勘并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
委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一石正米連
省耗加耗共計一石七斗六勝今年冬米許人
戶從便赴軍倉交納今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
石更與減米一斗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逐年所納人戶秋苗並
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
道挽收在己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
縣道窘束全無指置即將下等秈米以應副預
借爲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縣即
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
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
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
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

巡歷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
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縻費之類令
人户自行打𤂜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户
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
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
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斛預借縣道本
軍將來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諸
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户麴引及抑勒打酒

勘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
條聽隨力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
勒今訪聞諸縣并佐官廳每遇人户輒
以承買麴引為名科納人户錢物以至坊場
違法抑勒人户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
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户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
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
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徑赴使軍陳告
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
往官員修造船舡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
幹亦令保正長關喚夫力肩轎擔擎有妨農業
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
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户徑赴本軍投
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户
赴軍陳訴定追犯人重斷
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户錢米經日不得朱鈔
仰人户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
應人户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
許人户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
斷勤罷

社倉事目 勑命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
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
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
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

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
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内將所排保簿赴
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
添一户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
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筭人口指
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
人户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
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
强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

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
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户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
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内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
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内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
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
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
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
擎也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
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

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户
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
添黑官桶及官斗每桶受五省斗不仰斗子依公
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
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擠攙奪
人户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
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户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
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貧深山

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户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
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
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
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敖
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
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
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
頭告報人户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

原缺

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則同保內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每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时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十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敖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户如闕隊長許人户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户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户願請者聽

一倉內及守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監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置立者州縣

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人户主執
斂散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
社倉見行事目謹録一道進呈伏望聖慈
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户部看詳
聞奏
勑命
行在尚書户部
淮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
省尚書省送到户部狀淮淳熙八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秘閣新提
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
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
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
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
舊貸與人户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
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
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
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敖三間收貯已將元

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
是累年人户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
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
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
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
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
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而法令無
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
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社
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

户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
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
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
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
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
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
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
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今日之言
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
久遠之計只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伏

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
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
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
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
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敖屋
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
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
處物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斗別納五合（一縣豐熟計九分
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及
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撥

數紐撥）即正稅不及一㪷并本戶放稅二分以
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
不得它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
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
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覆行訖奏諸災傷計
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
者雖舊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
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
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
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放稅

七分者亦許）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
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
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
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
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
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
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
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
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懋　令史顧坦　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蕭權　押
新　除　郎　官　奎
郎　中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
奉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

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
條奏乞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
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
念里社有倉實脩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
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顧以國家未
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
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閩宇之間含生之
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
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爲明詔之所稱揚下
爲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

書戶部所被勑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眉于
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
鼓腹之儔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
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
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
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
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
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水衢州

龍游縣丞承節名赳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
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
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
由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奉聖旨
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
養成里閭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
年六月八日

約束侵占田業榜

本司務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
田產有下項事件申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
海塗溪澗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
官戶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
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
止量立些少租課詐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
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
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
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冒占花利如犯人尚
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滿不首如官司

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
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
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詭名請佃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察今來出牓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人租契如詭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

租賃仍免追日前花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司覺察得知當送所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牓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鬭毆煙火橋道公事大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稅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役次家產遂空深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管幹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縣之內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抗為四衙雜出文引別置木牌各立程限盡令趂赴申展繳押需索百出多端名色立為定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錢繳引則有繳跋錢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復有多寡又有批朱鑿印日歷之類一引狀之出乞取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箠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能徧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

文引勒令拘催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迫以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填納無所赴愬豈有既充重役復兼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為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略不加卹應干敷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買辦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磚瓦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為名不曾支給分文又如役使工匠科

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掊剥肌髓至
此爲甚
一縣官或遇撿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
多是過數將帶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
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保正亦有
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
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爲搔
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
日便先期借絹借米硬令定作人戶姓名

投納在官皆未向月分限究較或三五日
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
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
毫釐將多爲少未免箠楚一月之內盡是
趍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及至
催納次第則又別出一簿謂之剗簿增添
改易不可稽考有圳溪落江逃亡死絶有
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者責臨期勒
是勒令塡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塡備一
次充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

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紹繫無能得脫百姓
受此抑勒被蕩之苦而縣道恬不加卹委
是無辜
牓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
件約束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
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若實即行按奏公吏
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redacted]日牓
減半賞格牓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

今歲災傷係畫賑卹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
戶別納糶濟之人近已蒙聖旨補受官資無
不感戴然去歲蒙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
府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撿會當
來所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
聖旨令吏部撿坐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
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
濟縣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
災傷最重處許提舉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
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劄付本司須至牓

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曉示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廣出米穀以救鄉閭有欲依募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擬摽就北近災傷最重州縣入納即爲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揮不致有費並阻抑故榜九月七日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早禾多有旱損切慮人民不安理合預行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晚之田自有得雨足可灌溉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運米斛到來收糴準備闕米州縣般運前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旱損少米意圖邀求厚利閉糶不糶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速行遍下縣將勸諭有米積蓄上戶停塌之家趁此米數未聽之時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副細民食用如敢輒有違戾如村根究重行所違知長向去民間大段艱食切待別行申奏朝廷乞更多

撥錢米救濟糶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爲多全仰主家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邮賙給存養無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抑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行下諸縣將前項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平日耕布勤苦爲念常加存恤應閑青義糶切令大業無失

一州縣近緣災傷恐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爲盜或聚衆恐脅以借貸爲名於村疃之

閭莊騷擾劫奪亂行逼脅以至劫掠居民財物米穀此項當司已散榜曉諭三五作一等四加一倍其或如此貴之人許被害人收捉解赴州府乃見名有官民給與米三十石其日逐作眾法之人從州府嚴行根捉已繫人可給賞錢各自安業勿信誘惑候詠者必加賞收

右今鏤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奏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按劾施行今來到任已是深冬難以檢勘須

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户災傷苗米等第
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尚書省外須至曉
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户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户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分全户四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全户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分以上鄉分全户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全户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户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

示人户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索搔動村落以納圖冊爲名不論人户高低每畝科配項畝頭牲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按反將訴荒人户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䘏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負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破

乞計日給餞米各自齎行並不許分寓搔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户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客牓

熹切被臨遣專以刺舉爲職自惟昧陋雖不足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旣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剡奏不敢拘私容情以自陷於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已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

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紬辱之恙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廷久專國柄内忍事讎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奬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旣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

正而盡誅排徊濮邸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請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焉乃亦講雖捐田以示褒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厠英賢何以為訓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公移

州縣官牒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總攝然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觀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明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官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與大綱一齊敎日立案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别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諸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非專行者）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事無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滞民無寃枉而比年以來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

手而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爲治之體而况爲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明處事有不公則賕賂囑託變亂是非淹延囚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受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吏具檢牒通判廳遍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爲始依此施行更有未盡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仍貼諸縣請各

關牒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漳州曉諭詞訟榜

權發遣軍州事

契勘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讎遂失鄰里之驩且虧廉恥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閒有自稱進士學生官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柱後惠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况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遙遠或事非干已而出於把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爲詭名匿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則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剗出所承判狀委

官置籍先索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偽先將詞人重行斷遣務以上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區區深憂善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惑復至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

惟所訴事理或涉虛偽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
和即仰早生悔悟降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
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革比年頑
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閔惻慚懼之心仰副明
使者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
指揮儻觸憲章決無輕恕故榜紹熙元年五月
日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使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呂渭夫狀陳理差役公

事狀有稱見居母喪而身著襴幞皂紗巾持
即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尚慮遠近未能遍
知須至曉諭
右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
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又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是以昔
者先王制為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
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
之文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矣然准律文

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遣人等徒
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
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厚薄而有國家
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尚未泯也又況頃年至
尊壽皇聖帝躬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
用麤布當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
孝所以感神明而刑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
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喪而全釋衰裳
盡用吉服者見之駭然良用悲歎自惟涼薄無
以瘉人然幸身際盛時目覩聖孝今又得蒙誤

恩使以承流宣化為職敢不明布以喻士民自
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
至不出入亦須服麤布麤布襴衫麤布幞巾繫麻絰
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
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不然國
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榜紹熙元年六
月日

勸女道還俗榜

使州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

法私創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
任之初爲見事有非便即已坐條出榜禁止
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告戒非不嚴
切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
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當職約束
故違國家條制輒上行私敗亂風俗須至再
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
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
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
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
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爲邪說惑亂人心使人
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妄希來生
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
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爲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
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紀綱之具皆無
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
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
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

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昏之男無
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爲淫行官司縱
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惡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
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
母不能爲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
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
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備今復詳思與
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家亦是
未爲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
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

娉從便昏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
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
哉如云昏嫁必有聘定資送之費則脩道亦有
庵舍衣鉢之資爲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爲彼
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
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
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
故榜紹熙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家兄友

能養其弟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
妻不養夫喪嫁皆是無恩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乱子弟有
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
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惜貧數昏姻死喪隣保相助
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
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
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
負重擔設下今老者擔勞則為禮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
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

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鬭打莫相論訴
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
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
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
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
遵守毋至違犯

勸諭榜

今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
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

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
飲博莫相鬭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
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
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鬭爭不得販賣
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
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
並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

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
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
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
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
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
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
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
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
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

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户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

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菴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漳州

契勘本州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遂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并

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椿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紐租則其租俵寄於不佃之戶奸胥猾吏寅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繫箠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深加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疲民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并豪

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深錮之弊爲斯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訖竊恐旦夕或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措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旬搔擾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

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遽行住罷所以民間但知其害而未及知其利之如此姦民猾吏又皆知其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己往往互相驚恐妄誘事端欲使聖朝仁政實

惠不得下流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弊無有窮極實可憐悼今仰人戶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恤之意毋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十大保無以得見都分闊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圍保幾里（東至西幾里 南至北幾里）約計

田園大槩頃畝（大約略度未致的實細數）具狀申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算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簿及官司文字應干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旦夕當行鏤版散下諸縣其錢米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倩募它人重有所費

右今榜去次曉諭本州人户各仰知悉如將來
所奏事理得蒙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
子細曉諭務要不擾而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
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穩便亦仰及早
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熙元年
八月日

勸農文

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
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
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

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
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
此承攝敢遵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
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
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早者所得亦早
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
興修取令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
干衆即時聞官糾率人功借貸錢本日下
修築不管誤事

一耕牛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餧飼
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
科决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錮身
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户遞相告戒毋致
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
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黄未交得
以接濟不為無補今仰人户更以餘力廣
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
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户常於冬
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
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
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
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
貝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
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
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

佃户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
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
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遞相告戒佃户
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户如當
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
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户各備所借本息
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
官陳論當為監納以戒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
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開墾

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
歸著自無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
人户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
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户殺
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除災
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
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為己業仍依條
制與免三年租税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田業
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

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非合
雖是應役人户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為子
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
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
要使民户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
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
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
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
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
他人空頭納税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

陰譴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
騷擾科歛抑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
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為名科罰人
户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
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
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
作行遣
本州節次印給牓文勸諭人户莫非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之意今恐人户未能遍知

別具節略連粘在前請諸父老常爲解說
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
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
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興起門户
右今出牓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
率鄉閭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
年二月日牓

龍巖縣勸諭牓

具官
當職恭奉勑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谿

諸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
巖一縣地僻山深無海鄉魚鹽之利其民生
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
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
人下鄉搔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
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
見禮義惟務凶很強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
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
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
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不至始

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究其
欺詐追捕緊急則便閉門聚衆持杖鬬敵殊
不思量既爲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
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然抗拒州縣便
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爲何異盜賊
縱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
說本因官吏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己出頭
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赤子無
知抵冒至此良可悲閔當職既忝父母之官
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末然除已行下龍

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
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牓龍巖縣管下遍行曉諭上户豪民各仰
知悉其有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即請鄉曲
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闔縣之人常切
思念既爲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後各脩本業
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
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
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衆凶很冒犯刑憲庶幾
一變獷悍之俗復爲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陶

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決當會合巡尉同掩捉提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趁早革心無貽後悔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

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為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款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游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差入者庶幾有

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几使為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于人排備齋舍几案牀榻之屬并帖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户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限民户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惹詞訴兼又

有人不候本縣限追會圓備予決便即先行經州兼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為始應諸縣有人户已訴未獲與斷限一月鬪毆折傷連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依外如尚有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户赴州陳訴別待先追承行人勘斷再立限聯催其縣道又不了絕致人户再有詞訴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户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月日

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縣不結絶以憑行
遣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稱已
經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
經月日未及其人户連書鋪並行收坐仍毀
劈書鋪各印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
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訴己事無以次人聽自陳）聽親書
狀自餘民户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
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當廳執覆（一本云或非理邀阻及當廳執覆不用狀詞定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
詞不得過二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
依式真謹書寫如有不服契据并未盡因依
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己事寫狀書鋪與民户一等科
罪
一民户詞訴不應為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
為狀首人並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
人仍聲說因依并年月若干有無疾廕婦人有
無疾廕娠孕於前從實開具以有罪應科決

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户寫狀不
用印子便令經陳者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
毀所給印子
一人户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雕並
經茶食人保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户
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户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
狀日分輒行攔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
攔轎狀詞並不受接并所投白紙止是理訴

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寠鰥
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紊煩官府自今
後除貧寠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并鬬毆
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
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
户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
理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
員或兩員就大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朱
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
令案吏貼擇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
詞月日作如何施行某處已未結絕事因請
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
州官下馬牌西面係人户詞訟牌蒙安撫到
任移西畔詞訟牌於東自新開雕屈牌一面
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人監當并置曆
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
赴使府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

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
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
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
坐牌定行勘斷
一首日逐諸雜申并省符公牒文字並置簿子
劃隔眼拘管遇夜銷逐句委官點號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
關排時刻責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
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役執役使殺

人行劫殺略姦盜聚衆鬭打或抵拒官司豪
家大姓役擾占奪細民田業姦污婦女鬭打
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上當
使廳引押詞婚田地詞分析詞債負鬭打不
見血差役陂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
安撫到任以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
蔭合爲狀首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
事合經潭州一即不是代名虛妄無理越訴

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令右某取事違
年月指說并人某事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
安撫修撰特賜台旨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
月樁等錢從本司印格目書填錢物監轄典
吏椿辦限次日各分日限申解赴州交納近
唯安撫殿撰侍講到任措置逐月輪委佐官
坐押內長沙善化縣輪縣丞主簿縣尉并外
十縣輪縣丞主簿監當官一員監轄典押承
行人合一名拘稽並限次月初十日到州其

錢須要所委官同典吏躬親坐押赴州如解
兄典押免行到州不足斷訖與吏就州監催
或錢違限不到即追本縣精錢典吏及拘押
錢官下承行廳子併行勘斷施行
一項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税錢將
入中限未据人户賫納竊恐有悞裝綱支用
撿準令節文諸税租入中限聽追户頭或以
次家人科較品官之家追幹人令曉示入户
及早盡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赴
州科較監納施行

朱文公集卷之一百二　廿六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瀏陽攸縣五縣拖欠
紹熙四年秋税逐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
天時亢旱祈禱未應恐人户艱於送納已自
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禀候小熟日
却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
前追擾合行曉諭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
人户各宜安心車水灌溉田畝準備合納税
錢候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即行
送納各令知委
一項照對税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税

錢並不盡數拘解竊慮本務合干人作弊收
錢隱瞞入已合行約束使司今置板榜務門
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
知如本務收税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
錢入已許牙客人具狀告首若客人税物多
供申少亦許同伴入陳首切待追人送獄根
勘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項訪聞諸司案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
留曾經斷罷及私名之人在逐處抄寫文字
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府衙門許人

朱文公集卷之一百　二二

指實陳告切待追究將犯人重斷每名追賞
錢一百貫文共本處存留人一例斷罪施行
一照對諸縣弓手土軍係專一教閱以備彈壓
捕盜本州已節次牒責巡尉依時教閱務要
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名陞加武藝
帳狀申州以憑逐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
下諸縣併各縣巡尉各仰遵依先行覺説弓
手土軍姓名年甲所習武藝又籍供申仍於
籍内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七月十九
日爲始先要第一番所教弓手齊集到州按

敎須是向後月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

諸縣合敎

一契勘諸軍武藝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喚弓手上軍赴州按敎據各處具到帳籍多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手名色解發委是有悞緩急使喚行下諸縣巡尉各日下盡將所管弓手土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親射射精絕聽候點喚赴州按敎仍令兼習义鎗小牌諸般武藝不得私役弓兵妨廢敎閱

一據客人趙堅等狀竊見民間行使砂毛錢鐵錢朝廷累降指揮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牙鋪户不遵約束依前夾雜砂錢行使致得客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攝攝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錢五十貫文印給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縣下張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瀏陽湘潭醴陵衡山縣及下攝攝州等處張掛曉諭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告捉赴官將犯入送獄從條勘斷追給上件賞錢施行

一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押解却令兩辭和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發符行下諸廂兵官自今後應有公事即時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淹宿及妄作合和申州加違將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

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人賭博仍拆毀櫃坊并告報諸營寨廂官及巡尉在城諸官驗常切覺察鈐束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開櫃坊停止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廂

巡容縱兵官亦不鈐束深屬不便出榜都市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告捉押赴使府出頭切待將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各追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若諸廂諸廳諸營寨合干人依前容縱定一例追斷施行

照應近來委送官員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間多有引用條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式曉諭外今再立委官審覆申到公事式樣請只就元狀內用小貼子節略事意看詳所斷指定當否合從如何施行大抵直說事理

不須繁文其狀內緊切事理別用小貼子擇
説
小貼子式 節略狀內緊切事理 云云 其官 云云
某今竊詳 云云 某官所斷已得允當 或云未得允當
已開具出榜客位訖
一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
良毆打百姓生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
如有前項違犯之人斷罪監納先下拳錢五
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入官內軍兵
押下所屬次第問當

一今後遍下諸縣諸官用僉廳請判押檢職
官連銜書押行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狀常
式仍先行下諸縣照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 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
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
三日案官簽定日限案吏朱批某月某日限
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一日者不展
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到
者都廳指定帖其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照追公事各當日斷限不展次
緊限許一展消息而不到者訊罰差人長限
日展並候僉廳批鑿不再呈押內長限每三展
一押斷 限如歸之類
一當限文字並午時以前到午後即是違限不
得收接如違甲案
一符牌中狀到事有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
捕判回申當催申到劄口詞檢驗屍首當差
官及官員陳乞批書之類並即時押訖送所
屬案分行遣請判行下如無施行事類聚判
照有祖及施行者未到即簽廳擬呈

一簽廳等報諸縣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
中指面大即擬貼述大略詞於狀內抹出緊
要情節便見曲折不然又須書寫一遍枉費
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拆官先次呈押餘案抽牌押文
字訖退不得再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
抹牌入簡取覆補押 謂如戶刑案事繁半子押
一僉廳申四番奉台判後三項修入見行約
束

一照對日逐諸色銷生事號嚇家約束過九日
鋪對穢傷積壓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
銷書絕乞候五日呈點
一照對人户投白紙止爲有緊切事干人命劫
盜等今來受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
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致令投陳紊煩官
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準可邀阻人户致使
府問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爲寫狀之人
乞賜嚴斷如不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擯退
一準台州索案除程一節追人除程兩日五人

以上在路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
尉追人一日甚至不及今欲乞再展一限兩日
者許一展今欲乞再展一限通三限三日者許
再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据諸縣申到人户理訴婚田債負皆
稱日今正是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候務開日
施行使司契勘人户互訴婚田爭地多是有
力上户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不肯
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
延衮入務限使下户倒昔無能結絕檢準律

令諸婚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
在此例況今本州多是禺田只有早稻收成
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
少施工未獲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
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
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
十二縣遵守施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
内一項應官司房廊白地賃錢並放至紹熙
四年終已出榜都市曉示去訖今訪聞得街

市有賃屋居民却有妄稱合從赦書到日之
後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即無
放至紹熙五年正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
主自願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願饒潤即
其賃屋人日合遵從大赦指揮即還不得妄
有抵賴致生爭使司已於七月二十六日
出榜都市曉示訖
一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云云並同前委
教授潭
一照對本州所管上丁釋奠及祭祀社稷三獻

官祭服緣製造年深各並不如法式今欲別
行製造初獻六旒冕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
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紱佩蔽膝革帶綬
襪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禮
制申行在太常寺關借上祭服每事一件付
進奏官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司楊進就臨
安府製造回州行用
一伏覩紹興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
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
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祀廟處並禁

樵採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謹
按晉書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諱
承當王廙作亂之際興兵倡義為國討賊功
雖不就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廟貌又按
長沙圖誌故通判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
諱彥卿通判州事贈直龍圖閣趙公諱民彥
將官贈武節大夫劉公諱玠兵官贈右監門
衛將軍趙公諱聿之皆以紹興初年金虜侵
犯或提兵出戰或率衆守城殉國　捐軀忠
節顯著本州徒來只於南岳行宮設位祭享

祠象未立無以慰答忠冤表勸節義今準前
項赦書合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奉安求
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
階主簿周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
亦各合行塑像配神從食牒州委官討論計
度塑造
一準紹興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岳四
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
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
牧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　司

契勘東晉王廙之亂湘州刺史譙　六
兵討賊不克而死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
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聿
之皆以忠節沒於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
今來遵奉赦書指揮見行相度創立祠堂塑
造神像除晉朝冠服別行討論外所有孟趙
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武節大
夫趙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
服合作是何法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
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禮給降制度以憑製

遣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之禮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護致得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殘土石破碎無以保國威靈停滀蘊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契勘其地並屬寺觀所管即與民間無相干涉理宜措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前去體究相度勸本縣巡尉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係深山人所不見之處許令依舊開墾種植

久其山面瞻望所及即不得似前更行斫伐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即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illegible]以時[illegible]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後山勢崇深永爲福地并帖巡尉、詳前項事理須管同合同李修職前去體究相度逐人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張掛約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處斫伐林木穿毀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於所屬陳告根究從條斷罪施行

一契勘目今久闕雨澤竊慮陂澤湖塘池深

正副長專意放養魚鱺之類不肯泄水注蔭致田禾乾涸深屬未便今曉諭陂塘湖長等人如合承水之日閉水即仰日下量分數放水注蔭如占吝不放之人仰食水人戶指實陳論追犯人重斷施行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或判狀即云使判某人狀訴事備錄全文委某看定或云看詳謹具依本文須至供申者

一某年月日某人狀

一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

遇多項須似此開以年月先後爲次序

一檢準敕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敕如何定斷某具申某處伏乞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狀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熹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姓名尋行契勘日前雖有僱到船隻日久不曾使用今來自合祇應官司差使私家即無執占

之理識其申建陽縣伏乞照會謹狀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擔簦躡屩於先生之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駸駸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袠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掇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

異事本與世衲鑒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
讀其書之晚安知後之造道者
不在於茲乎此君子所當自力
也觀者尚勉之淳祐五年正月
日後學王遂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静
答蔡仲默
第四卷下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 佐
答趙都運 善譽
與田侍郎 子真
與章侍郎 茂獻
答尤尚書 袤
答鄭察院 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丞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田劉知縣君房
與蔡權郡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鈞
答丘子服序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余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考廷

第八卷
答折憲知常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將
與王撫州阮
與長子受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答劉韜仲問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問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辛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彥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

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卧林間與
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慊
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
上說來此前日尤親切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
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偽冒大段得力但此
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
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
也本須分明義利明白開時都如此說及至臨

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
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
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
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
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朝禮
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
能得耳
近報試舉偽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
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

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嚴欲繩
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
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
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
偽黨也李通家爲鄉人陵轢百端幾不可存立
因書屬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
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還未此事未開口斷置
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
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関於近習而惡之若是
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殊遠遁藏然猶不敢不
跼蹐也
探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
賴諸賢維持且爾無大疏失但定省一節都不
見人說著此甚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
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諭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
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救斯人之溺致使

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世常教整頓學
校亦甚不易可與梅伯說張家有兩世奏議煩
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潞誌得便
且罷却爲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
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
晳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
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
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

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
就其中樂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
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
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頭緒通達
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强底便是八九分
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
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
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
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

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子細
然大緊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
如鳶魚下爲解說之類又集解逐段下歛諸先生說亦恐
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舊而添集解或
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
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
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
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

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
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
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
知何故前此都不說著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
困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
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
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
日方寫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

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為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即為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或更要說道學略）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為撓耳今年早晚禾皆損州縣官員不免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為一身一家慮也所論未平不謂開發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旰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令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功夫點對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為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為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為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

面附入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為千載之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朝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為盡善（已審據具當之矣）幸亦時為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為佳榮齒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謾錄去可以示甘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處出男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湛為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

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申而蔡父不預也
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
易因書或相見煩為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
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宜不知亦只避得可避
底枉了做許模様也
僞學之章首辨張非僞學蓋前此劉元秀力應
王炎作祭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為疑故此章着
意如此分别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
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為王地冷眼旁
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

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線其徒得以
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
張乃孟遠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
之故上書外為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
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
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
今冬上饒括蒼聘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
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
頗有可說話者所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
磨也

初七日方還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
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不奈何耳今必已
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
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别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
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
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
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黄子耕兵伯
豊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
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又為去大卒其
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䟽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
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
便依此抄節寫入只覲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
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
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
為之趣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
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
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即已
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豊劉孟

奇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教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為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占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遠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

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爲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類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著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為編定此

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即伯豐寳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腳氣未動但目益昏恐更數月遂不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償平生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謾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為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足以發其

機也

子約頗憂泰兒亦已爲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

近日　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不下恐復為浮議所搖（前此留黄報書皆謂有所聞王不報書）疑此間受漳浦之屢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為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漳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即可歸矣寄來算法已收只此一事其說數端

信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淳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為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豊絕交之事朱必不能辨只韜藏避謗逡巡引却似亦不為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為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為學又非伯豊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為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句素隱下添隱僻界陋也在本來也之下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陋得江西書具伯豊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胷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為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慇子約而其兄元膺看得尤好若得伯豊且在與之切磋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如所望而子約輩湛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為之數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為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

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許渠

亦能自處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念欲寄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以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為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輩各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傅九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文書已收書中盛稱仁卿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閑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為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揆狀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辛憲湯倅過此皆欲為問既而皆自有客不復可以干其稱胥者固不容復動念知郤劉倅之請莊善宗官衡陽之嫌回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若今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條（中東見中尤多財）可類聚看須自見端的當處也遷居僻捿中亦有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𠀤可喜

書院方蓋屋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為甚幸但早年失母闕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涵容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幹孫骨相精神甚當有立帥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所論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即天人各是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仲伯起到此聊夕方與痛說覺得上而更無去處了未知

渠銘領略否耳黃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
合改以墨辨之援木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
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
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
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
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術
中畀甚當宁憂勞閔之令人恐懼柰何柰何
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
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中有少曲折甚可疑怪大抵

此者盡出聖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
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
臨期請祠明年月缺此又恐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
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為
期耳
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
協求去未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
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
之問曰勿信於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語否
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害聖賢之教固不一

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
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子澄乃令劉端章跡言其以清要自負不曉民
事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
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行之而從守[illegible]必
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蒙蔽要結之耳[illegible]甚
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illegible]是
使人煩惱也彼中[illegible]又
似了不得然今日若[illegible]亦
了不得況於常人近[illegible]因書[illegible]清

才到延平使以[illegible]迫背小官使之[illegible]全
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怪可怪[illegible]清
司不敢顧狀迫[illegible]汀渠乞來[illegible]又一公事却
欲以倉司來辦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illegible]言不
論大小直是全然暗[illegible]不得子澄[illegible]至書云已
遣家歸廬陵只與一姪子在彼[illegible]到是[illegible]
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illegible]人又[illegible]
是只是[illegible]使有許多[illegible]亦可笑豈亦[illegible]家
行著一个不好底還氣耶抑亦君子命薄帶累
諸朋友也

被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
愚聖德寛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爲
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爲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説着
次第不成頭緒但季通歸伊説欲相約來從山
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幹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深愛壁間獅子今畫一
本與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知他此是崔慤
徽畫東坡集中有贊稱他以此獅子奮迅哮吼
令百獸懾一段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
後生乃能如此前此皆志來學之徒眞僞難下
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
殽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
其情矣
日暮途遠心力疲悴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
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
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十半个然不甚濟事但不易
其敢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若幾

謂何因書報及仍略品目之慰此翦寂之望也
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豐尤可惜朋友
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
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
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
慘然也季章書語錄去切勿示人是今同時輩
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聞有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
段理會不得或云深甫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
試為死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
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皆不少衰自非天
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
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
愧愧耳前日鄭承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有一
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時
不且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為一二人如減年
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
宗師之語推之意其為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

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人若相沮抑不令劄奏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得之後來節次有便而游宰以為非有專人又便有同信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怪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兩片亦須打做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近為戒敕偽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咎敷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之弊乃為汎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

今遽罷之文不究其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共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其弟學稼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此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侯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牓若正不足怪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簀以為不欲咈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論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為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者納忠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李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

憊非昔所比藏府不秘即滑泄藥餌甚枝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子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物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為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

資質之表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警敎於其側者
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晳事甚佳但云道
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
十律為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
十二律旋相為宮而生六十調非為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為幸鄭齊卿
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
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
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為
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

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為
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
專人去問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
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
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
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
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
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
勸於掖引為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慕從者衆亦以為喜規繩
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
己為務少變前日淺陋偎浮之習非細事也
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
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亦
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為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
粗伸己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
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為念也通老來未忘仁
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為致意春暖一過

此為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可付
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
得舉揚一番亦不為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
有故舊來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
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追
念伯豐愈深傷惜如子約輩亦不謂其所[redacted]只
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
冊回來為佳
二孫切煩嚴教督之閒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

得解亦不敢赴省况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尚未到闕已有臺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天隱約號為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為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為卑鄙况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个人填窠子圖得

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反己着實用功為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譏口横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略為佳但勿太略（若刊難當作全）彭子壽劉德脩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歟呼可畏也

借得黃先之數冊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訂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吝其違犯至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四郎與劉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一宿食亦望有以遙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擠陷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

之今則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憮然也孫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晉錫留其子在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舊迹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為耶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効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覲其術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閑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況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為重

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義憤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為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蔡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猖獗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胸懷超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毋老家貧未有可以為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為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僞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渠叔恭叔對以必于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爾

在鄭尤不易開拓敬仲乃大不以為然不知今
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閒林釆訴竟於
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深瀆駭異不
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擠剥已
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
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求去時亦安靜
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癈學身後但有詩數篇
耳然亦足速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

渠莫便以所得者為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
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
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々南康鄭次有人
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廬陵處即全未有轉
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諸
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為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
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
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

人大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輕警
惰之戒也令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
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闊耳安卿將來却須移
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
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
病日甚於前日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
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為則已絕筆久矣不
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耳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
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

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看一過其
間有合修處尚多已略改定剩前書入名器者却移不得及
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
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攢促功
夫未來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
可并以此外無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鈐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
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
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
加鐫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歎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為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憒憒也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亦為直卿作小屋亦不難矣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殊未曾說着緊要處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為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而論之也

齊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

王是婺學渠乃疑為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帥此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為作諸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旦夕更囑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為圖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闕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為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胸甚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跪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

但又忽有召命云是謝坡所薦旦夕申省辭免
萬一未允即欲再辭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若太
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過是許多說話
況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一番
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
耶省狀暴白天下至誠二公勿示他人試爲思之并與仁卿景思
商量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拔徙
之計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
事未便不知曾入計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憂縈爲之
不寧也近又得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
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別
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
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辭而不獲則又欲乘此一有所
言亦爲飲鴆飾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
必中於諸賢之宜且更斟之若其不可則只力
辭而餘害於義也皆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
允故有此念蓄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森兒挈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
但更得數年整頓了卻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
時稍堪直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蕃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
此無人與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往還
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
祠綠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
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
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

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
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
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
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
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
也此紙爲風吹甚亂
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
也今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
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

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胸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

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廢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慾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卧未起得昨日戊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附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

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舊
必是康節所爲向以爲明道之文悞矣若明道
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説昔所
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録者耳師説才
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
樂説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紙奉扣通
典子聲之説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
損益與此卅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
喻須面論乃究耳薛説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
人布陳若張翼等説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

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
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
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爵仲相聚想亘有滋
益近日章句集注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
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之所欲論者幸會擲不遠
此只入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
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
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
所看圖子如可傳須録一通見寄雖無心力須
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深衣納去録畢却示及爲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
以累寸計之范説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説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説
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
才到即賓客滿坐説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
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
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

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説閒話
而已亦縁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
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
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
星之屬遅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
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
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
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
它處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爲勘一過有不同處只以黃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

近看遺書目録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

屈喻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爲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脩之爲愈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斑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札者否俟某後來此倩得一兩人來寫

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

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文三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半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携去文字示及爲幸

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治淵

源言行録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脩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録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畧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責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特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
也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潁傳云其先明視
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
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
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樂云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
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
能得合新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
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經甚煩雜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
請磬說更無可疑幸少點先入之言而以公共
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繆如周髀經雖區區
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句股兩弦之說考之
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奉報草草已與
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為檢（所云雅書不如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
卯則此當為寅位孟陬東■之維不知是否（又恐是總言四維也）

兔皆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潁傳有吐
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
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
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
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
則唯龍與牛為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
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西則又舛之甚者
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
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寸數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
言即是此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許曆如此理會不得今從納呈渠
旦夕須自去求見但第自曉不得卻為老兄所
累被人上門反倒旦夕不免遂旋請教要略理
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稽式
剪脩作樣一兩月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
闊其殺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約略說也
磬式謹納但求繫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則繫

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
而獨其弦亦無害於所謂求弦者必若勾短而
股長則其一矩爲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甚
曰股者蓋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之又
如兩端相望然後爲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
某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截股博
之下以觸弦而某則截其上爲小異耳然亦未
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
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本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
劉昞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
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
之律正聲於十一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氣
奏之故有此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細看
乃知是讀者錯學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撿律書
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
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
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
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

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
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州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
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
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
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
管并望轉致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論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即
無可觀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
不知如何見得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
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筭不得不敢堅決去取
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
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
能布筭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
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
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
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
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闕文讀者皆不曉也
所喻蓍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與
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耶

須契勘恐不堪駁辯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其
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一采擷之也
律書朱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
并帶來本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
律管樂書已領更容細看續奉扣也方分意如
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遂不可用矣以
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下則
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問書亦略扣湯濤尚未
得報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蓋本
莫只在否便中亦望示及閒通鑑小大自不等

文公續集二　十六

不知用何者爲正邪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
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
爲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
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
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
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
之機全在河車而河車須入乃轉恐亦盡未治

誠意之如何也 有疑嘗問有
敬懇之報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
愛人之君子死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下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
有小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唫
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
深有所不能自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
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注其餘議
論別爲或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

文公續集二　十一

但中庸更作集畧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尋人今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別奉問
也來歲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
僧寄來印可當遣前受業者淵源錄未成文字
劉子澄又錄得數篇來云注書處似此文字甚
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毋枉費筆札也大學本
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
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久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
能存其心即是敬而不必以爲持敬所以難言

其心論此兩日覺未能合轍其上吾又以老兄
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識論易甚若不實
下日用工夫勤加防檢恐無以發其非也諸
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反作
科舉時文為佳
邑中以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
米價稍減之所喻截米適有從已為言之未知
復如何但恐藉此以賑被災之民則不當奪之
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錄已領餘未暇尋
且就數篇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

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而發皆中其病大槩亦只
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
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
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
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
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
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卻從氣
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
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
者恐亦未端的此所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

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為重蓋觀處用
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
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
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
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為已得非若今人懸
揣臆料窺見彷彿便以為得也愚見如此重蒙
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覆如
其未當更得痛為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
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
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況遇陵已下手刊

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册
不甚大便於賫挈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
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
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
古說和靖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
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
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
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
甚精瞭叔所說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

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因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已畧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又主義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候其復來今欲煩

截用月初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先往不煩候其下只開見便可求諸事知己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將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攏會一觀即見也六君子謂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孔子從心所欲心不踰矩試更求之便

見喻為章東山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人人字恐當作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命一章前

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容[illegible]見告幸幸文中字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須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君可作即令諸生試為之也伯崇之[illegible]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小私[illegible]種躬親若此不倦甚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又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耳

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錄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誤不可憑耳

大學想不暇看誠意兩[illegible]覺尋舊稾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自慊之道此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得入因檢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耳[illegible]說更須為[illegible]勘覆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遠乃所幸願日覺[illegible]書奏批絲[illegible]快利也

答擇之[illegible]觀過說[illegible]甚善為訂之[illegible]始[illegible]

居敬行簡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此意一段今不復錄去也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亦不能無疑蓋君子須時與世接必待望其上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强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以竊意惟循常守正為可以無悔顧其間有儘不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甚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它日共評之為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紙或能為反復之尤幸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

為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書幸為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强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綏隸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刎兩段者改過之法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若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扎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有能一刎兩斷亦不爽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義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

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盡言也

綱目凡例脩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搉之但脩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注不同盈朒恐是贏不足句股恐是旁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

携去今告早附來添注此數項便可上納
家也子澄寄得郴州本來今往一本并唐鑑
喻遺上編懸文字亦早示及前日因看
説覺得金聲玉振一舊説未安即已改定其
説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
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
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
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
説宮懸用十二律　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鎛
鍾特磬之説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喻劉艾之意甚善但須切常存戒懼之意不
必如此發作却易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
傳不曾修近看論語却儘有合改處俟脩畢試
整頓詩説看如何但精力短甚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爲惡
無近刑之説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遣
枉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
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其求去未獲然
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闕

詞祈近日却絶少漸可讀書但卿既歸復之
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
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
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爽甚善有朋
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帶一二人來尤佳
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説已領尚未有深解處向但乃悉言雅樂
説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寄偶
得新都八陳石刻本納呈看畢封寄附還其説

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片告喻及需通鑑方此
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
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已爲有功幸試爲之
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説九何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
響也但諸説中頗有未甚釋處及新書内論古
鐘處前後説有相牴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
律爲與此今之意且此皆俟相見面論今二
策其篤字了成也[illegible]之本以爲緣而反近
於不遜不知別有何字可以[illegible]隱之

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
見得上下文字是隱處着力說教分明方見歸
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略得不濟事不惟人不
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將
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
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錯了
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
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
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
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日來數百
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鄙可笑不知何人所
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此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
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旦夕當奉呈
也糴米事適聞趙倅來問不知爲請此錢分付
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囑趙
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犯脚
手然又不可不爲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早爲寫示及黃鍾一均六

律各隨大小書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
以上以備書錯乃往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
璣璇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陶阜山中
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
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
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爲摸耳令伯謨
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造伯謨處也
但磬式股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
鍾一枚去年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別爲作六枚

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
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
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
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
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
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
寸許可也博厚之制前書誤謂律一等後更
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本稍訂闕誤甚
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藍宗當得示但

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
人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劄
至今不到昨夕忽奏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薛
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
礼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
荅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因
莽幾何其不爲不如稼穡之五穀耶兩日欲奉
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懶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
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來又

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
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
也
某衰晚強頓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
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
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
與之更告爲勉其行并爲遊說老丈得不挽留
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懸者曾爲留意否今偶遣
人送劉婿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
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

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
便報大築見示爲幸
所喻希古事已語劉丈矣倘欲出縣勿勿恐不
別有一二事今埜專人奉扣幸垂喻也適附致
井莘草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
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
效良以爲挑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
老人之學亦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
書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

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處想已了幸早
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遣書必是理會道學公
幸項能新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葉想遍遊一番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
盡發天地之藏則恐造物者之不能無憾於見
偶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劉子又略修改說得稍平人亦多流
恐有此嫌鄙意偏謂此乃實情無自疑者事定
乃知其不誤也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諸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
幸甚但恐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聞林
又請淵對乞與論著廷辯且攻横渠甚急上曾不
須斷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行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專竊
恐未可必也又爲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
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別一項可費分疎然亦無
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誠忤却
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方遣人方行須後
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說萬一不及救止
則此亦無甚利害與其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
也儀象法要昨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扣接
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略具
備覺敬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今文之誤
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
之臆說也俟月末牌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
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留大借去乃在書府
幸甚因便示及也淵淵爲　壽詩是所知白子觀
之不爲不遇循復細語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所書就稿伏惟慶悵未得錄
藩籬也

律同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令有定論乃
佳切在處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後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
奉告且勿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
煩今須且切守此戒也此外只得覓以處之平
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
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
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
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若
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遂適
與否耳

辨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
元善書旦夕遣人即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
細思伊川上富公書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
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近日得其書云
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養複按使
還只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
但不容効力然可奈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

中都不誤及通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
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記附去今付此人幸
視至郭顒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并刋行恐力
不足即因見夢傳為言在渠為之不難亦是適
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恭邀計須歸來方得赴
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為著書養
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
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

彼便赴上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
俟來者亦非細事也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
趙君一祛此惑亦快事耳它日過此略帶草
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為佳俗樂文字
亦欲就借
馮羽可用為儀不知如何解元儒所謂進退可
法者不知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
不如曳尾於泥中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汩汩
應接如此何由可已　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

終日寫書不得一舉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
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為料理可便作一狀
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
即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為詞乃為便也
啓蒙中欲改數處今籤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
即改為佳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
亦無奈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卷工
夫不暇安排文義耳
廟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

謀後叚字數太多稍稍[illegible]得說[illegible]此然已覺
繁冗矣却是台人[illegible]節費却言
語也其守城錄台[illegible]流傳今但如
此提起有眼目者自應[illegible]報狀為[illegible]圖已
附去矣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
幸甚諸事却未聞焚滅之命想應必已了矣早
得數本為惠幸甚幸甚
得獲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
不必匆匆但當有以待之耳蔡正則遭論鐫兩

秩龍夫訓撥其音中已見又名次甚高與履之
所云相表裏勢只句八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
寔泉會哭已冇告言路者周元與聞之城下吳
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膚
集略附劉留乃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
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
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請正
下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壹而誰然今日聞公試
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

也近報十五日 車駕已與 中宮同詣重華
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閻記
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
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
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
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其病軀粗從但白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
祈禱猶有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
復雨間得數里間一兩 刻沾洒殊不周足今早

未損又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丐祠爲
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救荒耳揭籍
又以夏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
憂更無分毫好況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
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
後來多事今已忘之矣白鹿春物必能言曲折
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
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益耳諸刻今
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焉道士書云

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
就雲谷支也
細看序彖已不必改只如前月所說改定一句
足矣通書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
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
寥淖刑章十二當作十一 以象再閏欲添五歲
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 扐左三也揲右四也
扐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
豬圖以傳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

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須更問子木此只
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
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尋復
中輟昨日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
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知曾爲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靈者不靈恐造物
者亦將無以爲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
戰國只孟子見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旭已罷去盡新用李兼濟爲諫

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人其任此可深慮果辭免
未允而趙已見諸今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
者且如此況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爲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
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
相聚也
求放之說且少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正
養正來辱書乃聞閤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
以悵悵某此無它但爲頭監課程所迫無復餘
暇皆坑之功甚澀讀論耳已看到後漢宣帝處

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
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帋上呈幸爲訂之
并昨所說貧論者若勢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
上納二一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冊寄還乃不
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爲撓蓋此本
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以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
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
庭聞稿錄五臣解中間諸說各自抄出每段空一

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
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
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刊得數
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
獨力深恐校讎不精爲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
人刊書毫於改補今乃知其亦所樂大抵非身
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
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
終亦難詰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

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其來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知為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寅泉精舍才到即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

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理矣

或入大原告為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

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辦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前開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曲禮 冠義 王制 禮運 大學 經解 喪大記）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脩成一書適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脩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二本煩為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賫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使令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為儀恐只是可為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刋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

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己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啓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煩與覺之否通書注煩伯當携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為兩夕之留也比風未聞想止是虛聲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每至過甚為佳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古綫駁雜之病而季
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
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説願各矯所偏以副所
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
義理無爲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説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
無不盡也西銘説在後須爲細看甚過見喻
伯謙書所説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
人慚怍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

可驚歎奈何奈何克已積所疑不知云何因便
見示
自覺浸有寛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
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説録呈并呈諫善叅詳有未當更却以見喻且
勿令秀巾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説有便并
望反復
公濟伯謙得書否其歸途寄爲伯謙見收公濟
昔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説以更觀
之果如所論想定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

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
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
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許本不見不知在書府
否如在告攜來參同契并攜來看也
有歸藏否有即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亦[illegible]
只是僞書也
前日匆匆忘説而扣大子樂是後漢樂名本史
志以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

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説故以其半爲清耳要之
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
以後卦爲主則揚庭孚號更不着矣有攸往夙
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
也
祠堂記及翁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
渠尋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錄中
説當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
是其持敬法耳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壽方自成都越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為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都昌黃氏向來見喻減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抹郇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

朱文公續集卷二　卅六

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奘福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曆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通令並其曲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覓如何緩急之間乃宜善處為佳耳某前月晦日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長晚自不當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舉人漶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呼擗此兩日方少緒更看向日又如何也大抵是

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為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即一到見謀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緩促拙時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日所未覩埜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為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興脩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

朱文公續集卷二　卅七

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為一來前此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泰雨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為乃不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錄呈山頭亦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為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色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愈說壞耳

横渠集告付下莊州用小本刊成欲寄此令

補所無也僧兒云伯恭説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

平

陳法鋪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膚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爲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体悉向後若得功夫即爲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大事此是浮文

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趙南紀亦須致意

所喻譯悉恨未得登山以觀激灔深碧之地它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録寄并其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皆往何爲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略便令對讀旦夕納去不及別作荅也

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爲三姉何留疏偶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求益耳

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姉欲之煩二哥帶寫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説嘗將看得不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爲此説令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兩本來此膚公已了矣

後山米事若爲鄉里之計實爲利便但爲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爲此耶若必欲爲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爲庶幾不然則彼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

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然爲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實爲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者少而多之意不知如何）

小學誤字再納去數本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静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其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學小而不致讀矣恐亦不能無誤（[illegible]）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奈何氣象不佳今人不知惜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黄鍾則固

不得不爲黄鍾之半以爲情聲矣但今變半等
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黄鍾耳聲宮
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爲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
其爲可決哉　並泛音作法
碁見治亷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
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
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踡伏過此殘
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
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

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文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
重疊前後相妨如攂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攂不
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
又似前年喑默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三

答蔡季通

昨日之别令人黯然然觀將者處之裕如又足
强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
調護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
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
知之一李至直卿亦頗爲託周旋附去或遇去
前日亦忘此可見昏耗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
尺長寸是何尺耶更求考尺否皆望批諭
自奉别後悵悵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杉

嶺不審道間爲況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
卑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
必不落寞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若幸無它諸
生既來遠之不去亦姑任之苟有禍害亦非此
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
人可告語殊憤憤益懷仰耳至春陵頗爲問學
中濂溪祠堂無恙否其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
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别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
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信深以爲念每至

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忘覺仰德之深
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兵足疾前日幾作今又
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
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汩没無聞而死耳樂書非
敢忘之但方此齚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
湮没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
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
子與不曾聽得或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
琴說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
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遂欲以論琴
之全體冝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
豈不信哉
邵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為慰儀居覓
屋物價騰貴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
感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甚留意寄居鋌
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以待賓旅往往
亦不免一一遵守須在南康此寺常為客館若
白遠婦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
使知也想可也翁丞便是德功丈之孫否耶渠
向來坐事乃前所見囑力不能及之想亦必不
見許也
禮書門類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
之今只寫得一二截無頭尾不濟事也三哥為況
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有應接當
日有新功也此間觀處有無所講琴覺有情
前日見人說琴與詩若說琴所疑得數千字欲
寫寄而昨晚一哥方銀今日便有人行遂不
得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鄭尚明琴史十餘卷緊
要處都不曾說著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
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想凡事未曾有人理會到
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諸短律
為宮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二矣故或說琴
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
妥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齊所草去求正也
項春試後得惠書具聞動息足以為慰居貴當
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
聞三哥不快甚以為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
共看中諸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豁之也琴
說納去幸為訂其終乎細見諭更有一圖無人
畫得大率與俟承說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

見其下諸弦乃迤儹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張
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
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無縫罅亦無心力思
量得他但望它日爲劉安之雖大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
孝寺僧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
遂移它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也
去處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
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會安不以彼此遲速
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元善必已

報去矣賤迹復往彈之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
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
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即爲
整頓後便奉寄也彈之恐是作逐
又
三哥所苦瘧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着
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
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閑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
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爲吾患矣所喻雖
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趙守長厚

乃遠它適漸恢聞是黄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
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田舊事必能善說遷
家也
所需作序亦未暇檢尋舊本旦夕得之即爲
本寄去鄙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勦襲之
意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附疏本不可寫
〃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
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
方了自鄉又以憂歸前日到順昌弟之渠云歸
家葬畢却可與聚之兄弟大家整頓也琴說向

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
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舊甚崇寧間以布衣上書
論事潘畧春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
人議論鮮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蹤跡
否也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五聲者比却失
了元本須三哥爲檢錄來只依元本閣從界行
填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精舍朋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
其能依人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

也聞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
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爲人手段無以副其
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爲
警敏肯着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
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爲利害移奪尤
使人痛惜也汝玉序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
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以云不敢相聞前日
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
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絶如胡澹菴
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

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
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
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一書託直卿寄
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去奉
浼能爲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
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
宕想亦以此不爲人所敬耳別幅所示郡中諸
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老靜退子家皆賢誠
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喻也歐陽君回書幸達
之楊安諸公恨亦未之識幸各爲致意也張舶

似亦略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
世而晚爲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
得罪於清議朱衣道士譚詩之誨豈無意耶訃
密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
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
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
之比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
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極遠勝世俗
傳本只欠數外別傳一句耳前書亦嘗泰和弦
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覺主驗明白新本

金本足日生忠認作月字因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喻所
謂非入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皆爲
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
所畫本已久得暇當令在子更依候氣說畫出
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後
卷則儘欠功夫不知能守等得見此定本全編
否耶楊薦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
本領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當爲人遺事若曾
傳得幸略見示某和恕當作奉和人者六日字恐誤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略修定又

遞旨彦中處便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充字重滯無氣㦸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它所欲言略具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恐有未是處更告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自餘千萬自愛為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沛宥盡釋黨因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為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其所講論亦有

可示及者否此間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書開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皆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照得亦只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又寄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書行亦已附草本去因有回便幸喻及可否也商甫仲章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召謝臺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閑暇儘得讀書作文也　參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寄轉曉不得

霈因曬湯未聞施行而留抱四公存没之恩皆

格不下未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討高懷必有以處顔蕢山阴遊未得遂承晤徒為悵耳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而右臂緩弱不能授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字似聞有頻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見得界決若便得歸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聞為況亦當下至落實句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乖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此[illegible]等事乞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間如封

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部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謾說隨時之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答蔡伯靜

啓蒙已為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但注中尊丈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却商量今不能久俟也並儀內前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亦并注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過為

生也事了能見過爲數 曰然幸甚

或於啓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

爲奇者三爲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

二餘三皆奇餘四爲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

者亦爲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

之失正坐以天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

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

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

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

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後過南方也 但欲入彈圓自下

蓋天畫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

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爲甕口乃

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

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

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仰

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

一思之恐或爲即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爲無

補也 [illegible]

天經已領其論撰詳密亦甚不易但同互並盈天

煩費力只是近年一向無見識不欲恐著古今一

个人耳其心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熟

若擇寶而論之省詞說乎又況二物交互一說

理似不然別有功夫可以爲評之不知是如此否

尊丈許錄示參同契便附向見巳寫得多了今必

已竟幸即檢示前日書中巳云與一哥說

更須留念也步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

畢即納還也

參同元本納去可便寫白并元本寄來更看一

過然後刻木 注處貼一兩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

利害亦不須改也玄濡言氣恐

未是識人身內事方是卻說箇之詞繼讀可見也

莊師監是三物卻是戊巳無可疑者定本亦巳

添入 象之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

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製但難得車匠

耳

參同契并異方寫得了亦不暇再看過今附壽

朋納去并此中寫本一冊建本一冊浙本一冊

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子細批注寄來

容再看修定方可給印刊行 此亦不甚佳然五

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遂可讀改得一字從
叶韻亦不為無助可試撿看以此知讀書不可
不博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間合改定處各已標注
其上矣鼎器歌中亡聚一作竅恐合改竅為
正而以聚為一作不知如何可更審之若改即
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尊丈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
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尊堂不
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為念然當有以寬譬之

此亦無它害只是如前年遂出一番耳輿地志
納還呈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撿付去人
臨川曾景忠書云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為贈者
可免徒步之勞也昨看史記曆書大餘之數第
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以後皆等不
合不知是如何尊丈必曾說來幸批喻尊丈得
近書否此久不聞信息必是已過莆中矣啓蒙
上冊二十六版注中圖一(圖當作卦)下冊第二版前
十卦占貞後十卦占悔(兩占字並當作主)可便改
却此三字更子細看過為佳 [illegible]

鄉見尊丈有琴律呂律圖欲略借一觀得撿
付去人為幸
嘗過有歸信否數月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
有疑無可質始覺尊丈之遠為可恨也
奉書乃知所苦脚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
別侯一信也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
尊丈千里遠書戒敕吾兄弟勿為人所誤正為
此耳
尊丈要琴絃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
信接或籠箱之屬置之其中乃免壓摺損亦之

患亦佳一報也前誤說尊丈有素履遺稿之語
欲借一觀此略編得些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
謨渠亦茫然未能措意以此知尊丈事事不容
易放過不可及也
昔白字畫不方正勞費埋肚甚刺人眼然已寫
了無如之何不知鄉里如何以此一向不識好
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省榜雖極草草
然其字畫亦不至如此得人惱也復卦處空缺
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當價帖
盡此以後二十餘版盡雖只爭一字而篇末一

行只有一字又須借動後稿直到冊尾也
考異俟更子細看且令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
去未晚也浙中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
古本廣韻寫得最好相傳是唐時仙女吳彩鸞
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也
仲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
繳之以爲恐徐誼之徒援例有請遂止得量
移南劍倘寧復官亦是爲衛所駁所存遊將此向
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今尚可言哉
數日探問未有近信方以爲慮得書知今日可

到麻沙不勝傷痛想感事興哀何可堪也
前日入哥來訪承書具悉此事不候見屬但適
此痛黙不容發口已留託入哥奉報矣本欲今
日往助墓下之役因得面言而累日洩瀉氣痛
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它日言之未晚
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爲慰不知見服何
藥切宜更加將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
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爲丸喫之亦助胃氣既無
滋味自無所妨况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昨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聞矣事

勢如此不知尊丈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
人惘念不能平也
律書證辨中論周徑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
幾八寸者是也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
處幸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差
簡約爲佳更望留意也二哥用藥見効甚慰先
訓尚未得下筆日困賓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
也

答蔡仲黙

周純臣書荷留念景建書已領却欲附數字報
之令納去若吝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曾尋
得否幸因便寄及
洪範拓已領俟更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
子書一面寫後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略
報仲撫嚴詳此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
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謾附去
想未暇看且須爲收起鄉後商量也漳州陳安
卿在此共學甚進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
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
病蓋天繞地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
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歧梁恐須兼
存衆說而以晁氏爲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耳禹貢有程尚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
暇能早下來爲佳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
能與病爲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
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

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
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
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
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
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
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
處如制度之屬秪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
處更與挑剔令分明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
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其嘗謂尚書有不

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
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
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
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
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
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
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
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
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
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
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
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三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答劉晦伯

亦俞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韜仲向語及欲來春與季厚同爲此來不知果否更早得一報則見免不復別爲招客之計不爾却須早有定論

中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餓殍於溝中不救歲徒自發其姦究收糴米輻湊民食幸覔而疫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醫救埋瘞又慮夏下尚須劇恐亦一面措置若幸過此一番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離家日久百事不便此間俯仰費人心力易得言語不容久居也

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揚敬仲孫季和皆已屬之諸生識之兄弟亦時來相見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過從如此間否

渠論度量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須爲求其㮣製造古升古尺古秤各一枚便中示及爲幸

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唯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士其所薦揚敬仲孫季和項平公渠皆薦之余亦嘗薦度量素不曾講究今有書扣之然此是千古未結絕底公案恐終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并趙憲得正思曹擬之書爲一一致之爲幸程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并遣也知趙憲已相薦甚善此等物分得終是得正不須汲汲也

其以按發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番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

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日前留念打量法中間劉子澄寫來正如此以其無書煩費而忽之近日較量此法雖拙而易曉亦一面雕印下諸邑矣但今春冬已

甚而猶復未下恐有陰沮之者昨又見病且久
不免上奏爲歸田計矣讀鄭仲書爲之慨然此
雖作郡又不若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因不經界
失陷省計以大萬數故爲不法擾民之計以補
之若不經界直無下手處也只漳浦一項官米
錢貳萬貳阡餘緡今實催五千餘緡而已凡事
如此令人太息昨聞交代有日適詢細浦人乃
云來春方歸不知何故尚爾遲遲也鄭仲書報
經界復行不知卻作如何措置第恐復爲諸司
所毀耳

蠻獠欲行於一州尚不能勝衆說之排沮況欲
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爲害之處
而何以爲此紛紛乎若必爲此恐其說尤易沮
而難行也熹舍自江浙附下來因不諳此利病
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識以
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爲晚不知何故忽忽如
此便欲入城見之以此行蓋難開口說話也來
書所喻固皆一方永久之至計然度今之君子
決不能用徒自說說耳趙帥在此所爲不無未
滿人意處然自今觀之又豈易得也學中教授

人數頗多甚不易既難得人可招致只可撥忙
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卑陋處鐫劉與自應
幾猶不爲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雖疏而簡此自
爲得體如鄭溥之卻似傷煩碎然亦不易得也
其後得祠只用省劄令還舊任更不曾別出敕
也
此間竟未得雨田之有水者亦有螟螣之災歲
事甚可慮且是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
何也小兒經荷留念不知作文竟能入格否看

得只合小做規模庶幾淨潔巧易理會卻
況監胡說不動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痛與
鐫切全抹令其自改立限再呈勿令懶墮推托
放過乃幸耳謝公之去傳者不一昨日得元善
書乃云以不言罷之此蓋只爲不協力攻周揆
耳誠甫之傳妄也輪對文字亦正當但不甚切
然亦不問那下次第亦爲所疾蓋首論正心近
似道學也自除一黃掄不知是何人也審訪往
往有之然重華卻照知諸蘇所結之狀時有聖
語云周有甚黨卻是王黨盛耳此語儘鎮壓了

怪事也聞於中外且得如此亦是幸事尤望
無向背似與發尤孚今亦不免尚未見聲蹤不
知坐何事也
兵衰病之餘支吾郡事甚費氣力諸邑惟漳浦
最狼狽諸事如鹽子斗折豆皆非法（子斗斗子之
細也田租）坐視半年未有可下手處近方因有旨條
具輒以一二事為請若蒙施行則科罰之類可
以盡禁經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革去折豆
見與同官商量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太甚
但鬻鹽一事最為非法而未敢遽議蓋郡計所
行萬數不少一旦失之便恐狼狽也經界已得
旨相度奏檢護錄呈此亦已一面訪問區處以
俟命下即便施行意欲及此農隙并力打量田
產攢造文字及料便行新稅未知力能辦否同
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仗但四縣須得六七人分
頭勾當郡中須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
意欲奉煩賢者一來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時循
行諸縣指教督趣元禮亦許來旦夕到矣不知
能為一來否可商量知判官丈如何曰此有札
卒送劉增歸得便就之以行為幸更欲并邀

通伯崇一處可得六七人也
韜仲近得書否養士訓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
事都做不得深以愧耳蓋作郡之勢不如作縣
之親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諭但漕司便
欲施行其意甚美故或初欲先從城市及山坂
無田去處又深計之亦有未便不免回申乞且
先分保界立土封以俟秋成而後併手行之今
鋤草子去一觀若得前期一到此間與一二同
官預定規模尤幸不必俟臨時也漕使書又云
開正即欲到此恐未有益不若賢者先來議定
却請漕使親臨以察其當否之為便也要是秋
中乃來方有益耳
經界為鄉邦陰沮久已絕望今日忽得一信却
恐且令此州先行此是何等處置偶當無人乃
使一統之中國有異政甚可笑也然今已向春
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行下亦須回申
且俟農隙也復業之榜不妨早出但此間田荒
已是三十餘年目下却無逃移更俟詢訪也諸
論皆切當繳札之責諸司或不肯認此亦可自

備見有一項閑錢若不因此用却亦須別作一
有利益事不然徒爲後人妄費竊取之資也萬
一求去未遂來年秋冬間當舉此役是時恐晦
伯已赴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董爲籌之便中
報及趙帥之來留意愈切但所下約束全無檢
察姦欺督趣遲負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
爲之言若更如此數年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
家無復得米之望矣不知渠能信否大率其政
尚寬未免有要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一蔽
也仲宣自蓮城遣盛僕來此云提宮文倅錢尚

未得已爲作書懇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季通
欲來不知已起離未恐其已行更不作書或未
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稱未及作答
縣學記堂額當候後便也
所論經界利害極爲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
論趙若海陛辭日亦嘗以爲請但說者多以爲
不可行私固疑之而楊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爲
河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
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似有理
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

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望其思量到子
直所憂慮也鄭仲相度鈔鹽利害何如兩司之
議不恊恐亦終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
人慨歎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因事
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
知彼中見有此樣否如有之幸爲別造一枚較
令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不必鑿荀勗名
字可惡只云温公周漢尺可也
經界中間更有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辭令

决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秉權
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然此意
難以語人以來猾者默契故輒及之耳人來往
者傳聞政聲甚美足以慰所懷正惟不倦以終
之耳林師入境具知吏治美惡嚴毅有體甚彊
人意想必能相知也
體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
如夫書簡約不惹閑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饒廷老帥閩漕公私許已有成說而辛卿適至
以其嘗扣其賓右事宜疑其可以蘊起乃復宿

留意□□嵩縣□延之計必從初議矣萬一
不允不敢歸遠畏譏恐伉拙無補於事而枝
失家居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愈無多愈可
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遽
有他除雖諸公意不苟然失之此爲可恨耳直
卿罷舉不復可勸殊不可曉書信及諸處書悉
煩遞之向令準奉煩根究留村乃欲以驗查通
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師逐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書
人生浮脆如此而其又與之同夜得病尤覺可
懼可懼章稼事已爲言之但今年緣與憲尊相
款大得罪於鄉人其實不曾開口說一字漳閩
亦不深悉不謂乃得此謗今此事雖不同然此
亦不可廣也林師固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
亦大有行不得處豈其神明將去而不思至此
耶抑爲州者固得以捍制使而使者畏不可以
察縣耶大抵范忠宣所謂恕己則昏者甚不可
不戒使漳自作監司能堪此耶

長汀城市之擾兩日未平縣中得黃德宏由狀
云已過羅漢苑坑爲吉陽界縣宰昨日親行募
以重賞計必得之不爾亦不過深入山林四散
奔逸或無所得食饑死而已無能爲也但蔡一
哥聞來乃云後山傳聞賊入石溪市中驚疑此
少是虛傳此間亦虛傳賊到大田即是此一路
也但市中群小却不可不防鎮官無權不足恃
此是梅伯當爲鄉里任責且靜以撫之爲一往
使別無變動爲佳若論長坂之賊只有七人尉
司中來已獲兩人矣決不能來不須爲備也

昨日得報說舉以謝章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
曉其由亦可駭也少意欲招一同人教諸孫而
未有便近可招者不知知識間有此人否須得
兼通經義持律嚴毅通曉奈煩善誨諭人者乃
佳必不得已只能作義亦得其餘則不可闕也

所喻南安韓文又已得之外部殊甚益方李申
尊信閣本及舊本反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
行改易世俗傳訛競稱善本誤人多矣昨爲考
異一書專爲此本發也近日潮州取去隱其名
以鋟板異時自當見之今不必寄來但細讀數
編使見紕繆矣

右真文公手跡

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異議鄉評橫爲沮抑若非臺臺催促幾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事結抹如來喻所謂繆五十年之公案者然閱邸報猶未免有贅及之語只恐諸賢更煞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指手中也所喻泉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事權太輕其勢不得不然比見王南卿在番易本司特以吟水不辦親自到彼料理數月共謀遂登渠精敏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訪問稽考也孫薛二守一筆繳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惜大抵時論洶洶者未定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下

答劉韜仲

熹還家粗遣但心耗目昏老相朗見雖看書亦不能復如舊日矣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澄樂於訓誘知數相見甚善甚善伯恭竟不起疾令人痛恨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示喻數條皆切中其病然迫當去恐不及改耳拂衣之舉尤所未能比遣人持書入都兩月未還計此遲緩是必將從其請矣若得脫此且當縱意遊山不能聽得世間許多是非毀譽也

尤川之行初甚駭聽亟以書報趙帥趙帥報書云已差侯鈔法定行差韜仲添克漕司屬官專一奉行諸人必不敢動當已聞之矣尤川今竟差何人只此一事已是見鹽法之弊漕司何乃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曾與應倉說否若未即及早詳告之恐其為漕司所惑誤中卻文字也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寧以東西邑利害亦與尤劍無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佳

若其他有利無害處一例改却又却害事友焉汀州及諸邑之累耳如何如何山記乃煩重刻愧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本矣龜山別録刋行甚善跋語今往幸附之

又得尊丈書知莆田未行已被乞川之撤朋友深以爲慮昨日得居晦書云沙隨已爲死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鄙意終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事而往督賦正是索于金於乞丐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催敵不恤則得罪於民若事不辦則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斷置此恐無好出場也

鹽筴已悉聞之師說王漕亦頗有意相招來扣不知定如何此君累歷州縣理事亦甚詳細向來正緣兩下情意不通所以擔閣至今若果相問詳爲言之得其幡然一方之幸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帥從初不與漕司通情之過若早以規模大槩語之當不至此齟齬也林守事未晚不成入府閒人又不欲以書懇之但得趙帥說嘗爲言之彼雖領略然未知其果誠實否與其

半待汰斥不若先事請祠且以此意懇二漕少緩其事渠亦當相聽也其答林守書不欲盡言因見頗爲寃轉亦所以答其不見鄙外之惓惓也

讀書既有程課想日有趣李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諸書恐有所疑亦示一二大者爲幸

社倉條目適平父耕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尅乞丐之弊此爲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倉交足甚善此足以破浮說之紛紛矣建陽措置官居鄉無以易收支官恐不免煩居厚不知渠肯就否兩倉闕米只得且那融然亦須申請使知支遣不足之故蓋此消息不可斷絶也

示喻社倉已畢甚善所差官吏事已循舂間例可也五六月附糴勝不知平父如何處置恐可會崇安已如何施行若未行即且俟帥司報應亦未晚也與支一節却須早申免至臨時費力建陽火米異常今時官吏例是如此不容深責

但可歎喟而已

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爲力但其所論紹聖之事却錯認了對頭甚可笑耳右揆求去復留殊未知所以或云只緣何疏有及故文差互處係同擬定或云何別有疏攻之或云何已補外皆未審也葛顏之報亦未聞元善求除已諾緣范有疏禁朝士之求去者乃且宿留廟堂亦留此闕俟之月初輪對或云已除檢詳恐未應如此之峻皆不得端的也二記當作但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近日子合陳膚仲來求記皆卻之矣不復得備爲辭但作也千萬諒之李簿所説甚善但此事近亦多弊今建議者意亦闌珊未知將作如何收殺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四下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答呂東萊

康節恐是右平法門非聲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猶舊職又可遂巡辭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泪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某卻不曾爲思量如何避免得既若只如此斯須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千萬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爲幸

昨嘗奉懇一言於韓丈又專書禱之幸早爲贊成使得速如所志幸甚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賞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乎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知雖平生知友其不西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前日申狀及與韓丞書不能盡述此意幸精爲言之有以發明某所不能言者

與王回書

始來不至病又計不欲多挈累今只一十歲小兒一孫婢僅一二人在此天寒歲莫官舍蕭然兀然如一老頭陀時一自笑且自歎也廬阜山水之勝粗快野心然非休務不敢出出又不得留愈覺拘閡行亦力懇諸公以必去爲期耳

某之一族納奉使胥閣龍并早從中州士大夫遊文學甚高建炎初銜命使高麗留十七年今節而歸又以忤時宰不得用而死葬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其孫昭者貧病亡聊不能歸葬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遂意欲丐台旨以重其事庶可必得今悉令取稟倘蒙矜許却令踏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稅劄側附監察尚書同右司文維持之力但廟堂既無果決版曹又巧爲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又閣檢放文字體式許以見示又未及請今願得以爲法專此拜請幸即付去人此事自屬漕司更告因二漕諸及之及早行下州縣令受狀檢踏爲佳蓋早禾已刈至八九月不復可辨矣又曰官司但欲罔民多取而不知僥幸無反乘此以欺有司也

區區按事營臘遲緩極爲可笑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姑任之但若覓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答趙都運

向來所呈於學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頗加改定旦夕修成別寫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閭閻中亦苦賦重民今只不審何術以惠綏之

與田侍郎子真

引飲想食已生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其根原添加保養不可歸咎求節辭疾忌醫也比來陰雨過多氣候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腳不住平地喫交此一種病尤當過意隄防莫教隨例倒却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滯祿貫看來無着力
處只有更撰近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
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
疏便要回面汚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
吾大玄也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怪所謂漸
平若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
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
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
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所

事至此拱手坐視無着力處殄根岸消窮耶所
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一一觀耳閑中所讀
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為顧此一事尚屬自
已若又因循放弃日月真可惜也
恭一病兩月猶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
已見邸勢不免復小紛紜或恐遂致譴訶不可
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
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為畜縮自全之計永負臣
子之責矣奈何奈何今從黃守借人專致此書
幸以數字見報凡鄉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

懇黃守專的便附來必不至浮沈也[illegible]附遞寧須
莫已有名籍而擬者卑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
何者為之及所指謫人謂誰皆望一一條示也
林日季通說待居山水甚勝甚之可惜渤居近
城以此間事體判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
從前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户應接言
語之間又遽生梅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前[illegible]
歷之失計吾輩出處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論
非有疑於二君但聞其將坐閒亦有它舍恐致
傳播不便在時論因新于越竟彭絲庠諸人必

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辭竟不免在
道果何為乎其以淩陵自劾恐亦觸諱意之
怨然已判斷不能附合也
休致文字已自不敢出亦詳僚明申發為一有
遂疑即不免經由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料學
息未知竟如何工夫不州亦便耳衛公計時相
見問欲往見之潤若爾即尤相近也聞汪晴暖
欲挈舟南下久擇經由偏沙不免見諸人一番
雲頭而可歇更候計度[illegible]幸無疾病即當扶曳
渡此一行兼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夫子之時如施林諸人已往見皆如來喻但陳鄭未見且夕訪問之當肯傾也五月一延見諸生方爲喜說今頗覺有感動之意少假歲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常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其氣痞鬱寧日以叅迸求致文字刑布已爲遲行徑其如所謂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返求之右知其不可保與分兩付去人仍借一得力可託之人押赴經營之命候批上知將以還免江東之擾尤在也夫當日所謂同東閣郎君之說甚當如之何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切然重此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拱子直書尚伯乞從觀而遊纔豈有禁却望復職致仕而求風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況今不可奏不通顧望辭劄而陳乞

狀內亦不敢叙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前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嚴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爲而發若但驅逐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是以此逐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冒昧向前看他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痛加排詆足之宵風不容休致之迹即在我者亦可辭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昨日作誠父書託其致意不知曾相見否或未見可借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

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亦告及之彼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宜春之命去冬所傳亡饒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僕便疑不久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游談脅持恐嚇以必勝爲効自此當漸見之繳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茂獻

頃幸同僚寔深慰幸甚雖趣尚之　彼此嘿喻然

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極而遂絕
物夫國至今以為恨也所聞忠言正論慍于君
小遂以口語翩然西歸嘗附一書於上饒少致
區區高仰之意而卑辭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
想不能為情近得張元德書喜聞還家為況甚
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
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
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譸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
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為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
不得為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癸亥

既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
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
矣樓孫獨未知所謂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
其間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文字否果爾亦
足以去也適聞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過處
恐亦不為同列所容矣良齋謝丈奄忽云亡後
進失所尊仰欲附一書弔其子而未有以將之
須俟後便恐或相見幸為及之迺誠齋久不得
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
級固當為天下惜之也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

中間危急已為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
亦未果决適間聞有跡具名字牽連四十餘人
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
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illegible]著龜
若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為矣將安避之哉
解袂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
久欲致一書以病不能引領鄉風徒切款仰近
得宜春袁推書具道[illegible]之意亦知推眷之不
我忘也
向來從遊不疑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

恐不復有承晤之期矣世道反覆已是流涕而
握其事者怒猶未息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
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左右
吾誰望耶子壽想時相聞近亦得書衡陽之竄
當已過彼久矣初意但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
造物者亦復隨俗抵巇也需及廟議便欲寫呈
以來使不能俟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
故首爾匆匆更不暇博盡同異而遽為毀撤之
計甚可歎惜豈於是時已有摧壞之微耶
廟議固可恨然自有謝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

痛心子壽竟不免推遷至此乃是無人肯爲變[illegible]
名今遂決之其勇亦可尚也
昨年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伯恭有類之白恐有誤字）
甚勤而襟抱所趨以爲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
下亦不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詭
然一夢髮不恤緯毋深此懷而生死契濶未暇
論也不審次舍即今已次河許想徑歸清江舊
第矣頃歲經由見其登臨南江山之勝交遊中
有老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樂想爲況亦不
落莫恨不得往從栰筏之游耳子壽當已赴江
陵見袁機仲說彼中形勢事體亦甚可慮不知
子壽何以處之聞北風殊惡計恐亦不可爲久
留計也

德脩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无使人不
能忘懷補之事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
國而無人矣昨晚得去相內四書今想已到于
越矣

答尤尚書

示諭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龜山靖康間論
事頗多今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丈當時編集
之際揚家子弟以避禍爲說懇請刪去故羅傳
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
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被召
時適有臣寮陳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懇辭
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可不載者也郡
軒集誤字有是元本脫誤者如召開慶則拙者
蓋有罪焉然亦曾寓與定叟恐其欲有回互不
妨報及今承疏示當以示刊者有姓字處且今
鋟滅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
蒙封送善教及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衰病
之餘復叨祠祿已爲僥幸而雲臺改命又如私
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衰懦則又孰事
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推健高古曲盡
事情雖或節用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
出正襟伏讀使人懍然動神悚知君臣之義與生
俱生求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
指南寒鄉後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尋
有之矣幸甚幸甚竊以一至城府歸憩武夷縣
繞遂家實無書問疾病之擾無一日暇以故久

不得致以所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沙隨[illegible]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啓發爲多如此竹守人老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招之折東奏議[illegible]綸功夫亦殊浩渺也項平父白來紹興同官上下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易之論[illegible]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拔否耳蔡君律書已[illegible]簡役精密悉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草率恨[illegible]今年兄見之其曆書則未就然大略規模亦[illegible]律書相似所謂無乘分者非如來教所疑也

熹再拜

金陵之喪[illegible]外有識同切傷痛而況於交舊之私乎遠承[illegible]聞凡所以爲之深謀遠慮者一皆切中事情[illegible]無所回避感歎不已[illegible]聞其還即走紫溪又[illegible]以極重難行恐平父道間少人商議遂至[illegible]從族之幸却不甚費力一[illegible]之餘細聞密折盡[illegible]令尊兄之所慮者無不已有其端今當密與[illegible]父協力區處庶幾不至甚乖剩耳所幸延哥[illegible]却長進皆得數年扶持教養當成令器顧恐[illegible]病衰頽不得終任此責也彥叔遽止此可傷[illegible]生危脆如此又可歎也圭父爲況如何連得二書頗不安[illegible]似亦不必如此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捄然後可以仕哉聞尊兄亦嘗覺痛之甚善平父遭此禍故初恐其心疾發動却因此不暇及營造無益之事反覺安穩若常如此可無他慮幸因書力勸其清心省事以持門力爲佳[illegible]

熹衰病[illegible]門苟安祠祿方綿自辛上恩不弃忽復收用[illegible]激雖深然資淺材薄詎復堪此此外曲折又[illegible]多端已力[illegible]辭諸公[illegible]憐當[illegible]開陳使得請[illegible]承問又及感愧良深隙公必已到闕

不知去[illegible]仕如何此事自繫夫亭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illegible]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illegible]如何其邑州求[illegible]先遠使不知得出何[illegible]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illegible]得之理但恐别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illegible]參識自江西來者[illegible]能道其賢也程衍郎[illegible]文字曾傳得否若[illegible]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illegible]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其[illegible]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吳斗南輪對文字亦[illegible]得之不知可以示否泊耆程[illegible]公垂問曲折尤感此意因見幸爲致謝

悃區區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
未敢拜書也恭惟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
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
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爲求之便中寄
示幸甚傳畢當并此論歸納也伯駿劉子亦幸
垂示它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所望也
熹不孝禍深早歲孤露提携教育實頼母慈不
幸迂愚不堪世用不能以仰爲之報而奄忽
至此寃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今春粗畢大事
音容永隔痛苦終天伏承寵弔并以香茶果實

遠致奠儀仰感勤恭之誠俯念疇昔之好拜領
號絶不知所言襄陽之除必是見闕正此哀苦
不敢奉慶惟是參遠無晤而殘息奄奄不保朝
夕引領西望益切悵然
鄉邦得人之盛魁選復出其中甚爲可喜但所
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
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殊使人不
滿意自此脫去場屋規矩當別作規橅耳衰陋何
足取置齒頰間耶汪樞之孫遂迸而立於三人
之列想老丈亦覺意也荊州之行寄任增重今當

入境矣
答郭察院邦瑞
副封垂示尤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
每如此則尚何朝綱不振之足憂哉甚善甚善
甚盛甚盛熹衰晚多難懇辭恩除未遂私計之
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爲説矣惟是前仕有妄乞
施行經界一事今已住罷自合抵罪而反冒寵
擢實無面目可將使指不免黽勉以俟嚴譴
忽聞抗疏論邪黨之言與此於賢業爲有光顧
在治朝爲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

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鄉黨交遊與有
光寵其何幸如之
録示諫草三復永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
果未易行也然清名直節足爲里閭光寵而去
一凶人亦足少折陰邪之氣於正論不爲無助
此又皆可賀者
答鄭邦逸
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爲本世間得失正
不足深計也某衰病屛居尚叨祠禄不復有與
世俗較曲直之心矣聞以前事頗累鄭君爲之

叙謝尚賴實恩不終抵罪也
志父中秘之除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間真如井底也其所遣人請祠今已逾月杳無還耗方以為慮承喻爾堂已有領略之意若是監丞兄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隸林既去亦須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
奏函必已關乙覽殊未聞宣召之旨何耶承當脩就臺選來歲縱策大廷始當披腹呈琅玕耳

答羅參議

將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撫冠

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五　十六

補學官筆反為官軍所疲勢已小衂但未知終當如何耳闔中人情却甚安帖時和歲豐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發上供餽餉之故頗行刻急豈欽之政此為可慮耳建陽鄉人李秉義[illegible]舊嘗從寶學劉丈入蜀今老且病往投舊識諸將因來求書得以附此渠未敢有所求但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為重也元履來山間相訪適值此便亦有一書附之
九月九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尊兄辨論甚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為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見語者其頃以書論數事似皆未以為然者未敢苟已後以此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只納左右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埋銘只欲只求汪丈寫不知見許不想嘗懇之不待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欽夫又

朱文公續集卷五　十七

欲刪去一句（乃行狀中語）不知汪丈以為如何（來聞誌碣）扣之所寄彥輔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取矣（易林大段是實如此○伯豐錄）
編承裕甫無事得以優游坐進此道而所以與詠贊畫者莫非使民趨勢之事甚休甚休示及汪丈書知已為緣況虛志銘幸甚幸甚容附書端父兄借來一觀也端父兄弟已祥祭
先生德容日遠益使人痛心耳記善錄荷寄示甚慰所望亟作書遣人未及細觀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知其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

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豈乎著
可及也邾居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見
示者否龜山論語本為世學膠固學者類然
以分文析字執辭泥迹為務故有視其所視
其所不視之說但所引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來
太過遂致微失本意卻似精粗本末真有二致
所以中間竊以為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後
見張欽夫吳晦叔乃知亦定亦嘗疑之不審尊
意以為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
冊內呈其語道極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熟看

有會心處卻望垂諭其於汪丈書中已說及恐
欲見即為呈似也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
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
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
仲兄不及別狀想旦夕從容有講道之樂中
間說看易傳不知後來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
書如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甚幸甚元履
晉叔近皆相見亦甚嚮仰也前書煩求書籍碑
刻等未知曾厚留意否
先生諸書想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是如此奇

論所未及者別後始[redacted]書請之故其說止此者
其大槩可知矣老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
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
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
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今於六經
亦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為務則已未
為博矣況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竊坐窮山無師友之助雖時得欽夫書問
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著味之久益
覺日前所聞於人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

幸甚甚恨未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
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
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
擊都不劃著痛處亦可笑耳何叔京秋間相過
少款渠與懷想高致者俱不自勝也
知言後來必已熟看其說如何汪丈曾說及否
可否之間必有定論因來及之幸幸記善錄細
看卻似馮公所見未透記得無精彩長者所見
莫亦是如此否
[redacted]極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煩長者愧愧向附

選三書已領矣書中忘記冥知也汪丈寄橫渠
三書來此爲校補甚多勢須刋作一本乃佳蓋
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盡在第二至第
五卷中只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
論邊事狀却只於卷末添版便得恐汪丈事多
告請出爲點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寂
寥而諸先賢之子孫亦復流落不振自莫府之
西訪其書恤眞人不遠餘乃此亦一時節因緣
耶校書極難共父刻板於長沙欽夫爲校比
送得來乃雕板不錯字方盡寫寄之不知今改

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共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
已來未也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
士大夫食君之祿爲不厚而臨事面設辭難
挑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書轉託欽
夫亟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作書者可笑可笑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某昨承面喻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如者徒感知
遇之深不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
游皆海內老成賢德之士其間相勉之久相知
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尚多有之

某之不才豈宜僭越輒任此責若昆仲以先公
肯一顧之不欲鄙弃它時草定行事本末因使
得預討論而致之諸公則某雖愚不敢不勉竭
駑頓以承命萬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草行間
自與過甚亦不敢當自此枉書幸刋正之
先公銘文已爲題額并託上饒程丈書之字畫
淳古可愛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爲四
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南劍沙縣人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

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
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
過三五條譬如服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
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與林安撫名枅字子方

竊聞開府以來蠲除逋負以大萬計號令所下
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苟而人自不犯方地數
千里吏畏民安近歲所未有也區區仰德爲日
固以而究觀規摹斂衽心服則自今始乃蒙垂
問見開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智乃

如此尤以歎仰尚有所懷安敢不盡顧實未有以塞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知別紙具禀恨所識不多未足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與趙昌甫

罪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恐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終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細與長孺言之幾有的便幾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覺便自舒肆況所謂小人者已激而愈甚乎是乃以力爭之中

而去前已去者將有發泄之漸耳繼之者其為禍以待次者人不以入己為外上心所以然開口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子約伯謙留意此意破小物以安以俟之區區不勝其切之望也

昨日得三州伸書亦如舊常所料甚遠矣未見近報耳向所喻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敘及偏處之眾人但人偶然不悉今日乃見此覺果寬在日前試取一編亦足以為法也

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有後抽子一似人令人歎惜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曉

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illegible]
書想亦畏僞學污染也
幸[illegible]多說此事惜不能無疏粗窺端緒亦不
嚴、[illegible]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湊末文字可[illegible]
言[illegible]細以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去心經
在以[illegible]病也
[illegible]之病閱歲即上計較平生已爲積至
要[illegible]學不力所愧初心皆壽[illegible]成不無遺憾
可因便寫此以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爲[illegible]止
[illegible]自愛[illegible]慶

答江隱君

每承詳切之誨皆將學而真講聖賢之域顧嘗
藐未知所以仰稱期許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
奉指畫於前莊爲向但不勝此心之拳拳
[illegible]洪所[illegible]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
[illegible]之備縱橫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測底滯
[illegible]也其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乃已昭然若發蒙
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
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脩節
序之緩急先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爲天

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 學之
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
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
其間曲折纖悉容有次第而一理貫通無分段
無時節無[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而下[illegible]粗以爲末
也而[illegible]精[illegible]從[illegible]然而自得之
然後[illegible]而[illegible]亦不可以欲速而
[illegible]如[illegible]長以至於[illegible]實不
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

反害之哉[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於自
反且欲[illegible]其旨要[illegible]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
指[illegible]不同故前後反覆之言[illegible]多是異而
語其所指[illegible]不敢以爲不同也姑論其
一[illegible]教之曰其他曲折不敢
[illegible]之須要之非得面承不能
究[illegible]也 [illegible]
伏承[illegible]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顧惟
[illegible]且愧不知所以[illegible]也
於[illegible]亦非敢以所示大[illegible]不然但[illegible]

義入神一句文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日用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非及蒙垂諭再三每加精密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捏愚謂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某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某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於冗來使不能久駐姑此非難知以吾文高則尤不難見若無義

以方外一節即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見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偶妄所能竊窺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謂本非有預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乎淡泊可說只平淡處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議論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語者若學者

體會發踐得皆是進分內所切務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若如吾文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空寂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例行自有規矩非若浮游之談違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離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仁之義乎為精微之義

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為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鄙正然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有得過處其於道體固恩矣若存若亡而未有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至纖至悉曲

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
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
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
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 要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葉公
之爲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
蓄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郡計既寬正
當決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
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

儲宰既去爲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爲之先後臺
評所指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
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
於所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衆欲遷之久矣
儲宰一日白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
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
由當自知之此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諭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鋒會乃其鄰郡
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疾囊歸

宿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
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伯啓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了約之逝親
戚有爲守郡守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
如此亦可歎也
所論趙告訂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磨官恩例
故不自嫌今既不安下如且已上於未形尤爲
深處保狀已納還仲本以紙今并附其人持歸
幸檢入元不合發封此別用紙繳之也三衢已
去替人正對於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

舉於梓踢自刻其詩集而偏君舉序之是時盍
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常
態也
示及張狀只被此未見此其關捩雖未易窺然
其手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
退之下矣必別有勝負也元善已如晉川其子
假日至此見蒲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頭
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聞及之出門所
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
方得旬日無事比又苦傷風證候雖淺然服藥

發散山汗多倦之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閑
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爲苦耳誠之進退不决
何乃至此非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途事
亦可知若將逢求昨又曰非人力所及也
幾聞豈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
所能免兄說賢者處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
耶伯起已赴班引入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
親切又不是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
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贋始判矣

與張元達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
以聞皆爲令人感愴不能爲懷天之荅善其果
有所愛惜耶抑鄙拙之而直聽其自爾耶曆說
然未得請俟溥降節之學固亦止於爲曆然亦
不專爲知來如後世讖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後
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叨冒重疊已深愧歎不意又蒙收召
之恩顧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
獲比不得已輒緣面奏封事之請妄陳瞽言政
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思誠當蒙矜允得

遂退振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翻
是以語爲默差之毫釐則足以速其禍未知竟
何似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季
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疼痛日甚
一日服藥略無効驗辭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
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多以爲不可未
知竟如何然此意已决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
交人游子蒙過說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
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摩幹事人相導之此公
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爲可與
晤語者計當自識之也

記得果老初竊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
閉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
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脩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耶東方
之事想日聞之其竟不免更議然已晚矣正使
苟安亦何足爲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
[illegible]時有人往來獲當兄弟且如此聊得其書具

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促
禍耳機仲元善各已爲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
在宜春昨得書其册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
子直龍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
子壽聞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
也季章必已到聞中文叔寓居不知爲況定何
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溪志銘高古峻
勢法嚴峻而渾然不見刻琱之迹三復歎仰
以得見兩辛老先生學行之懿遠託此文以不
朽矣春間當已就定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得

之訃亦已聞哀矣其子弟幾人當能世其學也天
雖纖枝百到之況荷意甚厚第領衰懦有不能
堪者以爲愧耳今年衰病氣痿未大作但耳聵目
昏日以益甚書不詳悉頃年整頓儀禮
一書秋來無人能爲此說又多在遠不能脫藁
深恐一旦溘然不見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
者而正之

子合久不聞動靜忽聞即報有房陵之行爲之
悵然寢食俱廢然亦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
發道自荊門至房陵以何道何州關幾日而

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
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
此然亦只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乃偶
有謗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如有的便亦望得
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
亦復不容季章行郡而名見乃弟跡中恐亦非
久安者李良仲鴻鑑冥冥使人深羨弟恨不得
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亦未見物色想亦深
自晦也某足疾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
略移跬步而腰脚痛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

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
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備至此無復久存之理
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某隨例
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
然猶不免爲從之之累亦可歎也

盡室淵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
門户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
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扣玄旨參同契
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尚有紕
謬處今納一册或因書煩爲扣之渠必於此深

有得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也居乎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梢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聞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温公書儀程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高禮有日本今遣人致區區適此恭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淵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且久專人候之當并拜狀也春容正要晚從容密發忠益來喻乃欲公聽博物納劉論言殊不成眾抗聞之駭歎如此乃是專欲引善歸己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異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言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過慮深爲老兄憂之方今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以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先自□離外激眾怒內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況同來諸□□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欲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摸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爲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 諱君秀

昔余兒時侍先君之側見其每得將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竊其詞氣筆蹟之妙亦慕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從三四年先君即棄諸孫益

已不及見變化之口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作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除伏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脩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意茲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備仰令昔甲子始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與蔡權郡 南頌

丐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憐必已倂從所欲矣昨遣使郡屬有勞費亦已諭戒郎吏聞白想徹台聽也適聞已除石子澤爲

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弟達於從政尤見愛
惠一方矣 [illegible]

答虞提幹

承剳又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
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
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亦無不聞者要在
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
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幸試
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

可以爲干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
不在於文字也今兄寺簿詞翰兩絶把玩不能
去手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敢僭越之識四
書等爲進行李集并往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喻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討必又
須譖構播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
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
辭也批書運綫亦且得寬心忍耐爲佳聞建安
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大

槩幸已無它但西路之害日迫官司要已再賑
上戶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
不免爲虛文況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惆悵
然一來千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府沙
事體云一縣貧民至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
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糶已足上戶便謂當
罷雖有米者亦不復糶最是崇化一鄉可慮梁
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
下百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攔截亦庶生事此

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鬬毆
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來計矣且是目今便
覺上下人情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倉見
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關諸司再煩左右一來權
領一職帶取印杖從間道直趨崇化府沙往來
監糶并措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
定而歸似亦無不可若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
說縣中士民盛傳尹復來其意似亦可憐不
應便恝然弃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往境
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劍則左右[illegible]

不得辭其責切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
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圖恐異日思之
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日者或謂
却是欠些偽學其言雖可笑然□□□□不審於
意云何也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
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鄙
數日前已互遷家說令人憤歎不能已已而一縣
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爲□者惟曾

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王子當相與訴之范仲
宣深以爲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
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
意在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凝靈変
無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
可傷悼亦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
善到害後一再得書殊根失計初亦有所迫而
然失之不能斷决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然
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蛇驚也人

生由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
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 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
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
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
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
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

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
意耳兄雖懷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
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
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爲詬
病也甚皇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閑便
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
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
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何若非以鈎黨
之故則不雖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只是

一墮此城却恐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選然亦
須臺參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須更審而後
道告詞傳聞數聯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拂
略說過今乃鋪叙如行遣禁從帥臣之體不知
果是誰筆因便幸略批喻也恭却至今不曾受
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
可曉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
疉兩司對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爲自此發
之不知二公經年不通問也時論率兩三月須
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赦條不知意果如何恐

亦只爲諸巳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
張帥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
惜之彼當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適
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
前書計亦非晩當至矣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使
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爲辨一互刻之亦佳但
其詩頗有誤字見山堂詩中陶通明乃陶隱居
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
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得復至
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

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
於爲善哉
所喻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
人力所能爲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
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
若其果然則誠爲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挾怨妄
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
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固欲寄聲昨日得
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承喻及有問道
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

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
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
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興巳爲人所受想巳聞之
理勢自應爾也詞命巳行乃東山之筆有盜課
入巳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巳被受否聞其
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
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必是醜詆以媚用事者
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卹幕挑重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爲天下勝

勉公餘從倚亦有足樂然亦更須擇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着此甚不易必從裏面說得惺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己乃爲佳耳鄭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蓋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爲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爲扣之也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圖來初欲令作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甚便此邪之侯一并通問亦依様畫胡盧答之不爲難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七

答黃子厚銖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見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舂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示喻纏綣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諸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啓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僞人亦已晚矣況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所說賑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人户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免并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來爲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候見人數即報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老兒閑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聞此亦民不悴少勞也

答丘子服賓

昨晚又承簡爲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豕亥之訛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入戶登山臨水興如何閒味此句其覺塊處之憒憒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裝了龕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薄少而率諸朋舊共爲之似亦不妨已略說與通理所欲議定喻父仍令匠氏畫圖來看也老子荷留念載營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揚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

義頗相似撿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當草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禹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仄不成說話而反譏孟子爲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獨如來喻所指也

前晚聞春陵信不佳昨日照定後山張家亦不得的信但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爲之悼歎不但爲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喻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論昨在賓幢曾聞此說渠已嘗輟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以不必太徇時好也

前書附去沈時正拜換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婿向來敬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頗自刊定比它本爲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爲人乞去俟他時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公祭狀棐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黃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脩昆仲熟議居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緘授元稹今且二公而道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其嘗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此說真賊伯脩昆仲者也夫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況啓手足之際

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爲無意可知矣今續息未
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
其意謂范丈爲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
心之所同然者未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言
不約而同至拜以示脩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
二公時全尚在胡丈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已
屬元發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
不足斷然可居無疑况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
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脩兄弟動息必聞小
有過失必有交訟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

父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丈所不欲居之
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脩兄
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
脩爲前人羞辱而已乎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
末至麻沙或扶病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
責今在乎父向者某已不復有意啓口偶因胡
丈之言復發其狂

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
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
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

未發之愧也

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栽之也
論語向看四篇似未淡熟可兼新舊者爲佳去
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条
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寄復省啓了
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
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
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
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
復奉白惟忍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

中則無子弟門戶深閑者有不可勝虞者不惟
惰游廢業爲不可且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
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
祝凡前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
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曰去冬以來已過之日
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可
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惓

答王樞使

頃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喻
千越之故悼歎閔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爲

力伸歸葬之請固已深歎服風誼之高足儷頹俗矣及此重太息也浮議洶洶至今未息嘯儔命侶日以益衆不知更欲何所爲者清源既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纂述之書卒章頗有苦口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弼宿老中外所倚以開上心正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此間親舊有自干越會葬而歸者亦得其長子書聞其動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隕涕而已如其蹤迹固不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

安而後咎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須一發旬月以來正此爲苦加以目盲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憒憒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意矣彼何則疑之過耶湘西扁牓饒宰寄示得以仰觀非惟健筆縱横勢若飛動而心畫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踴動神竦甚大意也某前此妄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輒因魏宰言之不謂便蒙開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宜得趍蕃下書來極感知過之意醲醻亦說甚荷容叅翁

以見門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第宁已寄

自遭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頓此州險斷盡之常無足爲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祗役部下復此附禀其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備驅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墻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燭之矣

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虛下問至於如此甚盛甚盛顧某至愚本

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庇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植善人抉去陰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闊無取僭易干瀆伏深愧懼

與方伯謨

閑中不能無為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過口間趕趁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其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典刑盜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以為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

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其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葬初被湖南之命即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界識格不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為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復出矣

示喻剛氣未能內充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韋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環一望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

奉告且知條教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甚以孖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與勉旃區區又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想所寄石刻其偶在山間為大兒治葬兒輩留在家聞未及快觀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也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逐

不暇赴此宿賁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為致謝屬此悲冗未能占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冗若未得舒放懷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時得面扣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永嘉諸人說此甚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秘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

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往時先丈固嘗以見寄矣其於此書蓋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是時猶意其可一見而決也不謂

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況今方以僞學擯棄
聖朝杜門齰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爲文字以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輒爲悲愴不能爲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久不得書爲況如何因見致意便遽未及書也方遣人撰子約之祠何日過上饒欲遣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佳能

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一書頗爲附的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爲幸

答余景思

宋趙相繼淪沒深爲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爲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曾叔了弟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

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承喻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甚善但其自今要

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日前欠人文字且謝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等耶兼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嫌也

間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亦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論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詳表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眞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詗知動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省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吉料亦誤中也急拆來讀悲喜交懷又念當年此時正而蒙患問不謂今歲彼此況味乃如此又益以悲嘆也觀望既息果向自今千万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

此窮經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家言此須
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卻且同
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龐厚近小小不安然觀
其意氣精逸却似可望頼有此少寬懷抱然每
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為懷也五夫所居眼
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
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
做債方可了辦此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
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營
築念之又不勝痛也奠文說盡事情已焚當白

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
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
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
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
然已能輒弃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
歸稍懈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
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擾之去年到婺以書歸
云異時還家决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
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
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亦有教誨

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託伏惟憐情而許之千萬
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
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只到可謝
云是他人所借此不敢留卻寄勿訝可託
還本主也繫以件書白毛布一端往將祭意之
須至祝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某
頓首再拜

答李繼善孝述

熹頓首便中辱書為慰信後切宜侍奉多慶所
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承問精到但

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太守氣薄而
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尚餘胡祈敬
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且難不容盡所
懷願以時自重不宣　熹再拜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八

答折憲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恭受伏讀得以仰窺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平生尊慕鄉往之心甚大幸也顧又重勤台諭以使次第以記延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敢僭易以承嘉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鐫戒益勤孝思愈切然在某私計利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憐反復前說而曲圖之使得免於不韙之罪衆多之怨則其不勝千萬之幸

與黄知府

輙有不獲已之懇事涉鄉閭利病勢異[illegible][illegible]輒忘分守已具公劄于冒公聽幸賜采覽斟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邂逅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痒痾疾痛之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為罪是以敢布其愚

發米曲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況又使府自認糴賞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穀行已數日縣郭近村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illegible]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嗸嗸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為如何

聞有臺劄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著衙頗有所礙幸尋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揮錄示為幸

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而不敢[illegible][illegible]稱訂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交生連坐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為不可及感歎亡已

但既鐫罷名書罪籍不知寄祿餘俸合與不合幇勘已戒幹人計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illegible]得免貽後日之紛紛也

答江清卿

蒙諭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藏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升書言周憲於縣之白有為論之意而縣之不欲為白後衙者此意甚美竊謂宰少忍之以遂縣之之高不當此為喚濡之態以幇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垂後世而尊兄過聽誤以見屬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即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

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目疾之向平為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效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善甚善親聞慈念固當眷戀然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為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三畫文王重為六十四畫六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乃釋文王之彖象通謂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為十翼舊說如此承問及之

示諭為學有緒尤以為慰且只如此用功日久

相見如得面論也大學近脩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許傳兩本煩為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批副在內恐是姑換也校時須三人對着一聽一讀乃佳著節功夫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某僕陸如昨無可言自兩月來條得數書亦甚一二論說文字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遼遠又無人抄得使此懷想得之亦以為歎也比來觀吾進學誘掖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聞

因書詳及之為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日望之為臨行定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預付及幸甚居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脩之庶幾有緒易為力耳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近游誠之伯恭之約和遇開爽可喜渠南北專甚熟或取過伯起者託渠料理也

茶陵碌碌之況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遂得數卷南北朝若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定米必能成之但其脩甚巳殊費功夫舊書止史可熟會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見到首尾

若望早付及此間村門小中尚不能免賓客之
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恐
記未成耳惡札不堪用不若刪此等書[illegible]著之
也周翰書詞傾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于[illegible]
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書肆[illegible]
日甚將用預儆要之此等自非吾尊所當爲[illegible]
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太不好俞汝人意不滿耳
揚州書已別付[illegible]此各已託戒[illegible]乾難措
辭也此事長沙必能爲辨語人徒自擾擾未必
有益弟好笑耳因書亦當皆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偷得晉事粗定
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審但晉事[illegible]未就三卷
未到故前書奉速今承喻已寄此與處必是少
與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俟寄來之耳宋
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催得大字數卷來尚未
得點勘若得年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
難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亦送少異不
知何故未到俟別求去近得尚[illegible]汴[illegible]舊
傳南劣本殊未得精彩亦當然正也讀[illegible]思齋
味有可論者便中語及爲幸

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
刊太極解蓋[illegible]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爲然
不能深論也大抵近日議論語孟[illegible]已見一二
篇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究[illegible][illegible]率[illegible][illegible]
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illegible]
來說又分門論本朝事及作論萬一書[illegible]
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illegible]
何意思使人卻理會不下[illegible]風之[illegible]
又以爲然否[illegible]之敗[illegible]不[illegible]理必至此
無可言者[illegible]之後紛紛[illegible]互相非毀更不

可理會事已自[illegible]去不能復問晦伯兄[illegible]
来於此如似[illegible]得下但[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亦近之[illegible]但似太高不着題大凡[illegible]
[illegible]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處乃爲善[illegible]
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近有[illegible]字數篇
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
小[illegible]類[illegible]罷[illegible]經[illegible]閑[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頗多[illegible]問傳[illegible] 未示文[illegible]
林[illegible]
成[illegible]十[illegible]入[illegible]

乘此者狀恐未逮可就付此今日附去如此幾情忿恭憒悒悒耳永歎不已所云

答朱朋孫

向見季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修以世其學為佳耳

大學文字李通者尚未為定本旦夕當取來更為改正乃可傳也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就補遠行為親計此意甚厚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於外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 樹

熹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侵落注疏卻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昏

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將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丞說講論相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 字南卿

南北形勢雖在遠方無由窮悉然大槩亦可意料日前因此危機迫急之時其為長慮卻顧亦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計方覬來定其所處置必有次第學家見告乃蒙不鄙也某今年六十私之不啻七十矣疾病搖落氣痞滿腹足弱筋攣不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閑懶之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久不敢自通頃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此發去而闕臺評已及此事其間言語不無深意然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己志比例一切不復計也老病體從來清健今亦只如舊時否宦游之餘何以為樂想亦不廢吟賦篇播詠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一二氣也近入閩後相識頗又令

與長子受之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白然後往見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illegible]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

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邪
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
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
正字初見便禀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
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儻蒙收留伏乞
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即再致懇云未蒙
納拜不勝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
況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
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

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
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晚學
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
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晚親炙不勝幸
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
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禀限以地遠不
得瞻拜郎中公几筵今有香一炷令某三
獻今叅拜之初未敢遽請乞來日再詣[illegible]
下令弟宜數大人亦有書上候[illegible]
面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illegible]

料理當[illegible]問以大人書次日將香再去俟
中以具禀郎中叅謁尊前
具刺并以刺謁其弟[illegible]門下人子弟
司分明見之兄弟皆拜
茶罷便起禀某昨日禀知之
詣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筵
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
大人致問昨聞郎中丈丈奄弃明時限以
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今某拜禀
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退出[illegible]
[illegible]學館食去處聽說[illegible]
借安白大人之意不敢以[illegible]
兩不得便已自有書與之口[illegible]
一空閑官舍或近宅屋宇安下不知尊意[illegible]

如何看說如何如今相見即借人出去
問其兄弟親人并見之亦不得即且去
午間再去見問此事見潘文叔如此說
[illegible]
大段[illegible]
何丈托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妻子者是李守
書之甥在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馬軍院倅
辟爲撫諭司屬官今其家有何子弟
問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聞多有在婺
州者其家記録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
借傳一本否墓誌亦是曾侍中作呂家必有
本也

辛齋遺視六書跋

松泉婦子平安十五娘九日午后日午亡此
娘生男子來甚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僕避
州權職官聞有虜騎自江西入鄂或者遂棄
所攝歸寄十政和寓龍寺五月初聞前邊德從
兵燒虔州入龍泉貴舟倉皇攜家下南劍入
尤溪而東自以車軍福唐見程帥在福唐
聞賊兵破尤溪臨縣騷動已入建州攻南
劍甚急又辭劍日渡溪元溪六月十四日
早到福州賊兵只在十數里外只全舍弟
巳般家深避是日即到興縣甚同至一家間
所遇處賊在延平為官軍所破余黨自山路
欲道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
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
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
失比他人亦云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鄰寧
上寇范汝為者出公肆劫掠聞其衆數千官
軍遇之輒潰諸司不免許之招及已還狀受
犒設將散其衆無何亡兵自會稽來必欲進
討昨日方報大兵四月狀入賊巢喪失數千人

賊勢又張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旬之
安此懷如何得程尚書隆近書云鄉里頗相謂
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湖其可憂當不啻此
惟聚糧深避勿以一豪珍弊自隨乃為一策
此中雖城居但日久為避入深山之計至急
草草凡事皆且不知百年來滿之間如此者
更幾時而後定耶來書謂甚懶於從仕然亦
中出上六卜以為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
惰耶但未能避行在閭閻中所有不過遷居
遠不過三五月道里有遠近便不便攜家郎
以費獨行又甚便是以且此路藏意亦欲俟
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尚未報皆道帥福碎
得一宮觀官須京朝官六年又未曾參部一
切差遣皆礙只洪昔參差也衰四又此頗患
懲可作餘竹迷正當欄棲中遂不告示七請
理不從可計今此復來察其意色不復可到
蓄亦如米就食而來宿舍舍然地遠難得人
力是往彼此資以通耗且歸常不絕猶草草
可懶業即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喪四亦任
彼欺但人以之不在卻實亦共在福唐未甚

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也婺源先廬所在[illegible]
深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　國家[illegible]
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
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
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
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
宮熹謹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
是爲道梗槩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
之子瞻作此賦特方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
不減司馬相如也[韋齋字寫此書亦當然一]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來寓
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
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於今忽忽五
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覽蘇集追念疇昔如昨日
事而孤露之餘霜露永感爲之泫然流涕不能
自已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月朔旦

跋陸務觀詩

淡淡炊煙村遠近鼕鼕儺鼓歲[illegible]
殘蕪裏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忘如弊屣此
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
歲窮

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怨而不
傷者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
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放
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
真所藏爲記其後

跋魏丞相使虜帖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
東都此　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
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
足以成之豈興事造功之果為不易耶公之子
熊夔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諱之後捧玩
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云

晦庵朱先生文公續集卷八終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答劉韜仲 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爲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曰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夭子擇生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能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強爲監司則不敢按贓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若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並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甚然被排擊遭擯退決非己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莊敬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己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詳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頗緩一出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終絕之意特其

而往者亦非欲其播盖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
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
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 所謂所謂理者仁義禮
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
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
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原

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
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
旣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
絶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絶者蓋旣曰氣
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 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
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
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
之物繫滞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

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 今俗批言撰口娩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
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
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
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蓋自
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
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
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
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說
得爲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
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
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發其察之於踐[illegible]
事為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
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上
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
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
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
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
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
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其好更熟

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
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先貢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
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實其
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竭其過
也炳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
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古書而寢夫子有

朽木糞土之誅謝其地必如此則宜於[illegible]
問也未知是否
知變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也
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自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之言之意深
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群
朋共罵何為而不見惡乎者亦不可不知也未
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

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
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
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直
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不
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
者少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行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
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

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荅所問倣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顧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徉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者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可無若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視之恐意未知是否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其親特無失其為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其之之意猶吉其豈望施報來往也其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卻不字未知是否 謂吉之言最謂集之誤

謝說下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別不說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燔之附

孝述嘗求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之謂所以爲是物者必不離乎形體而[illegible]決非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會[illegible]以謂之神合人而無此則才思偶人得之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illegible]箇恰物恐心只是身上精靈底物甚不[illegible]可以知此有[illegible]言述又嘗求所以存此心者然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主一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主

上物事所主在我收此後放去放失後又得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著便放不去張者便走去及方要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轄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著敬便收束得來謹畏正是著力做主氣不然便掉放疏散不能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審是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如此說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存得純熟向上方是長進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虛處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凝更不通快是以纖微私意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

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
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
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
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
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
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
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
德必以虛靈爲首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
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

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
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
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
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
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
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脩身則
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
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
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
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

基本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
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
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
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
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
精神如醉醒寐覺然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
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
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
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
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連操持勤檢點蓋
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無
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雖蒙
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
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
生睡又自家擺擻起來不容睡着每每如是
勻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是是但説太多了
孝述謂健有爲順無爲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爲健義智之爲順竊疑仁之發即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禮之行即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恐爲動之始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發禮恐爲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爲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斷又收斂之意雖略有所爲其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爲靜之始猶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爲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　先生答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以用言則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爲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及

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緣
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是
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爲孝爲弟爲睦爲婣之
類恐如木之爲棟梁榱桷火之爲燈燭炬燎
金之爲刀斧盤盞水之爲池沼江海土之爲
塼瓦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
不可以爲行[illegible]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
各隨其[illegible]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
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
以他物名之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則各隨

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之矣但
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
及其[illegible]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
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
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
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
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爲凡此[illegible]矣
知是否以[illegible]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
土之稼穡皆待人爲而仁之惻隱[illegible]
言[illegible]皆待發於[illegible]　自然相配不得[illegible]土

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爲瓦塼之類又說不[illegible]
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爲
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
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
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強
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先生批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
所屬[illegible]亦未離其類也爲行之於五常亦然從
革曲直[illegible]於本性之發非人之所[illegible]爲也
若曰人爲則[illegible]不能使不從革而爲曲直乎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illegible]始次
親[illegible]次[illegible]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
義恐始於[illegible]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
理蓋不是此身則[illegible]自絶故必不愛親而亦
無以愛[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走自戕故必不敬親
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illegible]然矣[illegible]如此不
知是否
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 書字疑作言
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爲仁之本仁義之
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君子謂仁者[illegible]
先覺之仁[illegible]
身受[illegible]自而四[illegible]
[illegible]曾子[illegible]
則必敬之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自若[illegible]
知此一三[illegible]至貴[illegible]
發之[illegible]
從以優易天之[illegible]
制者一盛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一而[illegible]

無[illegible]只知春[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
所以為愛敬而[illegible]宜則發[illegible]
疑不定之患而不得其所以為教而愛敬[illegible]
有差宜而心有斷制之云然[illegible]
無然撫其裁制之道[illegible]自[illegible]
故因重之心不知身心之[illegible]
而頑然不省皆複有自得之意[illegible]
以疑是四者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illegible]
未[illegible]之前則四者之體[illegible]在中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使但方發之際勢必[illegible]無[illegible]

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登乎其
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
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
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為冬藏仁為春
生禮為夏長義為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
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為收成之體
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
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
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
不容遏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

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
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
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
不好且靜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
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
謂明德者也
考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
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為復並受得本不同

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底物事難為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

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為堯舜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都無不能之理（孟子謂天之不王非不能是不為與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恐皆是安於不為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

所以求為人之所為不得如慈烏父子螻蟻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烏螻蟻之為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無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為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

則容有得為而未為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黴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梗槩方得隨所見寫呈乞賜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

先生批云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中

亦說有一猶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
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
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
殊孝述竊謂陰陽五行捴其大全而言之則
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
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
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
而爲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爲
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
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爲人品物品之分所
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
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
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
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
之間變爲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値以
爲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
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
嘗不在而其爲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
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

澄之爲清其惡可易之爲美既清既美則所
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
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
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
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
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
之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
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
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
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
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
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
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
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
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
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
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以爲
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

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狹淺
有[illegible]未知是否
先生批云[illegible]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
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
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
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
以復其初也可知是否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
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

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
而昧者天之所以與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
[illegible]而於其間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
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
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
其真心竊恐謂心然此恐亦難[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爲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illegible]所
[illegible]或宗之講論而悅然有得[illegible]
[illegible]凡此恐皆是覺所差素
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心有是心而求以存之
恐皆隔存[illegible]不知實爲何物及至覺時方從
識其所以爲心者似當識之則恐不皆甘心
以其虛明不昧之體[illegible]之中
此所以泯沒求明[illegible]而[illegible]開
亦自有可進步處也大抵然未識指趣者亦
不待矣故孝述竊以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

提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illegible]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
下爲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illegible]知之所以
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illegible]物格[illegible]之後
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則在[illegible]以下
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illegible]知
止得之間似[illegible]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觧中似已有此意云云
考究人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
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
見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
[illegible]之矣此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
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為我有得恐亦只是知
下可便指為止止則處但[illegible]而但實有
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詣處而後得者

恐知其知之至處是備之詳夫物格知至則
萬理貫通洞照[illegible]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
有未無[illegible]其義[illegible]容有毫釐之未察或
所接之[illegible]事理[illegible]於此精[illegible]毫釐無
後始無[illegible]漏之[illegible]知後必慮然後為
審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實地然至慮
正與事物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格物
考述竊謂人之一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

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其於其明不能不昏
故聖門須致知以實[illegible]其知[illegible]然後
其明有可[illegible]之理[illegible]心[illegible]從下[illegible]以
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illegible]
知而將此心[illegible]到極處治其鏡而反[illegible]
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愈深
而出而物之理亦既所適然此其所以能極
此[illegible]曰思曰睿思則睿自然生
又曰致知如掘井初不渾水[illegible]得
清也[illegible]以明[illegible]其說以[illegible]

明既[illegible]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illegible]
此[illegible]知在格物者亦是此意否
[illegible]以推極吾之知識也不覺[illegible]
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
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為物蔽而知
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至
若太[illegible]心[illegible]理心雖[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理
未真者在[illegible]其蔽[illegible]之時心自為心理自
為理不相贅為如二物[illegible]一
也[illegible]以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

窮之又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
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
而有然則所以若内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
[illegible]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批云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孝述竊謂事爲是身之所循善行之著處念
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此考察則心
迹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其當事與念慮之
時又欲省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先生嘗訪
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則纔分盡大
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孝述
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注
云無以驗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者蓋
者寡然不能察識而推之於事之間則又然
必著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竊謂着實是
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放外馳則
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錯所以專
爲之形念慮之起自然默有可見孝述之學
常遂外不自管顧則與向或異心長盡亦不

知其所發卉是體此以此心爲之而又必推
心察之也昔舜王愛牛孟子發發之使反求
其所以然知此既發之後儘可着力以求意
不相妨恐又與嘗事體察不同以此爲之異
此所謂考察既以嘗事言則似不可兼念言
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只是照管提醒會是要一不
是以爲應合向間之突耳
又云開延平先生之教云云之
大條理之密若不遠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
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文外有以論
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究
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以下四段即是盡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
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無
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即是盡備天功
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說近廣實大
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後分先後緩急恐亦言
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只是如此

誠意

學者必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爲汩之也試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無善柰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爲思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曾動著似謂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

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爲即屬之人既屬之人即是氣質爲之苦質純粹則性其所發無往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遂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駁之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是本具者又爲氣質所拂害下得亦然順發爲靜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此則在人欲滅之理

異時之善盡反而納於惡中實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爲不善猶水之使過額在山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稍惡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熾而益蕩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

慮則有善有不善先生所謂心體本善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入不善又如中有惡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撓之爲不善理人之所以有教與人之所以有學者蓋只爲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惡而全好必由學又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

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内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當有私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凈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為要竊恐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先生批云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顙有

泚而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為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為此等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楊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為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為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非為直竊以為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

發每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以為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已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胷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毫私欲為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為自無往而不與此理相周旋所

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曾不改吾樂焉曾晳之志恐是其胷中脫洒略無繫累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覆其所陳之志似把這道理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為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然順適不假作為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撞揍行時本不自在間只是分付着意似

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天淵不侔若曾晳可謂真知其為天理但伊川則謂其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為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關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鬭處下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若以存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曾從他處去但依舊蕩漾湖塗蒙蒙然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聰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憒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憒了有時接使動時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有愛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設得些子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別時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夢明道先生所謂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未出道者如此人恐可說此雖知得是夢要救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質昏之甚而難除污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 先覺憐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願幸

先生批云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住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驚與見是氣怯而志復

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處爲緊切
先生批云只此便是病根前說正處其在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宗又有子而沒疑於所
主蒙　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後有
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爲嗣既沒孝述
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奠才
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
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
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版
之題只從弟稱及領　尊教始悟其非猶有
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氏亦云嘗以此問
先生　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
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
主喪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
板特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
子之子今旣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至長可
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
即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
可主祭則今日祠板之題同合只從姪稱之
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將從子稱異日復易
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
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
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
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幼子
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
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
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
主恐即攝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
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主即爲旁親
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爲復只祔于祖
而無祧
先生批云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展轉尋制尚未成畢老母欲
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撤老母乃齊衰
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
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娶婦凡百從
殺末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

可考也但毋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考

考也

孝述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没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没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毋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與劉德華 充迪

比聞人甚久屏跡丘樊無由瞻奉茲爲假守密邇治封政化流聞益勤傾竦謹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蒙深照

某也小材分才堪吏事茲蒙 聖恩畀界民社淺曲至此不敢爲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稱使令之意首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猥并之處所以減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爲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寸澤敎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爲楷式敢冀仁人之心無問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錄以歸實爲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夜憂勞不知所以爲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略則又恐有不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幸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書經由曾請見否也

囑其歸途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
甚多恐不可不早爲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
間多是令那合起官錢遣人收糴將來糶畢還
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間頗有米市并販鬻之
家亦可勸諭使往糴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
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去信王星子與毛椽
遍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
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
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某數日爲沼爲瓶粟不下憂冤不可言今聞始得
少通然財賦有經而饑民猥衆雖竭所有以糴
不能爲旬月之備今再遣陳椽走建昌更令請
教陳護當勸然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既難
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
鄰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
其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
敬以々請當專垂念也
昨見三榜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誦之令人感歎

不能自已貴境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置旨望
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
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　聖
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
誠孚于上下尤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愛民之切不勝感愧但此雖號鄰
邦然情意素不相通豈敢輒爾干預恐或徒爲
紛紛而無益也向來嘗爲錢漕僭道賢德今一
書併之幸試達之然須更得民户自言乃相應
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歎可
歎

某衰病多故又不得附致問訊然采聽道塗竊
知拊荒之政究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
拘不得少佐下風也
某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
可上奏與之丐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
孫令適到此首出所以拊荒之意相與歎息錢
漕前日過此已道區區然政不須此也撫郡兩
邑月解千緡自去夏之秋至今不得一文郡帥

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缺前日猶恐將來
縣道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難若
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頭上
供給餉種種有不可闕者不知 朝廷終何以
惠綏之耳
某孤拙亡狀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連蹟齊尚
賴聖明照知本 能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
者甚厚而無 以塞責以復伸報效感之多不能
愧之甚也
某伏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 眷誨謹已略述數
語具道雅意但卒草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
爲言故不復敘植立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
寫去八字書額甚爲文字荒淺指意闊疏不審
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
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辭草具求
教蒙厚賜指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遂爾流
播愧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下元有繕字今
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
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贍字不應遺忘恐或

刻詩文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實此上
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縱部
事也 可以爲世法更欲多行數十本
廣有 能勉慕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
尉始來過書院因語其
議公嘗受知 文公先
數十皆集所不載
言至論具有補世道遂
因嘆 文公之筆流落世間
允發又嘆前輩流風遺韻
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
如尉者又寧有幾賢矣
山人 文公嘗爲之記
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
義學記載前集其
此可謂掛漏有感
史闕文之嘆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卷第一

書以下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玉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以下講學及應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redacted]文叔
程沙隨可久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 元履弟
江時法
向伯元
林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師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澄
詹尚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彥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弟

卷第六

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絶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閤阜山
送單應之往閩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
紫巖要須野學盟編本嫋秋江分韻
得鷗字
次周師溫遊書巖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西原居士歸寄秋蘭小詩爲謝

記

至樂齋記
恕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redacted]祝文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redacted]文

題跋

跋芸齋道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説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説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廨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靜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柏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洛目
勸諭趂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折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户收糴不盡曉諭
牓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禾穀
約束諸般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遮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往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詳狀乞免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糴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兜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貧庶不許閧鬧等事
戒約上戶躬認本軍寬卹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艮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革住米舡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行下兩縣委官促人戶糶米減剋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糴

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撿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來歲糶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細看頭字式
賑糶曆頭様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
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
拒事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躰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弊
申提舉司爲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〻等事
賞審糶濟約束
施行推免和糴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糴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
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撥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船事
鄉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糶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録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録之語以爲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録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没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鋟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與外書不

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鎬於君之長子㙉一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刋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益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寄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來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譏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黄鏞謹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時事出處）

劉共甫（珙）　以下建陽胡僉事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贍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略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侍以

歸足矣二參雖去氣象全未廻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爲爲是未有敢深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聞讀陸宣公奏議一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退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敢亂緩然之此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只諸書見須入學意

但誤字處更不吝脩改爲善略讀所改數處似
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
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
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
駭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禀云何誨諭之及乃知
僭率之爲欲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
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遜聞明命替
喜亡涯其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

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櫧洲
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悵然也
至醴陵始徽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實然
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
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略
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
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入主心益肆勢益孤賢
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諂面諛
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
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

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
比來計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
救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
嘗謂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illegible]於父母之頑嚚
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
妻孥毆擊僕隸以快已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
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喻也至於人主事天之
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
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
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

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況本領若不甚正
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持耶
聞奏讀令卿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
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奈
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
機交急之處然大根大本處被群小壞得八九
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
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
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
誤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遺損

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邪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為何如耳頃丞與陳公謀之恭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吴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恭輩草野之臣則雖

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遏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候兩公有成則彈冠群賢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卻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為身亦以為親為一公為國計也千萬幸詧

彭子壽 龜年 止堂之裔孫家藏

請還後一兩月即被行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遂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鼻鼾不足為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為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 洵 洪臣興字兆先家藏

[illegible]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為僭瀆睥睨愈甚

近日棄繳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千究痛莫能為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慨也

魏元履 掞之 以下胡從方家藏

寇日深矣為之柰何諸報想自聞之此間事甚

遲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illegible]之肉其足食乎小讒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後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爲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爲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頗久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緬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聱耳一笑

右遇相陳忠宣常歎無知之功守何其可失

魏元履

早稻既登救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爲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爲可慮耳今歲之幸偶然無大敗闕眞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并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遂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瀲父書云邂逅汪養源夫聞益州已出峽非晩到玉山矣上以其留行討敗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爲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比也汭渓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稍可近書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爲場屋計乎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芮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後不然云已夜虹縣靈壁兩城禽其冦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

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鉛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還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慮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揭表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爲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稍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爲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殞帥之除知爲奪兵罷黜之漸有見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

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悗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犒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騎至城下幾莫肯戰揚言虜將不可當且欲圍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塞還者六萬餘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冒火暑奔馳赴救人馬踣於道者相望也入宿州後事寛甫書所報也。書亦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羅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殊駭異二將降北說許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為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為不然但不知所以為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為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恐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經略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為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畋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為泉守殊不可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北八日已行矣查元章夔漕馮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秘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王應辰閣憲思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某欲陸尉書已作數字從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不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詳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附之意便中寄示容撿却論為否有不當處却告駁

難即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知無所
用耳

呂子約 祖儉

某向來柏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某未去刻石尤

文別一　十

佳也豫章欲刻請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令後遣人旋借得以付之爲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illegible]伯元之孫棨家越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適此旱歎四鄙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略蒙施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

秋益慚惶然緣此一事心勦形瘵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款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糴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

文別一　十二

去又意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爲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葛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踈果墮語穽耳周南之策亦粗闊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論又爲可慮柰何

向伯元

到官十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指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

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賦而罷去諸
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險阻之者至今未有成
命次第亦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為衰病復劇交
攻欝欝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
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
臥兩月浸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
報今幸未死然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
縣官勢須再請且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辭

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
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否江
陵近收書否黃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
子卿想歸久矣
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擬召否今日之事亦曾
在趙子直處喚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
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
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由經由更望一言此宗
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illegible]

餘千人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
歸來芳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其可以泣鬼神
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逐而歸祇以自愧還
家初亦粗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
必不全亟遣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
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留于屢得
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
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懼今却必定

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
能仰首一鳴深負愛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
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能歸骨之恩今當
次第在道矣前日延寘泉與鉛仲父子聚哭之
極不能為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
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
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其詞職得請甚慰
粗安若命懸庖廚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櫃相

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承

其來此已八閱月自愧得不成行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志已决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熹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上虞陽方禔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由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許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挐舟南下又憚紆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嘆然為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聲效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慮其駭機之發近在旦莫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慊不能已竊竊私為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語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

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希增玟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殆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小間讀舊書姑以[redacted]思遣老耳不足為左右道也聞諸
公於門下數有忠言而群賢亦有彙進之勢作

鎮壓門是爲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與戎幹方之任以藩衛王室爲心亦豈能恝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爲大學論孟說近有爲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内一通暇日一觀爲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

往來每懷道義馳想士已不審比來爲况果何如統内軍民訃自寧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使無事否耳所幸仁賢萃集來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婦之戚長沙除目未之敢承其間蓋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爲悵悵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於善嘗爲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不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樞筦之命矣正人得路疊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飛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耶幸爲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猶往不忘其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託口占悤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壽千里戎獻

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忘望幸審爲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替王業者不知爲誰亦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比聞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爲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爲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月治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季章致之日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東溪先生久欲寘書今復未暇附此致將仰意文叔郎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況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redacted]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redacted]所未有也國事至此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審台候[redacted]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其前月之初[redacted]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竟未有効而傳聞令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下亡一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畏氣之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何如得季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巳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泰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

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
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
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爲之怛然此在
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
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冬尚幸
一見雖不及躬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
邈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
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任
疾欲舒憤懣一訴蒼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
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筮齰舌

然胷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千數日前得書勵
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
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redacted]相
恩禮一新季亭趨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
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此兩
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
鶴銘側有譎册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詩詞甚佳
字亦絕類鶴銘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趙德
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
知便是一人否然詩[redacted]疑耳近年

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illegible]
則摹數本寄及爲幸其挂冠之請人尚未遂而
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攢舊秩亦可以
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
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悵
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
也或正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

几下否但一向不聞動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
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
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
痞遂爲廢人然而衆尤至深幾亦不能自脫茲
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斟刻亦未敢保
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
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孫之遂爲古
人尤足傷歎子越得書寄示潛刻亦能道亦衆
話不審比來閒中何以可日若來始覺讀書有
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

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既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徽王墳乃微盧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為廣異聞耳文叔季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之願作群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為作保官

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為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為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曾出入門墻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所望於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進難曲折為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為己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兼然里門休息神觀久矣其辭職終年無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勞俞急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柩還下以此

十日葬矣冤哉痛哉聞有為之賦詩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以已廢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乎父比亦得書去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所外為言而未有閒恐是求之不力如上與定當孝友亦何曾有人苦留之耶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書 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久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爹既涿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李章

近日擾大防又已一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丞過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黄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擾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擣剥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其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頃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今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蘇然當此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爲兒之適足以爲尉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頹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爲先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redacted]謹李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redacted]貫季子沈字仲默第三在侍旁不知何故不[redacted]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袪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但不知洙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勉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爲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間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備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衾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藥客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麥幸見前既欲歸黃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甚

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亦便安否尔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安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君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欲知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自愛爲禱君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蹤迹下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蔭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頗鄙拙不足當耳

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存者否似只是全道關又可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頴　先生之孫　主簿　家藏

所需謁議以乏人使今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渠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鐫罷之命深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濬　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勉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攙穽耳反復詳喻盡已慮之表矣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群杜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入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十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望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徐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所最是大內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社幸甚其他無辭不復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頓耗目昏之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當未暇言而嫠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之費已六七萬救荒賑糶之外若不即拾措林則此皆為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　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況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貫膺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闊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趣蹟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

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青即自彼而歸亦不
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
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復得效
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擇士以奉三
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甚雖別然溪山之樂足以
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

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
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依帥也機仲竟不免
不知何自而發辛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評都
郎屈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
從官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去沙
廟額已得之否追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
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爲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
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强早發遣
之并煩道及太幸聞又須閱儀皆亦已爲作季
路書亦告爲督之甘老而貧眞亦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
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秦亨之此庸瑣自當處
外藩乃爲此則其爲庸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
受耶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
今且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後安用此等事
若整頓著便成疵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
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數豈惟不異正
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
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
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
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
云楳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
人守趙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設匿名於省
中車斥之後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
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竟須

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
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爲將勢重
輕而裒挽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
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
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爲如何縱未必盡以爲
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
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縣劉而獨問此
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爲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
如何若勇儒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
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
頗分曲直不樂者衆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
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强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後給朝假焉會衆竟以林和
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爲版曹而趙後
臣移湿陵恐頗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

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
婿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
其勿深論細事如今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
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守云大城親戚過者能
[redacted]由發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
中[redacted]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蔣書後來後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

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爲久遠
計耳諸公誰爲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展轉相承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
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苟草政未足爲吾
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
之意而兼議者衆不明然或者又謂劉公頃年
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

又徙官計且迤邐矣其中間亦甚杌捏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槩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揚頃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捄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頗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且潭幕支使王棨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闕陛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

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故必可觀亦幸啓之勿以厥弟為畢也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恭之德夫相繼罷逐捜羅扶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鉤連隅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兵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辭職罷祠但恐

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字畫帖入藏圖中大觀汪單指同發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擾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所聞已移汪宣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剔抉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

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亦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之變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溜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怛不能爲懷聞於中丞騎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爲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縱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旦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遂敢越覔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季通之柩已過李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姑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女壻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紀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家稍詆以爲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爲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吏緣官司勸喻權求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爲備不當求細民之與釁於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加上戶無以自存者尤可恨也）不謂賢者亦爲此言他尚何望邪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盛而其家問竟不至亦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稽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衙垂亦不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訴儒學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爲所指邑宰乃不敢唆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生皆早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宜諸生無一詞）

敢王其妻背
可歎可嘆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甚慰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牓謝絕詞訴便作閑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俟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看如今衆人抛廢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只因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

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業諸公相問訊欲相見若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為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文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吾來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必猜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必甚能防過不可錯準擬只當

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以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 用中 文公之曾孫潛齋家藏錄舊本

古田亦小旱驚今年到處如此可[illegible]平父歸說信州恐有劫掠者楚陽江墩之境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亦發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兹民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更書之多愈見其繆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之二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昏儀中云壻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竢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似婦先入轎然後降自兩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婿之家婿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不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壻却須就廳前上馬也

文叔

舉蒙首之禮溫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

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迥　以下晦少之孫仲舒家藏

示及古韻通式簡約通貫甚善發爲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閒如稱從抗陶沫隨亡字恐合

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顛之爲極十之爲諶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況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耶即拜呈求教矣聞人丈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冀知疑但恨不得款聽其說耳賜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日縫說得激卓聽當爲印證其可兩掊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一篇從中幸早見教爲

漳汀鹽之弊已極予占之策未爲不然橫爲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縻費便謂可革宿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除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爲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再扐後掛即所謂再揲三揲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爲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爲四

嘗著十八乃爲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顯指録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以爲便亦録得中間辯析范詧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者無不以州郡害之爲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遥度傳聞亦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爲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爲不可動設使便有姚元崇其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學

別駕垂喻俞勝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爲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晚學小生嘗當稽顙而妄爲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其建此意於廣文敝此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純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爲近世通用當藥它人服之未見其患老丈乃獨覺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禀矣且有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況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稍雨倦甚又積書牘頗多未暇整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禀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誤字且又校過未並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州縣祈水旱政和新禮

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所禱全無可據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　僑　見蘭臺所刊稽古録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揖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芘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録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

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
顯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
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
主聞之下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
進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
反致忠言不得開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
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洵　以下淡正學與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
講學所急故不深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暮
刻不敢忘幸且當直之譏謗非病翁所作乃原
仲致中二友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脈也
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
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去更念先世南來入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
老人此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
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毋
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其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上

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自定論
計不宜今冬也
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其又自立
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
是在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
賢闕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
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譬
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
覷亦已多矣向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
彼此各致其功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
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閑時寫得便可
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
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己不嚴故擇
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
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
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
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
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

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略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辯在別幅亦勿示人爲住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汪逵能刊允夫家藏帖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又迫於刻柬之末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汎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須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使善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必淵源來歷不止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閒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illegible]

閒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借此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此閒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日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爲一書已就序文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指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爲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爲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　詩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誤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況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爲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吾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
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
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
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
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
任臆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redacted]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
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氣象始得明道舉鳶飛
魚躍活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是識得方有
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
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數句大意未分明
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性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
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
所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所謂闔

劉智夫得江西僉憲郎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
交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無傳然已爲轉語王
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爲誰耳此
職告老皆未允而同年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
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劾之章矣
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
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妻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脫此而時論又攻之
於外因知語默之大者小就[redacted]語已在前矣今欲
然之[redacted]能有所決也學者下欲一旦盡遣恐或
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爲是
之喻已悉然皋陶有之而堯曰殺之毋乃兩失
其職耶

彭子壽 龜年 止堂之孫址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矣意已乃不然方以
爲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
爲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
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
而下也此在其眼無所輕重但鳴吠喑喑日甚

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搢紳而
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
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垂恩
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曽議䖍陵者例皆
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
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
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
縁此閑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
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
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

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redacted]若只如此終日馳騖
何縁見得此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
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
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説推之則
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雖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
以供粗用昔時可笑大率如此也鄉林逝去在
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
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redacted]否度不免一南轅得
免喻嶠幸也茂獻必相會餞遂既不自保又深

為諸賢憂之宴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
今又復作人謀不[redacted]可及矣奈何奈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税駕里
門矣方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
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學究大業安知天意不
以是玉汝於成乎獨益勉旃以慰期望愛陵經
由頗得從容否後有一書幷為遣致得不浮沈
乃幸

孫季和　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非人恐麄兒復出於押遞
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昔岩辦濟得伯和
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疎脫
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
可下手某已撥萬緡令使與食利人户興役矣
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
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
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穏當則當別為求奏專
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
不可來幸爲討度見任官中有何人可委此
湖户也何欲煩詢之不知亦肯來否

事非小若得黄巖無水旱則[redacted]無飢饉之
憂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黄巖本路水利未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湖等項歲盡皆一至其間今閱挾書過彼
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
語篇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聽言也比
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
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爲幸

孫季和

來喻詩悉備詩爲學次第甚悉所懷大抵學者
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
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
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
業幸甚
武夷館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君困窮多無緣得就今既
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幷送來不惟處
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爲人蓋目昏殊甚不堪

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勝
友間如揚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爲轉求
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
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
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
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
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
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

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
空強說也（如元亨利貞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卜意也又嘗作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
書小序文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
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爲成王
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
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者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
亦誤以爲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
類此非一太史公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率

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層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redacted]漢書注當從孔安國受書 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爲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畏志文不敢忘但爲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redacted]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書今有板章并書冊一匣寄之煩爲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

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其詞雖甚疎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師君以姻家之故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爲劉乃爲公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其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爲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爲也文叔告老今方及恭不敢自請而彼尋下爲付奏只將一作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爾偶幾然下須也向來

喻及祠記竭文以例不敢爲人作文字遂不復留致思所示行實諸書亦已恭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當寫一通求暇日試爲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可爲之昨連因巨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候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爲吳侯在政和爲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爲吳公蓋七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須年曾爲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考之也首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爲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

年來自已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墮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過矣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崭新不能自已略爲草定數語謾錄去度未可刻以速志城之禍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文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權舉亟罷亦佳事也

某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憐怛無復生意請祠諸公下祖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秉彝好德宜容混濊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清之 春家藏帖 以下盧陵胡祝翁莊能刊譜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子來相訪具言近況為賀但求教意不之領又以為恨比日伏惟于役有相令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朋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若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為論為此恐從欣草野倨傲之識而匆匆與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及後則是無敘倫觸犯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次第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鄙人淺見所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審應之毋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世子又說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儕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遑遑也

劉淳

英年如斯公合淑然遂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言答伯恭書託輾此子靜送去相報近間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訃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想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其在家應接隨分擾擾偷閑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册孟子得公度老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過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甯平間服此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停今見墓表

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為至今未歸報
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
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
見録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略脩耳近思續
録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録亦佳但如此編録
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録不妨若作
意收拾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為佳
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
[illegible]學須靜也上文告因便録示下萬荊州論語
甚好得好此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

可商量伯恭詳審穩當有餘者不及此公俊偉
明快也[illegible]使不苟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
亡日皆[illegible]王不聞問旦夕有尤川便
當寄書[illegible]至今不見歸直鄉近遣
人來納幣[illegible]却是其女子也渠來春同
為[illegible]當如約[illegible]當一
[illegible]往[illegible]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
可傷所寄贈教未矣陳正已今在其處公度嘗
已歸求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其恕隨例沾恩
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恥奏與微米人推賞

諸公不為拖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
事迹中得[illegible]於報書中褪之未知竟如
何聞江湖間[illegible]不如潤照有
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勢尤不易也廬陵
[illegible]差稔但剽掠公行甚於常議
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晉漢中外
俱安諸郎一佳成發女夭折可傷乎父次女
[illegible]其女幼而解
[illegible]不能不掛懷抱耳向
丈[illegible]甚恨未得見也

序丈豈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
作又苦心力衰長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
遠家否向見其說話甚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
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本
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交遊學生并為
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浙東知名士
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
耳惠況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又
二小書最往幸收之耶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
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旦夕更屬新將也[illegible]

予憾女戒本各為冊而皆以雜儀附之怜以家兒女
各收一本讀編為便也今此冊為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
本不容復改然此緊多字致遠更能覈版流行
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尚未說欲
刪於一兩處已記之不知向來曾□及否邑
人二書以亦可刻并廣之也

劉子滌

其還自甯寸道聞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
未卽死然體氣未復亦衰矣春中又什四五矣雲
臺我滿六□欲以此書畀道人宛轉致懇復來舊

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擢舉首先雖似
小小行遣聞新除却甚以為恩意亦為一番勞
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
過否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
能深以為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
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云長沙中冬已見報
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劾之章
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
為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共相綢繆而未相識如
張元善昔尤拳拳也紀聞衆荷尚示然此乃湖

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
定叟傳得其温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
得令兒見之也所謂類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
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使人章卒附
此不知書到時朱輔已在甚處所欲言甚
衆倒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
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頹侵志不勝氣至於如
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旅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
柏只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
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年衰易感不覺
涕泗之横集也

劉子澄

昊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是以為慰比想經暑
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
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 細讀來書
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識認病
根依然故在也克己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
而勉之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過 子合之姪孫鉛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爲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面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西嚮東又與今人坐次翻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廠射不分尊卑）況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男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爲定之爲愈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書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繫衆謂明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觖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爲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覘有所竊議此爲增崇益實填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容聲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爲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當則塞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爲心勿爲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熹自惟禍罰甚酷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

學苦淡泉寥寥之中時有緣會之見乃知前日所
[redacted]學問者極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之下脫
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為欽夫言之想其未免
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
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
面莫能究頌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
高明以為意乎荊州聞極荒殘無賢士大夫可
奉談旅人心至危恐又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
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欽夫
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

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
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踰選格今詣
慶恩恐可參部待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
望也舊聞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
熒廉能事再為壓宰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
及近宰新喻無故被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
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
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

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
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擇候
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鑑
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
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受樂之兩人皆
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略記之
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為守侯所容渠來
始安跡君陽科欲煩擾首劾治之此兩事甚怪
也欽夫歲前得書為政之意甚美但所論與諸
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為侵官不知

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
但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為善不知官般果能無
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
為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
大人一皆以此為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焉
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荏苒踰年療治無
效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傷切不能自堪
加以幼累滿前將來百緒使有不能不關心者

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聚聞尊體微
不安深以爲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
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
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于外矣然
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羸尚未
及拜受聞此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
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
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脩身守道以求
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
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

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
趙清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
也聊蒙喻及徽纘文字不知曾爲發否更得
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
尤有力也近得鄭鑑對策其想甚聞之明七可
爲忠言自是士大夫頗有意爲委曲避就者成
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
消沮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有可寒心計
高明鮮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方當奉舉於此
況於齋貴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

綱政體若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
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某祠祀員蒞二刻拜
賜甚寵但記中恐某於中若矣幸慎依也字不知
尚可改否緣文本不足以發揚崇德尚賢之意
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聊已
報乎父正爲子高沈姪耳承許續致只得未昔
者尤便也別紙垂喻承降異事且感尊旨但彥
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以集事但未奉不更集尺百過
於奉爲陷然不審高明所慮何白得之白此竊恐
迫而已聽一言之際更當毋加審謀使忠賢自盡讒慝曰

遠則久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
之間若其參酌財否各得其當而已借易呈恐
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前示二孫之未恐止可撥
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
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能事來此子頭
宋家產業出言不遜亦且非恐將討惹方氏復來
生事已令陳吳二婦依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
得已不當尊意以爲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曾一再視彥集所開地岡鑿形勢

目前無大篇缺而水泉涸涸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爲病者但謂閘壞太深使然今若救究近高而淺其壞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君集衆者更呼術人別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見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頗尚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有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耶無足言者但聞閣下在此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聞平父不屢得近書切不及此則彼爲之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宗信如初略無疑阻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爲謀則巧矣而爲國患日深柰何耶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禀恐不能事以稱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臥中夜少醒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默其衷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爲從之公集序若可

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聞某今前所作打狀是某故序文中及之得求本見寄爲幸今屬平父附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略改入題處別作跋語爲某之自言者授其子以見趣匠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恥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諸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將日侵殊可念耳

元發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子時金數年貸易利有以聚今秋因索債爲人邀延致死遂盡索所負又舉貸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飢餓殊可憐然無術以救之往時元發病中亦以此弟見屬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千援殆偏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貲之惠得以濟其小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鎬

特報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孫曾以下尤

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
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
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
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
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能如此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
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
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
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德明 槎溪刻於韶州州學

去冬嘗苦臂痛累月不能詘伸今年少安又以
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
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
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寫便寄
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洙舍人進用正當
泰范之時書來專却未聞說者公有來登可考
也向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緋當是攝憲所借明
道畫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
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
生朝服當時未有證只合用襴了鄉飲酒禮石
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
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
者便者服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redacted] 元方後第一 胡然方家藏

病中時觀念君親總理家事無一語緣其母視
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以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不有之一節
所為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著數既未定不若只以此
句包之如有 元覆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云云識其
大者平居論議麤者愽然在學者止周遺之此除

一旅蓋前已有所觀者字可包卑也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
文為請
志文所攷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憂
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
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
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與利除害賙人
之急如所載請發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
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下不知是何書須所本
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
益生病不如爲泯滅以包之也但俗謂汲汲爲富

如此間大富籍冨皆坂字也向見荆南田官說
嘗田處地名長冨即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
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冨南北通諸要
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大度　黎州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發榮褒召遠送遷客爲
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敬服未及致書忽
辱手示獲聞比日劇暑客裏殊勝尤以爲喜子
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耻
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寫各有園

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
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承家藏

承乏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
請廬陵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
此刻得周子象閣書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
重立古御堂記跋尾等率每各納一本敬夫爲
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
劉凝之遺像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
之尚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

蹟甚奇擬欲就請摹刻以垂學者[redacted]去年只
一兩月可了即專人遞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諭玩意
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某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
某不量疏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卒忤
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
顛隮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月近方小愈然
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編閲舊書亦有一二學
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

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爲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
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
蓋所聞譬爲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
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而先嘗者若然則
其旨請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
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
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

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redacted]客祭然後
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旣侍食於君則不敢
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
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
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
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己之所得與者且祭之
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
飯也鄙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昨承喻及
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
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然猶復忝郡
[redacted]寄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吏
責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
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遺書之後不六
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
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
後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爲尤甚神思疲憊
筋骸縱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
槁蒲柳之姿望秋先殞每聞老交聰明輕健過
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
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
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
隔在異域每視新銜不勝悲憤之塡膺也臨江
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甚不易得因其
行附以此書幷令請見幸子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王遺文欽祉擎誦不覺終篇竊惟忠

義之操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
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
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
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
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昨事傳聞有足疑者每
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諭論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
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
此者觀之即究轉歸己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
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

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為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寖懷深以自歎然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

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劍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不知税駕之所柰何柰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　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讎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叢冗草草拜呈未蒙鐫改方此陳乃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為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聞吾丈亦有着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閑期未到得且從容耳

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為書極懷想也景陽得時親几杖甚幸直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問訊之勸其東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甚不恨其不登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定未耶今時諸司文字

多爲有力者所取至或同役數人同者一番而脅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更色如此乎進者何自得之正當量分自安親賢郎熟聞藤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憒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尚及鐫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爲賢遺論與其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渠在郡與開府不同亦聞俟罷去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羸耗益已甚矣昨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恭深闕近力甲前請而代者忽以疽罷使有奏事指揮開命彷徨不知所以爲計已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有決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庶遂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春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此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腳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爲恨恨耳

黃婿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爲今秋漕試計也

後生輩未志進取爲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龍惠鏌鏡川墨拜領鏌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成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頗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

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須爲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爲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　試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蓋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所擇之書來亦嘗及此[redacted]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爲有益也伊川先生

多今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户其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者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旦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須并爲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皆來之意尤以慨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右陽操兩司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內郡貧民之不幸然使遐邑之類不罹則亦擬旨無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爲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依字如此它況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曩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爲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

不免費分疏尚恐有辭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柰何也學古之爲所得帥書嘗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爲轉求也千萬見亮爲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全是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

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將來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得爲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眞有此可謂躁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爲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曾試知此行持否効驗果如其說否然嘗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

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了成爲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嘗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眞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雩字韻險揑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間及幸爲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眞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卜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顧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

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撫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遽草究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守乃翁志銘略爲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求嘉林復以墨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聞恐有可爲可譽處幸略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閑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爲一出計否風波洶然未知所止泊也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年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久不得書今年爲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擬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

理文字不得僅纔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求
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
爲況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確之亦相聚否
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頗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
暇服藥更不見效只得一兩日静坐不讀書則
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
編至燕雲事便覺胸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遂
竟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喪三儁皆未老

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
想聞之亦爲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
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爲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
一通聞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
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携見面納
之免思憂屬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盖恐
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 彥肅

友人林井伯是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
干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

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二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
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
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士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爲世用之時
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俟其在我者至如士民
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
於何如某久居閒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
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
繫治之不少貸也別諮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

不暇作兼長泰設此似無謂也縣學文字適
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
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
課新詩及答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
蘇所爲乃佳然亦不必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
處及未印間改之爲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
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
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
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衛湜之 陳略盖便無可說不見

反復論辨節次發明，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
矣此學不講之過也
大率閩揍巳字太多反失正意据題意則治巳
字輕以仲毛字重斲處八消拂掠說過不必如
此發得太盡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第四

書

方耕道 耒

所示劉宗備見勤懇之意至於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爲已明白與未耳竊事亦不審其曲折若知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爲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須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爲它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從善必不以爲怪也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爲况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字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爲久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不爲久計者亦須安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

反爲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與家深察既不欲容之又
而發之盃酒之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
辟客卽非從江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容言
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
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卽欲
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
此言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盛衰所
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

日讀何書易傳恐尤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
容易領略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氣
事詳緩中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
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處之者甚善聞渠
亦嘗相勸眞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
耕道爲容說婀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
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弟書來甚佳
大慰久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
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
勸對兄寬以耐事遂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兼
切偲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爲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憂念既稍甦想莫已
旋向安矣偶接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
聰明蔽護奸惡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
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遂急取得五十千遣去
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華不
及別書想且相照也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
爲撿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遣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
參三兩恐客中或闕用令遣致之幸視至迫遽
不及詳布

鄭景明 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五十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
上投閑之請度歲交或可歸臥故山矣承以職
業頗爲當路所知甚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
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已知矣

鄭景明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問應如此然且漸漸易讀

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爲强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眾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爲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爲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淺大之

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寬厚想不至有沮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爲可惜耳某懇詞除命候畢葬事已不得請今臨漳經界報罷已引疾候罪勢必不復行也楊生道夫鄉居托芘甚幸聞其懦弱頗爲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紛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爲美政甚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莆陽方措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

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示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胸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詞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錄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聞說曲名皆連陛

[redacted]學古

某忽被鐫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悵蔡季通經由治

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瀆幸以某故少加照矚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察喻之也

[redacted]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例爲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懇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二儀然此板樣爲經子則不足爲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

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
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
六千幅便須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
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卒
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
送至此爲幸借請餘錢却煩盡數爲買吉貝幷
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昪矣
昨亦已懇高丈爲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
刻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永
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

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榮爲幸
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
書平分看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
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 禾　方之泰家藏

禾敬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
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
敬畏庶幾前愆之不復遹其亦古人盤銘書
紳之義云　禾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
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
叟今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它
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熹書

皇甫文仲 斌　以下文仲之孫瑀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爲駔者所欺令一稟
指揮幸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
脩例合支細色者每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
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喻

皇甫文仲

辟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還
延賓之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爲笑而適足以
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
九姪專去謙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輒往幸早
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熟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毬場甚闊亦
未竟竟即可試馳射客須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

爲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閒適耳大學或問
今付來今看畢幸示及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
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即承
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許且南軒書中
比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
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收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
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某輩衰懶只
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

賓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
成書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
傳但節得差簡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
家之說不可如此貪多欲速況在今日老兄讀
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
子細反復看教熟稱使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
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
亦必以爲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辱書知還侍安穩即爲荆湖之行甚慰所
望大丈夫所爲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
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
已高衝冒良勞千萬加愛爲禱弓弩甚荷留念
已別具數呈大尉但十力太強非羸卒所能
發須少損之耳後之尤感深念但棄材之屬又
不免爲賢者之費甚以爲愧幸早遣還此姪子
亦不須[illegible]入國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
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形名
分數奇正之學幸爲道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
因與俱來爲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甫帥 倜

某頃者星江㦯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爲恨年
來奔走疲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
瞻鄉之勤茲辱惠書且承喻及有以知賤迹之
不敢爲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
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君[illegible]茲傷極爲
得策但太尉忠誠勇略上所深知而公廉之
効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深誘自有亦

不容久此間退矣其疎拙自信仇然[illegible]朝廷上
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戴此
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念矣無由
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帖 莆陽余郎曾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
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慰至慰但區區本欲一
走前路謁見少償夙昔之願已托於丞遣人見
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旆已從東路
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

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
藥多有凉性以致如此後此山雨陰寒薄人勢
不容進引領旌麾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合
坐徑歸華要而賤跡淫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
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末俗衰懦
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
席然後爲相見也須惠茶藥並感厚意方吾極
佳服之有効别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支閑家藏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
布衣曹函井爲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
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爲最久知
其人爲最深蓋其學問不爲空言舉動必循正
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頗自中年即謝場屋而
安常務實不爲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
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
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
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剡上使得
稱彼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爲國薦賢
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

廉遜誠非小補東嘉王丈亦知其人語次扣之
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類使拜書伏承誨答所銀勝文亦蒙留念
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僅了今春荒
政即欲乞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
灾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備發存㐫公私匱竭
尤未知所以爲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
朝降本收糴日乞勝自貴以東諸州以招誘之
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

移并以牌文三百道仰累順指撒下曉諭不勝
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般運方得至衢婺正
自不易爲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
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一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漢之曾孫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
所自深遠如此主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
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數恨耳嘗
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爲尤
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

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人不爲帶行今內一
通幸爲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
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
孫聽時頃在潮東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
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傾屈延納而教誨之幸也
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
陳說甚若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爲上下所
安矣省長之深謀已非遠圖不恤緯之憂伏想
同之也傳之紛紛況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脩

竊聞祭被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
共幸得爲僚友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脩

昨承載酒訪别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
得款承餘論而遽爲數千里之别也今晚或來
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
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答也小史汪致明頗
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唯
命它冀以時節宣託致格君定國之功千萬甚
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
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
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
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晝夜憂虞僅能不
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
足道願者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
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
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漏
[illegible]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逗

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丈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体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辯惟無欲速又無畜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redacted]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

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在循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詹尚賓襯 見南溪稿志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

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耶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闇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爲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以衆皆悅之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狷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

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習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爲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之勝夙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

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稱説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往作也但攙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刋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黄精笋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廿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便幸視至

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不晩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崔嘉彥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体佳勝爲慰某前日出山至上京陂頭遇雨巾屨沾濕狼狽可笑尋吾之深但恨已差晩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攝賢得欵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勤止佳勝昨日之雨城中不能歛塵高隱必多得之也米資少許别幣送上幸視至媿𠈃恪即向來病𠈃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候之當爲修製藥服餌也

昨日裴回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遂東尤㮾伽折桂失此一見[redacted]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体佳勝庵屋[redacted]媿仰勤神用方丈牕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redacted]竹筍良荷厚意知煩親劚尤珍感也卧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説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体用神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發禱祠也所喻當

爲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兩移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奉告承示寒道体增勝爲慰卧龍新庵主入庵未得一往視之承其寄惠感感人還草草少間別奉問次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曾孫所藏錄索

其自幼年侍吾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旣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

孤陋堀勇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鼎山蔣丈來尉玆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溫厚整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

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悦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爲書而徒爲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勢之重而不自外焉玆者乃承損惠長牋副以劄目情義周浹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且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爲賜大矣若復爲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

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譏切莫勝幸甚擇之比來得日夕聚首恬共不速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通敢煩寄聲以爲異時承教之地爲幸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數日欵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咋踈無以少助覃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

德履萬福爲慰然第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爲悲悼美才高志不克有成既是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孤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柰何柰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隔闊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久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爲興鵲巢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爲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

上句引起下句（方有取興者）此詩則全以彼物譬喻
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
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
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
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
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裹圓
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
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

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須就寢俟其寧息然後
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
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爲吾弟記
此也然亦未敢不爲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
稍簡試即爲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亡人否聞南方風俗淳
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
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
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書

林擇之用中 以下文公之曾孫䕫家藏録槀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蘇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擾旁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輕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

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相尋也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蓋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去人立索書未能子細也書來并為詳論之文定祠記知言序中書二序并録呈和卓想書中自有更不寫去旨說渠今為看未穩處讀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頗煩子細敘出及注合改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廳令轉致此南軒甚欲速得之語張帥改定寫來者滑處也三序

亦告參詳喻及季夏至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遂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一年歲日侵甚可愧也承昏期在歲裏想偶未人之意又聞葺居奉祀并講盛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助為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焉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之也問答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偶此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書此亦附致尤

川不知達否聞欲來延平別石文能與攜之甚與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擷之不及別書承書并寄元禮耕老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迴如前更不及別狀樓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況稠乃木稠非雲稠也更可 得一二字報當為擇其安者

林擇之

某衰苦如昨至節復不遂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習想想度日且復支持耳攜之亦此相聚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

於彼折變終未甚滿人意耳昨欲往臨安以資
問六六饑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中輟今却欲且
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意甚堅
不免聽之此間事渠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
但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十九月末書南軒求去
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
處之尚幸擴之之輟行也來書所論數條有未
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
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某近覺向來乖繆處
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

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惧不知所以為計
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
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此靜中功夫
亦為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
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
字尤好又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
行小須放低則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
子兩字又欲移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
二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
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
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而後一卷今
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佳也更白鄭丈看如何向
借劉子駒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
書今不必用然恐有合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
今令此人去取納上更仔細商量為佳外書既
未備不欲遽出此事亦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
來有不如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
可信天下後世非所以為久遠計也并白鄭丈

看如何却示及為幸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
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某竟不免為此行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
矣但野性危蹤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為此郡料
理城税事旦夕劄奏乞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
得否未可期但若不行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
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為不足恤然亦何苦
衒身傳彈射耶云云來此間非□□案牘即有賓
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

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
誤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
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
中有知識者亦皆爲之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
得易傳却是得涪州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
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向兩到學中
然殊未有慰人意處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
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久遠利害也

林擇之

其所請竟未報元發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

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
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紙
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
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
望速垂報也見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
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祭儀
藁本納呈未可示人且煩仔細考究喻及日曆
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異時要
須別刊乃佳耳知與諸賢游從日有直諒多聞
之益甚善甚善數詩皆佳遠易和去不成言語

勿示人也但山家事如何將之似亦曾相見來
今不記仔細也泊山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
耳向與深卿書乃附劉湧劉觀不謂留滯至今
欲檢藁本再錄去又忘擇之所以告語之者必
已甚悉而不能廻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
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
許多詖淫邪遁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
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今只管孤
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必時出入釋老之事以
飾其說何不將他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

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
何而直爲此倀倀也又如前書所論爲道呂舜
徒事此尤害理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
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
故不曾見渠家似此文字固自有好處尚多向
見汪書其珍秘之然彼只向這死水裏淨殺則
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
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
拾此等以爲奇特枉耗身心可歎可恨也靜勝
齋錄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爲錄寄此近於

於季通處見庭聞稿錄一篇乃楊昭遠記呂正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閑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說又如何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滎陽公家傳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脩顒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說數詩幸早示及籍溪行狀更爲促深卿早寫寄來舜臣相見未向浙中亦附書矣

須捺果如何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頹波之中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書說有一賢宗室從來復相從不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任獄之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須嘗畧勸之閑令年又往試可惜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軒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復何如於所論異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看得又如何也

深卿詩市歷差可隱末暇況滄洲此兩句便是箇因循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興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這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爲悲歎其弟已爲了後事過此無以助之又此數時鄉窘不可言向來有中之賑自征月以來辭之矣百事郎省尚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就彼兌錢一千官省弃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處煩爲於其靈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

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寧與學之意如何可尚可尚但聞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爲主其事亦難爲進退耳擇之已辭尤川耶彼學中今復何人料理欽之竟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石宰久不得信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有幾何在彼擇之爲帶得幾　過古田千萬早示一數於建寧城下轉托晉叔寄來爲幸或已去亦能爲收拾專倩一穩當人送來尤便此中束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

說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爲妙須知耶已
修定送伯諫處未取大率事体亦只如所示但
條目差分明耳欽夫要得書有少支復議論未
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
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
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
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
以爲如何某則絶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
象寛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
之迫切耶近又得皇王大紀若論其間大有合
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間朋友亦無甚
進益不知擇之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
去益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redacted]也向
來名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究轉近得諸公
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
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爲
不然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
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書問之擾不

得少暇固無暇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新
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又與朋友相聚
講論而日月匆卒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爲恨不
知擇之能擬作一行否昏期既在後月度尚可
一行也攢之寄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
尤愧感也中庸固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
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盖生知學知雖異然
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
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
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如此
必不可通闕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
耳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
解在尤川未到所論大槩甚當鄙意正如此又
言行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
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妥
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尤非
便昨日得伯諫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
返誠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
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遽去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遽過此小欵旬月尤所望也恭此如常所欲言者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擴之亦未得數日邂談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爲天地間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爲之柰何

林擇之

辱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爲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友在鑪峰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須知甚精密但寫得未有倫理方欲爲畧整頓會少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立說只當以語解爲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此牽合補綴也午郎在近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

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欵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擇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爲況又何如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常有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複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之又自以爲如何也二余在此日久占之甚敬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須爲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愳之不及別書相見煩致意擴之亦然得黃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尤溪學記及克齋記近作改定及改去歲仁

說答欽夫敬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
且寄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某衰苦之餘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但為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

渠在榻前僅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衆我寡難支撐耳

林擇之

閩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允以為慰所示文字皆甚佳漂父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興於刑友之義答問後便多寄使得反復為佳恐有建寧便只寄晋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尤川甚善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林宰解官擇之辭職畫一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須及此物色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賢者許多心力

商量為佳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字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日前日略抄出節目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槩矣論語未知焉得仁後來竟如何說因來幸詳及然此須與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三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為衛君殷有三仁管仲如其仁數章相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何所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否畫衆之義孰安凡

皆望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勸甚吾友相聚之久視此凡陋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講論頗詳然尤觸突問答曲折謾錄

云一覩遣人遽不能盡錄其大槩是如此欽夫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為然也拙齋深卿近有何議論其向吝深卿書渠以為如何前日方吝此書了李伯間來訪剝論兩三日舊疑釋去遂肯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反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間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

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為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比來氣体如何前欲此來今秋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否墳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陸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其表兄丘子野欲求一依託書館恐不知渠請人否告為託朋友宛轉問之便中見報此兄近日為況益窮落欲此甚急幸千萬留意或託拙齋深卿問之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通問而異論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為念也此間朋友亦無興為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前日過此耳季通伯謨皆苦貧極無憀也某不敢祭乃以無太府曆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為高以時俗已不相察況其大者可數可歎遊山開一郎行承有偕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不相及耳某過穪信到婺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也欽夫書適有便已

發去渠得疾之由說者多端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疾勢勝前此必病起過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舉小覆有敗露上意亦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龔參政之入參時事似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適欲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旋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盡心力下學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 十

林擇之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矣蹤跡顯不可揜只得屏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某區區粗遣無足言者從因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耳潘叔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詳矣知此却得且從容家

居區處庶務亦是一事但郡中之約恐又不得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遠無悔吝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子細也趙帥久不得書湖南想已畢自此宜且安靜勿興功役爲佳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渠昨許草堂之費因諸飛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福公爲賦武夷詩押韻用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蹋

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且夕自別定去也造屋事得帥且止之甚善昨聞自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redacted]此字眞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黃商伯　以下見南康集

某俯仰塵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久於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討論未備輩留至今此數日來奏牘始具一二日遣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

已久學中規範計當一新所以爲教[redacted]之間之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此中課程不敢[redacted]然亦未大有益爲可懼耳[redacted]門不遠計常通問恐於鄙綮[redacted]政或有所聞人還[redacted]爲批誨至懶至懶罵輒見率極遲拜面命提耳反復詳悉不能諭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某欲指磁府祭器形制依倣製造有牒上慎府書懶府公更望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爲幸或恐有大不可攜者得令人畫圖詳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幸也

務器充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蠲力所未及者且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也

木炭事申泉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為計幸復思其說以見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姦民亂政不得不有所更革鉏治似聞傳者以為不恕然亦只此數日間決遣事竟亦當少息矣盡大懸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但木炭事泉司不從又以蠲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遂臨

行須更上此奏以償夙心也

某衰病又難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然近日兩邑得同官叶力詞訴却粗衰少但賦租之弊未能有以寛之殊不自安耳學中講說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庶幾有觀風者此段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懇至懇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內懼即已行下戒約及令往催下户宅員之可寛者矣又得鐫諭益信所聞之不妄更當申儆之自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誨直截警曉今者來教似已未委曲矣切懇切懇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子於隆興中間忽為彼府押回公文中備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回牒復押去矣煩問為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為所部不則別有他意也彼中幙府叙書滿紙此等事不能覺其繆甚可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罕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僅若為強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

免煩僉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以為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旦夕還冬書吏當力請庶不久為吏民患苦也

某衰病如昨緣建昌事變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旱且以後期申省自劾勢須略減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為百姓分別黑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豪猾者不勝其弊者未知所以為計令人曉夕不皇都昌亦甚費力二十年無事之身心一旦至此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

謦誨謦欬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淩弱暴寡之
徒心誠疾之故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
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某昨嘗專以建昌事白劾求去昨日人歸諸公
又不將上務當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後究之
果然雖已究治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
如此索閑防則無復閑泰之時矣其所論弊政
非一已封去劉堂奠必得去萬一如欲此助爲
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

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巧司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
請云諸公已有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
明訃至未敢將上度不過旬日必可得矣建昌
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
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
商賈之利無耻至此亦何足䘏近日曾編管建
昌一健訟假儒得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
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必忍旬日則吾
已在汝上矣

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
以其情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
爲疑幸爲白錢丈一言於帥座安管傳押爲望
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不以爲過也
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
如此理會甚善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
之侵官本軍今方欲援例有請也然謙德之盛
不敢不承幸語及之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
肥吳君爲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

郡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某請祠先遣人昨夕已歸後輩尚未到周子充
曾厚伯極爲致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
恐亦且悠悠也初來不爲久計近復動却歸心
在此殊不佚今既如此便再請得之亦是一兩
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其說遂耳
昨緣收江濘親戚舡稅幾爲所論當時得此一
章亦是草草出場也
此間楊僉忽丁憂郡中事煩費力萬一不得去
狼狽不可言也柰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干兩漕求江西諸郡文
字已有劉子澄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
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者以呈
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為之已有者不別
致則亦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
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為之也
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路諸使者也
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
間當以罪去已盡還書冊兄長還家此數日來
勉趍候命但未知何所向耳此間諸縣狼狽稅

務絕無南來舟楫勢亦不可復為矣比復苦旱
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然意
思不佳絕不得近書冊懶困即思睡耳白鹿洞
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煩宜致之不及
作書也五賢祠記楊侯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苊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遵道干
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
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為仁里之害也下喻曲
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者鋤治虎狼保養蛙蠅
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遐
邇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知
此備見首尾此可想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
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嘗為而平上司之見
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譽
悅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致
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
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
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
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下喜
自辨又及老兄不可有隱情故又不知所以為

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
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
之正耳
此邦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為甚數日來欲略為
修整而不得功夫又無人能為物色圖畫諸邑
送來者皆不可讀甚費力也楊侯之去甚失助
新來兩簽似亦可使也少泉西山有徐騎省篆
書所惜觀大字又詩真人并銘煩為致一二本
便中示及五賢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
致也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望并諭之委勿外

某鄉厚誨諭奉報踈率既而思之殆無以答愛我之厚深以愧歎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尚望不替前日之念乃幸之甚

旱甚不雨禱祠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至此否家貧廟雖富若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矣柰何柰何

此間爲旱災所挠都昌縣尤甚稱鮮第又請得盛族黄省幹同措置公可謂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懇南卿爲同邑官區處庶幾下情稍通

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爲重耳敢煩語次試爲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舡濟此艱阨千萬千萬

某比日懔懔巧祠得知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救荒之備什已七八成矣旱苗約須放及八分撒諭發廩得發族倡率二縣共得穀十萬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卿事不知曾爲傾之否

希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亦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旨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俾間遂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副其實也南卿已到此相處甚款但渠欲入浙不敢邀留之度其歸程正是急

時當務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闕或爲諸公所留耳告爲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軍粮所須若賑糶則已有備矣軍粮尤不可闕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之公喻意偏縣無爲阻節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皆爲印齎更須於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要錄作之六月以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末並告錄示此已有之但不知是實錄語否耳

恐此人等候回又告只付前日送崔子虛人回

尤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
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
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
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
兩名霑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稅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
已減八分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
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石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
守矣儻得如期解去幸甚比來昏倦不堪支吾

矣
某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夕計未有所付
須及此自了也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
多須頓令知此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
柰何柰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旱
更無着手處矣
某無似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
從容進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
晦已書二考代者度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
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固願少款但恐文法有拘

亦非細事更冀深留意之也
示喻趙宗丞田極感留意已襆得四百千省坐
是糶米剩錢半是某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丈
所惠亦在其中今即移文庫中令項椿官以俟
其報告為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彥豐否若是
即某已識之并煩為致意早得一報為幸雖其
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
為事祖矣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
以帝幰發敝舡窓其客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

肯令搜檢既得此物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
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
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為己甚當給還之然亦殊
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其來
去間有定論為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
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
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
有近期不能無愴恨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

投候彼回文即可 亦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二尉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
様雖未必皆合古然無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
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
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
遣人問於禮寺而賀易之乃為盡善但恐其費
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
時所賜者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黃南康之政如何 亦向在昭武甚佳為人所搊
而罷今能不改其 則三邑之幸也

承婚主簿老兄尚 遠齋館不取承惠書此便又
遲遲不能別狀但所 示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
意二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
者云一而逆數也皆自巳生以得未生之卦也若
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
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
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
至為順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蓋與前逆
數者相反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
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

而分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其初若有
左右之勢耳歸見如此更冀詳之啓蒙改本未
成後便寄去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
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
更同為訂之也
新京之政聞之熟矣自失安得復理扶棲扶此
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察如昔年時或有善畫
者得為使盡以來 幸甚
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
備亦嘗借得而亦以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

為借抄錄一本 今審諦使中見寄幸甚或語
退守刻得一板亦流行亦佳此並偽學禁亦不至
生事也五老新詞曾往觀否要非不忘也
卉竟以無狀自取 人言上累師傳下及朋友愧
負憂惕如何可言 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
虞不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
輩爭是非校曲直 也彼中諸書板本聞幾有焚
滅之禍又云下官 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果然
否耶然計此恐然 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為人
取去今欲復得一 兩本不知能及未為煨燼之

間印以見寄否
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鋟板
甚不費力况非偽學亦無嫌也新泉圖子和成
既爲定本必已能盡寫其佳處只就頁覓此草本
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白聞此泉新
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飛雷噴雪發聵
聾也
瀑圖顏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
身到其下也
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

耆相繼物故皆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於張鄭
尤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
諸生近況然甚寥殊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爲
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當託黃商伯陳和
成摹畫以求摩挲素與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
好說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其謬
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盡洗肚腸洗却五年查
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多錯誤恐難會了無

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且蒲復歸廬阜某劉婿得依餘芘幸甚特
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尚附學想蒙憐撫
其裒巧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它蓋無足言者劉
婿幸得托芘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
子得襄陽教官凡在此相聚或傳其闕已到未
知然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
則精粗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即且將
六十四卦旨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

求幽遠枉費心力也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
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
已到凡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婿相見未暇然亦
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
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
爲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告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
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從道在熾已有流移戶
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爲之時遂不免申奏對

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 若得罷遣月守
東岡之陂即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字未被賞因此爲
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
今日處置當皆費力也
深甫所諭減稅事不知後來已如何若得對當
且乞減徐守所增中上等稅錢此數不多當必
可得其它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令兄能枉駕臨之尤
幸伯起近來爲况如何聞來者諸公亦嘗入山
觀書暇想山林之勝它處自未易得令人悵然
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盡其形象置之其間令
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
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
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
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
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弼所云白鹿之說當時或護及之豈有觀敢
既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外不疑淳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矣 入許買牛此尤求遠

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
矣
朱守書來亦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
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
皆備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
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
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比皆每念疇昔相與登
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
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張碩又別後遽至此深可悲悼其或得至浙東
亦遣人視其家也
承卿所喻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觀之則
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
者爲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
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俟少定息得別本
即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
己省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卻續求
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爲況如何書來不及葛浦平安之報何耶

去歲災患罔常病既月僅秋間又哭一女悲傷無聊屢至[illegible]用懶祠未獲近乃見次又已有奏事之命[illegible]復申前請打一月矣至今未還[illegible]已即須到彼而懇力辭[illegible]行也向承錄示藥[illegible]秘結却變成消渴[illegible]氣血漸衰自是如此也啓蒙近復修改一兩處[illegible]即奉寄易之象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遂詆以爲法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馮儀之

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illegible]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論獨志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富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甚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晴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一呂在此早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遠念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文公別集卷第七

以下見陳利用編入簡端

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

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

九月晦日紫陽 仲晦書

仙山曾逢許斧 採玉

骨毛寒起視 于人一

坐死毫毫簡 逢擁海

筵塑[illegible] 公不於鉄謝師

舒卷收拾家藏理[illegible]餘尚有簡編

白 鳥大門閒移床客去邀明月送

買到長物猶嫌 壁似

見[illegible]令官事了從道[illegible]

度量無父 不正公十公言待意何窮若教老子

又 開未開日暮天寒

[illegible] 山空日落

[illegible] 塵卑榮人

水柁罷道書

一 此心今日首來

以下見別編願公集

不務豁備靜便三逕小貪覺一

窮從教睡你覺故人人定鉄聚猶

以陳講師
幾年發〻多想今日忽登臨况入芝蘭室又聞金
〻〻言與〻〻連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髮無
因得重〻

遊閣皁山
壘疊仙〻一閣皂我來特地訪靈蹤葛仙去後
無丹竈〻字今成白髮翁
一派冷〻臺下水半空凌〻嶺頭雲祖師成道
冲天去口有無窮受籙人
遊 單應之往閣山

枝頭挑〻 廬山奈爾何若到名山
高着眼〻〻 須處異人多
回首名〻 〻舊遊曾將風伏浮亡如今不及
亭亭遊杏 尚山前山後流

送 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倚雲出伴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爲我中間
留一榻他年去着薜蘿衣
玉笥山連郁木坑拂雲樓殿對峥嶸君歸後夜
剰餘事〻聽猿泉落磵聲
莫將臨行酒一杯看君〻馬古城隈相望兩地

無多遠頻寄〻書與雁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〻氣清冷〻古木亂蟬鳴倦人一去
鶴不返負〻革東〻月巳方静對竹爐煙縷直細
看月窟桂〻 一〻身〻舊有逢〻 約玉簡歸來問
姓〻〻 喙碑〻 刊 見九川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君〻 下〻〻 吮藥召觀震扶桑朱霞碧虎
臨無〻 〻得〻忘溪山供徙倚忘
情兔〻〻 觸徉〻 〻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卽

大方
〻〻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
嘆〻 〻〻 題廬山本頌秋江分韻得
〻〻〻〻有秋字韻不載〻〻〻
有之或云先生命門人
〻〻〻〻〻〻〻而集
以下見南康集
匡廬霧〻〻 見雲氣浮木葉紅巳疎山頹轉
清幽向門〻絶巻乃在卧龍湫及此遂一往幸
無煙景愁齋攀欲其源泉石固所求况有百尺
崖噴雪飛寒流幽岑自回抱直下鳴青璆便可
洗我耳於石忘所嬰精神共虛廓方物皆悠悠

加椒非獨作不能淡美猶仰歎雲間鶴俯羨谷
中鷗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崗頭處名付忠武滅
迹慕徽由是間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掀
橘崖蠶易歲取西源有老翁眷舌藏文字似學
辟卅士乃欲邀聖賢先生自無然但作一月留
俟我有決計它時卜從游

次周師溫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唯認昔人居新堂已幸
經重構舊事難追更待書所願絃歌聞十室休
誇文字賦三都同來況有濂溪裔心印相傳儘

未踈

西源居士劉衎寄秋蘭小詩為謝

知有幽芳近小開故攀危磴斸蒼苔封憐病客
空齋冷無雨和煙遠寄來

記

至樂齋記 以下見大同集

般谷傅公寄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即其寓舍
之西偏治一室達其南北以為燕息之地其左
右圖史自六經而下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
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莫虛
誦說、諸小說種植方藥、相術卜筮之數皆以
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繙
閱書而誦之晝夜不厭人蓋莫窺其所用心而
公自以為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
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為我
記之某辭謝不敏不嫻於文字且不敢為庸人
誦說而況敢為是耶既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
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
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
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心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沖融
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
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起羲農下至于
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與是非得失理
亂存亡廢興之故包羅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
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
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
佔畢之間以為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
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
勃然而鬭而怒矣亦何樂之有哉某惟歐陽子

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措畧如此因序次以為公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恕齋記

温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曰恕齋而陳君有謁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眞君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為之記而問其作興端

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茲棟宇皆土所改於其舊惟數楹庸以俟明晦焉而為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願吾之所以樂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憮然曰予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為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為無難也然克己之功十加而嚴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吾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為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為記足以不沒乎為齋之實而亦可見強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為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祝文

鄉飲舍菜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典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

子俾莫不精白以承休明詔某為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即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配

赦後祭 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敷祭澤于宇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潔嚴故事惟王聖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于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德也郡有彝典牧致不廢仰惟明靈尚其昭鑒

祭文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録刻

維乾道五年歳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茶酒果之奠祭于亡友林君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又不鄙某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上蓋將從容講學以共進於斯道也顧以姻喪欲留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如師魯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吊而況高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邪某形疲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收拾遺文育以囑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尚克鑒此而享之耶嗚呼哀哉

祭　文　先生之孫潛家藏

維淳熙三年歳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朱某敢以酒肴之奠告于[redacted]大夫人[redacted]氏靈筵曰我昔窮病擁閉自休有來自東而尋與遊既往既來十年頗久義篤情親謂我紀交我相其流以泝其源曰是壯德抑母之賢聘[redacted]名族婉德清門慈祥雍睦成其二子學古行脩左右致孝色思其柔顧我者誰曰寔其季適焉以翔遷以憂蹟我聞其憂驚歎奚辯孰勸斯誨弗俾其榮往吊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祖此一酹嗚呼哀哉

題跋

跋潛遺文跋　先生之曾孫沂藏録刻

先君子忠尚品潔不妄與人交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可以過人而惜其且將湮沒無聞於世也及仕於朝爲之延譽其力然竟不及試用識者恨之某曰勿待近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爲人之大略矣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誦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絕不知所言而先生之子曾山不遠數百里過某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久之因謂某曰先人絕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子爲我識之某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破俗

禮之大端耳若夫久絶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
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盡祛千載習俗之
陋而壹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曾
篤志好學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
某與一二交朋之顯抑先君子實有寵嘉之因敬
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某
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先生之曾孫濬家藏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
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爲據三君體法爲世楷

式賞好爲物軒輊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
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一
日料撿行度得岐鼓及孔廟醴泉化度孟師
丹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散落爲之驚喜過
望書其事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夾鍾五日雒
人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避近李卿於衢守張紫微坐上
二公皆一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
竦今觀此卷恍然若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
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落殆盡而又也

之者亦無幾人可爲太息淳熙戊申五月既望
朱某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先生之曾孫濬家藏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
固不足怪駁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
矣豈其後人有借是書而不忘棄者託爲是語
以重之歟意是書則溥而其爲龜山之累也甚
矣向見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己酉
夏之將樂縣因爲[illegible]寄來因得記其所疑於後且
抑其序首用字一八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

文不類其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
三日某書

跋蘇忠愍說文字源 先生之曾孫濬家藏

歐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恕先尸解而逝今觀
此卷則斯人之仙而非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題何抱一行記 [illegible]南康集

然予至於棲隱之西而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
公爲予言此未足觀也[illegible]因道予行深
竹中竹盡得大岸[illegible]江湖東西數
百里雲山煙水[illegible]不可名狀乃出

竹亭以熟取李[illegible]鼎山論中語命以爲黃雲
觀會其昔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求記工
云余役閏月晦日興治江劉子澄吳樂林擇
之蔚封趙子明盛茂吉吳鳴遠安王吾卿長樂
余正之陳孝嚴龔潤張致遠李長樂黃直卿俱來
因記其事雲谷諸王澤存字學淳圖志今各大
新安云淳熙八年夏氏陂朱熹仲晦父題

題[illegible]

淳熙三年冬季被[illegible]亦來求[illegible]仲晦父李同高
[illegible]三君[illegible]爲[illegible]陳[illegible]官[illegible]方丞

文公別集卷[illegible] 十三

[illegible]時司史發豫求新諸於公者化陳明府南康
[illegible]君[illegible]段讓同來楊子奕元範王之才
王益氏黃敏屯田劉公泉退飲射靡射亭盡醉
而去以志

題[illegible]寺

朱公求仲[illegible]李[illegible]清卿程正思鄧邦老陳
牙[illegible]萬正淳俞季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
三月丁卯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朱熹季勉士叔父同王[illegible]鄉俞子壽[illegible]李

東文陳勝私趙南紀及表姪俞潔巳甥魏恂李
子在俱來觀故張紫微安國題字爲之太息淳
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題[illegible]直翁

新安朱某仲晦永嘉薛洪[illegible]永嘉[illegible]揚卿清
叟縉雲王伸[illegible]之才會稽陳祖永慶長臨江劉
清之子澄[illegible]樂林[illegible]擇之樂陽趙希漢南紀
[illegible]春彭蠡[illegible]儀溫陵許子春景
陽豐[illegible]郭[illegible]長樂余隅占之臨淮張彥先
[illegible]丑後三月丙戌至此莆田傳公[illegible]

文公別集卷[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長樂陳士直彥忠俱歸

題三乳寺

淳熙[illegible]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彥忠俞季
清來劉子在甥魏恂從

題[illegible]寺

新安朱熹季[illegible]川蘇[illegible]君閒中[illegible]別[illegible]書
楊子[illegible]之才武[illegible]楊子直
[illegible]師[illegible]遂至玉淵
三[illegible]門人[illegible]子在從淳熙
庚四月上沐日

題疊石菴

晦翁與經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埜魏揄侍行

題浙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別

[illegible]靖帖

右朱詩[illegible]之所居之子真卿淳熙庚子[illegible]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

[illegible]

此[illegible]吳[illegible]延平得之吳唐卿以語[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題

[illegible]十年[illegible]此[illegible]後之人當勿毀也

書武侯草廬語遺[illegible]以道

張以道將之荊襄寫以送之慶元己未十一月[illegible]

題[illegible]書[illegible]

右[illegible]子[illegible]古[illegible]行[illegible]為[illegible]之才書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建安[illegible]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見性為本其道豈不亦有偶同者耶朱子曰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也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為體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者情也而心之所以為用也蓋所謂降衷于民有物有則者儒[illegible]也故其所以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所[illegible]之所有者無不識也所謂[illegible]養性[illegible]己而不失其本[illegible]則性[illegible]如[illegible]是則情之所發亦無不[illegible]正而可以應物[illegible]性不見其分[illegible]與[illegible]給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指[illegible]餘矣[illegible]

者宗其精神魂魄之交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吾儒則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而吾所謂心者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爲已累而盡絕之雖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然則儒術之所以異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之不得爲見性則聞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存之而彼曰識之何以不同而又何以見其別立一心邪曰心也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而統性情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不照私有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體有所不存是以聖人之教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全克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是其所以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一者以應夫萬感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釋氏之云識心則必收視反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目以口齕口雖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說也此外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主而二者客[illegible]分矣而又塊然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君臣父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夫[illegible]所指以爲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徒亦有卓能悅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所經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謂識心而不雜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近世所謂[illegible][illegible]之云者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亦原於莊周承蜩削鐻之論而又加巧密焉爾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聖學之門哉

釋氏論下

或問王氏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得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

詩華傳好公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覺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

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redacted]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redacted]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麤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

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華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

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二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唐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

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炳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此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必悟也哉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見臨漳語錄）

伏覩淳熙六年尚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合行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爵號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氏本自東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又次東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卅五又次西廊泗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孔伋[illegible]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賈逵又次西廊杜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哲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當以閔損爲第一在東序冉耕爲第二在西序冉雍爲第三在東序宰予爲第四在西序端木賜爲第五在東序仲由爲第六在西序冉求爲第七在東序言偃爲第八在西序卜商爲第九在東序曾參爲第十在西序今廼以冉雍爲第一閔損爲第二冉求爲第六仲由爲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號王氏本費公爲琅琊公鄆公爲東平公薛公爲下邳公齊公爲臨淄公黎公爲

蔡閔公徐公薛公邑城公衛公為河內公吳公為
丹陽公魏公為河東公成侯為武成侯未知孰
是又按國朝會要政和間沂水侯與泗水侯俱
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為得之而此圖獨闕泗
水要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圖兩兩相
對但左丘明當在西廊對孔伋而荀況以下當
在東廊公羊高以下當在西廊兩兩相對與此
圖互有得失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三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
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

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為
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
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
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為得
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令州縣依
準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
行毀棄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按准
紹興乾道淳熙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
宣王則無下丁之文又嘗考補見五禮卬明飛內

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改下丁為上丁指揮
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詹騤任杭州教授日所
申今到本州檢尋頒降舊本卻無此條恐是前
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
乞先於儀內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
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
州郡有舊本處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
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犧尊四著當作犧犧當
作象今來頒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

降舊本尚仍其舊州縣奉行不無疑惑將來如
蒙別行鏤板即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篇後
或只將某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舊本
批鑿庶幾明白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字今已刪
去而不著其所以然者亦與舊本祇悞將來如
蒙別行鏤板即乞檢會靖康年中罷王安石配
享先聖章疏指揮並行附載仍下州郡並將舊
本批鑿

回余衢州 炎實 衢州之孫仍舊家藏

熙被貢祠方遂燕居之適承流巨屏莫回成命之頒顧修門之未遑荐移書之先及恭惟某官受材宏偉涵德粹溫問學有源盡得傳家之奧要文詞甚蔚比觀作者之典刑若升臺閣之聯循歷江湖之守方慕昔賢之治益觀美化之成鈴閣少留姑慰遠民之慕願書敢下遂還近侍之班甚久仰吳猷未諧良覿同寅有望儻分南服之憂歸趾可期即返東山之樂

回王正臣 見大同集

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修學不足以見古人之用心徒極鑽研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第勞刀筆之間至於典禮義文學之官首誦說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指歸絕業光明庶有開於來者過勤獎意既以華牋仰褒飾之過宜顧省循而何有謹奉啓上謝

回戚解元 以下見南康集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聞謬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推庠序行著州閭由貢續食之求足為勸駕之重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群公輙誦淺聞少酬盛禮惟窮理脩身之要當有志於古人則尊主庇民之功庶無愧於當世

回待補生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棘市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喻然朝家建學養士之意正為育材而諸生辭家射策之心但期干祿毋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群公輙誦淺聞少酬盛禮惟古人為己之志當有餘師則大學新民之功庶無遠教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見臨漳語錄

契勘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今親新汀州知錄黄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錄之任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

前州學施學正 允壽 石學正 洪慶 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林貢士 易簡 李進士 唐咨 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 淳 太學生楊 士訓 齒雖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生徐 㝢 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脩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長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紹熙二年三月初二日牒

南康軍請洞學堂長帖 以下見南康集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管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觀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右給帖付貢士楊日新準此充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帖

洞學榜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歷五代號爲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又嘗真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篆界至措置稍實規模一新竊慮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勑額并訖竊慮向後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

輒行毀壞以至偷盜文籍役(?)及遊行之人妄有搔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右出榜白鹿洞書院張掛各請知悉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申諭耕桑榜

當職二月十五日依準近降指揮守令出郊勸農已印給勸農文榜并先來勸諭耕種田土勸課農桑及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文榜發下三縣貼掛曉諭民間通知去訖續據王文林申到勸諭種田方法尤為詳細竊慮都建昌縣人戶未能通知今分下兩縣曉示鄉村人戶仰遵和勸諭依此方法及時耕種用力既勤必有豐年之報再此勸諭各宜知悉淳熙七年二月

辛丑勸農文

當職昨為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出榜文反復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盡力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仰迫陰陽移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思厥咎愧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亦勸之以耕桑發耕田及時灌溉力不為輕去歲暮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覬者已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按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與耕觀以告戒別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省用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收恤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為飲博遊惰爭鬭論訟一切非理違法

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前年請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令亦再行給散并此勸諭各宜知悉淳熙八年二月

招學者入郡學榜

惟此南康江山奇秀英才間出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寥無聞由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故請新臨江軍新淦縣尉■充本軍學學導道堂主盟文林彭澤縣[illegible]以敘條每日講書次日覆三

八月□四日給詳覆申狀批者書考以示勸與
籍者給食有籍者以次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
則有規請鄉父老勉其子弟努力從事於學尚
庶幾以見其成焉

招舉人入白鹿洞日

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
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
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
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
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

文公別集卷九　五

待補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
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
所以為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
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閑寂
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
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司否須錄

勸農民耘草榜

雨水調勻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耔拔去草
根修削土壤如法培壅如已□細作小□以後下
則下鄉照檢將田中有草無耘之人量行決罰
的無輕恕六年八月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契勘秋來久旱晚田失收茲幸得雨可種二麥
合勸人戶趁此天時多耕闊種接濟口食其有
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
空閑官地具坐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
當與判給逐照說料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
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
元一年稅租亦不得因而侵占他人見耕田地及
費行已□狀外官地頃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

文公別集卷九　六

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子利充賞本人仍別
科罪除已行下三縣照應施行外須至曉諭約
束者

右榜勸諭人戶請詳此事理趁時多種二麥量
力請佃官地務盡人力以補天功庶幾來年不
至闕食淳熙六年九月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照對目今天色亢陽見行禁止屠殺祈求兩澤
未獲感應竊慮細民不易所有官私房廊白地
錢自七月初二日為頭□□文以上並放五日□

十文以下放一日

措置縣郊賑糶事件

竊見鄰境久闕雨澤深慮細民將來艱食合預行招誘客販米舡就卑出糶并勸誘上户停畜以備緩急措置事件下項

一 如過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出糶仰赴務陳狀看驗所販物□□□□□石數內指泊出糶即與免在城稅錢三分之一及有雜物不還之數欲載往它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去庶可關防欺隱□□□□□今帖城下稅務遵依施行

一 □□客人□糶米必經由牙人方敢糶常被邀阻□□□□錢□□□□不肯作牙難合先立榜賞止約許□民旅之便□□□□□庶得牙人不敢搔擾使□□□□錢一十貫文務市曹張掛曉示如遇□□販□米斛到軍聽從民旅之便自行糶糴□□□人不遵□□約束輒敢邀阻解落牙錢許□被□人□將□□經使軍陳□□□將所收犯人□□□□追納賞錢入官施行

一 米舡到岸雖欲出糶□□良下户不過斗糴卒難轉變錢物未免留□□□□勸諭上户及時收糴不惟他時可以備荒亦於停畜之家豈無厚利可謂兩便合帖委官敦請上户説諭

措置兩縣到岸米舡事

契勘本軍□細民闕食合行出糶常平米斛應接細民□□用切慮向去日久有誤不測賑濟況今□□□□縣收成正是客旅興販米斛之際本軍已行措置□行□稅仍放免本舡雜物稅錢招誘米舡□□□□接濟民户日食其兩縣務亦合□□□□招誘米舡候有米舡到岸即將常平米斛□□□□備將來支用七月十一日帖都昌縣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契勘本軍并所屬縣日近以來闕少雨澤見今□□□□□米價漸高本軍已行下城下稅務并建昌縣招誘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不得邀阻減剋牙錢之類外竊慮客人未能通知須至曉諭并帖縣依此施行七月十五日

再勸修築陂塘

契勘今歲旱傷蓋緣人户不修築陂塘積水灌溉

溉田不致令乾死使軍民□□次行下三縣及散
榜給印挨歷示人戶陂塘淺漏處亦合併力開
濬修　如有欠闕工料支撥并諸軍縣借米與
用修築以來送納如陂塘廣闊費用工力數多
小富者料食中軍切待具申提舉衙撥米借
與

告諭客米到岸民戶收糴不盡曉諭
多有旱損切恐民間闕食
招誘客人米舡住岸出糶
收納雜物稅錢今來
到來如有民戶收糴不盡之數
力之家收糴停頓準備接濟合

民物貨減饒市稅
全藉將些小係稅之物入城貨
今若依逐年收稅切慮無從所出合
擔與販紗帛藥草絲綿雜物依舊收
鄉民應有些小土產物貨入城轉變
饒三分之一合行約束不得因而作弊
約束不許偷糴禾穀

照對三縣村下田不能是旱資只關有水源及
因車戽只今來逐次成熟切慮有不知行止
之人聚集偷割禾穀合行下巡尉司嚴行禁約
約束諸縣給官物各給憑由
訪聞諸縣尋常交引勾追欠戶更不於引內批
鑿係是何年分官物名色若干數目泛稱積
年拖欠及追人戶到官多是人吏作弊不問所
欠多寡例將催甲保頭或小民疑不能安合
行下諸縣今後凡有人戶少欠官物各給憑由
明言批鑿所欠是何年分官物立限給付少欠

之人依限赴官送納
免流移民助力勝
照對有流移之民趁至軍岸合行下稅務審實
並與蠲免力勝放行
禁旅店不許逐傳單獨
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困病或流移之人到
店多是慮其死亡更不容留遂行逐傳驅逐出
界因此喪命合行下諸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
束遇有過往單獨飢餓困病之人即仰所到店
不得逐傳[illegible]外仍許就便米場驗實

量給口分臨安產日遣夫齎一方死亡之人即
時報都保蕃實申縣行下如法埋葬以上十月
[illegible]日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契勘管界久闕雨澤田禾旱損使軍已行委官
措置招誘客人興販米斛蠲免力勝雜物稅錢
禁戢[illegible]劃諭前來出糶目今逐
有米下[illegible]都建昌縣及委官依
使軍所行措置[illegible]米赴縣住糶及勸諭上
戶將所有米斛[illegible]鄉村開倉依時價出糶

准從民間食用去訖切慮向去富實戶將米斛
停頓不行出糶使細民闕食不便合行立式須
先指揮取會管下都分富積米穀上戶及闕食
之家如後七月十六日

某都共幾家

一富家有米可糶若幾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
贍地客外有米幾石可糶[illegible]開客戶姓
名米數[illegible]
富家無餘米可糶者計幾家而僅能自給其
地客佃客不闕仍各開戶姓[illegible]

一中戶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贍其佃客地客者
計幾家[illegible]

一下戶合要糴米者幾家
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illegible]
不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作田幾家各開戶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
幾口小人幾口以某業經營

右仰知前項是著實即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

不許誑冒重疊及有家給一保如將來使軍委官
審實到覆却有不實甘伏重罪不詞
施行[illegible]

照會本軍所管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
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旱枯本軍恭依
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
加祈禱去處今據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申依應
遍詣[illegible]觀神祠[illegible]潭洞遊境祭祀請求精加
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旱禾多有乾損
及據[illegible]作乎狀[illegible]所佈田禾[illegible]

水失時早禾多已乾槁不逐收刈申乞委官檢
視本軍今檢准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
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
行及具奏聞申省部監司外須至出榜三縣管
屬鄉村都保各仰通知 以上十二月十八日

施行旱傷[redacted]官物一月

契勘本軍三縣今遭此旱災乞下未乾損已出榜曉
諭人戶依[redacted]役訴旱狀將來檢踏委減秋稅外
有去年秋[redacted]蓦少[redacted]多及今年夏稅全未納及
分數緣其所欠並係起發上供及本軍軍糧之
數雖是今年旱田不熟在法無緣免放然而訪
聞諸縣催[redacted]無術不免決撻保長擾擾人戶當
此闕雨之[redacted]深慮重困民力除已行下各仕追
催一月色[redacted]保長人戶本弁走期限例遭刑責費
去年水下夫今仰人戶各体此意遞相告報於
生催一月限內自備所欠[redacted]各赴倉送納上
以應副官司起發綱運供贍軍兵下亦使本戶
不[redacted]物不被追呼得以一意車水救田別作
營求[redacted]備將來餬食上應公私兩便各仰知悉
以上十二月承認賑糶米數月

契勘本軍管下今歲旱傷田禾切慮細民闕食
使司已行下三縣推擇管下富實有米上戶許
自就贍給地佃客富家姓名各家見蓄米穀數
目或有田產而不多或無田產却有營運者積
米穀錢物之家敦請赴官以禮勸諭承認賑糶
米穀數目申軍所委官并三縣勸諭到上戶承
認賑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碩五斗已
撥准前項條令出給公據付人戶收糶米斛回
軍賑糶
建城上戶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
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寧縣勸諭到上戶三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
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都昌縣勸諭到上戶五十九名共認賑糶米二
萬八千九百八碩五升每升價錢一十四文足
建昌縣勸諭到上戶九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二
萬八百碩每升價錢一十二文足 以上十二月廿七日

約束鋪兵

本軍蓋緣旱傷遂置齎及黃旗緊匣急速前去
兩縣所有旱傷事件須修急連依今判日限時刻

御鋪兵連夜走傳至縣仍仰本縣於曆內批鑿
承受日時手分姓名即時依限回報亦仰批發
離縣日時責付鋪兵連夜依限赴軍投下以憑
稽考淹滯去處根究重作施行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使軍照對管屬星子都建昌縣人戶陳訴秋田
旱傷使軍已立式出榜三縣曉示人戶赴縣投
陳繳申使軍切待依條差官檢視減放苗米所
有近水鄉分可以車戽注蔭得熟田段切慮人
戶將旱傷田段裒同得熟之田影帶披訴今檢

準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敕戶部申尚書省劄
子奏契勘州縣每遇災傷依法聽人戶經官陳
訴差官檢視蠲減放租訪聞近來往往多被豪
戶計囑鄉司將豐熟去處一例減放其實被旱
瘠去處所委官憚於往來檢視則貧乏下戶不
行蠲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諸路漕臣
嚴立文榜於鄉村曉諭應有災傷去處仰民戶
依條式於限內陳狀仍錄白本戶所有田產數
目四至投遞狀前委自縣官將所坐縣對坐各
鄉村四至畝步差官照對實檢放不縣時差檢畢

照那十日旱傷詭之可使得盛免訴諸世人陳告
依條斷罪仍將其訴田畝並拘收入官以一半
給告人竟違慣施行諸州縣奉行滅裂從漕臣按
治事具並慮取進止六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乘將檢踏災傷在法差官同合佐詣田
所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段合委官前去
三縣鄉村究實得熟田段具帳申軍已行帖星
子都建昌縣約束人戶從實投帳以備差
官檢放如有將得熟田段影帶披訴却致被人
告陳告定依條斷罪追賞施行七月十四日

行下諸縣躬親偏詣田段相視

契勘本軍三縣田禾旱傷間有邊臨山源
之處或有得雨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全行
輸納又有近臨大港并有積水陂塘可以車戽
者亦田段往是人力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
少極力車戽費用工重不於得其禾稻十中只有
三二分熟者即是比於之熟之田究見其數虧
人戶若優加別作一等區頭自無不重害全然平
安田段切慮人戶將其一概投訴見傷欲將各
縣申分分定縣官通此申會收剁之際類覩不

鄉遍詣田民地頭親自相視仍関吗耆保并人
只指說田段姓名頃畝開具供申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一使軍縣差所委官下鄉切慮將帶合干等人因
而生事乞覓擾擾害屬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
隨行人不得擾擾保正并耆等人仍寸當降給
文榜付檢旱官請行張掛約束
右牒官私并勸白知
一照對星子都昌建昌縣[redacted]軍自六月以來天色亢
暘澤少闕近見所據人户經軍縣陳訴旱傷

切慮細民不易理宜寬恤所有人户承佃官私
客苗田地錢自八月一日為頭以十分為率
權行減免二分候至來年麥熟日仍舊以上七
月二十九日
諭人户種蒔麥及大小麥
仰人户趁此雨潤多種蒔麥及大小麥接濟食
用
施行人户許狀乞覓
據學生黃椅劉子之照對今據星子縣民户乞是
投詞呈子見行委官檢踏其在都昌積水踏旱

之弊不行也非一不敢不以告者凡押旱狀官中
所收則謂之醋包錢官日司乞覓則謂之接狀
錢已下案吏乞覓則謂之買紙錢及投旱帳
則謂之投帳錢官員下鄉檢踏供帳民户着押
社司乞覓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員隨從人吏
於保正名下乞覓則謂之俵付錢官司行下福
放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數救乞覓則謂之苗頭
錢凡此之類皆盡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裕
民而民之糜費乃至於是人户既已困窮坐受
其弊無力赴愬今覆切害合行下星子都建昌

縣嚴行約束及出榜各縣門并檢踏官隨行張
掛曉示人户知委如合干人依前乞覓前項逐
色錢物仰人户不以早晚具狀經縣陳訴從本
縣前收犯人申解軍切待根勘依條施行各令
知委 十月初一日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照對本軍近出榜於上江州軍曉諭客販米斛
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及約束不
得邀截牙錢之類訪聞切慮牙人并稅務專欄不
依先來約束仍前收納力勝等稅錢及牙人妄

官拋兩税錢之類分立賞錢一十貫文省揭榜并税務檢税專欄曉示客人知委廣行收糴米斛前來出糶贏落利息如税務專欄等人將米牙人取乞收納力勝等税錢及邀阻賤價打發之類許客人不以早晚具狀赴軍陳論切待追收犯人斷罪追賞施行 八月初四日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糴

照對本軍管下今歲旱傷訪聞目今外郡客人與本軍寄居豪戶將到米運前過縣管下諸處口岸出糶多是豪強之家物占盡數收糴以待來年穀價騰踴之時將以取利更不容細民收糴重爲未便遍曉示 到穀米仰上戶不得獨行拘占盡數收糴併細民皆得從便食用

十九

曉示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使軍契勘在法檢視災傷先檢見存苗畝次檢以舊田段蓋緣趁得人戶未及收刈之際略見荒熟之際所管分數然後豁出熟田細檢荒旱去處不致猾吏姦民通同作弊本軍近緣荒旱檢坐上項條法行下諸縣遵依施行除某字號將至文帳照視下縣所以之內多是聲分見旦荒熟田段分別入冊或將其災不以爲據都昌權縣將申初十日到縣親行視所見災傷等第人情苦樂皆有縣理都昌一縣地理稍遠未據申到卻訪聞得本縣官吏誤認法意欲將熟田一段一畝逐一看視委是繁碎不惟重擾災傷人戶亦恐打費日月不能了辦合行約束

且如一段之田大約百畝內有三五十畝成熟卻有荒者何人田段約畝數用抄入熟田數內不作荒以檢放之限如一段百畝只有一二十

二十

畝熟將成熟卻不須逐畝抄劄留與人戶充收此其田並仍令人戶一面收刈犁翻種麥量留樣子以俟檢放

某某號三畝八分黄熟苗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青空者有出而白死者並係荒損然其根查卻與熟田無異切恐將來收刈之後誤被抄入熟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爲不便今請使行窺約多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犁翻種麥

如今來所檢熟苗數內將來續若死損即仰人戶具留穗稽候檢旱官到別行陳訴續與檢放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全籍江西豐熟州軍客旅興販米斛出糶接濟細民本軍已行散出文榜招誘興販前來與免附載雜物稅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曉示米牙人不得減尅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糶切慮向上州軍阻節不令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間有興販米穀舟舡州軍妄以雜物爲名倚收稅錢是致商賈不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糶細民失望欲乞特降鈞慈速賜行下江西豐熟州軍告令商賈從便興販米穀向下以來出糶應接民間食用仍乞嚴行禁戢場務不得妄作名色收納稅錢庶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踊

約束米牙不許兜攬般米入市等事

契勘諸縣鄉村人戶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人兜攬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擡價直用小升斗出糶贏落厚利遂致細民艱食情實切害合行約束

約束質庫米不許關閉等事

契勘所質庫戶以時開張質庫典質錢物利息所入不爲不多緣值旱傷歲時輒以關令關閉遂致細民緩急闕用無從質當諒日今關兩浮城市亦多被有力之家拘占夾攔不令衆人汲運情理切害合行告示約束施行

戒約上戶体認本軍寬卹小民

契勘本軍并諸縣今歲旱傷民間理宜寬卹今訪聞乾道七年放債豪強之家爲緣旱傷人無以償多被強取牛畜以至入其家搜奪種子豆麥之類及抑令將見住屋宇并桑園田地低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尚未能歸

業之人本軍雖行下三縣曉諭上戶体認本軍寬卹之意量度欠債人戶如粗有收成有力可還之人隨宜取索外其貧乏之人見闕口食委實無可償還仰上戶且與寬容俟民力少蘇却行取索如有欠人戶恃頑不還官司即爲理索外上戶乘此旱傷細民闕食之際強以些小錢作合子文字借貸遂空頭年月價貫立契字未及踰時即行填掛預先月日經官投印及有吞圖婦女雇充奴婢致細民受苦不一理合禁約

□□八年八月

施行張廷諫斥旱傷事

據學生張廷諫劄子述夫旱暵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而上中等户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户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粮食之儲既絶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田租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九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里矣遂行下當縣取會五斗以下米單名申單不待檢視先次並與除放施行

八月十二日

施行邵艮陳訴踏旱利害

使軍今照近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人户陳訴田禾旱傷已帖委縣官躬親下鄉先次檢視熟田具帳供申去後據進士邵艮劄子竊見官吏下鄉檢視田段略不問及人户旱傷去處惟於每户帳狀供具所熟田畝亦不問所熟分數但勒令供作全熟田段鄉民不知官吏深意皆拍顙感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秈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縱有五月中旬一雨至今而有全熟之理鋤陂塘脚下及近溪水去處間有熟者然頗車戽之勤所得不償所費而又如此便利去處其實無幾且以所居一都言之惟麥坊劉坊大寧余汗之旱為尤慘甚或一二分熟若熟大槩顆粒不收然則熟田實不能當旱田一十分之一誠恐官司它日以所供熟田多少而定通放秋苗分數則此小熟處適所以累及旱傷之家有大不均之病聞之鄉老皆以為今歲之旱甚於辛卯蓋彼時人家尚有歲儲自夫一旱之後加以連年賠折入間例無蓋藏自前月來鄉曲上户小民流離已覺相踵且今此正收刈之際人家尚有一二分早禾可恃而已如此者雖亦糊口迫之誠以催科之窘且深為後日慮而書此至無頼訐耳比年以來都昌上户多為小人誣頼故闕乏之際有力之家至不敢與交易由是貧乏下户愈覺窘困而無告今鄉曲猶未雨油麻粟豆並為有赤地未耕二麥且有失時之虞嗣歲之計彼將何措此蠲租之惠在

鄉民之所深望也且據御旱七分租㮚調退與免
被三分之收非不知取捐之甚有深望也本軍
遂作訪聞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束 八月十七日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照得本軍管界久闕雨澤旱死田禾自今在市
斛米出糴切慮細民闕食合行借撥官錢委官
就軍置場措置循環收糴米斛出糶賑接細民
食用 八月十九日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契勘今歲旱傷委官下鄉檢踏成熟田段外有

旱田人户一面犁翻布種二麥更不留根查聽候別有
官前來檢放切慮遊手脅持之人見人户旱田
已經犁翻耕種妄作鄉村稱聲首熟撰詐乞取錢
使善良人户不敢犁翻以至種麥失時不能安
業今仰人户知委若實有旱田即依條量留根
查以備檢放一面犁翻種麥免致失時如有似
此脅持妄稱陳訴欺詐之人仰被擾人户經官
陳理切待追取送獄根勘斷罪施行

援例乞撥錢米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星子都

昌建昌縣委官抄劄合賑糶賑濟户口人數申
軍及照得乾道七年旱傷係蒙提舉常平使司
支撥到池州太平州蕪湖繁昌等縣常平米五
萬碩差官管押前來本軍分撥下三縣賑糶賑
濟遂具申常平提舉使司乞支撥米斛差官管
押前來本軍賑糶賑濟續蒙提舉使司支撥信
州貴溪縣常平米五千碩差人前去般取及支
撥池州常平錢五千貫省付軍收糴米斛賑糶
以上八月二十七日

再諭人户種二麥

使軍累行勸諭人户耕種二麥蓋為今年荒旱
不比常年須是併力加工救濟性命今訪聞多
有未施工處顯是頑慢已帖檢旱官并行催趣
將頑慢懶惰之人量行決罰先此曉諭各仰知
悉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户

照對近委官抄劄三縣管下賑糶人户姓名大
小口數申軍尋將已申到帳拖照得合賑糶人
户並不見聲說見住地名去處恐有漏落增添
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塌畫地圖

盡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黄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覆實六月初十日

行下三縣置場

照對見委官抄劄三縣賑糶賑濟人戶大小口數盡圖結甲務要實惠及民無致妄冒所有置場去處委官斟量地里遠近分定置場去處各縣水陸地里若干具勸諭到上戶賑糶米斛亦

合撥隸近便赴場去處以憑施行續據三縣申置場共三十五處

星子縣置場七處　都昌縣置場十一處　建昌縣置場一十七處　九月十五日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契勘今歲旱傷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已節次行下三縣散榜曉諭人戶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廣種二麥接濟將來食用如有惰農耕種失時之人即請照已行榜示行遣其貧乏無種粮之家請諭上戶借貸如要官司文曆即印給令

上戶收執遇有下戶借貸麥種粮食即令就曆批領將來逐月對行勾銷如有不還官爲理索

再諭上戶那下戶借貸

契勘今年荒旱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多方救卹務使人戶不至飢餓流移及行勸諭人戶多種二麥接濟其用非不切當職近因出郊相視陂塘見得麥田多有未施工處蓋緣人戶打穀未了亦是官司勸諭未至其得熟處不闕種粮可以佈種然其人既無飢餓之憂便乃懶惰其荒旱處合更勤苦又以難得粮種遂致因循今

仰人戶速將所收禾穀日下打畢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其高田堪種麥處即仰一面種麥其水田不堪種麥處亦仰趁早耕犂多着遍數務要均熟庶得久遠耐旱宜禾實得熟人戶當念幸得收成常生惻憫不可使致惰怠趁此餘力多種二麥將來可以博得他處物貨其遭旱人戶當念既遭此難尤當勤力多種食物方可養贍老小不致飢餓流移其下戶無種粮者上戶當興惻恤之心廣加借貸目今施惠既可以結鄰里之驩將來收成亦自不失收息之利庶

錢過此荒年各得安業今恐前來勸諭未明再
此榜示仰人户知委　九月十二日

禁住米舡隱瞞情弊

契勘賑糶場收糴米斛如遇米舡到岸内過稅
舡隻收糴三分住糶米舡止糴一分其住糶米
舡法將與免收稅錢外訪聞客旅多生奸猾
動是數隻到岸於内却將一兩隻作住糶結計
在市米牙人令其虛解牙錢稱就市糶訖却將
在舡住糶米斛夤夜搬傳往過稅舡内隱瞞官
司合行出榜約束　九月二十日

行下場所禁住米舡隱瞞

照得賑糶場近緣住糶米舡客人結計牙人虛
解牙錢夤夜搬傳米斛往過稅米舡之内隱瞞
官司有此欺弊遂出榜河岸約束今來尚慮住
糶客人雖依曉示在市出糶切慮閑防不盡合
行下本場自今後過有住糶米舡即令城下稅
務看撿見數開報賑糶場本場権住出糶令客
人搬米赴場從本場差人監用本場升斗自行
出糶接濟細民日報糶過米數糶足爲給關子
放行庶幾杜絶隱瞞官司之弊　月二十四日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遂行下三縣抄
劄到合賑糶賑濟户口人數已行措置賑糶賑
濟所有本軍城下常平倉見樁管[redacted]米八千
八百九十三碩二㪷六升五合二勺除今年八
月内盤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碩三㪷二升四合
外實管見在米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㪷四升
四合八勺係是乾道八年以後逐年收糴到數
目價錢不一其米經年在敖内有結冒陳損兼
照今年七月内管屬建昌縣闕少米斛出糶所

支撥義倉米估價應接民間食用每升計價錢
一十文足已具收報提舉使衙照會去訖所是
見管和糴米本軍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
米經年陳損與受納到人户義倉米陳損色樣
一同依市價每一升估計價錢一十文足本軍
照得上件米係是當來委官和糴到數目切慮
虧損元價未敢擅便出糶具狀申提舉使衙照
會依目今所估價直賑糶應接民間食用庶幾
此民不致流移　十月初五日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雖移文江西州縣通放到客米舟船又慮牙鋪解落及市民日糴數少阻滯客旅不便遂行委官置場支撥官錢從市價兩平交頂收糴客米以備賑糶應接細民食用今訪聞得本場每遇客米到場中糶更不即時交量及至交量又不即時支還價錢切慮合干人因而作弊留滯乞覓錢物合行約束限當日交量即時當官支給價錢如違將犯人勘斷十月十九日

行下兩縣委官共人戶糶米減尅

契勘管下今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遂措置支撥官錢差人前往外州縣收糴到米分撥兩縣出糶訪聞合干人將人戶所糴米並不依實支量公然作弊減尅今委逐縣知縣縣尉每日不測捉人戶所糴米三兩戶當官復量如有少數即根究解人赴軍十月二十七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糴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最甚細民闕食及無米支遣軍糧遂多方措從官錢差撥公吏前去江西得耗撫州縣收糴米斛以充軍賑糶

支遣及撿準 淳熙令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近降 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鄰州越訴及準今年八月十九日 聖旨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有遏糴去處許行越訴本軍遂節次備坐移文隆興府照會收糴去後已承回報行下諸縣許令本軍所差人收糴米穀放行今却據差去公吏呂祺狀申在本軍建昌縣管下二限山田等處四散收糴靖安新建縣鄉人米斛欲裝上船被奉新縣尉司弓手五十餘

人各持鎗棒沿江巡綽不容裝發米斛又被奉新縣差人越界釘斷建昌縣管下三陂潭德交口喫水把截不放船隻上下往來已申建昌縣差保正副官防護所糴米船今於十月二十四日被奉新縣差弓級徐成等部領弓手保正等於要路把截不容鄉人般糴米穀申乞施行本軍今照差去公吏呂祺係在本軍建昌縣界收糴靖安新建縣管下米穀其奉新縣官吏公然違戾見行 條法及不遵今年八月十九日專降 聖旨指揮輒差弓手持槍棒沿河巡綽不

容收糴文差人越界前來建昌縣管下三陂把截釘斷水口不惟本軍所糴米穀百端攔遏不行通放有誤賑糴支遣至於客販米穀舟舡亦不得往來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興府幷江西轉運司照詳前項■條法指揮請將奉新官吏按劾仍通放米舡幷申諸司行下隆興府通放本軍所糴米舡幷申御史臺乞依近降指揮奏施行 一月初五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十

公移

申省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本軍照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㩀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後續據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旱禾多有乾損及備據人戶陳德祥等狀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旱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除放苗米本軍除已依條行下諸縣令人戶供投土段文帳差官檢視及於七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幷申朝省及諸監司照會施行遂選差委迪功郎司戶參軍毛大年前去星子縣及委迪功郎星子縣主簿李如晦前去都昌縣及委從政郎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建昌縣同逐縣知縣躬親詣旱傷田段地頭逐一對帳檢視續據所委官具到已檢放過人戶災傷田段共放過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斗二升三合一勺是

軍本軍今照星子都昌建昌三縣乾道七年分
管催人户苗米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碩六㪷
五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數內除諸所委官撿
放過米共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八㪷二升三
合一勺統均計放八分以上外實催米九千六
十九碩五㪷三升一合四勺四抄七撮本軍已
具奏聞乞存留上件米支遣官兵外今開具諸
縣撿放實催米數下項合具狀供申行在尚書
倉部及申轉運司使衙照會
星子縣管催米六千五百三十石七斗三升二

合六勺已委司户毛迪功同知縣王文林下鄉
撿視
撿放米五千三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合一勺撿
放計八分二厘二毫
先放五斗以下四百石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
撿踏放四千九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合四勺
實催米一千一百六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勺
都昌縣管催米一万九千七百七十五石五升
一合四勺八抄七撮已委星子縣主簿李迪功
同推縣孫迪功下鄉撿視

撿放米一万六千八十四石二斗七升一合放
八分一厘三毫四系先放五斗以下一千八百
六十四石八斗七升七合
所委官撿踏放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九石三斗
九升四合
實催米三千六百九十石七斗八升四勺八抄
七撮
建昌縣管催米二万二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
四勺六抄已委司法陳從政同知縣林宣教下
鄉撿視

撿放米一万五千九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放
七分九厘一毫五系先放五斗以下米五百四
十一石六斗七升
所委官撿踏放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六石一斗
一升
實催米四千二百一十六石九升四勺四抄

糶場印式

入門訖監　押
交錢訖監　押
支米訖監　押　不到監　押　後入米米人不到者簿曆上用此印

交錢若干訖監　押

依數支米訖監　押

號式用青紙刷印

某場監官隨行人吏某人斗子某人入門使押

次截糶場交錢量米處

窻　交錢處　裏門　量米處

門

總曆式

使軍

今給總簿一面付某處某場照給賑糶

曆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曆對填米

數給付人户今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

訖印於本日簟眼內其糶不足者實填所糶米

數候結爲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天字號牌　某都某保某人逐次糴米若干訖姓名押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牌面印紙式

某縣某鄉第　都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都人户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五日一次赴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場請賑濟米　閏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使　押

牌背題字式

縣給付　都　官　押用縣印

字號監　押

[illegible]頭榜

[illegible]曆頭出米不得質當及借賃與不係今

使字　賑糶之人如有質當借貸或外人陳告其與者

受者並定行斷罪

今給曆付　縣　鄉　都人户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illegible]收糶

[illegible]糴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

如糴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　並五日并給圖書終止

右給曆頭照會淳熙八年正月　日給

使　押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六日

正月十一日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照對管屬今歲旱傷尤甚細民闕食使司已措
置委官抄劄到闕食戶口及勸諭上戶認賑
糶米斛并支常平倉見管米斛合自淳熙八年
正月一日爲頭賑糶賑濟至閏月終住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一差寄居見任指使添差酒稅監押監廟官三
十五員前去各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
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人并保正長作
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

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
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
若干訖依數支米訖印子各六枚各三十五箇
并合干人吏給號云某處監官隨行人吏某十
子某人使訖并置造升斗委官較量及續曆給
下逐場交管行使

一印給賑濟戶曆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
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
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曆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

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
號批鑿牌曆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勒
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
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
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外門之側爲一窗後
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
正夾截

一見措置下場賑糶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
擔腳仍給束合干人不得減剋斛面

官司米穀並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
令各家自用客津般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
三十里内二升十里内一升其米就所糶内支
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里内即就各家
見安頓監糶

官米陸路即仰保正輪差能擔擎雜米人戶般
送每石依上項計里數支脚米水路即本縣和
雇人船裝錢比陸路減半支其人船食米並於
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六次出糶常平
米切慮內有去置場處稍遠般運艱辛即令本

場上戶一面糶米出糶，仰令監轄官具狀過賑濟米穀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錢依市價給還元糶米上戶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即般運米斛前去置場處糶濟，依已立定紐斛支破施行。

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數已下場，差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遠都後交錢先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入交錢位子（隨人排列），有號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執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下坐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請寔前至牌，隅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寔交錢（平糶人戶米錢門外交，外更不得用縣司差人吏當廳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曆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糴之數，却付人戶以入門

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糴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曆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

一、賑糶人戶逐都各置絹旗一面（一面用絹一幅，約長六尺，各書第幾都），逐保各置小旗一面（或紙或絹，使各書第幾都第幾保字），逐場都各各異色，係各如其都之色。以上十一月二十九日

委官往各場審見元認米穀椿管數

契勘先據星子等三縣官勸諭到晉下有力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接濟民間食用，軍司已籍定姓名認糶數目，及行下各令椿管准備將來賑糶。切慮其中有椿不及所認之數，有悞指準，合行委官前去究見各戶見今的實椿管米穀數目。如有闕少，即請嚴責近限計置椿管數足。十一月十一日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照對今歲旱傷，軍司已行措置賑濟賑糶事件，立日式行下三縣遵守，一例施行，自來年正月初一日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數內合賑糶事件，切慮軍司有所未盡，兼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

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深逐日分赴場請米不及合行下三縣如所行賑糶事件未盡請畫條具申軍所是賑濟孤老殘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庶幾不至失所 十二月十二日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使軍契勘先印給文榜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田土趁時犂翻多種二麥今詢問得除種麥田地外尚有未犂田地去處稍多及已耕翻田鄉

民又不趁時犂事兼相去交春日逼切慮農事失時委自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翻犂田土以備來春佈種如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再有未翻犂去處必定勾追有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先具已如何施行狀申 十二月十七日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契勘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都昌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濟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行下本縣將勸諭到上戶米穀數目照應置場處

戶以多寡分撥付逐場出糶務要均平切慮其間上戶抵拒官司不即依從分撥有悞賑糶不使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不遵從官司分撥即仰具姓名申軍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簿用印

照對今歲本軍管屬旱傷已行關防約束行下三縣自來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是賑糶米日分人戶赴場糴米不及仰監糶官即時用不到印子於總簿姓名下印訖爲照合行下仍關報逐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照對本軍管屬今歲旱傷已據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措置關防置場差官下縣監糶自今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有各縣合五日一次遍糶米日分具糶過米數立帳二本申縣本縣繳連一本申軍今立式下項

某處賑糶場

今具某月某日糶過米數下項

一本場某日合糶人戶口若干共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糴若干
小兒若干合糴若干
一本日實到糴米人戶若干共糴過上戶共人
米若干如是糶官米即說官米
大人若干糴過米若干
小兒若干糴過米若干
一比合糴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糴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糴米若干
小兒若干合糴米若干
右謹具申　聞　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旱傷已行下
各縣委官抄劄到闕食戶口人數自今年正月
為頭賑糶賑濟近據人戶前來投陳係漏落抄
劄不盡本軍未見著實難便施行今出榜賑糶
濟場曉示如有不濟戶當來漏落未曾抄劄即
仰具狀經本場巡察官陳理從本官見着實如
委係闕食即仰一面賑糶具姓名保明申軍其
間或有稅產得過人戶以乞賑濟為名意在避
免賦役輒敢妄冒陳訴官司覺察當追治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糶米
照對本軍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管下上戶承
認米穀賑糶軍司已行措置關防約束差場
官下縣監轄賑糶外切慮其間有上戶却將濕
惡雜糙米穀赴場出糶有悞民間食用合行下
三縣如有上戶津般到濕惡麤糙穀米即仰退
回令上戶津般堪好米穀出糶不得容令作弊
并印榜曉示　以上正月初六日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照對本軍管屬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勸

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已關
防措置約束事件置場給曆下縣付人戶差官
監轄自今年正月為頭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
其間尚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糴合
續添賑糶曆一本立式行下三縣關報逐場如
有人戶願日逐赴場收糴米斛者即仰責元立曆
頭赴巡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糴其有
人戶願依前五日一次赴場收糴者即仰依已
行事件施行仍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穀文帳
供申　正月八日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契勘本軍管屬旱傷尤甚細民缺食已行下三
縣抄劄到闕食戶口人數申軍及勸諭到上戶
張世亨等四名依格承認賑濟米共一萬九千
石及依條取撥常平義倉米自淳熙八年正月
以後緣管屬寒雪本軍行下屬縣將賑糶人戶
一例賑濟兩日　正月八日牒都建昌縣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已行下星子等三縣
勸諭上戶以所收米穀賑糶除認數外有餘剩

米穀并不係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逓年多是存
留將米穀等生放下戶秋冬隨例收息今來上
戶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戶將來負欠不還官司
不為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爲詞不肯生放使下
戶用乏失業不便使司今准淳熙四年十二月
初三日指揮節文諸人戶賒糶米令欠戶還米
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
錢亦合一体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爲理索所
貴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散榜勸諭約束施行
正月十九日

再委官体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契勘本軍管下去歲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到
上戶賑糶米穀使司遂指置差官下縣分場
監轄賑糶濟及帖縣官分定地頭巡察去訖切
慮各縣逐場監糶濟官容縱合干等人減尅升
斗及容上戶將砂土糠粃濕惡空殼米穀赴場
中糶濟及巡察官不前去巡察委爲不便就
委官前去体訪如有似此違戾去處即具狀供
申　正月廿二日
申監司爲賑糶場利害事件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去歲旱傷至甚細民闕
食切慮人戶逃移失業遂多方勸諭上戶賑糶
米穀并將見管常平米數行下分定置場去處
官吏監轄糶濟賑接細民食用今有下項利害
事件合申諸監司　正月廿九日
除本軍勸諭上戶搬管米數并於外州和糶及
常平義倉糶濟賑接管內細民食用外近來續據
人戶陳訴當來抄劄漏落姓名及隣路州軍流
民前來逐食又不免行下管屬多方存恤相度
賑濟所貴米斛比之元來計度數目大段[illegible]

而向去小熟日子尚遠切慮所在旧米穀不能周給無可接續糶濟却致民間缺食事屬不便乞即撥米二三万石應副接續糶濟如蒙允許即乞早賜行下取撥兵䖏以憑差撥人舡前去般取

本軍照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會照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指揮立定勸諭上户賑糶濟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

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　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與補迪功郎）　如是賑糶依此減半推賞又準淳熙七年十月八日指揮節文賑糶米於市價減半錢數即照已降指揮推賞

本軍即已備坐行下管屬勸諭只據上户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四名承認依格賑濟本軍已行具奏及申諸監司照會賑糶一項至今尚未有申到承認應格之人蓋緣本軍地瘠民貧除上項四家賑濟之外未有出得上件米穀減半出糶之人是致所認米穀數目不多有關賑糶欲乞詳酌所申特賜敷奏乞將上户承認賑糶米價止令量減四分之　便與依格推賞却於所得官資比折錢數量展磨勘之類早賜行下勸諭增認庶使上户樂於就賞細民不致闕食

今照管屬近來不住有外州縣飢民流移入界本軍已行下諸縣存䘏及委自當職官勸諭上户收充佃客借與空閑屋宇許令請佃係官田土給與種粮趂春開耕如向去豐熟外州縣稅户前來識認官司不得受理如今來所招佃客

將來衷私般走回鄉即許元贍養稅户經所屬陳理官為差人前去追取押同斷罪交還及散榜鄉村遍行曉示外欲乞詳酌更中朝省明降旨揮行下庶幾州縣有所遵守不惟安集流民免致失所亦使開闢曠土供納稅賦實為利便

二月一日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户築陂塘

照對管屬星子等三縣去歲旱傷尤甚緣田段多是高仰見管陂塘多是浅涸是致旱死不住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人户經官陳乞借口粮

修築陂塘本軍行下逐縣委自知縣躬親前去
曾下逐一驗視所管陂塘如有穿漏及開掘即
仰一面計度合用工數供報提舉司乞支撥米
斛已蒙提舉衙回牒指揮支撥保借常平司六
百五十四石 正月廿九日

施行關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照對本軍管下三縣諸鄉保正當來受情不行
依公抄劄關食人戶多將得過隱實之人抄作
關食其實是關食人戶却不抄劄未欲便行追
究合行約束

仰隅官保正照應本縣巡察官所行事理須管
從實隨門冊行審實抄劄關食人戶若保正依
前滅裂不即同隅官抄劄及將元冒濫人蓋庇
或在鄉乞覓人戶分文錢物仰隅官具狀陳訴
切待追究重作施行
有當來不應抄劄稳實有營運物業之家及上
戶自能贍給地客見執使偽曆頭之人仰隅官
保正追收繳納若顧情蓋庇不即追納別致人
戶陳訴或覺察得知必定重作行遣
有委是關食人戶隅官保正不曾抄劄或保正
等乞覓搔擾仰被擾人戶不拘早晚赴本軍陳
告切待重作行遣
有得過人戶妄稱關食陳乞給曆紊煩官司之
人定當追收赴軍重斷
有合追收元給文曆人戶輒敢倚恃猾徒詞訟把
持不伏追收仰隅官保正具狀陳訴切待重作
行遣
仰屬縣逐鄉隅官保正從實冊行審實抄劄到
關食人戶切待委官躬親下鄉隨門審實如冊
有不實仍前泛濫去處必定追收犯人赴軍定

送獄根勘情弊施行 以上三月十八日

審實糶濟約束

照對已行帖逐縣審實糶濟事件切慮各鄉隅
官保正不依所行約束別致引惹詞訴事屬不
便合帖屬縣再行約束開具從申
各鄉有營運店業興盛之家其元給曆頭合行
追取若雖有些小店業買賣微細不能贍給已
請曆頭不合追回如有似此未係抄劄之人亦
請今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施行毋至泛濫
各鄉上戶地客如主家自能贍給其元給曆頭

合行追收如主家見自闕食不能贍給到[illegible]保正從
客亦合給曆如有似此之人即請隅官保正從
實根括毋致泛濫
各鄉人户如將户名及第行重疊請去曆頭合
行追回如是只用第行雖不用户名實非重疊
其已請曆不合追取
人户已請曆頭如有虛增口數今來覆實合行
減退即請於曆頭并總簿内分明改正
縣市
一上等有店業日逐買賣營運興盛及自有稅
産贍給不合請給曆頭人户若干
開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數
一中等得過之家并公人等合赴縣倉糴米人
若干
開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數
一下等貧乏小經紀人及雖有些小店業買賣
不多并極貧秀才合請曆頭人户若干
開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數 以上二月十六日
施行權免和糴令客米從便往來
本軍旱傷逐支檢官錢委官住軍置場和糴客

人米斛搭環糶糴應接民間食用及本軍勸諭
到上户承認糶米斛并差公吏前去收糴到米
斛樁管賑糶濟不闕州有元置和糴賑糶場合
權行住糴客人米斛及出榜曉示從便上下出
糶
免糴客米三分
照對本軍去歲旱傷細民闕食遂行措置場和
糴客旅米斛三分應接食用今來賑糶濟米數
不闕已行住糴合行散榜上流州軍客旅通知
旅行許令人户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
佈種
照對管下三縣去歲旱傷至重本軍已行措置
賑糶賑濟以來節次據人户經軍陳狀因旱傷
日今佈種是時闕少種粮乞行借貸常平米斛
佈旧軍司已行下各縣相度依條施行去訖兼
據申到今檢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illegible]
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户乏種食者[redacted]經[illegible]
有人闕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米穀不過一石種
子組直以錢各二貫石給限半年隨稅納[illegible]

息利隊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
户部雖計一縣發放不及七分而本户稅及七分者准此
令來除星子知縣一面究實相度依條措置外
所有都建昌縣合委官同各縣知佐相度究見
管下第四等以下户委實闕乏種食之人各令
結保依條施行 二月廿五日判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契勘去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已行勸諭到上
户承認糶濟米穀及有上户自能贍給佃地客
户口外使軍已印牌曆付闕食人赴場賑糶濟

除將見有牌曆合糶濟人户普行賑濟外其上
户贍給地佃等日前除豁不係賑糶之人亦行
抄劄一例賑濟一十三日自三月十一日為頭
將張世亨等所認米及取撥常平米普行賑濟
務要實惠 二月三日

行下各縣抄劄户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契勘所支賑糶米緣三縣各鄉間有數户抄劄
口數太多恐未盡實合委官與縣官評議撙將
所支米穀立定正數賑濟施行
二十口以上每户支穀止於五石
二十口以下十五口以上每户支穀止於四石
二十五口以下計口計日支給如管穀四石以
上所支亦止於四石 三月十六日

都昌縣撥張劉二家米等事

照對都昌縣止勸諭到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
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
行下建昌縣於張世亨劉師與賑濟米內取撥
四千石付都昌縣賑濟共合用顧舡水脚錢每
石支錢三十五文省并每石支般脚錢四十文
是今張劉二家差人般檐就官請領顧錢並經

都昌縣所管常平米錢內支破 三月十七日

諸縣得米人户依時佈種等事

使軍近行下諸縣但係元給牌曆賑糶賑濟民
户並以勸諭到張世亨黃澄劉將仕米及義倉
米並行賑濟半月仰得米人户併力及時耕種
田土如合干人藏竄不行盡實給數即仰人户
徑赴使軍陳訴切待根究重作施行 二月二十三日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照對使軍近將勸諭到上户黃澄張世亨等賑
濟米斛自今年三月一日為頭普行賑濟遞作

一十五日今來相次了畢所有元勸諭到上戶
承認賑糶米斛合行依使軍先來約束接續賑
糶應接細民食用 閏三月三日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照對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勸諭到都昌建昌縣
上戶張世亨等四名共賑濟米一萬九千石本
軍遂行措置相度地里遠近分作三十五場委
官監轄賑濟及委官巡察近準尚書省劄子檢
會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勘
會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州軍去年間有旱傷

去處檢放乾道七年內立定勸諭富室上戶賑
濟賑糶米斛賞格已降指揮行下逐路施行近
來逐路州軍雖有開具已勸諭到賑濟賑糶數
目保奏逐司保明是致推賞未得切慮因而滯
留未稱勸賞之意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令逐路安撫轉運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
願出穀賑濟賑糶之家如有見行數目應格合
行推賞即日下縣結罪保明申州州結罪保明
申逐司仍仰逐司疾速連銜保明申尚書省不
得少有稽滯今有張世亨等四名賑濟米斛已

行審實管下闕食人戶相次了畢未見逐縣知
縣結罪保明申軍施行今帖委司法前去建昌
都昌縣覈實的確賑濟米穀數目結罪保明供
申切待再行稽考施行 月三日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舡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及無軍糧
支遣本軍節次借撥官錢五萬三百四十四貫
三百七十九文差撥公吏前去江西得熟州軍
收糴到米共二萬三千五百二石二斗四升五
合團軍賑糶及支遣軍糧并檢準淳熙令諸米

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近降指揮州
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隣州越訴又準
今年八月十九日聖旨指揮節文江東安撫使
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
遏糴去處許人戶經本司越訴遂移文江西轉
運司安撫司并奉新縣等通放米舡回軍賑糶
支遣軍糧施行
節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糶場
算貸兩錢共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貫八百九
十六文

四千貫文省差劉京手分盧文彬管押於去年
七月十六日前去隆興府管下常池市收糴到
米二千三百一十[illegible]九斗六升於八月二十
一日到建昌縣交卸訖
四千貫文省差衙前湯潞手分朱渙於去年七
月十八日前去隆興府管下進賢縣收糴到米
一千九百二十一石八斗一升[illegible]一百五十
八石五斗至十月初九日回軍城[illegible]省倉交量
米七百[illegible]石
都昌縣交量米八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

星子縣交量米二百一十石五斗穀一百五十
八石五斗
一百七十一貫二百文省揍依折帛錢共四千
貫差衙前呂祺手分熊瑜管押於去年七月二
十九日管押前去收糴
二千貫省差衙前呂祺往隆興府管下奉新縣
收糴到米七百四十九石六斗於三月十一日
回軍
九千八十二[illegible]九文省於去年八月
二十五日[illegible]節次支付在賑糶場收糴米係

在後項穀說
正支錢二千七百一十二貫文
轉支收到公吏糶米剩到錢共六千二百七十
貫一百一十九文
四百八十貫七十七文省係轉支糴米回納錢
付揚發收糴其米在後項穀說
一千貫文省支付朱彥俊糴米其米在後項穀
說
二千六百二十九貫五百文省揍折帛錢共四
千貫付衙前謝安道職級高宗選管押於去年

七月二十九日往下項去處收糴共一千八百
二十六石一升五合於十一月初八日回軍隆
興府奉新縣糴到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五斗
六升五合淮南蘄州糴到米六百五十六石四
斗五升折帛錢共二萬八千九貫二百一十文
省係淳熙五年六年錢
一千三百七十貫五百文省係六年分支付謝
安道高宗選收糴米其共糴到米已在前項穀
說
三千八百二十八貫八百文省係六年分錢付

呂祺熊瑜收糴米其米已在前項聲説
四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一十文省付在軍賑
糴場收糴米係在後項聲説
五千貫係七年分錢差僑前孫壽職級江彥和
管押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往隆興府峯湖收糴
到米二千二百九十七石一斗六升於今年正
月二十三日回軍
五千貫文省差職級朱彥俊管押揍前項共六千
貫文省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往江西吉州收糴共
二千八百五十石於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回軍

差撥乳香度牒糯米本錢共八千八百九十二貫
二百七十三文省
四千貫差僑前王邦翰手分蔣安禮管押於八月
十五日往隆興府管下常湖收糴米一千九百三
十二石八斗九升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回軍
四千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七十三文省揍作前項
錢共四千九百九貫三百五十文省管押於十二
月初一日往隆興府奉新縣收糴二千三百

賑濟孤老殘疾不能自存
大人二百三十五口小兒一十
奏乞推賞賑濟上户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
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
行勸諭到管屬上户承認米數賑
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行
符九月十六日救時準淳熙七年
勑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
文訪聞湖南以下同十二月八日約束止符

本軍恭稟行下管屬所行勸諭
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切待審究
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
申數內勸諭到元認賑糴米税户張世亨劉孫
興進士張邦獻黄澄四名各情
法賑濟內建昌縣税户張世亨五十石乞補承
節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税户劉
師輿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
生黄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
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

伺候給曆付飢民及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僧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闕食飢民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万二百七十六口本軍各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見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年歲㓕尅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爲始今抄劄到闕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艱得錢收糴米斛再自十一日爲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二日通作半月又照約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五千石委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

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過米四千六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等祗受謹錄

奏聞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之十終